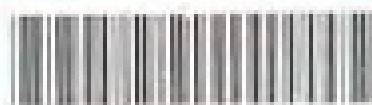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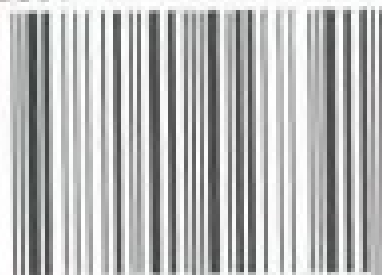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金英 谢万 李晨光



自然所 ZR008882

ISBN 7-101-02734-2



9 787101 027341 >

定价: 23.00 元



中国古籍中有关 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

余定邦 黄重言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余定邦等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2

ISBN 7-101-02734-2

I.中… II.余… III.①马来西亚—史料—古代
②新加坡—史料—古代 IV.K3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4679 号

责任编辑:金英 谢方 李晨光

**中国古籍中有关
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

余定邦 黄重言 编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3¼印张·274 千字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23.00 元

ISBN 7-101-02734-2/K·1114

前 言

中国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是近邻,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的历史。从汉代开始,马来半岛已成为中国和印度之间海上交通联系的桥梁。据我国史籍记载,从五世纪开始,马来半岛上的古国婆皇、干陀利、丹丹、盘盘先后派遣使者入访中国。在唐代,已有中国僧人循海路经吉打前往印度。到了宋代,由于我国航海事业的发展,双方交往增多,中国人民对马来半岛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宋代史籍记述了古逻、佛里安、凌牙门、蓬丰、登牙依、吉兰丹、单马令、吉陀等古国的情况。中国古籍对这些古国的记述,为研究这个地区的古代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到了元代,元朝政府曾派遣速刺蛮、苦思了等出使木刺由。而丁呵儿、急兰亦带、没刺予(木刺由)、龙牙门等国也遣使入访中国。当时,暹国曾发兵攻打马来半岛各国,元朝政府特别向暹国发出了“勿伤麻里予儿”的劝告,以维持当地的安定局面。汪大渊“尝两附舶东西洋”,到过马来半岛。他在《岛夷志略》中记述了丹马令、彭坑、吉兰丹、丁家卢、罗卫、苏洛隔、龙牙门的情况,这些记述有助于我国人民加深对这个地区的了解。

十四世纪末到十五世纪初,马来半岛兴起了一个强大的

国家——满刺加。它地处交通要冲,是当时重要的贸易中心,同明朝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满刺加和明朝之间使者往来频繁,满刺加国王多次访问中国。在郑和的航海活动中,满刺加是必经之地,它成了中国与印度、西亚之间贸易往来的中间站。明代载籍中关于满刺加的记述翔实可靠,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是研究满刺加历史不可缺少的资料。1511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占了马六甲,打断了中国和马来半岛之间的正常交往。明代载籍中有关佛郎机侵略活动的记述,是对西方殖民者侵略罪行的揭露和声讨。

收入本书的资料,大部分是清代有关新加坡、马来亚的记述。新加坡、马六甲海峡是清朝官员出洋考察,外交官出国赴任的必经之地。清朝官员和出洋人员的著述,留下了有关当地风土人情、英国的殖民统治、旅居新马的华侨的大量记载,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揭露英国侵占新、马的过程以及对当地人民和广大华侨的统治和压榨,史料价值相当高。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收集的仅是中国古籍有关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西部地区(马来半岛)的记述。至于马来西亚的东部地区(北加里曼丹)的有关记述,本书没有收录。现在的加里曼丹岛,北部属马来西亚,南部属印度尼西亚,北部还有一个独立国家文莱。而中国古籍多称加里曼丹岛为渤泥和婆罗洲,一时难以区分所记述的是北部的情况还是南部的情况。因此,本书没有收录有关渤泥、婆罗洲的记述。

马来半岛的占国很多,凡是学术界认定位于半岛北部今天泰国境内的占国,本书不予收录。在编注过程中,我们尽量

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提出我们的见解。但由于水平的限制,本书的编注会有许多不足的地方,一些注释还可能
有误,希望专家和广大读者指正。

本书与《中国古籍中有关菲律宾资料汇编》是姊妹篇,编辑体例与该书相同。引用的文献,凡原著中有参考价值的脚注,均用括号()录入正文。错别字则予以更正,用括号()注在错别字之后;遗漏的个别字则予以补正,用括号〔 〕注在遗漏之处,均不另作注释。本书所辑文献,凡录自正史的,均采用中华书局点校本。其他文献有点校本者,均以新点校本为据。其中个别地方我们认为标点不当者,则予改动。我们还编了《引用书目》、《重要地名索引》附在书后,供读者查阅。

本书由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主编。负责本书编辑工作的有黄重言、余定邦、余思伟。余思伟负责部分资料的初选工作,余定邦负责全书资料的编选、注释和定稿,黄重言负责部分资料的编选、注释及全书的通读和定稿。

本书在编注过程中得到兄弟单位和中华书局的支持和帮助,谨在此表示感谢。

编 者

目 录

前言	1
一、汉代至元代	
1. 汉书	1
2. 水经注	2
3. 宋书	3
4. 梁书	4
5. 陈书	10
6. 隋书	10
7. 旧唐书	14
8. 新唐书	15
9. 唐会要	17
10. 通典	18
11. 艺文类聚	20
12. 南海寄归内法传	21
13.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21
14. 宋史	25
15. 宋会要辑稿	27
16. 岭外代答	28
17. 诸蕃志	29

18. 云麓漫钞	31
19. 宋高僧传	32
20. 太平御览	32
21. 册府元龟	34
22. 元史	37
23. 异域志	39
24. 大德南海志	40
25. 岛夷志略	41

二、明代

1. 明史	45
2. 明实录	58
3. 国榷	84
4. 明会典	86
5. 明一统志	90
6. 续文献通考	91
7. 瀛涯胜览	92
8. 星槎胜览	94
9. 西洋番国志	96
10. 菽园杂记	100
11. 前闻记	102
12. 西洋朝贡典录	103
13. 海语	107
14. 四夷馆考	109
15. 东西洋考	110
16. 殊域周咨录	118

17. 咸宾录	122
18. 皇明象胥录	123
19. 名山藏	126
20. 鸿猷录	129
21. 五杂俎	130
22. 越峤书	131
23. 四夷广记	131
24. 天下郡国利病书	132

三、清代

1. 清史稿	134
2. 清实录	135
3. 明清史料(庚编)	146
4. 清季外交史料	147
5. 大清一统志	171
6. 嘉庆重修一统志	171
7. 清朝通典	173
8. 海录	175
9. 新加坡风土记	183
10. 槟榔屿志略	197
11. 槟榔屿游记	205
12. 柔佛略述	208
13. 白蜡游记	210
14. 义火可握国记	212
15. 游历笔记	213
16. 海国闻见录	216

17. 广东新语	217
18. 八纮荒史	218
19. 圣武记	218
20. 海国图志	219
21. 瀛环志略	222
22. 华事夷言	223
23. 夷氛闻记	223
24. 南洋蠡测	224
25. 朝覲途记	225
26. 西学东渐记	226
27. 乘槎笔记	227
28. 海国胜游草	228
29. 天外归帆草	228
30. 航海述奇	230
31. 漫游随录	233
32. 弢园文录外编	236
33. 欧美环游记	238
34. 初使泰西记	240
35. 随使法国记	240
36. 海客日谭	245
37. 三洲游记	249
38. 英轺私记	252
39. 伦敦与巴黎日记	256
40. 随使英俄记	270
41. 西洋杂志	276

42. 环游地球新录	277
43. 欧游随笔	279
44. 出使英法俄国日记	281
45. 曾纪泽遗集	285
46. 西轺日记	293
47. 游历刍言	294
48. 欧游杂录	295
49. 南行记	297
50. 南行日记	300
51. 出洋琐记	306
52. 郑观应集	308
53. 西征纪程	319
54. 三洲日记	323
55. 张文襄公全集	327
56. 中外述游	328
57. 出使美日秘日记	330
58. 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	332
59. 国朝柔远记	359
60. 使俄草	361
61. 回颿日记	364
62. 新大陆游记及其他	366
63. 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	367
64. 考察政治日记	367
65. 李鸿章历聘欧美记	368
66. 出使九国日记	369

67. 英吉利记	372
68. 海岛逸志	373
69. 暹罗考略	374
70. 瀛海论	375
71. 出洋须知	375
72. 瀛海采问纪实	376
73. 游历闻见录	378
74. 人境庐诗草	378
75. 中外大事汇记	379
76. 海国公余辑录	387
77. 五大洲百一十国秘笈	393
78. 万国地理全图集	394
79. 五洲括地歌	394
80. 地球韵言	395
81. 古今图书集成	395

四、针路

1. 东西洋考	397
2. 四夷广记	402
3. 顺风相送	406
4. 指南正法	408

附录

1. 引用书目	410
2. 重要地名索引	416

一、汉代至元代

1. 汉 书

自日南^①障塞、徐闻、合浦^②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③；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④；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谶离国^⑤；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⑥。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⑦，民俗略与珠崖^⑧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稟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

① 日南，西汉郡名，辖地为今越南中部地区。汉代其辖境约当今平治天省及广南—岷港省沿海一带。

② 徐闻，在今广东徐闻县；合浦，在今广西合浦县。

③ 都元国，古国名，故地在今马来半岛东岸克拉(Kra)地峡一带。

④ 邑卢没国，古国名，故地在今天泰国南部地区。

⑤ 谶离国，古国名，故地在今天缅甸南部地区。

⑥ 夫甘都卢国，古国名，故地在今缅甸伊洛瓦底江中下游沿岸地区。

⑦ 黄支国，古国名，故地在今印度康契普腊姆(Conjevaram)一带。

⑧ 珠崖，汉代郡名，治所在今海南琼山县附近。

可八月,到皮宗^①;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②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③,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班固:《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
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671 页)

2. 水经注

(康泰《扶南传》)又云:发拘利口^④,入大湾中,正西北入,可一年余,得天竺^⑤江口,名恒水^⑥。

(桑钦撰、酈道元注:《水经注》卷一,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王国维校本,第 20 页)

《晋书地道记》曰:朱吾县^⑦属日南郡,去郡二百里。此县民汉时不堪二千石长吏调求,引屈都乾^⑧为国。《林邑记》曰:屈都,夷也。

(同上书卷三六,第 1138 页)

① 皮宗,古国名,一说故地在苏门答腊东岸英得腊其利河口的皮散(Pisang)岛;一说在马来半岛西南岸外的皮散(Pisang)岛。

② 象林,西汉日南郡最南的一个县,辖境约当今越南的广南—岷港省。

③ 已程不国,古国名,故地在今斯里兰卡(Sri Lanka)。

④ 拘利口,拘利为古国名,一说在马来半岛西岸,其港口在帕克强(Paklchan)河口;一说在马来半岛东岸,其港口为麻坡(Muar)河口的麻坡。

⑤ 天竺,古国名,指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

⑥ 恒水,即流经今印度、孟加拉的恒河(Ganges)。

⑦ 朱吾县,故地在今越南的平治天省北部。

⑧ 屈都乾,古国名,故地在今马来半岛北部。

3. 宋 书

(元嘉十九年)是岁,婆皇国^①遣使献方物。

(沈约:《宋书》卷五,

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90 页)

(元嘉二十六年五月)丙戌,婆皇国、……并遣使献方物。

(同上书卷五,第 97—98 页)

(元嘉二十八年五月)丁巳,婆皇国、……并遣使献方物。

(同上书卷五,第 100 页)

(孝建二年)二月己丑,婆皇国遣使献方物。

(同上书卷六,第 116 页)

(孝建二年八月辛酉)斤陀利国^②遣使献方物。

(同上书卷六,第 117 页)

(大明三年春正月)丙申,婆皇国遣使献方物。

(同上书卷六,第 123 页)

(大明八年七月)庚戌,婆皇国遣使献方物。

(同上书卷七,第 142 页)

孝武帝大明三年正月丙申,婆皇国^③献赤白鸚鵡各一。

(同上书卷二九,第 872 页)

婆皇国,元嘉二十六年,国王舍利婆罗跋摩遣使献方物四

① 婆皇国,故地在今马来西亚的彭亨(Pahang)州一带。

② 斤陀利,故地在今马来半岛西岸,有学者认为是吉打的别称 Kadaram 的对音。

③ 婆皇国,即婆皇国。

十一种,太祖^①策命之为罽皇国王曰:“惟尔仰政边城,率贡来庭,皇泽凯被,无幽不洽。宜班典策,授兹嘉命。尔其祇顺礼度,式保厥终,可不慎欤。”二十八年,复贡献。世祖^②孝建三年,又遣长史竺那罽智奉表献方物。以那罽智为振威将军。大明三年,献赤白鸚鵡。大明八年、太宗^③泰始二年,又遣使贡献。太宗以其长史竺须罗达,前长史振威将军竺那罽智并为龙骧将军。

(同上书卷九七,第 2383 页)

世祖孝建二年,斤陀利国王释婆罗那邻陀遣长史竺留陀及多献金银宝器。

(同上书卷九七,第 2386 页)

4. 梁 书

(天监元年八月)林邑^④、干陀利国^⑤各遣使献方物。

(姚思廉:《梁书》卷二,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38 页)

(天监十四年)九月癸亥,狼牙修国^⑥遣使献方物。

(同上书卷二,第 55 页)

(天监十七年五月)己卯,干陀利国遣使献方物。

① 太祖,即宋文帝刘义隆(424—453)。

② 世祖,即宋孝武帝刘骏(454—464)。

③ 太宗,即宋明帝刘彧(465—472)。

④ 林邑,古国名,东汉末期立国于西汉的日南郡象林县,中心地区在今越南广南—岷港一带。

⑤ 干陀利,即斤陀利。

⑥ 狼牙修国,古国名,故地在今马来半岛北部,领地包括泰国的洛坤(Nakhon Sri Thammarat)、北大年(Patani)、宋卡(Songkha)至马来西亚的吉打(Kedah)一带。

(同上书卷二,第 58 页)

(中大通三年六月丁未)丹丹国^①遣使献方物。

(同上书卷三,第 75 页)

(中大通三年九月)戊寅,狼牙修国奉表献方物。

(同上书卷三,第 75 页)

(大同元年二月)辛丑,高丽国^②、丹丹国各遣使献方物。

(同上书卷三,第 79 页)

(扶南王范蔓)勇健有权略,复以兵威攻伐旁国,咸服属之,自号扶南大王。乃治作大船,穷涨海^③,攻屈都昆^④,九稚^⑤、典孙^⑥等十余国,开地五六千里。次当伐金邻国^⑦,蔓遇疾,遣太子金生代行。

(同上书卷五四,第 788 页)

丹丹国,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奉表曰:“伏承圣主至德仁治,信重三宝,佛法兴显,众僧殷集,法事日盛,威严整肃。朝

① 丹丹国,古国名,故地在今马来西亚的古兰丹(Kelantan)一带。

② 高丽国,古国名,故地在今朝鲜半岛北部。

③ 涨海,即今南中国海。

④ 屈都昆,古国名,故地在今马来半岛北部。

⑤ 九稚,又称拘利、勾稚。故地在今马来半岛克拉地峡一带。《洛阳伽蓝记》卷四永明寺条记载说:“南中有歌营国,去京师甚远,风土隔绝,世不与中国交通,虽二汉及魏亦未尝至也。今始有沙门菩提拔陀至焉。白云‘北行一月日,至勾稚国;北行十一日,至典孙国’。从典孙国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国,方五千里,南夷诸国,最为强大。……从扶南国北行一月,至林邑国。出林邑,入萧衍国。”沙门菩提拔陀从苏门答腊的歌营国到广州,途经马来半岛北部的勾稚。

⑥ 典孙,古国名,亦作顿逊,故地在今缅甸的丹那沙林(Tenasserim)地区。

⑦ 金邻国,古国名,又称金陈国,故地在今泰国的佛统(Nakhon Pathom)或叻不(Ratburi)一带。

望国执，慈愍苍生，八方六合，莫不归服。化邻诸天，非可言谕。不任庆善，若暂奉见尊足。谨奉送牙像及塔各二躯，并献火齐珠、古贝、杂香药等。”大同元年，复遣使献金、银、琉璃、杂宝、香药等物。

(同上书卷五四，第794页)

干陀利国，在南海洲上。其俗与林邑、扶南^①略同。出斑布、古贝、槟榔。槟榔特精好，为诸国之极。宋孝武世，王释婆罗邨怜陀遣长史竺留陀献金银宝器。

天监元年，其王瞿昙修跋陀罗以四月八日梦见一僧，谓之曰：“中国今有圣主，十年之后，佛法大兴。汝若遣使贡奉敬礼，则土地丰乐，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则境土不得自安。”修跋陀罗初未能信，既而又梦此僧曰：“汝若不信我，当与汝往观之。”乃于梦中来至中国，拜觐天子。既觉，心异之。陀罗本工画，乃写梦中所见高祖容质，饰以丹青，仍遣使并画工奉表献玉盘等物。使人既至，模写高祖形以还其国，比本画则符同焉。因盛以宝函，日加礼敬。后跋陀死，子毗邪跋摩立。十七年，遣长史毗员跋摩奉表曰：“常胜天子陛下：诸佛世尊，常乐安乐，六通三达，为世间尊，是名如来。应供正觉，遗形舍利，造诸塔像，庄严国土，如须弥山。邑居聚落，次第罗满，城郭馆宇，如忉利天宫。具足四兵，能伏怨敌。国土安乐，无诸患难，人民和善，受化正法，庆无不通。犹处雪山，流注雪水，八味清静，百川洋溢，周回屈曲，顺趋大海，一切众生，咸得受用。于

^① 扶南，我国古籍所载的公元一至七世纪存在的古国，它的版图似包括今天的柬埔寨、老挝、越南的南部和泰国的东南部地区。

诸国土，殊胜第一，是名震旦。大梁扬都天子，仁荫四海，德合天心，虽人是天，降生护世，功德宝藏，救世大悲，为我尊生，威仪具足。是故至诚敬礼天子足下，稽首问讯。奉献金芙蓉、杂香药等，愿垂纳受。”普通元年，复遣使献方物。

（同上书卷五四，第794—795）

顿逊^①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骞国^②，去扶南八千里。传其王身长丈二，颈长三尺，自古来不死，莫知其年。王神圣，国中人善恶及将来事，王皆知之，是以无敢欺者。南方号曰长颈王。国俗，有室屋、衣服，啖粳米。其人言语，小异扶南。有山出金，金露生石上，无所限也。国法刑罪人，并于王前啖其肉。国内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杀而啖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楼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孙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数遣使与书相报答，常遗扶南王纯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圆盘，又如瓦罍，名为多罗，受五升，又如碗者，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书，书可三千言，说其宿命所由，与佛经相似，并论善事。

（同上书卷五四，第787—788页）

狼牙修国，在南海中。其界东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去广州二万四千里。土气物产，与扶南略同，偏多篋沉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发，以古贝为干纒。其王及贵臣乃加云霞布覆胛，以金绳为络带，金环贯耳。女子则被布，以

① 顿逊国，古国名，即典孙国。

② 毗骞国，古国名，故地一说在今马来半岛彭亨河口一带。有学者认为即Pekan之对音；一说在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

瓔珞绕身。其国累砖为城，重门楼阁。王出乘象，有幡毘旗鼓，罩白盖，兵卫甚设。国人说，立国以来四百余年，后嗣衰弱，王族有贤者，国人归之。王闻知，乃加囚执，其锁^①无故自断，王以为神，因不敢害，乃斥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长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还为王。二十余年死，子婆伽达多立。天监十四年，遣使阿撤多奉表曰：“大吉天子足下：离淫怒痴，哀愍众生，慈心无量。端严相好，身光明朗，如水中月，普照十方。眉间白毫，其白如雪，其色照曜，亦如月光。诸天善神之所供养，以垂正法宝，梵行众增，庄严都邑。城阁高峻，如乾陀山。楼观罗列，道途平正。人民炽盛，快乐安稳。著种种衣，犹如天服。于一切国，为极尊胜。天王愍念群生，民人安乐，慈心深广，律仪清净，正法化治，供养三宝，名称宣扬，布满世界，百姓乐见，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人天一切，莫不归依。敬礼大吉天子足下，犹如现前，忝承先业，庆嘉无量。今遣使问讯大意。欲自往，复畏大海风波不达。今奉薄献，愿大家曲垂领纳。”

(同上书卷五四，第795—796页)

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②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汉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③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

① 锁，其音、义与锁同。

② 交州，汉代交州辖地包括我国广东、广西大部 and 越南的北部，三国吴时分交州为交、广二州，交州治龙编（今越南北宁附近），广州治番禺。

③ 路博德，西河平州（山西离石）人，西汉将领。元鼎六年，与杨仆率兵平定南越叛乱。

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①、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②。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盖鲜,故不载史官。至宋、齐至者有十余国,始为之传。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

(同上书卷五四,第 783 页)

中天竺国……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汉和帝时,天竺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叛,遂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魏、晋世,绝不复通。唯吴时,扶南王范旃遣亲人苏物使其国,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中正西北入,历湾边数国,可一年余到天竺海口^③,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惊曰:“海滨极远,犹有此人。”即呼令观视国内,仍差陈、宋等二人以月支^④马四匹报旃,遣物等还,积四年方至。其时吴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见陈、宋等,具问天竺土俗,云佛道所兴国也,人民敦庞,土地饶沃,其王号茂论。

(同上书卷五四,第 797 -798)

① 大秦,古代对罗马帝国的称呼。

② 据《三国志》卷六〇《吴书·吕岱传》所记:“岱既定交州,复进讨九真,斩获以万数。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

③ 天竺海口,指恒河的河口。中天竺国,应为印度中部。

④ 月支,即月氏,古部族名。秦汉之际,游牧于敦煌、祁连一带,后来大部分西迁至伊犁河上游,我国载籍称这一部分为大月氏,称没有西迁、留在祁连山区的为小月氏。

5. 陈 书

(天嘉四年)春正月景子,干陁利国遣使献方物。

(姚思廉:《陈书》卷三,
中华书局 1972 年版,第 55 页)

(光大二年九月)景午,狼牙修国遣使献方物。

(同上书卷四,第 69 页)

(太建三年五月)辛亥,辽东、新罗^①、丹丹、天竺、盘盘^②
等国并遣使献方物。

(同上书卷五,第 80 页)

(太建三年十月)己亥,丹丹国遣使献方物。

(同上书卷五,第 80 页)

(太建十三年十月)壬寅,丹丹国遣使献方物。

(同上书卷五,第 99 页)

(至德三年)冬十月己丑,丹丹国遣使献方物。

(同上书卷六,第 112 页)

6. 隋 书

(大业四年三月)壬戌,……赤土^③、……遣使贡方物。

① 新罗,古国名,故地在今朝鲜半岛东南部。

② 盘盘,古国名,故地在今马来半岛克拉地峡一带,有学者认为应在泰国力伦湾(Ban Don)一带。

③ 赤土国,古国名,诸家对其今地考订意见不一。一说在今泰国湄南河流域,一说在泰国的宋卡、北大年一带,又一说在马来西亚的吉打(Kedah)一带,为羯荼的同名异译。还有认为在马来半岛中南部的吉兰丹、丁加奴、彭亨州一带,或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

(大业四年三月)丙寅,遣屯田主事常骏使赤土,致罗刹^①。

(魏征等撰:《隋书》卷三,

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71 页)

(大业五年二月)辛丑,赤土国遣使贡方物。

(同上书卷三,第 72 页)

(大业六年六月)辛卯,……赤土并遣使贡方物。

(同上书卷三,第 75 页)

赤土国,扶南之别种也。在南海中,水行百余日而达所都。土色多赤,因以为号。东波罗刺国^②,西婆罗娑国^③,南诃罗旦国^④,北拒大海,地方数千里。其王姓瞿昙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国近远。称其父释王位出家为道,传位于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并邻国王之女也。居僧祇城^⑤,有门三重,相去各百许步。每门图画飞仙、仙人、菩萨之像,悬金花铃珞,妇女数十人,或奏乐,或捧金花。又饰四妇人,容饰如佛塔边金刚力士之状,夹门而立。门外者持兵仗,门内者执白拂。夹道垂素网,缀花。王宫诸屋悉是重阁,北户,北而而

① 罗刹,诸家对其今地的考订,意见不一,有认为在越南南部,柬埔寨一带,有认为在马来西亚的吉兰丹附近,还有人认为在菲律宾的吕宋岛、苏禄群岛,或在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古群岛。

② 波罗刺国,故地在今婆罗洲(Borneo),即加里曼丹岛;也有人认为在苏门答腊东北岸的佩雷拉克(Peureulak)。

③ 婆罗娑国,故地在苏门答腊岛西岸的巴鲁斯(Barus)。

④ 诃罗旦国,故地在苏门答腊岛的南部。

⑤ 僧祇城,故地在今泰国的宋卡。宋卡,梵文名作 Singora,为狮子座,故又称狮子城。

坐。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杂宝璎珞。四女子立侍，左右兵卫百余人。王榻后作一木龕，以金银五香木杂钿之，龕后悬一金光焰，夹榻又树二金镜，镜前并陈金瓮，瓮前各有金香炉。当前置一金伏牛，牛前树一宝盖，盖左右皆有宝扇。婆罗门等数百人，东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有萨陀迦罗一人，陀拿达义二人，迦利蜜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罗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钵帝十人。

其俗等皆穿耳剪发，无跪拜之礼。以香油涂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罗门。妇人作髻于项后。男女通以朝霞、朝云杂色布为衣。豪富之室，恣意华靡，唯金锁非王赐不得服用。每婚嫁，择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乐饮酒，父执女手以授婿，七日乃配焉。既娶则分财别居，唯幼子与父同居。父母兄弟死则剔发素服，就水上构竹木为棚，棚内积薪，以尸置上。烧香建幡，吹蠡击鼓以送之，纵火焚薪，遂落于水。贵贱皆同。唯国王烧讫，收灰贮以金瓶，藏于庙屋。冬夏常温，雨多霁少，种植无时，特宜稻、稞、白豆、黑麻，自余物产多同于交阯^①。以甘蔗作酒，杂以紫派根。酒色黄赤，味亦香美。亦名椰浆为酒。

炀帝即位，募能通绝域者。大业三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请使赤土。帝大悦，赐骏等帛各百匹、时服一袭而遣。赍物五千段，以赐赤土王。其年十月，骏等自南海郡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②而过，东南泊陵伽钵

① 交阯，又称交趾，指今越南北部。

② 焦石山，故地在今越南中部海岸之外，一说为岬港(Da Nang)角；一说为占婆(Champa)岛。

拔多洲^①,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师子石^②,自是岛屿连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见狼牙须国^③之山,于是南达鸡笼岛^④,至于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吹鼙击鼓,以乐隋使。进金锁以缆骏船。月余,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请与骏等礼见。先遣人送金盘,贮香花并镜镊、金合二枚,贮香油,金瓶八枚,贮香水,白叠布四条,以拟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时,那邪迦又将象二头,持孔雀盖以迎使人,并致金花,金盘以藉诏函。男女百人奏鼙鼓,婆罗门二人导路,至王宫。骏等奉诏书上阁,王以下皆坐。宣诏讫,引骏等坐,奏天竺乐。事毕,骏等还馆,又遣婆罗门就馆送食,以草叶为盘,其大方丈。因谓骏曰:“今是大国中人,非复赤土国矣。饮食疏薄,愿为大国意而食之。”后数日,请骏等人宴,仪卫导从如初见之礼。王前设两床,床上并设草叶盘,方一丈五尺,上有黄白紫赤四色之饼,牛、羊、鱼、鳖、猪、玳瑁之肉百余品。延骏升床,从者坐于地席,各以金钟置酒,女乐迭奏,礼遗甚厚。寻遣那邪迦随骏贡方物,并献金芙蓉冠、龙脑香。以铸金为多罗叶,隐起成文以为表,金函封之,令婆罗门以香花奏鼙鼓而送之。既入海,见绿鱼群飞水上。浮海十余日,至林邑东南,并山而行。其海水阔千余步,色黄气腥,舟行一日不绝,

① 陵伽钵拔多洲,故地在今越南中部沿岸一带,一说为归仁港(Qui Nhon)东北的 San - ho 岬,一说为华列拉角(Cap Varela),又有认为在今占婆岛。

② 师子石,故地在今越南东南部海岸之外,或指卡特威克(Catwick)群岛中的一岛。

③ 狼牙须国,又称狼牙修国。

④ 鸡笼岛,故地在马来半岛东岸之外,即泰国的春蓬(Chumphon)海岸之外的 Ko Rang Kai。

云是大鱼粪也。循海北岸，达于交阯。骏以六年春与那邪迦于弘农^① 谒，帝大悦，赐骏等物二百段，俱授秉义尉，那邪迦等官赏各有差。

(同上书卷八三，第 1833—1835 页)

婆利国^②，自交阯浮海，南过赤土、丹丹，乃至其国。……

大业十二年，遣使朝贡，后遂绝。于时南荒有丹丹、盘盘二国，亦来贡方物，其风俗物产，大抵相类云。

(同上书卷八二，第 1838 页)

7. 旧唐书

丹丹国，振州^③ 东南海中之一洲，舟行十日至。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一，

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765 页)

婆利国，在林邑东南海中洲上。其地延袤数千里，自交州南渡海，经林邑、扶南、赤土、丹丹数国乃至焉。

(同上书卷一九七，第 5270—5271 页)

① 弘农，郡名，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县南。公元 610 年，隋炀帝在此接见赤土来使。

② 婆利国，古国名，故地一说在今爪哇东面的巴厘岛(Bali)；一说在今加里曼丹岛上。

③ 振州，唐置，宋改为崖州，故治在海南岛崖县，即今海南省三亚市。

8. 新唐书

自驩州^①西南三日行,度雾温岭^②,又二日行至棠州日落县^③,又经罗伦江^④及古朗洞之石蜜山^⑤,三日行至棠州文阳县^⑥。又经赓赓洞^⑦,四日行至文单国之算台县^⑧,又三日行至文单外城,又一日行至内城,一曰陆真腊,其南水真腊^⑨。又南至小海,其南罗越国^⑩,又南至大海。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四三下,
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152—1153 页)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⑪,山在环王国^⑫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⑬。又一日行,

① 驩州,故地在今越南义静省,府治在今荣市(Vinh)附近。

② 雾温岭,又作雾湿山,位于越南义静省南部,即越、老交界的长山山脉。

③ 棠州,位于今老挝甘蒙省的南通(Nam Theum)河流域,日落县在今甘结(Khem Kuet)一带。

④ 罗伦江,指老挝甘蒙省的南通河下游。

⑤ 古朗洞石蜜山,位于老挝甘蒙省甘结至班梳(Ban Sot)之间。

⑥ 棠州文阳县,位于老挝甘蒙省班梳附近。

⑦ 赓赓洞,指老挝境内的湄公河(Mekong)或南通河下游。

⑧ 文单国,亦称陆真腊,位于今老挝万象(Vientiane)。算台县位于万象之西,在今泰国廊开府一带。

⑨ 水真腊,古国名,故地在今柬埔寨和越南南部地区及泰国南部部分地区。

⑩ 罗越国,古国名,地在今马来半岛南端柔佛附近。

⑪ 占不劳山,在今越南广南一岬港省东北岸外的占婆岛(Champa)。

⑫ 环王国,古国名,故地在今越南中南部,原称林邑,九世纪末称占城。

⑬ 陵山,在今越南义平省东南岸归仁(Qui Nhon)一带。

至门毒国^①。又一日行,至古笮国^②。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③。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④。又五日行至海碇^⑤,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⑥。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河陵国^⑦,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碇,三日至葛葛僧祇国^⑧,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箇罗国^⑨。箇罗西则哥谷罗国^⑩。

(同上书卷四三下,第 1153 页)

婆利者,直环王东南,自交州泛海,历赤土、丹丹诸国乃至。

(同上书卷二二二下,第 6299 页)

(盘盘)其东南有哥罗,一曰箇罗,亦曰哥罗富沙罗。王姓矢利波罗,名米失钵罗。累石为城,楼阙宫室茨以草。州二十四。其兵有弓矢稍戛,以孔雀羽饰纛。每战,以百象为一队,一象百人,鞍若楹,四人执弓稍在中。赋率输银二铢。无丝纆,惟古贝。畜多牛少马。非有官不束发。凡嫁娶,纳槟榔为礼,多至二百盘。妇已嫁,从夫姓。乐有琵琶、横笛、铜钹、铁

① 门毒国,在今越南富庆省东岸一带。

② 古笮国,故地在今越南富庆省东南部的芽庄(Nha Trang)。

③ 奔陀浪洲,故地在今越南的藩朗(Phan Rang)一带。

④ 军突弄山,又称军屯山,即今越南的昆仑岛(Poulo Condore)。

⑤ 海碇,此处海碇指马六甲海峡。

⑥ 佛逝国,即室利佛逝,南海大国,都城在苏门答腊的巨港(Palembang)或占卑(Jambi),据有苏门答腊全岛,强大时势力到达爪哇和马来半岛。

⑦ 河陵国,古国名,故地在今爪哇岛谏义里(Kediri)一带。

⑧ 葛葛僧祇国,故地在苏门答腊岛东北岸外的伯劳威斯(Brouwers)岛。

⑨ 箇罗国,又称哥罗,故地在马来半岛的西岸。

⑩ 哥谷罗国,故地在马来半岛西北岸。

鼓、蠡。死者焚之，取烬贮金罍沉之海。

(同上书卷二二二下，第 6300 页)

单单^①，在振州东南，多罗磨^②之西，亦有州县。木多白檀。王姓刹利，名尸陵伽，日视事。有八大臣，号八坐。王以香涂身，冠杂宝瓔，近行乘车，远乘象。战必吹蠡、击鼓。盗无轻重皆死。乾封、总章时，献方物。

罗越者，北距海五千里，西南哥谷罗，商贾往来所凑集，俗与堕罗钵底同^③。岁乘舶至广州，州必以闻。

(同上书卷二二二下，第 6306 页)

9. 唐会要

金利毗迦^④，在京师西南四万余里。行经日亘国^⑤、河陵国、摩诃国、新国^⑥、多萨国^⑦、者埋国^⑧、婆娄国^⑨、多郎婆黄

① 单单，即丹丹。

② 多罗磨，故地在今爪哇岛西部。

③ 堕罗钵底国，古国名，故地在今泰国湄南河下游地区。

④ 金利毗迦，又称金利毗逝，为室利佛逝的异译。

⑤ 日亘国，又称旦旦国，即丹丹。

⑥ 摩诃国、新国，应为摩诃新国，又作莫诃新洲，故地在爪哇岛西部。摩诃新，为爪哇碑铭中 Mahasin 的对音。

⑦ 多萨国，又作多隆国，故地在今马来半岛。

⑧ 者埋国，今地不详。

⑨ 婆娄国，又称婆楼国，故地在今苏门答腊岛。

国^①、摩罗游国^②、真腊国^③、林邑国,乃至广州。

(王溥:《唐会要》卷一〇〇,
从书集成初编本,第1791页)

10. 通 典

(赤土)其国到五月亭午,物影却在南,一日三食饭皆旋炊,不然逡巡过时即便臭败,热气特甚,盖去日较近。

(杜佑:《通典》卷一八五,
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第985页)

哥罗国,汉时闻焉。在槃槃^④东南,亦曰哥罗富沙罗国。云其王姓矢利婆罗,名米失钵罗。其理城累石为之,城有楼阙,门有禁卫,宫室覆之以草。国有二十四州而无县,庭列仪仗,有纛,以孔雀羽饰焉。兵器有弓箭、刀稍、皮甲,征伐皆乘象,一队有象百头,每象有百人卫之,象鞍有钩栏,其中有四人,一人执稍,一人执弓矢,一人执旻,一人执刀。赋税人出银一钵。国无蚕丝麻纴,唯出古贝布。畜有牛少马,其俗非有官者不得上发裹头。又嫁娶,初问婚,惟以槟榔为礼,多者至二百盘。成婚之时,唯以黄金为财,多者至二百两。妇人嫁讫,则从夫姓。音乐有琵琶、横笛、铜钹、铁鼓簧,吹蠡击鼓。死亡

① 多郎婆黄国,故地在今苏门答腊岛南部,多郎婆黄,为都兰把旺(Tulang-bawang)河的音译。

② 摩罗游国,故地在今苏门答腊岛占卑一带。

③ 真腊国,亦作占腊,本扶南属国,后并扶南而有之,疆域包括今柬埔寨、越南南部和泰国南部地区。

④ 槃槃,即盘盘。

则焚尸，盛以金罍，沉之大海。^①

(同上书卷一八八，第1007页)

丹丹国，隋时闻焉。在多罗磨国西北，振州东南。王姓刹利，名尸陵伽，理所可二万余家，亦置州县，以相统领。王每晨夕二时临朝，其大臣八人，号曰八座，并以婆罗门为之。王每以香粉涂身，冠通天冠，挂杂宝瓔珞，身衣朝霞，足履皮屨，近则乘舆，远则馭象。其攻伐则吹蠡击鼓，兼有幡旗。其刑法，盗贼无多少皆杀之。土出金银、白檀、苏方木、槟榔。其谷唯稻，畜有沙牛、羖羊、猪、鸡、鹅、鸭、獐鹿，鸟有越鸟、孔雀，果蔬有蒲桃、石榴、瓜瓠、菱、莲，菜有葱、蒜、蔓青。^②

(同上书卷一八八，第1010页)

边斗国^③（一云班斗）、都昆国^④（一云都军）、拘利国（一云九离）、比嵩国^⑤，并隋时闻焉。扶南度金邻大湾^⑥行三千里有此四国。其农作与金邻^⑦同。其人多白色。都昆出好栈香、藿香及流黄。其藿香树生千岁，根本甚大，伐之四五年木皆朽败，唯中节坚固，芬香独存，取以为香。

① 《太平寰宇记》卷一七六，哥罗国条的文字与《通典》所记同，只是在文末附记一句：“自唐天宝初至乾元中并来朝贡。”

② 《文献通考》有关丹丹的记述与《通典》相同，只是在文末附记：“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奉表，送象牙及画塔二軀，并献火齐珠、吉贝、杂香药。大同元年，复遣使献金银、琉璃、杂宝、香药等物。唐总章时又献方物。”

③ 边斗国，一说故地在今新加坡与柔佛一带；一说在泰国的万伦(Bandon)湾。

④ 都昆，即屈都昆的同名异译。

⑤ 比嵩国，即汉代的皮宗。

⑥ 金邻大湾，指暹罗湾。

⑦ 金邻，故地在今泰国的佛统一带。

(同上书卷一八八,第 1010 页)

(赤土)戏有双六鸡卜。冬至之日,影直在下,夏至日影在南,户皆北向。

(同上书卷一八八,第 1009 页)

(《通典》卷一八八,有狼牙修专条,录自《梁书》,为避免文字重复,不录。)

11. 艺文类聚

《吴时外国传》^① 曰:都昆在扶南南三千余里,出藿香。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八一,
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1396 页)

《广州志》曰:凡有八,紫贝最其美者,出交州。大贝出巨延州^②,与行贾质易。

(同上书卷八四,第 1439 页)

徐衷《南方记》曰:班贝羸大者,围之得六寸,小者围之得五寸,在于海边,捕鱼时,时有得之者。大贝出诸薄^③、巨延州土地,采卖之以易绛青。

(同上书卷八四,第 1440 页)

① 三国时代,吴国孙权黄武五年(226),交州刺史吕岱派康泰、朱应出使扶南,康泰回国后,写有《吴时外国传》。

② 巨延州,故地一说在今加里曼丹岛,一说在今马来西亚沙撈越州的卡扬河(Kayan)。

③ 诸薄,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

12. 南海寄归内法传

从那烂陀^①东行五百驿,皆名东裔,乃至尽穷,有大黑山^②,计当土蕃^③南畔。传云,是蜀川西南,行可一月余,便达斯岭。次此南畔,逼近海涯,有室利察哩罗国^④,次东南有郎迦戌国^⑤,次东有杜和钵底国^⑥,次东极至临邑国^⑦,并悉极遵三宝,多有持戒之人,乞食杜多,是其国法。西方见有,实异常伦。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
中华书局 1988 年校注本,第 12 页)

13.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义朗律师者,益州成都人也。善闲律典,兼解《瑜伽》。发自长安,弥历江汉。与同州僧智岸并弟一人名义玄,年始弱冠,知钦正理,颇闲内典,尤善文笔。思瞻圣迹,遂与弟俱游。

① 那烂陀,印度古寺名,是摩揭陀国王舍城的著名寺院,在今比哈尔邦巴特那东南的巴腊贡(Baragaon)村。

② 大黑山,一说为缅印交界的那伽山脉;一说为缅甸的阿拉干山脉。

③ 土蕃,即吐蕃,中国古代藏族政权,公元七世纪至九世纪在青藏高原建立。

④ 室利察哩罗国,故地在缅甸的卑谬(Progne)一带,指以卑谬为中心的驃国。

⑤ 郎迦戌国,为狼牙修的异译。

⑥ 杜和钵底国,为堕罗钵底之异译,故地在今泰国湄南河下游地区。

⑦ 临邑国,即林邑国。

秀季良昆，递相携带。鹤鸽^①存念，鱼水敦怀。既至乌雷^②，同附商舶。挂百丈，陵万波，越舸扶南，缀缆郎迦戌。蒙郎迦戌国王待以上宾之礼，智岸遇疾，于此而亡。朗公既怀死别之恨，与弟附舶向师子洲^③，披求异典，顶礼佛牙，渐之西国^④。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中华书局 1988 年校注本，第 72—73 页）

义辉论师，洛阳人也。受性聪敏，理思钩深；博学为怀，寻真是务。听《摄论》、《俱舍》等颇亦有功。但以义有异同，情生舛互，而欲异观梵本，亲听微言，遂指掌中天，还望东夏。惜哉苗而不实，壮志先秋，到郎迦戌国，婴疾而亡，年三十余矣。

（同上书卷上，第 99 页）

道琳法师者，荆州江陵人也，梵名尸罗钵颇，唐云戒光。弱冠之年披缁离俗，成人之岁访友寻真。搜律藏而戒珠莹，启禅门而定水清。禀性虚洁，雅操廉贞。濯清溪以恬志，漱玉泉而养灵。既常坐不卧，一食全诚。后复慨大教东流，时经多载，定门鲜人，律典颇亏，遂欲寻流讨原，远游西国。乃杖锡遐逝，鼓舶南溟。越铜柱^⑤而届郎迦〔戌〕，历诃陵而经裸国^⑥。

① 鹤鸽，鸟名，亦作脊令。鹤鸽存念，表谕兄弟相互关怀。典故出自《诗·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言脊令失所，飞鸣求其同类。

② 乌雷，古海港名，在今广西钦州东南。

③ 师子洲，指苏门答腊的巨港；或指斯里兰卡。

④ 西国，泛指古印度。

⑤ 铜柱，为东汉伏波将军马援于公元 41 年带兵镇压交趾地区的征侧、征貳起义以后在林邑所立。这里所说的越铜柱，指经过今天越南中部地区。

⑥ 裸国，故地似在今印度的尼科巴(Nicobar)群岛。

所在国王，礼待极致殷厚。经乎数载，到东印度耽摩立底国^①。住经三年，学梵语。于是舍戒重受，学习一切有部律，……复至那烂陀寺，搜览大乘经论，渍情《俱舍》，经于数年。……在西印度经十二年，专心持咒，遂便感应。每至食时，食从空下。……道琳遂从西境转向北天，……净^②回至南海羯荼国^③，有北方胡至云，有两僧胡国逢见，说其状迹，应是其人。与智弘相随，拟归故国，闻为途贼斯拥，还乃复向北天，年应五十余矣。

（同上书卷下，第133—134页）

咸亨二年^④，坐夏杨府。初秋忽遇龚州使君冯孝诠，随至广府，与波斯舶主期会南行。复蒙使君令往岗州，重为檀主。及弟孝诞使君、孝轸使君、郡君宁氏、郡君彭氏等合门眷属，咸见资赠，争抽上贿，各舍奇餐。庶无乏于海途，恐有劳于险地。笃如亲之惠，顺给孤之心，共作归依，同缘胜境。所以得成礼谒者，盖冯家之力也。又岭南法俗，共颛去留之心；北土英儒，俱怀生别之恨。至十一月，遂乃面翼轸，背番禺，指鹿园而遐想，望鸡峰而太息。于时广莫初飙，向朱方而百丈双挂；离箕创节，弃玄朔而五两单飞。长截洪溟，似山之涛横海；斜通巨壑，如云之浪滔天。未隔两旬，果至佛逝。经停六月，渐学声

① 耽摩立底国，印度古国，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南部塔姆卢克(Tamluk)一带。

② 净，指作者义净，唐代高僧，公元671年从番禺出发，循海路经马来西亚的吉打到印度，途中在佛逝停留六年。费时二十五年，经历三十多个国家，到695年才回国。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

③ 羯荼国，古国名，故地在今马来西亚的吉打州一带。

④ 咸亨二年，为公元671年。

明。王赠支持，送往末罗瑜国，今改为室利佛逝也。复停两月，转向羯荼。至十二月，举帆还乘王舶，渐向东天矣。从羯荼北行十日余，至裸人国。向东望岸，可一二里许，但见椰子树、槟榔林森然可爱。彼见舶至，争乘小艇，有盈百数，皆将椰子、芭蕉及藤竹器来求市易。其所爱者，但唯铁焉。……从兹更半月许，望西北行，遂达耽摩立底国，即东印度之南界也，去莫河菩提^①及那烂陀可六十余驿。于此创兴大乘灯师相见，留住一载，学梵语，习《声论》，遂与灯师同行，取正西路，商人数百，诣中天矣。……住那烂陀寺十载求经，方始旋踵，言归还耽摩立底。未至之间，遭大劫贼，仅免剽刃之祸，得存朝夕之命。于此升舶，过羯荼国。所将梵本三藏五十万余颂，唐译可成千卷，权居佛逝矣。

（同上书卷下，第152—154页）

法振禅师者，荆州人也。景行高尚，唯福是修。濯足禅波，栖心戒海。法侣钦肃，为导为归。讽诵律经，居山居水。而思礼圣迹，有意西遄。遂共同州僧乘悟禅师、梁州僧乘如律师，学穷内外，智思钩深，其德不孤，结契游践。于是携二友出三江，整帆七景之前，鼓浪河陵之北，巡历诸岛，渐至羯荼。未久之间，法振遇疾而殒，年可三十五六。

（同上书卷下，第206页）

净于佛逝江口升舶，附书凭信广州，见求墨纸抄写梵经，并雇手直。于时商人风便，举帆高张。遂被载来，求住无路。

^① 莫河菩提，印度古国，今地不详。

是知业能装饰,非人所图。遂以永昌元年^①七月二十日达于广府,与诸法俗重得相见。于时在制旨寺,处众嗟曰:“本行西国,有望流通。回往海南,经本尚阙。所将三藏五十余万颂,并在佛逝,事须复往。既而年余五十,重越流波,隙驷不留,身城难保,朝露溘至,何所嘱焉。经典既是要门,谁能共往收取?随译随受,须得其人。”众金告曰:“去斯不远有僧贞固,久探律教,早蕴精诚,倘得其人,斯为善伴。”亦即才闻此告,仿佛雅合求心,于是裁封山扃,薄陈行李。固乃启封暂观,即有同行之念。……广府法俗,悉赠资粮。即以其年十一月一日附商舶去番禺,望占波而陵帆,指佛逝以长驱。作含生之梯陞,为欲海之舟舳。庆有怀于从志,庶无废于长途,固师年四十矣。……贞固等四人,既而附舶俱至佛逝,学经三载,梵汉暂通。法朗顷住河陵国,在彼经夏,遇疾而卒。怀业恋居佛逝,不返番禺。唯有贞固、道宏相随,俱还广府。

(同上书卷下,第214—244页)

14. 宋 史

阇婆国^②在南海中,其国东至海一月,泛海半月至昆仑国^③;西至海四十五日,南至海三日,泛海五日至大食国^④;北

① 永昌元年,为公元689年。

② 阇婆国,宋代的阇婆,指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

③ 昆仑国,故地可能在今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古(Maluku)群岛。

④ 大食国,唐代大食,指阿拉伯帝国。这里所说的大食,从爪哇泛海五日可到,不可能是阿拉伯帝国,可能是在新加坡、柔佛一带,该地曾被称作单马锡(Tamassak)。

至海四日，西北泛海十五日至渤泥国^①，又十五日至三佛齐国^②，又七日至古遼国^③……。

（脱脱等撰：《宋史》卷四八九，
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4091 页）

丹眉流国^④，东至占腊^⑤五十程，南至罗越水路十五程，……东南至阁婆四十五程，西南至程若^⑥十五程。

（同上书卷四八九，第 14099 页）

注鞞国^⑦，……自昔未尝朝贡。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其国主罗茶罗乍遣进奉使侍郎娑里三文、副使蒲恕、判官翁勿、防援官亚勒加等奉表来贡。……初，罗茶罗乍既闻商船言，且曰十年来海无风涛，古老传云，如此则中国有圣人，故遣三文等入贡。三文离本国，舟行七十七昼夜，历那勿丹山^⑧，娑里西

① 渤泥国，故地在今加里曼丹岛北部的文莱（Brunei）一带。

② 三佛齐，宋代兴起的南海大国，都城先在苏门答腊的巨港，后迁占卑。或谓宋代的三佛齐即唐代的室利佛逝。

③ 古遼国，故地在马来半岛东岸丁加奴（Trengganu）一带。

④ 丹眉流国，又作丹流眉国，故地在今马来半岛北部泰国的洛坤（Nakhon Si Thammarat）一带。

⑤ 占腊，即真腊。

⑥ 程若，故地在马来半岛北部泰国的董里（Trang）；一说在缅甸的墨吉（Mergui）。

⑦ 注鞞国，印度古国，故地在今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一带。

⑧ 那勿丹山，又称那伽钵夏那，故地在今印度南部东岸的纳伽帕塔姆（Nagapattinam）附近。

兰山^①至占宾国^②。又行六十一昼夜,历伊麻罗里山^③至古罗国^④。国有古罗山,因名焉。又行七十一昼夜,历加八山^⑤,占不牢山^⑥,舟宝龙山^⑦至三佛齐国。又行十八昼夜,度蛮山水口,历天竺山^⑧,至宾头狼山^⑨,望东西王母冢,距舟所将百里。又行二十昼夜,度羊山^⑩、九星山至广州之琵琶洲。离本国凡千一百五十日至广州焉。

(同上书卷四八九,第14096—14098页)

15. 宋会要辑稿

吴时,扶南王范旃遣亲人苏勿使其国(指天竺),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中正西北入,历湾边数国,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十里乃至焉。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97册,
中华书局影印本,第7756页)

(大中祥符九年)七月七日,秘书少监知广州陈世卿言,海外诸蕃国贡方物至广州者,自今犀象、珠贝,拣香异宝,听赍持

① 娑里西兰山,故地在今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

② 占宾国,当在孟加拉湾地区的岛国。

③ 伊麻罗里山,一说在缅甸伊洛瓦底江口一带;一说位于缅甸西南端的纳格雷斯(Negrais)角之北。

④ 古罗国,一说在缅甸勃固仰光一带;一说在马来半岛西海岸。

⑤ 加八山,指位于马来半岛西海岸外,巴生港外的巴生岛。

⑥ 占不牢山,即占不劳山。

⑦ 舟宝龙山,应位于今新加坡一带。

⑧ 天竺山,位于马来半岛东岸外,指马来西亚的奥尔岛(Aur)。

⑨ 宾头狼山,在越南东南部,指藩朗南面的巴达兰(Padaran)角。

⑩ 羊山,又称羊屿,位于今越南中部归仁港外的Gambri岛。

赴阙，其余辇载重物，望令悉纳州帑，估价闻奏。非贡奉物，悉收税算。每国使、副判官各一人，其防援官，大食^①、注辇、三佛齐、闍婆等国，勿过二十人；占城^②、丹眉流、渤泥、占逻、摩迦^③等国勿过十人，并来往给券料，广州番客有冒代者罪之。缘赐与所得贸市杂物，则免税算。自余私物，不在此例。从之。

(同上书第 199 册，第 7849 页)

16. 岭外代答

西南海上诸国，不可胜计，其大略亦可考。姑以交阯定其方隅，直交阯之南，则占城、真腊、佛罗安^④也。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
丛书集成初编本，第 20 页)

其属国有佛罗安国，国主自三佛齐选差。地亦产香，气味腥烈，较之下岸^⑤诸国，此为差胜。有圣佛，三佛齐国王再岁一往烧香。

(同上书卷二，第 22 页)

① 大食，这里指阿拉伯帝国。

② 占城，又称占婆，在今越南中南部。

③ 摩迦，一说即摩揭陀，则在印度比哈尔邦；一说可能在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Makkah)。

④ 佛罗安国，故地在今马来半岛西岸雪兰莪州巴生(Klang)附近的贝拉南(Beranang)，还有学者主张在马来半岛西岸的伯南河(Bernam)流域。

⑤ 同书卷二闍婆国条记载说：“闍婆国，又名莆家龙，在海东南，势下，故曰下岸。”

17. 诸蕃志

三佛齐间于真腊、阁婆之间，管州十有五，在泉^①之正南，冬月顺风月余方至凌牙门^②，经商三分之一始入其国。

(赵汝适：《诸蕃志》卷上，

中华书局 1956 年校注本，第 12 页)

蓬丰^③、登牙依^④、凌牙斯加^⑤、吉兰丹^⑥、佛罗安、日罗亭^⑦、潜迈^⑧、拔沓^⑨、单马令^⑩、加罗希^⑪、巴林冯^⑫、新拖^⑬、监

① 泉，指我国的泉州。

② 凌牙门，一说指印度尼西亚的林加(Lingga)岛及林加海峡；一说指新加坡(Singapore)和新加坡海峡。

③ 蓬丰，指今马来西亚的彭亨州一带。

④ 登牙依，在今马来西亚丁加奴州一带。

⑤ 凌牙斯加，泰国北大年的古名。

⑥ 吉兰丹，即今马来西亚吉兰丹(Kelantan)州一带。

⑦ 日罗亭，故地在今马来半岛北部泰国的拉廊府(Ranang)一带。

⑧ 潜迈，故地在苏门答腊北部的洛克肖马韦(Lhokseumawe)，因该地俗称Somoy，潜迈为其译音。

⑨ 拔沓，为苏门答腊岛北部的巴达克(Batak)人建立的古国。

⑩ 单马令，一说在泰国洛坤；一说在马来西亚彭亨州的淡贝岭(Tembeling)河流域。又作丹马令。

⑪ 加罗希，一说在泰国万伦湾西岸的柴也(Chaiya)；一说在马来半岛克拉地峡一带。

⑫ 巴林冯，即今苏门答腊的巨港(Palembang)。

⑬ 新拖，即 Sunda(今译巽他)的音译，指印度尼西亚爪哇西部的万丹(Banten)。

箴^①、蓝无里^②、细兰^③，皆其(三佛齐)属国也。

(同上书卷上,第13页)

单马令国,地主呼为相公,以木作栅为城,广六七尺,高二丈余,上堪征战。国人乘牛,打鬃跳足。屋舍官场用木,民居用竹,障以叶,系以藤。土产黄蜡、降真香、速香、乌栲木、脑子^④、象牙、犀角。番商用绢伞、雨伞、荷池、缣绢、酒、米、盐、糖、瓷器、盆钵、粗重等物,及用金银为盘盂博易,日啰亭、潜迈、拔沓、加啰希类此。本国以所得金银器,纠集日啰亭等国类聚献入三佛齐国。

(同上书卷上,第17页)

凌牙斯加国,自单马令风帆六昼夜可到,亦有陆程。

(同上书卷上,第17页)

佛啰安国,自凌牙斯加四日可到,亦可遵陆。其国有飞来佛二尊,一有六臂,一有四臂。贼舟欲入其境,必为风挽回,俗谓佛之灵也。佛殿以铜为瓦,饰之以金。每年以六月望日为佛生日,动乐铙钹,迎导甚都,番商亦预焉。土产速暂香、降真香、檀香、象牙等,番以金、银、瓷、铁、漆器、酒、米、糖、麦博易,岁贡三佛齐。其邻蓬丰、登牙依、加吉兰丹类此。

(同上书卷上,第18页)

① 监箴,又作监篋,苏门答腊岛上古国 Kampei 的音译,位于甘巴(Kampar)河流域。

② 蓝无里,又作蓝里、南巫里,故地在今苏门答腊岛上的班达亚齐(Banda-Aceh)一带。阿拉伯人曾称苏岛北部为 Lanri。

③ 细兰,故地在今斯里兰卡,为阿拉伯语 Silan 的音译,曾译为锡兰。

④ 脑子,即龙脑香。《大唐西域记》曾记有羯布罗香树,“木干之后,循理而析,其中有香,状若云母,色如冰雪,此所谓龙脑香也”。

阁婆国,又名莆家龙,于泉州为丙巳方。……南至海三日程,泛海五日至大食国;西至海四十五日程,北至海四日程,西北泛海十五日至渤泥国,又十日至三佛齐国,又七日至古逻国。

(同上书卷上,第22—23页)

降真香出三佛齐、阁婆、蓬丰,广东西诸郡亦有之,气劲而远,能辟邪气,泉人岁除,家无贫富皆热之如燔柴,然其直甚廉,以三佛齐者为上,以其气味清远也。一名曰紫藤香。

(同上书卷下,第112页)

每岁自三佛齐、监篔、吉陀^①等国发船,博易用货亦与南毗^②同。

(同上书卷上,第30页,故临国条)

18. 云麓漫钞

福建市舶司常到诸国舶船

……佛啰安、朋丰^③、达罗啼^④、达磨国^⑤则有木香。……大抵诸国产香略同,以上舶船候南风则回,惟高丽北风方回。……如上诸国多不见史传,惟市舶司有之。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五,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9—20页)

① 吉陀,指今马来西亚的吉打州(Kedah)一带。

② 南毗,故地在今印度马拉巴尔(Marabar)海岸一带。

③ 朋丰,在今马来西亚的彭亨州一带。

④ 达罗啼,在今马来半岛北部,今地不详。

⑤ 达磨国,故地在今马来半岛。有学者认为,达磨,即单马令。

19. 宋高僧传

释义净，字文明，姓张氏，范阳人也。髫髻之时，辞亲落发，遍询名匠，广探群籍，内外闲习，今古博通。年十有五，便萌其志，欲游西域，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加以勤无弃时，手不释卷，弱冠登具，愈坚贞志。咸亨二年^①，年三十有七，方遂发足。初至番禺，得同志数十人，及将登舶，余皆退罢。净奋励孤行，备历险阻，所至之境，皆洞言音，凡遇酋长，俱加礼重。鹫峰鸡足咸遂周游，鹿苑祇林并皆瞻瞩，诸有圣迹毕得追寻。经二十五年，历三十余国，以天后证圣元年^②乙未仲夏还至河洛，得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天后亲迎于上东门外，诸寺缁伍具幡盖歌乐前导，敕于佛授记寺安置焉。……先天二年^③卒，春秋七十九，法腊五十九，葬事官供。

（赞宁等撰：《宋高僧传》卷一，录自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传记部致四，第69—70页）

20. 太平御览

《扶南传》曰：毗塞国^④王身长一丈二尺，颈长三尺，自古不死，莫知其年，知未然事，号为长颈王。

① 咸亨二年，为公元671年。

② 证圣元年，为公元695年。

③ 先天二年，为公元713年。

④ 毗塞国，应为毗骞国。此文引自《扶南传》，为康泰所作。有学者认为，《扶南传》是《吴时外国传》的一部分。

(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三六九,
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1699 页)

《扶南传》曰:扶南国王以纯金多罗遗毗騫王。

(同上书卷七一七,第 3180 页)

吴时康泰为中郎,表上《扶南土俗》:掬利正东行,极崎头,海边有居人,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罗中国^①,其俗食人。

(同上书卷七八七,第 3485 页)

康泰《扶南土俗》曰:横趺国^②在优钺^③之东南,城廓、饶乐不及优钺也。

(同上书卷七八七,第 3485 页)

康泰《扶南土俗》曰:诸薄之西北有薄叹州^④,土地出金,常以采金为业,转卖与诸贾人,易粮米杂物。

(同上书卷七八七,第 3485 页)

康泰《扶南土俗》曰:诸薄之西北有耽兰之州^⑤,出铁。

(同上书卷七八七,第 3485 页)

康泰《扶南土俗》曰:诸薄之东北有巨迹(延)洲,人民无田种芋,浮船海中,截大蚶螺杯往扶南。

(同上书卷七八七,第 3485 页)

《南州异物志》曰:句稚去典逊八百里,有江口,西南向东

① 蒲罗中国,一说在马来西亚的柔佛和新加坡一带;一说在泰国的佛统(Nakhon Pathom)一带。

② 横趺国,故地似在今马来半岛的东岸。

③ 优钺国,故地似在缅甸或泰国南部。

④ 薄叹州,一说在今印度尼西亚的廖内群岛中的宾坦岛;一说位于马来半岛。

⑤ 耽兰州,位于马来半岛东岸的哥打巴鲁一带。

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

(同上书卷七九〇,第 3501 页)

《外国传》曰:从波辽国^①南去,乘船可三千里到屈都乾国,土地有人民可二千余家,皆曰朱吾县民叛居其中。

(同上书卷七九〇,第 3502 页)

《外国传》曰:从屈都乾国东去,船行可千余里到波延洲^②,有民人二百余家,专采金卖与屈都乾国。

(同上书卷七九〇,第 3502 页)

《扶南土俗传》曰:拘利东有蒲罗中,人人皆有尾,长五六寸,其俗食人。

(同上书卷七九一,第 3508 页)

《扶南传》曰:毗骞国食器皆以金为之,金如此间之石,露出山边,无有限。

(同上书卷八一—,第 3605 页)

宋《起居注》曰:孝建二年八月二日,斤陁利国王释陁罗陁遣长史竺留陁及多奉表献方物。

(同上书卷七八七,第 3488 页)

21. 册府元龟

丹丹国在多罗磨罗国^③西北,振州东西,理所可二万余家,亦置州县,以相统领。

① 波辽国,一说在越南东南部的薄寮(Bac Lieu);一说在越南东南部的藩朗(Phan Rang)。

② 波延洲,一说在马来半岛彭亨河一带;一说在加里曼丹岛。

③ 多罗磨罗,即多罗磨。

(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九五七,
中华书局影印本,第 11260 页)

千陀利国^①,在南海洲上,其俗与林邑、扶南略同。出班布、古贝、槟榔。槟榔特精,为诸国之极。

(同上书卷九六〇,第 11292 页)

(元嘉十八年)是岁,斤陀利国王释婆罗那遣长史竺留陀及多献金银宝器。

(元嘉)十九年,婆皇国、……并遣使献方物。

(元嘉)二十六年,婆皇国、婆达国^②并遣使献方物。

(元嘉)二十八年,婆皇国、……并遣使献方物。

(孝建二年)斤陀利国、……婆皇国、……并遣使献方物。

(大明)三年,婆皇国、……并遣使献方物。

(大明)八年,婆皇国遣使贡献。

(同上书卷九六八,第 11381 页)

(普通元年)是年,千陀利国复遣使献方物。

(同上书卷九六八,第 11384 页)

(中大通)三年六月,丹丹国遣使奉表曰:“伏惟圣王,至德仁治,信重三宝,佛法兴显,众僧殷集,法事日盛,威容严整。朝望国轨,慈愍苍生,八方六合,莫不归服。化邻诸天,非可言谕。不任庆善,若暂奉见尊足。谨奉送牙像及塔各二躯,并献

① 千陀利,即千陀利,又作斤陀利。

② 婆达,一说在苏门答腊北部,是巴达(Batak)人建立的国家;一说在越南的中南部。

火齐珠,古贝,杂香药等。”^①

(同上书卷九六八,第 11385 页)

(大同元年三月)丹丹国遣使献金银、琉璃、杂宝、香药等物。

(同上书卷九六八,第 11385 页)

(天嘉)四年正月,千隋利国遣使献方物。

(同上书卷九六九,第 11387 页)

(天建)三年五月,丹丹,……盘盘等国,十月,丹丹国并遣使献方物。

(同上书卷九六九,第 11387 页)

(天建)十三年十月,丹丹国遣使献方物。

(同上书卷九六九,第 11387 页)

(至德)三年十月,丹丹国,……并遣使献方物。

(同上书卷九六九,第 11387 页)

乾封元年七月,单单国、河陵国各遣使献方物。

(同上书卷九七〇,第 11402 页)

(乾封)三年,……单单等并遣使朝献。

(同上书卷九七〇,第 11402 页)

^① 此段资料与《梁书·丹丹传》基本相同,但“(中大通)三年六月”,《梁书》作“中大通二年”,可能是使臣出发日期与到达日期不同而出现记载差异。表文中:“伏惟圣主”、“威容严整”、“朝望国执”、“非可言喻”等句,《梁书》分别作:“伏承圣主”、“威严整肃”、“朝望国执”、“非可言喻”。

22. 元 史

(至元十七年十二月)戊寅,以奉使木剌由^① 国速刺蛮等为招讨使,佩金符。

(宋濂等撰:《元史》卷一一,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228 页)

(至元十八年六月壬辰)奉使木剌由国苦思丁至占城船坏,使人来言,乞给舟粮及益兵,诏给米一千四百余石。

(同上书卷一一,第 232 页)

(至元二十三年九月)乙丑朔,马八儿^②、须门那^③、僧急里^④、南无力^⑤、马兰丹^⑥、那旺^⑦、丁呵儿^⑧、来来^⑨、急兰亦带^⑩、苏木都刺^⑪ 十国,各遣子弟上表来覲,仍贡方物。

① 木剌由,又作没刺予,没刺由,马来忽,麻里予儿,均为马来人自称 Malayu 的对音,木剌由为马来半岛上的一个古国的名字。

② 马八儿,故地在今印度半岛西南的马拉巴尔(Malabar)一带。

③ 须门那,故地在今印度西北古吉拉特邦之苏姆那(Somnath),有学者认为在印度孟买以南地区。

④ 僧急里,故地在今印度柯钦北面的克朗加诺尔(Granganore),僧急里为当地古名 Singili 的译音。

⑤ 南无力,即南无里、蓝无里、南巫里。

⑥ 马兰丹,故地在今苏门答腊岛,也有学者认为在加里曼丹岛西北面海上的岛屿。

⑦ 那旺,一说在苏门答腊岛上,为那孤儿之误;一说在印度的尼科巴(Nicobar)群岛。

⑧ 丁呵儿,即登牙依,又称丁家庐。

⑨ 来来,故地在今印度古吉拉特邦马希河(Mahi)与基姆河(Kim)之间一带,这个古国梵名 Lala。

⑩ 急兰亦带,故地在马来西亚的吉兰丹州一带。

⑪ 苏木都刺,故地在今苏门答腊岛。

(同上书卷一四,第 292 页)

(至元三十一年十月)乙巳,遣南巫里、速木答刺^① 继没刺予、毳阳^② 使者各还其国,赐以三珠虎符及金银符、金、币、衣服有差。

(同上书卷一八,第 388 页)

(大德)三年春正月癸未朔,暹番^③、没刺由、罗斛^④ 诸国,各以方物来贡。

(同上书卷二〇,第 425 页)

(大德五年三月)戊午,马来忽等海岛遣使来朝,赐金素币有差。

(同上书卷二〇,第 434 页)

(延祐七年九月甲辰)遣马扎蛮等使占城、占腊、龙牙门^⑤,索驯象。

(同上书卷二七,第 606 页)

(泰定二年五月)癸丑,龙牙门蛮遣使奉表贡方物。

(同上书卷二九,第 656 页)

暹国,当成宗元贞元年,进金字表,欲朝廷遣使至其国。比其表至,已先遣使,盖彼未之知也。赐来使素金符佩之,使急追诏使同往。以暹人与麻里予儿^⑥ 旧相仇杀,至是皆归

① 速木答刺,即苏木都刺。

② 毳阳,又称淡洋,故地在苏门答腊东北岸的塔敏(Tamiang)河流域。

③ 暹番,指泰族人在今泰国素可泰(Sukhothai)建立的国家,元代称其为暹国,明代称暹罗,首都在阿瑜陀耶(Ayuthaya)。

④ 罗斛,故地在今泰国的华富里(Lopburi)一带。

⑤ 龙牙门,即凌牙门。

⑥ 麻里予儿,即木刺由。

顺,有旨谕暹人“勿伤麻里予儿,以践尔言”。

(同上书卷二一〇,第4664页)

(至元)二十三年,海外诸蕃国以杨庭璧奉诏招谕至是皆来降。诸国凡十:曰马八儿,曰须门那,曰僧急里,曰南无力,曰马兰丹,曰那旺,曰丁呵儿,曰来来,曰急兰亦觶^①,曰苏木都刺,皆遣使贡方物。

(同上书卷二一〇,第4670页)

23. 异域志

单马令

其国有酋长,无王。宋庆元间进金五坛,金伞一柄。元求其利,不至。国人多富,尚宝货,则利为酋豪。

(周致中:《异域志》卷下,
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页)

婆登国^②

其人与回鹘类,在林邑之东,西接迷离国^③,南接诃陵。种稻每月一熟,有文字即书于贝叶。死者以金钏贯于四肢,后加婆律膏及沉檀龙脑,积薪以焚之。

(同上书卷下,第42页)

佛罗安国

① 急兰亦觶,即急兰亦带。

② 婆登国,一说在新加坡海峡南面的巴塔姆(Batam)岛,一说在苏门答腊东岸外的巴东岛(Padang)。

③ 迷离国,实为迷黎国,一说迷黎为马六甲(Malacca)的梵名 Melecha 的音译;一说在缅甸的墨吉。

自三佛齐国风帆四昼夜,可到其国,亦可遵陆。有地主。国有飞来铜神二个,一个六臂,一个四臂。六月十五日系佛生日,如有他国人来劫掠,大风骤作,船不可进。

(同上书卷下,第42页)

日国^①、……溢亨国^②、……莆黄国^③、……迷离国……已上三十一国,其商不入中国。

(同上书卷下,第69页)

24. 大德南海志

(诸蕃国)

单马令国管(小西洋):日罗亭、达刺希^④,崧古罗^⑤、凌牙苏家^⑥、沙里^⑦、佛罗安、吉兰丹、晏头^⑧、丁伽芦^⑨、迫嘉^⑩、朋亨^⑪、口兰丹^⑫。

① 日国,今地无考。

② 溢亨国,即蓬丰,故地在今马来西亚的彭亨。

③ 莆黄,即婆皇。

④ 达刺希,即达罗啼。见《云麓漫钞》。

⑤ 崧古罗,故地在今泰国的宋卡(Songkhla)。

⑥ 凌牙苏家,即凌牙斯加。

⑦ 沙里,位于马来半岛西岸外普吉岛(Puket)上的 Tharua 港。

⑧ 晏头,一说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的兴楼(Endau);一说即曼陀蛮,在今安达曼(Andaman)群岛。

⑨ 丁伽芦,即丁家庐、丁呵儿。

⑩ 迫嘉,在今马来西亚丁加奴州的帕卡(Paka)。

⑪ 朋亨,即彭亨。

⑫ 口兰丹,一说是吉兰丹的异译;一说认为同一书已有吉兰丹一名,口兰丹应指彭亨州的关丹(Kuantan)。

三佛齐国管(小西洋):龙牙山^①、龙牙门、……

(陈大震:《大德南海志》卷七,广州市地方志研究所 1986 年刊本,第 37 页)

25. 岛夷志略^②

丹马令

地与沙里、佛来安为邻国。山平亘,田多,食粟有余,新收者复留以待陈。俗节俭。气候温和。男女椎髻,衣白衣衫,系青布纁。订婚用缎绵、白锡若干块。

民煮海为盐,酿小米为酒。有酋长。产上等白锡、米脑、龟筒、鹤顶、降真香及黄熟香头。贸易之货,用甘理布、红布、青白花碗、鼓之属。

(汪大渊《岛夷志略》,中华书局 1981 年校注本,第 79 页)

彭坑^③

石崖周匝崎岖,远如平寨,田沃,谷稍登。气候半热。风俗与丁家卢小异。男女椎髻,穿长布衫,系单布捎。富贵女顶带金圈数四。常人以五色焯珠为圈以束之。凡讲婚姻,互造换白银五钱重为准。

民煮海为盐,酿椰浆为酒。有酋长。地产黄熟香头、沉

① 龙牙山,指印度尼西亚林加(Lingga)岛上的 Daik 山。

② 《岛夷志略》的作者汪大渊(1311—?)字焕章,江西南昌人,元代航海家,元朝至正年间两次附船航海远游,到过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最远达到非洲东岸,归来后写成此书,记各国风土、山川、物产、服饰和习俗。

③ 彭坑,即蓬丰,今称彭亨。

速、打白香、脑子、花锡、粗降真。贸易之货，用诸色绢、阔婆布、铜铁器、漆磁器、鼓、板之属。

(同上书,第96页)

吉兰丹

地势博大,山瘠而田少,夏热而倍收。气候平热,风俗尚礼。男女束发,系短衫布皂纒。每遇四时节序、生辰、婚嫁之类,衣红布长衫为庆。

民煮海为盐,织木绵为业。有酋长。地产上等沉速、粗降真香、黄蜡、龟筒、鹤顶、槟榔。外有小港,索迂极深,水咸鱼美。出花锡,货用塘头市布、占城布、青盘、花碗、红绿焯珠、琴、阮、鼓、板之属。

(同上书,第99页)

丁家卢

三角屿对境港,已通其津要。山高旷,田中下,民食足。春多雨,气候微热。风俗尚怪。男女椎髻,穿绿颌布,短衫,系遮里绢。刻木为神,杀人血和酒祭之。每水旱疫疠,祷之立应。及婚姻病丧,则卜其吉凶,亦验。今酋长主事贪禁^①,勤俭守土。

地产降真、脑子、黄蜡、玳瑁。货用青白花磁器、占城布、小红绢、斗锡、酒之属。

(同上书,第102页)

罗卫^②

① 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主事贪禁”为“不事贪婪”之误。

② 罗卫，一说即罗越，在马来半岛南端；一说在马来半岛北部。

南真骆之南,实加罗山即故名也。山瘠田美,等为中上。春末则禾登,民有余蓄,以移他国。气候不时,风俗勤俭。男女文身为礼。以紫纁缠头,系溜布。以竹筒实生蜡为烛。织木绵为业。

煮海为盐,以葛根浸水酿酒,味甘软,竟日饮之不醉。有酋长。地产粗降真、玳瑁、黄蜡、绵花。虽有珍树,无能割。贸易之货,用棋子手巾、狗迹绢、五花烧珠、花银、青白碗、铁条之属。

(同上书,第109页)

苏洛隔^①

洛山如关,并溪如带,宜有聚落。田瘠谷少,气候少暖。风俗勇悍。男女椎髻,穿青布短衫,系木绵白纁。凡生育后,恶露不下,汲井水浇头即下。有害热症者,亦皆用水沃数四则愈。

民煮海为盐。有酋长。地产上等降真、片脑、鹤顶^②、沉香、玳瑁。贸易之货用青白花器、海南巫仑布、银、铁、水埕、小罐、铜鼎之属。

(同上书,第123页)

(暹国)近年以七十余艘来侵单马锡^③,攻打城池,一月不下。本处闭关而守,不敢与争。遇爪哇使臣经过,暹人闻之乃遁,遂掠昔里^④而归。

① 苏洛隔,在今马来西亚吉打(Kedah)州一带。

② 鹤顶,鹤顶鸟之头盖骨,显贵用作冠带之饰物。

③ 单马锡,为Tamasak的对音,指新加坡,柔佛一带。

④ 昔里,为马来语Selat的对音,指新加坡。华人也称新加坡为石叻。

(同上书,第 155 页)

龙牙门

门以单马锡番两山,相交若龙牙状,中有水道以间之。田瘠稻少。天气候热,四五月多淫雨。俗好劫掠。昔酋长掘地而得玉冠。岁之始,以见月为正初,酋长戴冠披服受贺,今亦递相传授。男女兼中国人居之。多椎髻,穿短布衫,系青布捎。

地产粗降真、斗锡。贸易之货,用赤金、青缎、花布、处瓷器、铁鼎之类。盖以山无美材,贡无异货。以通泉州之货易,皆剽窃之物也。

舶往西洋,本番置之不问。回船之际,至吉利门^①,舶人须驾箭棚,张布幕,利器械以防之。贼舟二三百只必然来迎,敌数日。若侥幸顺风,或不遇之。否则人为所戮,货为所有,则人死系乎顷刻之间也。

(同上书,第 213—214 页)

繇监毗^②、吉陀以东,其山陂延袤数千里。

(同上书,第 145 页,喇喷条)

杜瓶^③之东曰重迦罗^④,与爪哇界相接。……不事耕种,专尚寇掠。与吉陀、亚崎^⑤诸国相通交易,舶人所不及也。

(同上书,第 168 页)

① 吉利门,指苏门答腊岛东岸外的卡里摩(Karimun)群岛。

② 监毗,即监篋。汪大渊记喇喷在监篋、吉陀以东。喇喷,一说在马来半岛西岸吉打附近,也有学者认为它应在苏门答腊的东岸的 Senrwai 一带。

③ 杜瓶,即杜板,即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东北岸的厨闾(Tuban)。

④ 重迦罗,位于东爪哇的泗水(Surabaya)一带。

⑤ 亚崎,即苏门答腊的亚齐(Aceh)。

二、明 代

1. 明 史

(永乐三年)是年,苏门答刺^①、满刺加^②、……来贡,封其长为王。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六,
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82 页)

(永乐五年)是年,……满刺加、小葛兰^③ 入贡。

(同上书卷六,第 85 页)

(永乐七年)是年,满刺加、……入贡。

(同上书卷六,第 87 页)

(永乐九年)是年,……满刺加国王来朝。……彭亨、急兰丹^④、……入贡。

(同上书卷六,第 89 页)

(永乐十年)是年,淳泥^⑤、……满刺加、……入贡。

① 苏门答刺,即元代所称的苏木都刺,又称须文达那。

② 满刺加,马来半岛古国,中心在今马六甲(Malacca)。

③ 小葛兰,在今印度南部西岸的奎隆(Quilon)。

④ 急兰丹,即吉兰丹。

⑤ 淳泥,即渤泥。

(同上书卷六,第 90 页)

(永乐十一年)是年,……满刺加、……入贡。

(同上书卷六,第 91 页)

(永乐十二年)是年,……彭亨、……入贡。

(同上书卷七,第 94 页)

(永乐十三年)是年,……满刺加、……入贡。

(同上书卷七,第 95 页)

(永乐十四年)是年,……满刺加、……彭亨、……入贡。

(同上书卷七,第 96 页)

(永乐十六年)是年,……满刺加、……入贡。

(同上书卷七,第 98 页)

(永乐十七年)是年,……满刺加入贡。

(同上书卷七,第 99 页)

(永乐十八年)是年,……满刺加、苏门答刺、苏禄^① 西王入贡。

(同上书卷七,第 100 页)

(永乐十九年)是年,……满刺加、……入贡。

(同上书卷七,第 101 页)

(永乐二十一年)是年,……满刺加、……入贡。

(同上书卷七,第 103 页)

(永乐二十二年)是年,……满刺加、……入贡。

(同上书卷八,第 110 页)

^① 苏禄,古国名,在菲律宾的苏禄(Sulu)群岛。有学者认为,西王治地在加里曼丹岛北部,东王治地在苏禄群岛,峒王治地在巴拉望(Palawan)岛。

(宣德元年)是年,……满刺加、……入贡。
(同上书卷九,第 117 页)

(宣德八年)是年,……满刺加、……入贡。
(同上书卷九,第 124 页)

(宣德十年)是年,……满刺加、……入贡。
(同上书卷一〇,第 128 页)

(正统四年)是年,……满刺加、……入贡。
(同上书卷一〇,第 131 页)

(正统九年)是年,……满刺加入贡。
(同上书卷一〇,第 135 页)

(正统十年)是年,……满刺加、……入贡。
(同上书卷一〇,第 136 页)

(景泰六年)是年,……满刺加入贡。
(同上书卷一一,第 149 页)

(天顺三年)是年,……满刺加入贡。
(同上书卷一二,第 156 页)

(成化四年)是年,……满刺加入贡。
(同上书卷一三,第 165 页)

(成化五年)是年,……满刺加、……入贡。
(同上书卷一三,第 166 页)

(成化十一年)是年,……满刺加、……入贡。
(同上书卷一三,第 170 页)

武宗时,提举市舶太监毕真言:“旧制,泛海诸船,皆市舶司专理,近领于镇巡及三司官,乞如旧便。”礼部议:市舶职司进贡方物,其泛海客商及风泊番船,非敕旨所载,例不当预。

中旨令如熊宣旧例行。宣先任市舶太监也，尝以不预满刺加诸国番舶抽分，奏请兼理，为礼部所劾而罢。刘瑾私真，谬以为例云。

(同上书卷八一，第 1981 页)

(成化)十七年秋，满刺加亦以被侵告，帝敕使谕令睦邻保国。

(同上书卷三二一，第 8329 页)

先是，占城贡使返，风飘其舟至彭亨，暹罗^①索取其使，羁留不遣。苏门答刺及满刺加又诉暹罗恃强发兵夺天朝所赐印诰。帝降敕责之曰：“占城、苏门答刺、满刺加与尔俱受朝命，安得逞威拘其贡使，夺其诰印。天有显道，福善祸淫，安南黎贼^②可为鉴戒。其即返占城使者，还苏门答刺、满刺加印诰，自今奉法循理，保境睦邻，庶不享太平之福。”

(同上书卷三二四，第 8398 页)

满刺加，在占城南。顺风八日至龙牙门，又西行二日即至。或云即古顿逊，唐哥罗富沙。^③

永乐元年十月遣中官尹庆使其地，赐以织金文绮、销金帐幔诸物。其地无王，亦不称国，服属暹罗，岁输金四十两为赋。庆至，宣示威德及招徕之意。其酋拜里迷苏刺^④大喜，遣使

① 暹罗(Siam)，泰国旧称，当时的都城在阿瑜陀耶(Ayutia)。

② 指安南黎季犛父子，他们篡夺陈朝王位，出兵攻打占城，侵扰我国边境，1406年，明朝派张辅带兵入安南，俘获黎季犛父子。

③ 有学者认为，哥罗富沙在马来半岛北部克拉地峡一带，而顿逊位于今天缅甸的丹那沙林地区。

④ 拜里迷苏刺(Paramesvara)，在位时间为1403年至1424年。

随庆入朝贡方物，三年九月至京师。帝嘉之，封为满刺加国王，赐诰印、彩币、裘衣、黄盖，复命庆往。其使者言：“王慕义，愿同中国列郡，岁效职贡，请封其山为一国之镇。”帝从之。制碑文，勒山上，末缀以诗曰：“西南巨（距）海中国通，输天灌地亿载同。洗日浴月光景融，雨崖露石草木浓。金花宝钿生青红，有国于此民俗雍。王好善义思朝宗，愿比内郡依华风。出入导从张盖重，仪文裼裘礼虔恭。大书贞石表尔忠，尔国西山永镇封。山君海伯翕扈从，皇考陟降在彼穹。后天监视久弥隆，尔众子孙万福崇。”庆等再至，其王益喜，礼待有加。

五年九月遣使入贡。明年，郑和^①使其国，旋入贡。九年，其王率妻子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来朝。抵近郊，命中官海寿、礼部郎中黄裳等宴劳，有司供张会同馆。入朝奉天殿，帝亲宴之，妃以下宴他所。光禄日致牲牢上尊，赐王金绣龙衣二袭、麒麟衣一袭，金银器、帷幔衾褥悉具，妃以下皆有赐。将归，赐王玉带、仪仗、鞍马，赐妃冠服。濒行，赐宴奉天门，再赐玉带、仪仗、鞍马、黄金百、白金五百、钞四十万贯、钱二千六百贯、锦绮纱罗二百匹、帛千匹、浑金文绮二、金织通袖膝襪二；妃及子侄陪臣以下，宴赐有差。礼官饯于龙江驿，复赐宴龙潭驿。十年夏，其侄入谢。及辞归，命中官甘泉偕往，旋又入贡。

十二年，王子母幹撒于的儿沙来朝，告其父讣^②。即命袭

① 郑和(1371—1435)，云南人，明代伟大的航海家，从1405年开始的二十八年间，曾七次奉命远航，到达亚非许多国家。《明史》有传。

② 按马六甲王室世系表，拜里迷苏刺到1424年才去世，嗣位的是其子室利摩诃罗阇，即永乐二十二年入访的西里麻哈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有王子告父讣？待考。

封，赐金币。嗣后，或连岁，或间岁入贡以为常。

十七年，王率妻子陪臣来朝谢恩。及辞归，诉暹罗见侵状。帝为赐敕谕暹罗，暹罗乃奉诏。二十二年，西里麻哈刺以父没嗣位。率妻子陪臣来朝。

宣德六年遣使者来言：“暹罗谋侵本国，王欲入朝，惧为所阻，欲奏闻，无能书者，令臣三人附苏门答刺贡舟入诉。”帝命附郑和舟归国，因令和赍敕谕暹罗，责以辑睦邻封，毋违朝命。初，三人至，无贡物，礼官言例不当赏。帝曰：“远人越数万里来诉不平，岂可无赐。”遂赐袭衣、彩币，如贡使例。

八年，王率妻子陪臣来朝。抵南京，天已寒，命俟春和北上，别遣人赍敕劳赐王及妃。泊入朝，宴赉如礼。及还，有司为治舟。王复遣其弟贡驼马方物。时英宗已嗣位，而王犹在广东。赐敕奖王，命守臣送还国。因遣古里^①、真腊等十一国使臣，附载偕还。

正统十年，其使者请赐王息力八密息瓦儿丢八沙^②护国敕书及蟒服、伞盖，以镇服国人。又言：“王欲亲诣阙下，从人多，乞赐一巨舟，以便远涉。”帝悉从之。

景泰六年，速鲁檀无答佛哪沙^③贡马及方物，请封为王。诏给事中王晖往。已，复入贡，言所赐冠带毁于火。命制皮弁服，红罗常服及犀带纱帽予之。

① 古里，故地在今印度喀拉拉邦的卡利卡特(Calicut)。

② 正统十年为公元1445年，息力八密息瓦儿丢八沙应是当年在位的满刺加国王罗闍·易卜拉欣(Raja Ibrahim, 1444—1446)。

③ 景泰六年为公元1455年，速鲁檀无答佛哪沙应是当年在位的满刺加王罗闍·卡西姆(Raja Kasim, 1446—1459)。

天顺三年,王子苏丹茫速沙^①遣使人贡,命给事中陈嘉猷等往封之。越二年,礼官言:“嘉猷等浮海二日,至乌猪洋,遇颶风,舟坏,飘六日至清澜^②守御所获救。敕书无失,诸赐物悉沾水。乞重给,命使臣复往。”从之。

成化十年,给事中陈峻册封占城王,遇安南^③兵据占城不得入,以所贡物至满刺加,谕其王入贡。其使者至,帝喜,赐敕嘉奖。十七年九月,贡使言:“成化五年,贡使还,飘抵安南境,多被杀,余黥为奴,幼者加宫刑。今已据占城地,又欲吞本国。本国以皆为王臣,未敢与战。”适安南贡使亦至,满刺加使臣请与廷辩。兵部言事属既往,不足深较。帝乃因安南使还,敕责其王,并谕满刺加,安南复侵陵,即整兵待战。寻遣给事中林荣、行人黄乾亨册封王子马哈木沙为王^④。二人溺死,赠官赐祭,予荫,恤其家,余敕有司海滨招魂祭,亦恤其家。复遣给事中张晟、行人左辅往。晟卒于广东,命守臣择一官为副,以终封事。

正德三年,使臣端亚智等人贡。其通事亚刘,本江西万安人肖明举,负罪逃入其国,賂大通事王永、序班张字,谋往浮泥

① 天顺三年为公元1459年,苏丹茫速沙应是当年登位的国王曼苏尔沙(Mansur Shah, 1459—1477)。

② 清澜,在今海南省文昌县。

③ 安南,公元679年,唐朝把交州都督府改为安南都护府,故地在今越南横山(Hoanh Son)以北地区,五代后,今越南北部独立,1174年,正式称其为安南国,后来它灭了占城,占领柬埔寨许多领土。

④ 据《明实录》所记,成化十七年(1481),明朝派林荣、黄乾亨册封苏丹茫速沙之子马哈木沙为王。马哈木沙,即满刺加国王阿拉瓦丁里阿亚特沙(Aland-din Riayat Shah, 1477—1488)。

索宝。而礼部吏侯永等亦受贿，伪为符印，扰邮传。还至广东，明举与端亚智辈争言，遂与同事彭万春等劫杀之，尽取其财物。事觉，逮入京。明举凌迟，万春等斩，王永减死罚米三百石，与张宇、侯永并戍边，尚书白钺以下皆议罚。刘瑾因此罪江西人，减其解额五十名，仕者不得任京职。

后佛郎机^①强，举兵侵夺其地，王苏端妈末^②出奔，遣使告难。时世宗嗣位，敕责佛郎机，令还其故土。谕暹罗诸国王以救灾恤邻之义，迄无应者，满刺加竟为所灭。时佛郎机亦遣使朝贡请封，抵广东，守臣以其国素不列王会，羈其使以闻。诏予方物之直遣归，后改名麻六甲^③云。

满刺加所贡物有玛瑙、珍珠、玳瑁、珊瑚树、鹤顶、金母鹤顶、锁服^④、白苾布^⑤、西洋布^⑥、撒哈刺^⑦、犀角、象牙、黑熊、黑

① 佛郎机，指葡萄牙(Portugal)，1511年，葡占马六甲。

② 苏端妈末，即满刺加末王马哈茂德(Mahmud，1488—1511)。

③ 麻六甲，马六甲的异译。

④ 锁服，又作锁袱，是一种毛织品，《西域番国志》说它“一如纨绮，实以羊毛织成”。《殊域周咨录》说它“鸟毛为之”。

⑤ 白苾布，产自孟加拉。同书榜葛刺条说这种布“广二尺，长五丈六尺，匀细而白”。

⑥ 西洋布，产自印度西南海岸的西洋古里。《明一统志》说这种布“幅广至四尺”。

⑦ 撒哈刺，西域产的宽幅毛绒，为马来语 Sakelat 的音译。

猿、白鹿、火鸡、鸚鵡、片脑^①、蔷薇露^②、苏合油^③、梔子花^④、乌爹泥^⑤、沉香、速香、金银香、阿魏^⑥之属。

有山出泉流为溪，土人淘沙取锡煮成块曰斗锡。田瘠少收，民皆淘沙捕鱼为业。气候朝热暮寒。男女椎髻，身体黝黑，间有白者，唐人种也。俗淳厚，市道颇平。自为佛郎机所破，其风顿殊。商舶稀至，多直诣苏门答刺。然必取道其国，率被邀劫，海路几断。其自贩于中国者，则直达广东香山澳^⑦，接迹不绝云。

(同上书卷三二五，第8416—8419页)

彭亨，在暹罗之西。洪武十一年，其王麻哈刺惹答饶遣使贡金叶表，贡番奴六人及方物，宴贡如礼。永乐九年，王巴刺密琐刺达罗息泥遣使人贡。十年，郑和使其国。十二年，复入贡。十四年，与古里、爪哇^⑧诸国偕贡，复令郑和报之。

其国，土田沃，气候常温，米粟饶足，煮海为盐，酿椰浆为

① 片脑，又称梅花脑，《诸蕃志》说它“树如杉，生深山穷谷”。“脑出于缝中，劈而取之，其成片者谓之梅花脑”。

② 蔷薇露，产自大食的一种花露。《诸蕃志》说，“今多采花浸水，蒸取其液以代露”。

③ 苏合油，据《本草纲目》，苏合产自西域和昆仑，“苏合香气窜，能通诸窍脏腑，故其功能辟一切不正之气”。

④ 梔子花，据《诸蕃志》，番梔子出大食国，“海番干之，如染家之红花也”。

⑤ 乌爹泥，又名孩儿茶，一种乔木液汁，因呈茶绿色，故名。据《岛夷志略》，“其实槟榔汗也”。藤田丰八认为“汗”为“汁”之讹。

⑥ 阿魏，一种植物的树脂制成，在印度用作调味品，药用可作兴奋剂，也可防痉挛。

⑦ 香山澳，即澳门。

⑧ 爪哇，即今印度尼西亚爪哇(Java)岛。

酒。上下亲狎，无寇贼。然惑于鬼神，刻香木为像，杀人祭赛，以禳灾祈福。所贡有象牙、片脑、乳香、速香、檀香、胡椒、苏木之属。

至万历时，有柔佛国^①副王子娶彭亨王女，将婚，副王送子至彭亨，彭亨王置酒，亲戚毕会。婆罗国^②王子为彭亨王妹婿，举觞献副王，而手指有巨珠甚美，副王欲之，许以重贿。王子靳不予，副王怒，即归国发兵来攻。彭亨人出不意，不战自溃。王与婆罗王子奔金山。淳泥国王，王妃兄也。闻之，率众来援。副王乃大肆焚掠而去。当是时，国中鬼哭三日，人民半死。淳泥王迎其妹归，彭亨王随之，而命其长子摄国。已，王复位，次子素凶悍，遂毒杀其父，弑其兄自立。

(同上书卷三二五，第8426页)

柔佛，近彭亨，一名乌丁礁林。永乐中，郑和遍历西洋，无柔佛名。或言和曾经东西竺山^③，今此山正在其地，疑即东西竺。万历间，其酋好构兵，邻国丁机宜^④、彭亨屡被其患。华人贩他国者多就之贸易，时或邀至其国。

国中覆茅为屋，列木为城，环以池。无事通商于外，有事则召募为兵，称强国焉。地不产谷，常易米于邻壤。男子剃发徒跣，佩刀，女子蓄发椎结，其酋则佩双刀。字用菱葦叶，以刀刺之。婚姻亦论门阀。王用金银为食器，群下则用磁。无匕箸。俗好持斋，见星方食。节序以四月为岁首。居丧，妇人剃

① 柔佛国，在今马来西亚的柔佛(Johore)地区。

② 婆罗国，故地在加里曼丹岛上。

③ 东西竺山，指马来西亚的奥尔(Aur)岛，在马来半岛东岸外。

④ 丁机宜，即丁加奴。

发,男子则重剃,死者皆火葬。所产有犀、象、玳瑁、片脑、没药^①、血竭^②、锡、蜡、嘉文簟、木棉花、槟榔、海菜、窝燕、西国米^③、蜚吉柿之属。

始其国吉宁仁为大库,忠于王,为王所倚信。王弟以兄疏己,潜杀之。后出行坠马死,左右咸见吉宁仁为祟,自是家家祀之。

(同上书卷三二五,第 8428—8429 页)

丁机宜,爪哇属国也。幅员甚狭,仅千余家。柔佛黠而雄,丁机宜与接壤,时被其患。后以厚币求婚,稍获宁处。其国以木为城。酋所居,旁列钟鼓楼,出入乘象。以十月为岁首。性好洁,酋所食啖,皆躬自割烹。民俗类爪哇,物产悉如柔佛。酒禁甚严,有常税。然大家皆不饮,维细民无籍者饮之,其曹偶咸非笑。婚者,男往女家持其门户,故生女胜男。丧用火葬。华人往商,交易甚平。自为柔佛所破,往者亦鲜。

(同上书卷三二五,第 8429 页)

急兰丹,永乐九年,王麻哈刺查苦马儿遣使朝贡。十年命郑和赍敕奖其王,赍以锦绮、纱罗、彩帛。

(同上书卷三二六,第 8455 页)

佛郎机,近满刺加。正德中,据满刺加地,逐其王。十三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始知其名。诏给方物之

① 没药,《诸蕃志》云,“其树高大,如中国之松,皮厚一二寸,采时先掘树下为坎,用斧伐其皮,脂溢于坎中,旬余方取之”。

② 血竭,《诸蕃志》作血竭,“其树略与没药同,但叶差大耳,采亦如之”。《本草纲目》引苏颂称其脂“久而坚凝,乃及竭赤,作血色”。

③ 西国米,俗称西米,《瀛涯胜览》称作沙孤米。

直，遣还。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已而夤缘镇守中贵，许入京。武宗南巡，其使火者亚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时学其语以为戏。其留怀远驿者，益掠买良民，筑室立寨，为久居计。

十五年，御史丘道隆言：“满刺加乃敕封之国，而佛郎机敢并之，且啖我以利，邀求封贡，决不可许。宜却其使臣，明示顺逆，令还满刺加疆土，方许朝贡。倘执迷不悛，必檄告诸番，声罪致讨。”御史何鳌言：“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蕃独精。前岁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炮声殷地。留驿者违制交通，人都者桀骜争长。今听其往来贸易，势必争斗杀伤，南方之祸殆无纪极。祖宗朝贡有定期，防有常制，故来者不多。近因布政吴廷举谓缺上供香物，不问何年，米即取货。致番舶不绝于海濒，蛮人杂遯^①于州城。禁防既疏，水道益熟。此佛郎机所以乘机突至也。乞悉驱在澳番舶及番人潜居者，禁私通，严守备，庶一方获安。”疏下礼部，言：“道隆先宰顺德，鳌即顺德人，故深晰利害。宜俟满刺加使臣至，廷诘佛郎机侵夺邻邦，扰乱内地之罪，奏请处置。其他悉如御史言。”报可。

亚三侍帝骄甚。从驾入都，居会同馆。见提督主事梁焯，不屈膝。焯怒，挞之。彬大诟曰：“彼尝与天子嬉戏，肯跪你小官邪？”明年，武宗崩，亚三下吏。自言本华人，为番人所使，仍伏法。绝其朝贡。其年七月，又以接济朝使为词，携土物求市。守臣请抽分如故事，诏复拒之。其将别都卢既以巨炮利兵肆掠满刺加诸国，横行海上。复率其属疏世利等驾五舟，破

^① 遯，音 tū，音义与沓同。杂遯，即杂沓，指众多而杂乱。

巴西国^①。

(同上书卷三二五,第 8430—8431 页)

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

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②等通使西洋,将士率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③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④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五年九月,和等还,诸国使者随和朝见。……十四年冬,满刺加、古里等十九国咸遣使朝贡,辞还。复命和等偕往,赐其君长。十七年七月还。十九年春夏往,明年八月还。……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满刺加、……彭亨、急兰丹、……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貲。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称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

(同上书卷三〇四,第 7766—7768 页)

① 巴西国,位于苏门答腊岛北部,当地有巴赛(Pasei)河,故名。

② 王景弘,明代航海家,明永乐时的宦官,1405年,任郑和的副手,出使西洋,以后,在郑和第二次、第三次、第七次航海时也随行,1434年出使苏门答腊,后死于爪哇。

③ 刘家河,又称刘家港。

④ 五虎门,又称五虎山,在福建长乐县北,正当闽江口外。

2. 明实录

(洪武十一年十二月)丁未,濫亨国王麻哈刺惹答饶遣其臣淡罔麻都等奉金表,贡番奴六人、胡椒二千斤、苏木四千斤及檀乳脑诸香药。……诏赐二国王及使者金织文绮、纱罗衣服有差。

(《太祖洪武实录》卷一二一,
江苏国学图书馆抄本,第4页)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庚辰)更定蕃国朝贡仪。是时,四夷朝贡,东有朝鲜、日本,南有暹罗、……彭亨、……凡十七国,……上以旧仪颇烦,故复命更定之。

(同上书卷二三二,第6页)

(洪武三十年八月)丙午,礼部奏诸番国使臣客旅不通。上曰:“洪武初,海外诸番与中国往来,使臣不绝,商贾便之。近者安南、……彭亨、……凡三十国,以胡惟庸谋乱^①,三佛齐乃生间谍,给我使臣至彼,爪哇国王闻知其事,戒飭三佛齐礼送还朝,是后使臣商旅阻绝,诸国王之意遂尔不通。”

(同上书卷二五四,第7页)

(永乐元年十月)丁巳,遣内官尹庆资诏往谕满刺加、柯枝^②诸国,赐其国王罗销金帐幔及伞,并金织文绮、彩绢有差。

^① 胡惟庸,安徽人,明朝大臣,洪武六年至十三年,任丞相,后以谋逆罪被杀。洪武十九年至二十三年,朱元璋又以他通倭,穷究其党羽,株连甚众。

^② 柯枝,即今印度西南岸的柯钦(Cochin)。

(《太宗永乐实录》卷二三,第5页)

(永乐三年六月)己卯,遣中官郑和等赍敕往谕西洋诸国,并赐诸国王金织文绮、彩绢各有差。

(同上书卷三五,第6页)

(永乐三年九月)癸卯,苏门答刺国酋长宰奴里阿必丁、满刺加国酋长拜里迷苏刺、古里国酋长沙米的俱遣使随奉使中官尹庆朝贡,诏俱封为国王,给与印诰,并赐彩币、裘衣。

(同上书卷三七,第5页)

(永乐三年十月)丁丑,赐西洋古里、苏门答刺、满刺加、……等处使臣及归附鞑靼^①头目宴。

(同上书卷三八,第3页)

(永乐三年十月)壬午,赐满刺加国镇国山碑铭。时其国使者言,其王慕义,愿同中国属郡,岁效职贡,请封其山为一国之镇。上嘉之,谕礼部臣曰:“先王封山川,奠疆域,分宝玉赐藩镇,所以宠异远人,示无外也。可封其国之西山为镇国之山,立碑其地。”上亲制碑文曰:“朕惟圣德之君,大有功于天地者,范围参赞,相协陶甄,日月星辰以之明,寒暑岁功以之成。天得以为天,地得以为地,各位其所而由宁,万物由是而化生,是其一心之运,经纶之妙,有出于天地之外,而大于天地者,不可以名言也。昔朕皇考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以圣人之德,居圣人之位,为三才之主宰,和调阴阳,保合造化,贯通宇宙之中,包括天地之外,智无不周,动与神会。凡在天地之中,有生类之,莫不阴受其赐,自生自育而

^① 鞑靼,明代称蒙古东部成吉思汗的后裔各部为鞑靼。

不自知，四十余年于此矣。朕纘承鸿业，祇迪先猷，膺兹福庆，加会万邦。乃永乐三年九月，尔满刺加国王遣使来朝，具陈王意，以谓厥土协和，民康物阜，风俗淳熙，怀仁慕义，愿同中国属郡，超异要荒，永为甸服，岁岁贡赋。顿首请命，纯诚可嘉。实朕皇考，朕余恩淑庆延及尔土，用致于斯远。惟古先圣王，封山奠域，分宝赐镇，宠异万国，敷文布命，广示无外之意。其封满刺加国之西山为镇国之山，锡以铭诗，勒之贞石，永示其万世子孙、国人，与天无极。”诗曰：“西南距海中国通，输天灌地亿载同。洗日浴月光景融，雨崖露石草木浓。金花宝钿生青红，有国于兹民俗雍。王好善义思朝宗，愿比内郡依华风。出入导仪张盖重，仪文裼裘礼虔恭。大书贞石表尔忠，尔国西山永镇封。山君海伯翕扈从，皇考陟降在彼穹。后天监视久益隆，尔众子孙万福崇。”

（同上书卷三八，第4—5页）

（永乐五年九月壬子）苏门答刺、古里，满刺加、……等国王遣使比者牙满黑的来朝，贡方物，赐其使钞币、铜钱有差。仍命礼部，赐其王锦绮纱罗、鞍马等物。

（同上书卷五二，第1页）

（永乐五年九月）戊午，新建龙江天妃庙成，遣太常寺少卿朱焯祭告。时太监郑和使古里、满刺加诸番国还，言神多感应，故有是命。

（同上书卷五二，第5页）

(永乐五年十月)辛丑,暹罗国王昭禄群膺哆罗谛刺^①遣使柰婆郎直事剃等奉表贡驯象……先占城国因遣使朝贡,既还,至海上,飓风漂其舟至溢亨国,暹罗恃强凌溢亨,且索取占城使者,羁留不遣,事闻于朝。又苏门答刺及满刺加国王并遣人诉暹罗强暴,发兵夺其所受朝廷印诰,国人惊骇,不能安生。至是,赐谕昭禄群膺哆罗谛刺曰:“占城、苏门答刺、满刺加与尔均受朝廷(命),比肩而立,尔安得独特强拘其朝使,夺其诰印?天有显道,福善祸淫,安南黎贼父子覆辙在前,可以鉴矣!其即还占城使者及苏门答刺、满刺加所受印诰,自今安分守礼,睦邻保境,庶几永享太平。”

(同上书卷五三,第5—6页)

(永乐六年九月)癸酉,遣太监郑和等赍敕使古里、满刺加、……诸国,赐其国王锦绮纱罗。

(同上书卷五九,第4页)

(永乐七年二月)乙亥,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刺遣使阿卜刺贾信等来朝,贡方物。赐钞及文绮,仍命礼部赐其王彩币。

(同上书卷六一,第7页)

(永乐九年七月)甲戌,以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刺来朝,遣中官海寿、礼部郎中黄裳等往宴劳之。

(同上书卷七七,第8页)

(永乐九年七月乙亥)彭亨国王巴刺密锁刺达罗息泥、急兰丹国王麻哈刺查若马儿、……各遣人奉表贡方物,赐其使冠

^① 昭禄群膺哆罗谛刺,即暹罗阿瑜陀耶王朝的统治者罗摩罗阁(Ram Raja, 1395—1408)。

带、钞锭，仍命礼部赐宴。

(同上书卷七七,第8页)

(永乐九年七月甲申)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刺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余人入朝。初,上闻之,念其轻去乡土,跋涉海道以来,即遣官往劳,复命有司供张会同馆。是日,奉表入见,并献方物。上御奉天门宴劳之,别宴王妃及陪臣等。仍命光禄寺日给牲牢上尊,命礼部赐王金绣龙衣二袭,麒麟衣一袭,及金银器皿、帷幔茵褥,赐王妃及其子侄、陪臣、兼从文绮纱罗、袭衣有差。

(同上书卷七七,第10页)

(永乐九年七月丁亥)赐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刺及其妃八儿迷速里等宴于会同馆。

(同上书卷七七,第11页)

(永乐九年八月庚寅朔)赐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刺金相玉带、仪仗、鞍马,并赐王妃冠服。

(同上书卷七八,第1页)

(永乐九年九月己未朔)宴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刺及榜葛刺^①、古里等国使臣。

(同上书卷七八,第5页)

(永乐九年九月)癸酉,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刺辞归,锡宴奉天门,别宴王妃、陪臣等。赐敕劳王曰:“王涉海数万里至京师,坦然无虞。盖王之忠诚,神明所佑。朕与王相见甚欢,固当自留,但国人在望,宜往慰之。今天气尚寒,顺风南帆,实维

^① 榜葛刺,故地在今孟加拉国(Bengal)以及印度的西孟加拉邦一带。

厥时。王途中强饮食，善调护，以副朕眷念之怀。今赐王金相玉带一，仪仗一副，鞍马二匹，黄金百两，白金五百两，钞四十万贯，铜钱二千六百贯，锦绮纱罗三百匹，绢千匹，浑金文绮二，金织通袖膝襴二，王其受之。又赐王妃冠服一副，白金二百两，钞五千贯，锦绮纱罗绢六十匹，金织文绮纱罗衣四袭。赐王子侄冠带，其陪臣等各赐白金、钞钱、彩币有差。”

（同上书卷七八，第7—8页）

（永乐九年九月）丙子，命礼部宴饯满刺加国王及榜葛刺、古里诸国使臣于龙江驿，仍赐宴于龙潭驿。

（同上书卷七八，第8页）

（永乐十年六月）丁巳，礼部言，满刺加国、榜葛刺国遣使朝贡，将至，命差人往镇江府宴劳之。

（同上书卷八三，第4页）

（永乐十年六月）壬申，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刺遣侄西里撒麻兰扎牙等贡方物。

（同上书卷八三，第6页）

（永乐十年六月丙子）赐榜葛刺、满刺加国使臣把一济等宴于会同馆。

（同上书卷八三，第8页）

（永乐十年九月）丁酉，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刺侄西里撒麻兰扎牙等辞归，赐钞币有差，仍遣中官甘泉往赐拜里迷苏刺锦绮纱罗彩帛。

（同上书卷八五，第2页）

（永乐十年十一月）丙申，遣太监郑和等赍敕往赐满刺加、……彭亨、急兰丹、……诸国王锦绮纱罗彩绢等物有差。

(同上书卷八六,第3页)

(永乐十一年八月)壬申,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刺遣侄赛的刺者等百六十五人贡方物,赐钞、文绮袭衣纱罗有差。

(同上书卷八九,第7页)

(永乐十一年九月)癸未,爪哇国西王^①都马板遣使亚烈沙麻耶等贡方物。既还,敕谕都马板曰:“……比闻王以满刺加国索旧港^②之地而怀疑惧,朕推诚待人,若果许之,必有敕谕王。既无朝廷敕书,王何疑焉。下人浮言,慎勿听之。”

(同上书卷八九,第8页)

(永乐十二年八月)甲寅,彭亨国王巴刺密镇刺达罗息泥遣使苏麻目门的里……等贡物及马,并赐文绮袭衣,命礼部赐彭亨国王锦绮纱罗彩绢。

(同上书卷九三,第3页)

(永乐十二年九月)壬辰,满刺加国王子母幹撒于的儿沙来朝,奏其父拜里迷苏刺卒,诏母幹撒于的儿沙袭父爵为王^③,赐金银、锦绮纱罗、冠带、织金袭衣。

(同上书卷九三,第10页)

(永乐十三年九月癸卯)……满刺加诸番国各遣使贡方物。

① 当时的爪哇,处在满者百夷王国统治之下,十五世纪初,满者百夷王国已衰落,出现封建割据,爪哇西王,应是西瓜吐的封建主。

② 旧港,位于苏门答腊岛东南部,即今之巨港(Palembang)。

③ 永乐十二年为公元1414年,而按马六甲王室世系,拜里迷芒苏刺的儿子室利·摩诃罗阇(Sri Maharaja)在1424年才嗣位,他应是永乐二十二年入访的国王西哩麻哈刺者。拜里迷苏刺还在世,怎么会有儿子来告父丧?待考。

(同上书卷九七,第7页)

(永乐十三年十月)癸未,古里、……满刺加、……诸番国使臣辞归,悉赐钞帛及永乐通宝钱有差。

(同上书卷九八,第2页)

(永乐十四年十一月戊子)古里、爪哇、满刺加、……彭亨、……各遣使贡马及犀象方物。

(永乐十四年十一月乙未)赐满刺加、……彭亨诸国及旧港宣慰司使臣宴。

(同上书卷一〇三,第3页)

(永乐十四年十二月)丁卯,古里、爪哇、满刺加、……彭亨诸国及旧港宣慰司使臣辞还,悉赐文绮袭衣。遣中官郑和等赉敕及锦绮纱罗彩绢等物,偕往赐各国王。

(同上书卷一〇三,第6页)

(永乐十六年八月)辛巳,占城国王占巴的赖^①遣孙舍那挫、满刺加国王母幹撒于的儿沙遣兄撒里汪刺查……等国各遣使贡方物,赐冠带、金织文绮、袭衣及白金、钞币有差。……庚子,赐占城、满刺加等国王孙舍那挫等宴。

(同上书卷一一一,第3—5页)

(永乐十七年九月)丙午,满刺加等十七国王亦思罕答儿沙^②等进金缕表文,贡宝石、珊瑚、龙涎香、鹤顶、犀角、象牙、师子、犀牛、神鹿、天马、驼骆,……赐金织文绮、袭衣、白金、铜

① 据占城王室世系,当年在位的国王为阇耶辛诃跋摩五世(140—1441)。

② 拜里迷苏刺未去世,永乐十二年王子母幹撒于的儿沙嗣位,永乐十七年,又有一位叫亦思罕答儿沙的国王嗣位,是现见到的马六甲王室世系搞错了,还是听信贡使的报告,使《明实录》的记载有误?待考。

钱、纁丝、纱罗、彩绢有差。……壬子，宴满刺加国王、……于奉天门。

(同上书卷一一四,第5页)

(永乐十七年十月)癸未,遣使谕暹罗国王三赖波磨赖扎的赖^①曰:“朕祇膺天命,君主华夷,体天地好生之心以为治,一视同仁,无间彼此。王能敬天事大,修职奉贡,朕心所嘉,盖非一日。比者,满刺加国王亦思罕答儿沙嗣立,能继乃父之志,躬率妻子诣阙朝贡,其事大之诚,与王无异。然闻王无故欲加之兵,夫兵者,凶器,两兵相对斗,势必俱伤,故好兵非仁者之心。况满刺加国王既已内属,则为朝廷之臣。彼如有过,当申理于朝廷,不务出此而辄加兵,是不有朝廷矣。此必非王之意,或者王左右假王之名,弄兵以逞私忿。王宜深思,勿为所惑。辑睦邻国,无相侵越,并受其福,岂有穷哉,王其留意焉。”

(同上书卷一一四,第8—9页)

(永乐十八年九月)戊寅,满刺加国王母幹撒于的儿沙遣使段姑麻刺什的^②、……贡方物,皆赐钞、纁丝、纱罗、金织文绮、裘衣,遣还。

(同上书卷一一七,第10页)

(永乐十九年正月戊子)……满刺加、……等十六国遣使贡名马方物,命礼部宴劳之。

① 永乐十七年为公元1419年,据阿瑜陀耶王朝世系,当年在位的国王为膺陀罗圈(Intaraja, 1408—1424)。

② 永乐十七年十月癸未,已记国王亦思罕答儿沙嗣位,而到十八年九月又记国王母幹撒于的儿沙遣使入访,前后记载矛盾。

(同上书卷一一九,第5页)

(永乐十九年正月癸巳)忽鲁谟斯^①等十六国使臣还国,赐钞币、表里,复遣太监郑和等赍敕及锦绮纱罗绫绢等物赐诸国王,就与使臣偕行。

(同上书卷一一九,第6页)

(永乐十九年四月)辛亥,暹罗国王三赖波磨刺扎的赖遣使奈怀等六十人贡方物,谢侵满刺加国之罪。赐钞、文绮、纱罗有差。

(同上书卷一二〇,第4页)

(永乐二十一年九月)戊戌,礼部奏,西洋古里、……满刺加等十六国遣使千二百人贡方物,至京。上敕皇太子曰:“天气向寒,西南番国贡使,即令礼部于会同馆宴劳之,如例赐赉遣还。其以土物来市者,官给钞酬其直。”

(同上书卷一二七,第2页)

(永乐二十二年三月)丁酉,满刺加国王西哩麻哈刺者^②率其妃及头目来朝,贡方物,以父没新嗣位故也。

(同上书卷一二八,第9页)

(永乐二十二年四月)丁未,满刺加国王西哩麻哈刺者还国,赐宴于玄武门,赐金百两,银五百两,钞三万二千二百七十锭,锦六段,彩段五十八,表里、纱罗各二十二匹,绫四十六匹,绢五百三十六匹,棉布三百九十二匹,织金罗衣十八袭;赐王妃素罗女衣十二袭、绢女衣十七袭;赐其从人衣服有差。

① 忽鲁谟斯,即今伊朗霍尔木兹海峡中的霍尔木兹岛(Hormoz)。

② 西哩麻哈刺者,又称作室利·摩诃罗闍(Sri Maharaja, 1424—1444)。

(同上书卷一二九,第1—2页)

(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辛丑)满刺加国遣使那刺迭扒那等贡方物。赐钞币、表里、衣靴。

(《仁宗洪熙实录》卷四下,第8页)

(宣德元年五月乙巳)满刺加国王西哩麻哈刺者遣使臣一思马,……等来朝,贡方物。

(《宣宗宣德实录》卷一七,第8页)

(宣德元年六月)辛未,赐苏门答刺国使臣巴母等一百一十七人,满刺加国使臣一思马等五人钞、纱罗、绫绢有差。仍赐正副使头目巴母等冠带及钞,……给金织文绮、纱罗等物付一思马等归赐满刺加国王。

(同上书卷一八,第4页)

(宣德五年六月)戊寅,遣太监郑和等赍诏往谕诸番国。诏曰:“朕恭膺天命,祇嗣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大统,君临万邦,体祖宗之至仁,普辑宁于庶类,已大赦天下,纪元宣德,咸与维新。尔诸番国远处海外,未有闻知,兹特遣太监郑和、王景弘等赍诏往谕,其各敬顺天道,抚辑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凡所历忽鲁谟斯、……满刺加、……等二十国及旧港宣慰司,其君长皆赐彩币有差。

(同上书卷六七,第4页)

(宣德六年二月壬寅)满刺加国头目巫宝赤纳等至京,言国王欲躬来朝贡,但为暹罗国王所阻。暹罗素欲侵害本国,本国欲奏,无能书者。今王令臣三人潜附苏门答刺贡舟来京,乞朝廷遣人谕暹罗王无肆欺凌,不胜感恩之至。上命行在礼部赐赍巫宝赤纳等,遣附太监郑和舟还国。令和赍敕谕暹罗国

王曰：“朕主宰天下，一视同仁。尔能恭视朝廷，屡遣使朝贡，朕用尔嘉。比闻满刺加国王欲恭来朝，而阻于国王。以朕度之，必非王意，皆王左右之人不能深思远虑，阻绝道路，与邻邦起衅，斯岂长保富贵之道？王宜恪遵朕命，睦邻通好，省谕下人，勿肆侵侮，则见王能敬天事大，保国安民，和睦邻境，以副朕同仁之心。”礼部言，诸番贡使，例有赐予，巫宝赤纳非有贡物，给赏无例。上曰：“远人数万里外来诉不平，岂可不赏？”遂赐纁丝、裘衣、彩币、表里、绢布及金织裘衣有差。

（同上书卷七六，第8页）

（宣德八年十月丙寅）满刺加国王西哩麻哈刺者率家属来朝，至南京，襄城伯李隆以闻。上以天寒，命隆且令于南京休息，加厚待之，俟春暖来朝。别遣人赍敕劳王，赐王及妃，并头目下至兼从文绮、裘衣、绵布、靴袜、胖袄等物悉备。

（同上书卷一〇六，第13页）

（宣德九年四月）乙丑，满刺加国王西哩麻哈刺者及其弟刺殿把刺、头目文旦等来朝，贡马及方物。

（同上书卷一一〇，第5页）

（宣德九年四月甲戌）赐满刺加国王西哩麻哈刺者等宴。

（同上书卷一一〇，第9页）

（宣德九年五月）庚寅，赐满刺加国王西哩麻哈刺者及其弟刺殿把刺、头目文旦等二百二十八人金银、彩币、绫锦、纱罗、绢布及金织裘衣有差，加赐国王冠带。及还，赐敕奖谕，且命工部为缮治海舟。盖昔永乐中，王父举国来朝，至王益修臣职，上嘉其勤诚，待之加厚云。

（同上书卷一一〇，第13页）

(宣德十年三月)乙酉,满刺加国王西哩麻哈刺者遣其弟刺殿把刺、……俱来贡驼马、方物,器皿,赐彩币等物有差。

(《英宗正统实录》卷三,第5—6页)

(宣德十年四月壬寅)敕谕满刺加国王西哩麻哈刺者曰:“王在先朝躬来朝贡,已悉尔诚。朕嗣承大统,小大庶务悉遵祖宗成宪,今已敕广东都司布政司,厚具廩饩,驾大八橦船送王还国,并遣古里、真腊等十一国使臣附载同回。王宜加意抚恤,差人分送各国,不致失所,庶副朕柔远之意。”

(同上书卷四,第1页)

(正统四年三月戊午)榜葛刺国遣使臣那定,满刺加国遣使臣未加者喇、吒满达利……等俱来朝,贡马及方物,赐宴,并赐彩币等物有差。

(同上书卷五三,第6页)

(正统四年三月丙寅)命榜葛刺国使臣那定,满刺加国使臣未加者刺赉敕并织金文绮、锦段等物归赐其国王及妃。

(同上书卷五三,第10页)

(正统九年十一月)己丑,满刺加国遣使臣宋那的刺耶等……俱来朝,贡马及方物,赐宴及彩币、表里、钞、绢等物有差。

(同上书卷一二三,第3页)

(正统十年二月甲子)满刺加国遣使臣谟者那、……等赉俸表文来朝,贡马及方物。赐宴并彩币、金织裘衣等物有差,仍命来使赉敕并彩币、表里归赐其国王及妃。

(同上书卷一二六,第8页)

(正统十年三月)丁亥,满刺加国使臣谟者那、……等乞赐纱帽及锻花金银带,从之。

(同上书卷一二七,第5页)

(正统十年三月)壬寅,满刺加国使臣谟者那等奏,请赐国王息力八密息瓦儿丢八沙护国敕书及蟒龙衣服、伞盖,庶仗天威,以报国人之心。又云,国王欲躬来朝,所带人物较多,乞赐一巨舟,以便往来,上命所司造与之。

(同上书卷一二七,第12页)

(景泰六年五月己未)满刺加国王速鲁檀无答佛那沙遣头目马那咩等来朝,贡马及方物。赐宴并彩币、表里、金织罗衣等物。

(《英宗实录》卷二五二,第7页)

(景泰六年七月)丙申,满刺加国遣使臣端麻古凌钉等奉表来朝,贡马及方物。赐宴并彩币、表里、金织纁丝、裘衣等物,仍命赍敕并彩币、表里归赐其王及妃。凌钉等奏,其王原赐冠服毁于火,诏复赐皮弁冠服,红罗常服及纱帽、犀带。

(同上书卷二五六,第9—10页)

(景泰七年五月己丑)初,满刺加国正副使柰霭等来朝贡,至广东新会县,霭以犯奸自戕死,副使巫沙等已讫事还。鸿胪寺通事马贵等凭番人亚末首奏称,霭有夜光珍珠并猫睛石未进。朝廷信之,遣员外郎秦颺并贵带回亚末等乘传至广东会官追取。至是,广东镇守并巡按三司等官及颺等会奏,将霭男女行李逐一检阅,别无前项宝物,命擒贵等送法司,如律治之。

(同上书卷二六六,第10页)

(天顺三年六月)戊午,锡兰山国并满刺加国王子苏丹芒速沙各遣使亚烈葛佛荫等来朝,贡珊瑚、宝石、乳香、锦衣、鹤顶、蔷薇露等物。赐宴,并赐冠带、织金文绮、衣服、布绢有差。

(同上书卷三〇四,第2页)

(天顺三年八月)丙寅,遣给事中陈嘉猷为正使、行人彭盛为副使,持节封故满刺加国王子苏丹芒速沙为满刺加国王,赐敕谕王曰:“尔先世恪守藩邦,传及尔父,继承未久,遽然长逝,讣音远至,轸于朕怀。尔为嫡嗣,乃能遣使以方物来献,请命于朝,眷惟象贤,宜绍国统,特遣使赍诏,封尔为满刺加国王,仍赐彩币,用达勤意,尚其永坚臣节,益顺天心,用修藩屏之恭。毋怠抚绥之政,庶承先志,以享安荣,钦哉。”复命嘉猷等谕祭其国王速鲁檀无答佛哪沙,并颁诏诰其国人。

(同上书卷三〇六,第6页)

(天顺五年三月戊午)礼部尚书石瑁奏:“先是遣礼科给事中陈嘉猷、行人司行人彭盛为正副使,往满刺加国行册封礼,于广东布政司造船浮海。行二日,至乌猪等洋,遇颶风,船破。漂荡六日,至海南卫清澜守御千户所地方,得船来救。嘉猷等捧诏书、敕书登岸,令水手打捞得纒丝等物,俱水湿有迹,乞行广东布政司收买。应付其纒丝罗布,宜于内承运库换给,遣人赍付嘉猷,仍往行礼。”从之。

(同上书卷三二六,第5页)

(成化三年十月乙未)通政使司右通政陈嘉猷卒。嘉猷,字世用,浙江余姚县人。景泰辛未进士,授礼科给事中,改刑科。时朝鲜国王私授建州^① 董山官,命嘉猷赍诏往责之,璩惶恐伏罪。未几,使满刺加国封王。航海,值风舟坏,得不死归,治舟再往。竣事还。升通政司左参议,寻升右通政。丁父

^① 建州,故治在今吉林省敦化市。

忧,夺情起复,未几,卒,年四十七,遣官赐祭。嘉猷仪观丰伟,善于敷奏,因宣弹文,音吐洪亮,尝为英宗属意云。

(《宪宗成化实录》卷四七,第1页)

(成化四年十月甲辰)满刺加国头目八刺思、通事无涉等来朝,贡象及龟同(筒)等物。赐八刺思、无涉冠带,并番伴人等衣服、彩段等物有差。

(同上书卷五九,第6页)

(成化五年三月戊戌)满刺加国王满速沙儿^①遣使臣端亚妈刺的那答等奉表来朝谢恩,贡方物。赐宴,并赐衣服、彩段等物有差。仍命赍敕及彩段等物归赐其王及妃。

(同上书卷六五,第3页)

(成化五年四月)庚辰,赐满刺加国正副使端亚妈刺的那答等十二人金银带、纱帽有差。

(同上书卷六六,第8页)

(成化七年十月乙酉)福建龙溪民丘弘敏与其党泛海通番,至满刺加及各国贸易。复至暹罗国,诈称朝使,谒见番王,并令其妻冯氏谒见番王夫人,受珍宝等物。还至福建,泊船海口。官军往捕,多为杀死。已而被获,巡按御史洪性拟其罪以奏。命弘敏等二十九人依律斩之,又三人以年幼可矜,发戍广西边卫。冯氏给功臣之家为奴,弘敏所买番人爱没心等四人解京处治,皆性所拟。时性又奏,弘敏同县人康启道等二十六人通番,并行劫海上,亦命重审,无冤决之。

(同上书卷九七,第8—9页)

① 满速沙儿,即满刺加国王苏丹芒速沙。

(成化九年四月)丁卯,琉球国^①中山王尚圆遣王舅武实等来朝,贡方物谢恩,宴赐如例。武实复奏,国王常遣人往满刺加国收买贡物,被风坏船,漂至广东,有司转送福建,俟臣等同还,乞自备工料修船回国。许之。

(同上书卷一一五,第2页)

(成化十年十二月乙未)工科右给事中陈峻等使占城,不果入而还,以原领诏敕及镀金银印、彩段等物进缴。初,峻等使占城,封国王槃罗茶悦。航海至占城新洲港口^②,守者拒不容进,译知其地为安南所据,而占城王避之灵山^③。既而之灵山,则知槃罗茶悦举家为安南所虏,而占城之地已改为交南州矣。峻等遂不敢入,然其所赍载私货及挟带商人数多,遂假以遭风为由,越境至满刺加国交易,且诱其王遣使人贡。至是,归奏安南占据占城,且奏满刺加国王以薪米供饷,礼意甚备。事下所司。礼部言,宜候满刺加入贡,使还,降敕奖谕其王。

(同上书卷一三六,第7页)

(成化十一年五月)甲寅,满刺加国遣正副使端马密等进金叶表文,并象、马、火鸡、白鸚鵡、金钱豹等物。赐宴及裘衣、彩段表里,并以彩段、纱罗、锦赐其国王及王子、王妃有差。仍命赍敕谕国王苏丹芒速沙曰:“比者,朝廷遣给事中等官往占城,为风飘至尔国,遣人供饷,备悉诚意。兹因使臣回便,特赐王二表里彩段,用示褒答,至可领之。”

① 琉球国,位于今日本西南的琉球群岛。

② 占城新洲港,故地在今越南义平省东南岸的归仁港。

③ 灵山,故地一说在今越南中部海岸的华列拉角(Cap Varella);一说在高庆省(Phu Khanh)东的石碑山(Thach Bi)。

(同上书卷一四一,第3页)

(成化十七年七月辛丑)遣礼科给事中林荣充正使,行人司行人黄乾亨充副使,封满刺加国故王苏丹芒速沙子马哈木沙为国王。

(同上书卷二一七,第6页)

(成化十七年八月乙巳)满刺加国遣正副使端亚妈刺的那查等来朝,贡象及方物。赐宴,并衣服、彩段等物有差,仍以织金彩段、文锦等物付使臣归赐其国王及妃。端亚妈刺的那查等乞赐冠带,与之。

(同上书卷二一八,第1页)

(成化十七年九月壬申)满刺加国使臣端亚妈刺的那查等奏,成化五年,本国使臣微者然那人贡,还至当洋,被风飘至安南国,微者然那与其僉从俱为其国所杀,其余黜为官奴,而幼者皆为所宫。又言,安南据占城城池,欲并吞满刺加之地,本国以皆为王臣,未敢兴兵与战。适安南使臣亦来朝,端亚妈刺的那查乞与廷辩。兵部尚书陈钺以为此已往事,不必深较,宜戒其将来。上乃因安南使臣还,谕其王黎灏^①曰:“尔国与满刺加俱奉正朔,宜修睦结好,藩屏王室,岂可自恃富强,以干国典,以贪天祸?满刺加使臣所奏,朝廷虽未轻信,尔亦宜省躬思咎,畏天守法,自保其国。”复谕满刺加使臣曰:“自古圣王之驭四夷,不追咎于既往。安南果复侵陵,尔国宜训练上马以御之。”

(同上书卷二一九,第1页)

^① 黎灏,即后黎朝的黎圣宗(1460—1497)。

(成化十九年十二月)乙丑,赠故礼科给事中林荣为本科都给事中,行人司行人黄乾亨为本司司副,赐祭,并各录其子一人为国子监生。荣充正使,乾亨充副使,往满刺加国封王,航海遇风溺死,同行者亦多死焉。巡抚两广都御史朱英以闻,且乞加恩典。事下礼部覆奏,故有是命。其官军人等死者,令有司于海边设位招魂以祭。给其家,官各绢四匹,米三石,军民人等各布二匹,米一石。生还者,各布一匹,米五斗。

(同上书卷二四七,第1页)

(成化十九年十二月丁丑)巡按广东监察御史徐瑁奏:“出使满刺加国使臣,从行军民二十八人皆被风破舟,漂至安南国。国王黎灏给廩,具舟遣使送回。其咨文字画真谨,辞语卑逊,足见尊敬朝廷之意,谨具以闻。”上曰:“安南国王资送漂流军民回还,诚敬可嘉,速令广东布政司移咨,令王知之。”

(同上书卷二四七,第4页)

(成化二十一年五月癸亥)广东左布政使陈选奏:“传闻撒马儿罕^①使臣由广东归国,将往满刺加国求买狮子以献。惟狮子为无用野兽,广东连年水旱,加以地震星流,灾变异常,民生不安,乞早赐停罢。”章下礼部,以为宜令伴送通事省令使臣到广速归,毋得骚扰。从之。

(同上书卷二六六,第3—4页)

(成化二十三年三月)癸亥,行人左辅使满刺加国归,顺带国王谢表,又以国王所赠宝物及西洋布上进。礼部奏:“辅顺

^① 撒马儿罕,又称撒马尔罕,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中部,为撒马尔罕州的首府。

带番表,有失大体,当罪,其赆物当送官。”有旨:“左辅涉海险阻,宥勿罪。宝物收之,西洋布仍与辅。”

(同上书卷二八八,第6页)

(成化二十三年三月)丁卯,天方国^①回回阿立以其兄纳的游方在中国四十余年,欲至云南访求之。因自备宝物累万,于满刺加国附行人左辅至京进贡,而为内官韦春所侵克,奏乞查验。礼部请估其贡物,酬以直,而许其访兄于云南。

(同上书卷二八八,第8-9页)

(弘治二年十一月)壬申,旧例撒马儿罕入贡,俱由甘肃验送。至是阿黑麻王遣使从满刺加国取路进狮子、鸚鵡等物,至广州,两广总镇等官以闻。

(《孝宗弘治实录》卷三二,第5页)

(弘治十六年十月辛丑)先是,琉球国王遣使人吴诗等乘舟之满刺加国,遇风舟覆,诗等一百五十二人漂至海南登岸,为逻卒所获,广东守臣以闻。上命送诗等于福建守臣处,给粮养贍,候本国使臣进贡,去日归之。

(同上书卷二〇四,第2页)

(弘治十八年十一月丁未)先是,琉球国遣人往满刺加国收买贡物,遭风未回,致失二年一贡之期。至是,遣人补贡,福建等臣以闻,命如例纳之。

(同上书卷二一八,第11页)

(正德三年十二月辛未)满刺加国王遣副使端亚智等来朝,贡方物。回赐国王蟒衣、彩段、纱罗、文锦,及赏人彩段、衣

^① 天方国,故地在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Makkah)一带。

服、绢、钞有差。

（《武宗正德实录》卷四五，第3页）

（正德三年十二月乙亥）满刺加国贡使火者亚刘等回，以船为飓风所坏，请令广东布政使代造。礼部言，宜令镇巡官验实，俾自修理。果须重造，其材亦宜令自备，所司但量给力役副之。诏可。

（同上书卷四五，第4页）

（正德四年正月）丁未，以大祀礼成，上御奉天殿大宴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时满刺加使臣端亚智来朝在馆，礼部请如朝鲜使臣例得与宴，位于殿东第七班中。

（同上书卷四六，第2页）

（正德五年正月）己卯，满刺加国所遣使有亚刘者，本江西万安人肖明举也。以罪叛入其国为通事，至是与国人端亚智等来朝，并受厚赏。因赂大通事王永、序班张字谋往浔泥国索宝。而礼部吏侯永等亦受赂，伪造符印，扰害驿递。后与亚智等二十一人相忿争，遂谋诸同事彭万春等共劫杀之，尽得其财物。事觉，逮至京。明举拟凌迟，万春等处斩，各梟首示众；王永减死，罚米三百石；张字、侯永等戍边，伴送千户董源降二级；经管郎中裘壤罚米三百石，尚书白钺等各夺俸三月。广东镇巡三司及所经地方失觉察者，各罚米二百石，惟提督市舶司内官潘忠特有之。至是，礼部议，夷人存有婆结亚班者，宜差官伴送。及先所赐敕书、勘合等物，俱付原留广东夷人敦笃思领回，仍谕国王知之。其巡按御史袁仕并三司官勘奏，与今词疑不同，及有所未尽者俱有罪，宜令续差御史评审，改正以闻。上是之。宥巡按三司等官勿问。且谓江西土俗自来多玩法

者,如彭华、李裕、尹直、徐琼、李孜省、黄景数人,多招物议,难以备举。且其地乡试解额过多,今宜裁革五十名,仕者仍不许选,除京职,永为定例。报下,观者骇愕,为之不平,盖大学士焦芳夙有憾于华等,故阴嗾刘瑾以泄怒于江西如此。

(同上书卷五九,第5—6页)

(正德九年六月丁酉)广东布政司参议陈伯献奏,岭南诸货出于满刺加、暹罗、爪哇诸夷,计其产不过胡椒、苏木、象牙、玳瑁之类,非若布帛、菽粟,民生一日不可缺者。近许官府抽分,公为贸易,遂使奸民数千,驾造巨船,私置兵器,纵横海上,勾引诸夷,为地方害,宜亟杜绝。事下礼部议,令抚按等官禁约番船,非贡期而至者,即阻回,不得抽分,以启事端。奸民仍前勾引者,治之。报可。

(同上书卷一一三,第2页)

(正德十二年五月辛丑)命番国进贡并装货船舶,榷十之二,解京及存留饷军者,俱如旧例,勿执近例阻遏。先是两广奸民私通番货,勾引外夷与进贡者,混以图利。招诱亡命,略买子女,出没纵横,民受其害,参议陈伯献请禁治之。其应供番夷,不依年份亦行阻回。至是,右布政使吴廷举巧辩兴利,请立一切之法。抚按官及户部皆惑而从之。不数年间,遂启佛郎机之衅。副使汪铉尽力剿捕,仅能胜之。于是,每岁造船铸铳,为守御计,所费不貲。而应供番夷,皆以佛郎机故,一概阻绝,船货不通矣。利源一启,为患无穷,廷举之罪也。

(同上书卷一四九,第11页)

(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己丑)海外佛郎机前此未通中国,近岁吞并满刺加,逐其国王,遣使进贡。因请封,诏许来京。其

留候怀远驿者，遂略买人口，盖房丘寨为久居。满刺加亦尝具奏求救，朝廷未有处置也。会监察御史丘道隆言，满刺加，朝贡诏封之国，而佛郎机并之，且啖我以利，邀求封赏。于义决不可听，请却其贡献，明示顺逆，遂使归还满刺加疆土之后，方许朝贡。脱或执迷不悛，虽外夷不烦兵力，亦必檄召诸夷，声罪致讨，庶几大义以明。御史何鳌亦言，佛郎机最号凶诈，兵器比诸夷独精，前年驾大舶突进广东省下，铙炮之声，震动城廓。留驿者违禁交通，至京者桀骜争长。今听其私舶往来交易，势必至于争斗而杀伤，南方之祸，殆无极矣。且祖宗时，四夷来贡，皆有年限。备倭官员，防截甚严。间有番舶诡称遭风飘泊欲图贸易者，亦必核实具奏，抽分如例，夷人获利不多，故其来有数。近因布政使吴廷举首倡，缺少上供香料及军门取给之议，不拘年份，至即抽货，以致番舶不绝于海澳，蛮夷杂沓于洲城。法防既疏，道路益熟，此佛郎机所以乘机而突至也。乞查复旧制，悉驱在澳番舶及夷人潜住者，禁私通，严守备，则一方得其所矣。礼部复议，道隆先为顺德令，鳌顺德人，故备知其情。宜候满刺加使臣到日，会官译诘佛郎机番使侵夺邻国，扰害地方之故，奏请处置。广东三司掌印并守巡巡视备倭官，不能呈详防御，宜行镇巡官逮问，以后严加禁约。夷人留驿者，不许往来私通贸易。番舶非当贡年，驱逐远去，勿与抽盘。廷举倡开事端，仍行户部查例停革。悉诏如议行之。

(同上书卷一九四，第2—4页)

(正德十六年六月壬寅)满刺加国遣使赍金叶表文及方物

来贡^①。给赏使臣，并回赐国王、王妃如例。

（《世宗嘉靖实录》卷三，第 18 页）

（正德十六年七月己卯）正德间，海夷佛郎机逐满刺加国王苏端妈末而据其地，遣使加必丹木等入贡请封，会满刺加国使者为昔英等亦以贡至，请省谕诸国王及遣将助兵复其国。礼部已议，绝佛郎机，还其贡使。至是，广东复奏，海洋船有称佛郎机国接济使臣衣粮者，请以所贡番物如例抽分。事下礼部复言，佛郎机非朝贡之国，又侵夺邻封，犷悍违法，挟货通市，假以接济为名，且夷性叵测，屯驻日久，疑有窥伺。宜敕镇巡等官亟逐之，毋令入境。自今海外诸番及期入贡者，抽分如例；或不赏勘合及非期而以货至者，皆绝之。满刺加求援事宜，请下兵部议。既而兵部议请敕责佛郎机，令归满刺加之地。谕暹罗诸夷，以救患恤邻之义。其巡海备倭等官，闻夷变，不早奏闻，并宜逮问。上皆从之。

（同上书卷四，第 33—34 页）

（正德十六年八月辛巳）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杨百之言：“太监金义、陈浩奉使朝鲜，沿途需索，辽东一处，赃私已千余，他处可知。今朝廷于诸番国，如占城、安南及满刺加等处，遇有遣使，皆用翰林官或给事中、行人衔命以往，况朝鲜比之诸国，尤为秉礼之邦，乃独遣内臣奉使，其辱国损威甚矣。”

（同上书卷五，第 2 页）

（嘉靖二年三月壬戌）佛郎机国人别都卢寇广东，守臣擒

^① 正德十六年即 1521 年，遣使来贡的满刺加国当系 1511 年逃离马六甲流亡到柔佛的满刺加政权。

之。初，都卢恃其巨铳利兵，劫掠满刺加诸国，横行海外。至率其属疏世利等千余人，驾舟五艘，破巴西国，遂寇新会县西草湾^①。备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率师截海御之，转战于稍洲^②，向化人潘丁苟先登，众共齐进，生擒别都卢、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俘被掠男女十人，获其二舟。余贼末儿丁甫思多灭儿等，复率三舟接战，火焚先所获舟，百户王应恩死之，余贼亦遁。巡抚都御史张愷，巡按御史涂敬以闻，都察院复奏，上命就彼诛戮梟示。

（同上书卷二四，第9—10页）

（嘉靖八年十月戊辰）初，佛郎机火者亚三等既诛，广东有司乃并绝安南、满刺加。诸番舶皆潜泊漳州，私与为市。至是，提督两广侍郎林富疏其事，下兵部议，言安南、满刺加自昔内属，例得通市，载在祖训会典。佛郎机正德中始人，而亚三等以不法诛，故驱绝之，岂得以此尽绝番舶？且广东设市舶司，而漳州无之。是广东不当阻而阻，漳州当禁而反不禁也。请令广东察番舶，例许通市者，毋得禁绝，漳州则驱之，毋得停泊。从之。

（同上书卷一〇六，第4—5页）

（嘉靖二十九年七月壬子）诏逮巡视浙、福都御史朱纨^③至京讯鞫，下福建都司都指挥佥事卢鏜、海道副使柯乔狱论

① 该地在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县境内。有考证文章说，西草湾实为甫草湾之误，应在今台山县广海镇。

② 稍洲，很可能在今广东省台山县上川岛。

③ 朱纨（1494—1550），明朝官员，曾提督闽浙海防军务，巡抚浙江，上疏劾浙闽世家通倭渔利，被构陷，革职按问，愤而自杀。

死。先是纨奏，海夷佛郎机国人行劫至漳州界，官军迎击之于走马溪，生擒得贼首李光头等九十六人，已遵便宜斩首讫。章下兵部，请俟核实论功。会御史陈九德疏论纨专杀，滥及不辜。法司复请遣官会勘，上从之。遂革纨职，命兵科都给事中杜汝楨往。至是，汝楨及御史陈宗夔勘上，前贼乃满刺加国番人，每岁私招沿海无赖之徒，往来海中，贩鬻番货，未尝有僭号流劫之事。二十七年，复至漳州月港^①、浯屿^②等处，各地方官当其入港，既不能羁留人货，疏闻庙堂，反受其私赂，纵客停泊。使内地奸徒，交通无忌。乃事机彰露，及始狼狈追逐，以致各番拒捕杀人，有伤国体。其后，诸贼已擒，又不分番民首从，擅自行诛，使无辜并为鱼肉，诚有如九德所言者。纨既身负大罪，反腾疏告捷，而镗、乔复相与佐成之。法当首论其冒功；坐视诸臣，通判翁灿、指挥李希贤等罪次之；指挥金事汪有临、知府卢璧、参将汪大受又次之。拒捕番人方叔摆等四名当处死，余佛南波二者等五十一名当安置，见存通番奸徒当如律发配、发遣。于是，兵部三法司再覆，如汝楨等言，纨、镗、乔遂得罪，翁灿等下巡按御史提问，汪有临等夺俸有差。纨为人精廉，勇于任事，开府闽浙，首严通番之禁，海中为之肃清。走马溪之役，虽张皇太过，然勘官务人其罪，功过未明，纨竟坐忧

① 月港，故地在今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县海澄。

② 浯屿，即今福建省金门岛。

恐，未就讯，仰药而死，公论惜之^①。

（同上书卷三六三，第6—7页）

（嘉靖四十四年四月癸未）有夷目哑喏喇归氏者浮海求贡，初称满刺加已复，易辞称蒲丽都家^②。两广镇巡官以闻，下礼部议：南番国无所谓蒲丽都家者，或佛郎机诡托也，请下镇巡官详审。若或诡托，即为谢绝。或有汉人通诱者，以法治之。奏可。

（同上书卷五四五，第5—6页）

3. 国 榷

（永乐三年六月）己卯，命太监郑和等赐劳古里、满刺加诸国。役卒共二万七千八百七十余人，宝船六十三艘，其大修四十四丈，博十八丈，次修三十七丈，博十五丈。所经国占城、爪哇、旧港、暹罗、满刺加、……

（谈迁：《国榷》卷一三，

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953—954页）

^① 据朱纨《暨余杂集》卷五《六报闽海捷音事》所载：走马溪一役，“生擒佛郎机国王三名，一名倭王，审名浪沙罗的咩喇，系麻六甲国王子；一名小王，审名佛南波，二者系满刺甲国王孙；一名二王，审名兀亮喇喇，系麻六甲国王嫡弟。白番……共一十六名，黑番……共四十六名，贼首……一百十二名，……通计擒斩二百三十九名口”。1511年，葡占马六甲。朱纨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上奏报捷。马六甲失陷，王室逃亡到宾坦岛，而在三十多年后马六甲仍有王子王孙在葡萄牙人手下从军，值得怀疑。

^② 蒲丽都家，为葡萄牙（Portugal）的异译。

(永乐六年七月)于阗^①、满刺加入贡。

(同上书卷一四,第 1006 页)

(永乐十三年七月)癸卯,太监郑和还自西洋。

(同上书卷一六,第 1119 页)

(成化十五年八月)是月,安南以兵八万入侵满刺加。^②

(同上书卷三八,第 2420 页)

(成化十五年十月)安南黎灏亲率兵九万侵老挝,为满刺加所邀,死亡二万,灏渐致疾,十二月还。^③

(同上书卷三八,第 2424 页)

(成化二十年五月)给事中张晟、行人左辅往封满刺加国王。先遣林荣等,舟溺不至。

(同上书卷四〇,第 2491 页)

(成化二十一年八月)使满刺加国史科右给事中张晟卒于赣州,命行人左辅即广东选七品有司官一人往。

(同上书卷四〇,第 2510 页)

(弘治二年十月)兵部右侍郎何琮卒。琮仁和人,景泰五年进士,馆选,授礼科给事中,使满刺加国,进通政司右参政,

① 于阗,故地在今新疆和田。

② 《明实录》成化十六年十二月丙寅条记载说:“安南之攻老挝,以去年八月兴兵八万,开路积粟。九月令其臣东正议领兵六万与战,大败,失兵二万。”可见,成化十五年八月,安南兴兵八万是进攻老挝,而不是进攻满刺加。

③ 《明实录》成化十六年十二月丙寅条记载说,成化十五年八月,安南兴兵八万进攻老挝,九月大败。“至十月,国王黎灏亲率兵九万至彼,复为满国兵所邀,死者二万,灏渐忿致疾,十二月还国”。谈迁把老挝“满国兵”误为满刺加国兵。其实,满刺加不与老挝接壤,当时它不可能派兵越过泰国,进入老挝去帮助老挝反击安南侵略,谈迁记载为误记。

至今官。性详雅，居官无贬誉，细行或不检云。

(同上书卷四一，第 2593 页)

(正德十三年正月)佛郎机国遣加必丹末等人贡请封，并给符验。广东守臣谓非职责所载，命遣还，其方物予直。

(同上书卷五〇，第 3141 页)

4. 明会典

祖训列不征诸夷：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刺、西洋^①、爪哇、彭亨、百花^②、三佛齐、浔泥，凡十五国，职掌所载。

(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卷一〇五，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万历十五年刊本，第 1 页)

彭亨国

国滨海。洪武十一年，其王麻哈刺惹答饶遣使奉金叶表贡番奴及方物。永乐十二年，复遣使朝贡。

贡物：金水罐、象牙、乳香、速香、檀香、片脑、胡椒。

(同上书卷一〇五，第 15 页)

满刺加国

永乐三年，其酋长拜里迷苏刺遣使奉金叶表朝贡，诏封为国王，给印诰。使者言王慕义，愿同中国属郡，岁效职贡，又请封其国西山，诏封为镇国之山，御制碑文赐之。九年，国王率

① 目前尚未知道有那个古国称西洋，可能有脱漏。是否指西洋古里，西洋琐里，待考。

② 百花，古国名，有学者认为，故地可能在今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的巴苏鲁安(Paseroean)附近。

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朝贡，命官往劳，上御奉天门宴之。十年，遣使来贡。十二年，国王子母幹撒于的儿沙来朝，告父卒，命嗣封。二十二年及宣德九年，国王复来。正统十年以后，屡遣使来贡。贡道由广东。天顺三年，其王嗣子请封，遣使行礼。

贡物：犀角、象牙、玳瑁、玛瑙珠、鹤顶、金母鹤顶、珊瑚树、珊瑚珠、金镶戒指、鸚鵡、黑熊、黑猿、白鹿、锁服、撒哈刺、白必布、姜黄布、撒都细布、西洋布、花縵、蔷薇露、梔子花、乌爹泥、苏合油、片脑、沉香、乳香、黄速香、金银香、降真香、紫檀香、丁香、树香、木香、没药、阿魏、大枫子^①、乌木、苏木、番锡、番盐、黑小厮^②。

（同上书卷一〇六，第3—4页）

急兰丹国、……永乐中遣使朝贡。

（同上书卷一〇六，第8页）

计有勘合国分：暹罗、日本、……满刺加、真腊……古麻刺^③。

（同上书卷一〇八，第21页）

计四夷一十八处额设通事六十员名：

……满刺加国一员名。

（同上书卷一〇九，第3页）

① 大枫子，是一种乔木，果皮坚硬，内有软肉，含种子数十粒，榨油可作药用，治麻风。

② 黑小厮，当地人从其他地方劫掠来的幼童，一般贩为奴。

③ 古麻刺，又称作古麻刺朗，故地在今菲律宾的棉兰老岛，有学者认为即三宝颜南部临海的 Kumalarang。

彭亨国

洪武十一年，赐国王、王妃纒丝纱罗共四十八匹，使臣织金彩段衣服有差。

(同上书卷一一一，第6—7页)

满刺加国

永乐三年，赐国王彩段裘衣。九年，王来朝，赐锦绣龙衣二套、麒麟衣二套及金银器皿、帏帐、茵褥。王妃及其子侄、陪臣、僉从彩段纱罗裘衣有差。王还国，赐金镶玉带一条、仪仗一副、鞍马二匹、金百两、银五百两、钞四十万贯、铜钱二千六百贯，锦绮纱罗三百匹、绢一千匹、金绮二匹、织金文衣二件。王妃冠服一副及银钞、锦绮纱罗等物。陪臣赏赐有差。以后定例，回赐国王彩段十表里，纱罗各四匹、锦二匹。王妃彩段五表里、纱三匹。差来正副使并头目初到，每人赏织金罗衣一套，靴袜各一双。正赏彩段四表里、纱罗各二匹，折钞绢四匹、织金纒丝衣一套。通事、总管人等初到，每人素罗衣一套，靴袜各一双。正赏绫三匹，折钞绢六匹，素纒丝衣一套。番伴初到，每人绢衣一套，靴袜各一双。正赏折钞绢二匹，绵布二匹，胖袄裤鞋各一副。其正副使、通事人等给赐冠带，及给换。例与暹罗国同。

正贡外，附来货物皆给价，其余货物许令贸易。

(同上书卷一一一，第8—9页)

番货价值

没药每斤五贯，满刺加十贯。

乌木每斤五百文，暹罗、满刺加俱四十贯。

胡椒每斤三贯，琉球三十贯，暹罗二十五贯，满刺加二十

贯。

檀香每斤银一两，折钱七百文，暹罗、满刺加檀香俱每斤钞十贯。

暹罗、满刺加每钞二百贯折绢一匹。

(同上书卷一一三,第9页)

管待番夷土官筵宴

凡诸番国及四夷使臣、土官人等进贡，例有钦赐筵宴一次、二次。礼部预开筵宴日期，奏请大臣一员待宴，及行光禄寺备办，于会同馆馆待，教坊司用乐，鸿肪寺令通事及鸣赞供事。仪制司领宴花，人一枝，若使臣数多，分二日宴。如遇禁屠斋戒，移后三四日举行。回还之日，差官伴送，沿途备办饭食。经过去处，茶饭管待，各有次数。许镇守总兵，或三司，还府卫正官二三员陪席。

(同上书卷一一四,第11页)

满刺加国，筵宴二次。使臣回，至广东布政司管待一次。永乐间，使臣回，经过府州管待。正统间，济宁江西布政司、广东布政司管待。宣德八年，国王朝贡，广东布政司，并南雄^①、赣州^②、临江^③、淮安^④、济宁^⑤各府州茶饭管待。至通州^⑥，令行在光禄寺办送茶饭接待。

① 南雄，府治保昌，今广东省南雄县。

② 赣州，府治在江西省赣县。

③ 临江，府治在今江西省清江县。

④ 淮安，即今江苏省淮安县。

⑤ 济宁，即今山东省济宁县。

⑥ 通州，即今北京市通县。

(同上书卷一一四,第13页)

番夷土官使臣下程

凡诸番国及四夷土官使臣人等进贡等项,到会同馆俱有常例并钦赐下程。

常例下程:洪武二十六年,五日每正一名猪肉二斤八两。干鱼一斤四两,酒一瓶,面二斤,盐、酱各二两,茶、油各一两,花椒二钱五分,蜡每房五支。以上下程,若奉旨优待,不拘此例。

(同上书卷一一五,第3页)

钦赐下程

满刺加国,……各五日下程一次,每十人羊、鹅、鸡各一只,酒二十五瓶,米五斗,面十二斤八两,果子一斗,烧饼二十个,糖饼二十个,蔬菜厨料。

(同上书卷一一五,第5页)

凡使臣进贡,沿途关支廩给口粮,回还亦如之,惟朝鲜、……满刺加、……使臣回还,沿途除廩给口粮外,仍日支下程一处。朝鲜等八国,并迤北,每人肉半斤,酒半瓶。

(同上书卷一一五,第11页)

5. 明一统志

满刺加国(在占城国南,其朝贡自广东以达于京师)

沿革:前代不通中国,本朝永乐三年,其国王西利八儿速刺遣使朝贡,朝廷赐以印诰,封为满刺加国王。九年,其嗣王拜里迷苏刺亲率其妻子来朝,厚贲而还。自是朝贡不绝。天顺三年,国王无答佛哪沙卒,其子苏丹茫速沙请命,复遣使贡

诏往封焉。

山川：镇国山，永乐中诏封其国之西山为镇国山，御制碑文赐之，勒石其上。

土产：锡、布、苏木、胡椒、象牙、犀角、硫黄、玳瑁。

（李贤等撰：《明一统志》卷九〇，
四库全书本，第 17 页）

彭亨国

沿革：前代无考。本朝永乐中国王遣其臣苏麻固门的里等来朝，并贡方物。

风俗：田沃谷稍登，男女椎髻，煮海为盐，酿椰浆为酒。

山川：石崖（其国石崖周匝，崎岖如栅寨）。

土产：片脑、沉香、花锡、椰子。

（同上书卷九〇，第 23 页）

6. 续文献通考

满刺加

其国傍海，自三佛齐至此十日程。山孤人少，受制于暹罗，每岁输金四十两，以为纳税。皇明永乐七年，太监郑和奏，诏赐以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域为满刺加国，暹罗始不敢扰。十二年，酋长挈妻子人贡方物，受赏归国。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六，
万历三十一年刻本，第 7 页）

彭亨，一名彭坑，地在东南海岛中，暹罗迤西，俗尚怪，常刻木香为人，杀人血祭祷，祈福禳灾，喜供佛。其产片脑、沉香、花锡、椰子。皇明洪武十一年，遣使表贡番奴及方物。永

乐十二年，遣苏麻固门的里等来朝贡。

(同上书卷二三六，第9—10页)

7. 瀛涯胜览^①

满刺加国

自占城向正南，好风船行八日到龙牙门，入门往西行，二日可到。此处旧不称国，因海有五屿之名，遂名曰五屿。无国王，止有头目掌管。此地属暹罗所辖，岁输金四十两，否则差人征伐。永乐十年己丑，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统赉诏敕，赐头目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城，遂名满刺加国，是后暹罗莫敢侵扰。其头目蒙恩为王，挈妻子赴京朝谢，贡进方物。朝廷又赐与海船回国守土。

其国东南是大海，西北是老岸连山，皆沙卤之地，气候朝热暮寒，田瘦谷薄，人少耕种。有一大溪河水，下流从王居前过入海，其王于溪上建立木桥，上造桥亭二十余间，诸物买卖俱在其上。

国王国人皆从回回教门，持斋受戒诵经。其王服用以细白番布缠头，身穿细花青布长衣，其样如袍，脚穿皮鞋，出入乘轿。国人男子方帕包头，女人撮髻脑后，身体微黑，下围白布手巾，上穿色布短衫。风俗淳朴。房屋如楼阁之制，上不铺板，但高四尺许之际，以椰子树劈成片条，稀布于上，用藤缚

^① 作者马欢，明代航海家，字宗道，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曾随郑和第四次、第六次、第七次出使西洋诸国，担任翻译，回国之后，写成此书，记述航海中的见闻。成书于1416年。

定,如羊棚样,自有层次,连床就榻,盘膝而坐,饮卧厨灶皆在上也。

人多以渔为业,用独木刳舟泛海取鱼。土产黄速香、乌木、打麻儿香、花锡之类。打麻儿香本是一等树脂,流出入土,掘出如松香、沥青之样,火烧即着,番人皆以此物点照当灯。番船造完,则用此物熔涂于缝,水莫能入,甚好。彼地之人多采取此物以转卖他国,内有明净好者,却似金珀一样,名损都卢厮。番人做成帽珠而卖,今水珀即此物也。

花锡有二处山坞锡场,王命头目主之,差人淘煎,铸成斗样,以为小块输官,每块重官称一斤八两,或一斤四两。每十块用藤缚为小把,四十块为一大把,通市交易皆以此锡行使。其国人言语并书记婚姻之礼,颇与爪哇同。

山野有一等树,名沙孤树,乡人以此物之皮,如中国葛根捣浸澄滤其粉作丸,如绿豆大,晒干而卖,其名曰沙孤米,可以作饭吃。

海之洲渚岸边,生一等水草,名茭葦叶。长如刀茅样,似苦笋,壳厚,性软,结子如荔枝样,鸡子大,人取其子酿酒,名茭葦酒,饮之亦能醉人。乡人取其叶结竹细簟,止阔二尺,长丈余,为席而卖。

果有甘蔗、芭蕉子、波罗蜜、野荔枝之类。菜、葱、姜、蒜、芥、冬瓜、西瓜皆有,牛、羊、鸡、鸭虽有而不多,价亦甚贵。其水牛一头,直银一斤以上,驴、马皆无。

其海边水内常有鼉龙伤人,其龙高三四尺,四足,满身鳞甲,背刺排生。龙头撩牙,遇人则噬。山出黑虎,比中国黄虎略小。其毛黑,亦有暗花纹。其黄虎亦间有之。国中有虎化

为人，入市混人而行。自有识者，擒而杀之。如占城尸头蛮，此处亦有。

凡中国宝船到彼，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廩，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其国王亦自采办方物，挈妻子带领头目，驾船跟随宝船赴阙进贡。

（马欢：《瀛涯胜览》，冯承钧校注本，中华书局 1955 年版，第 22—26 页）

8. 星槎胜览^①

满刺加国

其处旧不称国，自旧港起程，顺风八昼夜至此。傍海居之，山孤人少。受降于暹罗，每岁输金四十两以为纳税。田瘠少收，内有一山泉流溪下，民以流中淘沙取锡，煎销成块，曰斗块，每块重官秤一斤四两，及织蕉心簞，惟以斗锡通市，余无产物。气候朝热暮寒，男女椎髻，身肤黑漆，间有白者，唐人种也。俗尚醇厚，以淘钓于溪，网渔于海。房屋如楼阁，即不铺设，但有木条稀布，高低层次，连床就榻，箕踞而坐，饮食厨厕俱在其上也。货用青白磁器、五色烧珠、色绢、金银之属。永乐七年，皇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捧诏敕，赐以双台银印、冠

^① 作者费信，字公晓，明代航海家，江苏昆山人，永乐、宣德年间，随郑和、杨敏、侯显出使西洋诸国，前后共四次。历览海外诸国风土人情和物产，回国后写成此书，成书于 1436 年。

带、袍服，建碑封域，为满刺加国，其暹罗始不敢扰。永乐十三年，酋长感慕圣恩，挈妻携子贡献方物，涉海朝谢，圣上赏劳归国。

诗曰：满刺村寥落，山孤草木幽。青禾田少种，
白锡地多收。朝至热如暑，暮来凉似秋。
羸形漆肤体，椎髻布缠头。盐煮海中水，
身居栅上楼。夷区风景别，赋咏采其由。

（费信：《星槎胜览》，冯承钧校注本，
中华书局 1954 年版，前集第 19—20 页）

九洲山^①

其山与满刺加国接境，产沉香、黄熟香，水木丛生，枝叶茂翠。永乐七年，正使太监郑和等差官兵入山采香，得径有八九尺，长八九丈者六株，香清味远，黑花细纹，其实罕哉！番人皆张口吐舌，悉皆称赞天兵之力，颯颯之神，蛟龙走，兔虎奔也。

诗曰：九洲山色秀，远见郁苍苍。四面皆环海，
满枝都是香。树高承雨露，岁久表祯祥。
采伐劳天使，回朝献帝王。

（同上书，前集第 21—22 页）

龙牙门

在三佛齐之西北也，山门相对，若龙牙状，中通过船。山涂田瘠，米谷甚厚，气候常热，四五月间淫雨。男女椎髻，穿短衫，围稍布。掳掠为豪，遇有番船，则驾小船百只，迎敌数日。若得顺风，侥幸而脱。否则被其截，财被所劫。泛海之客，宜

① 九洲山，指马来半岛西岸霹雳河口外的森美兰(Sembilan)群岛。

当谨防。

诗曰：山峻龙牙状，中通水激湍。居人为掳易，
番舶往来难。人夏常多雨，经秋且不寒。
从容陪使节，到此得游观。

（同上书，后集第4—5页）

彭坑国

在暹罗之西，石崖周匝崎岖，远如平寨，田沃，米谷常熟。气候常温。风俗尚怪，刻香木为神，杀人血祭祷，求福禳灾。男女椎髻，穿长衫，系单布。富家女子金圈四五饰于顶发，常人五色珠圈。煮海为盐，酿椰浆为酒。地产黄熟香、沉香、片脑、花锡、降香，货用金银、色段、爪哇布、铜铁器、鼓板之属。

诗曰：嗟彼彭坑国，温和总是春。伤生在求福，
刻木惯为神。尊敬惟从长，催科不到民。
焉知施礼乐，立教序彝伦。

（同上书，后集第7—8页）

9. 西洋番国志^①

敕书

敕：太监杨庆等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合用各色纁丝

^① 作者巩珍，号养素生，明代航海家，江苏南京人，兵士出身，1430年，郑和第七次出使西洋，巩珍作为幕僚随行，往返三年，历二十余国，回国后写成此书，成书于1434年。

纱锦等物,并给赐各番王人等纁丝等件。敕至即令各该衙门照依原定数目支給。仍令各门官仔细点检放出,毋得纤毫透漏。故敕。

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二

敕:内官郑和、孔和卜花、唐观保。今遣内官洪保等送各番国使臣回还,合用赏赐并带去银两段匹铜钱等件。敕至即照依坐去数目关给与之,其官军原关粮赏,买到麝香等物,仍照依人数关给。该用军器等项,并随船合用油麻等物,令各该库分衙门逐一如原料数目关支。就令太监郑和眼同打发,就拨海船二只与之装载前去。仍发落各门官仔细点检放出,不许纤毫夹带透漏。故敕。

一下西洋去的内官合用盐酱茶酒油烛等件,照人数依例关支。

永乐十九年十月十六日。

三

敕:南京守备太监杨庆、罗智、唐观保、大使袁诚。今命太监郑和等往西洋忽鲁谋斯等国公干,大小船六十一只,该关领原交南京人库各衙门一应正钱粮并赏赐番王头目人等彩币等物,及原阿丹^①等六国进贡方物给赐价钞买到纁丝等件,并原下西洋官员买到磁器铁锅人情物件,及随船合用军火器纸

^① 阿丹,即今也门的亚丁(Aden)。

札油烛柴炭并内官内使年例酒油烛等物，敕至，尔等即照数放支与太监郑和、王景弘、李兴、朱良、杨真、右少监洪保等，关领前去应用。不许稽缓。故敕。

宣德五年五月初四日。

（巩珍：《西洋番国志》卷首，
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15—16 页）

满刺加国，自占城开船向西南行，好风八日到龙牙门。入门西行二日可到。此处旧名五屿，无国王，只有地主，受暹罗节制，岁输金四十两，否则加兵。永乐七年己丑岁钦奉上命遣使往谕诸番，到于本处，宣布诏旨。特恩赐其地主以双台银印冠带袍服，主国封王，建城竖碑。遂与诸番为敌体，而暹罗莫敢侵犯。

其地东南是海，西北是老岸连山，大概沙卤之地，田瘦谷薄，气候朝寒暮热。有一大溪□红王居前过□入海^①，王于溪上建立木桥，桥上造亭二十余间，诸货买卖皆集于此。

王及国人皆从回回教门。王用细白番布缠头，身衣细花布如袍长，足以皮为鞋。出入乘轿。国人男子方帕包头，女撮髻脑后。身体微黑，下围白布并各色手巾，上衣色布短衫。风俗淳朴。居屋如楼，各有层次。每高四尺许，即以椰木劈片，藤扎缚如羊棚状，连床就榻，盘膝而坐，厨灶亦在其上。

人多以渔为业。用独木刳舟泛海取鱼。少耕种，土产黄速香、打麻儿香、乌木、花锡之类。打麻儿香乃一种树脂，流人

^① “有一大溪□红王居前过□入海”一句，向达认为其原文疑作“有一大溪河水王居前过入海”。编者以为，可能是“有一大溪河经王居前过入海”。

于土，掘出如沥青，可以点灯及涂船不漏。土人多采取卖之，他国亦贩去。间有明净土如金珀，番名损都卢斯，或碾成帽珠而卖，所谓水珀是也。花锡有二山场出产，王令头目主之，遣人淘铸成块如斗状输官。每块官秤重一斤八两或一斤四两者，每十块用藤缚一把，四十块为一大把，通市交易，皆以此物。

国语并书记及婚丧之礼颇与爪哇同。

山野有树名沙孤，乡人取其皮捣浸澄滤成粉丸绿豆大晒干名沙孤米，卖与人做饭。洲渚边有木草名茭葦，叶长如刀茅，厚如笋壳，柔软坚韧。结子皮白如荔枝，实如鸡子，土人取其子酿酒饮之，能醉人。或取其叶织成细篔阔二尺长丈余出卖。果有甘蔗、芭蕉、波罗蜜、野荔枝之类。蔬有葱、蒜、姜、芥、东瓜、西瓜。牲畜有牛、羊、鸡、鸭，不广，其价亦贵，水牛一头卖银一斤以上。驴马皆无。近海有龟龙伤人。龟龙高三四尺，鳞甲被身如刺，龙头棘牙，遇人则齿出。黑虎似虎而小，毛黑有暗纹。亦有黄虎，其虎能变幻入市中，混入而行。有识者即擒之，其怪与占城尸头蛮同。尸头此处亦有之。

中国下西洋船以此为外府，立摆栅墙垣，设四门更鼓楼。内又立重城，盖造库藏完备。大踪宝船已往占城、爪哇等国，并先踪暹罗等国回还船只，俱于此国海滨驻泊，一应钱粮皆入库内□贮。各船并聚，又分踪次前后诸番买卖以后，忽鲁谟斯等各国事毕回时，其小邦去而回者，先后迟早不过五七日俱各到齐。将各国诸色钱粮通行打点，装封仓艖，停候五月中风信已顺，结踪回还。其国既受皇恩深重，其年乃携妻子赴阙谢恩。又赐造完大船令其乘驾归国守土。自前至今岁方物不缺

进贡。

(同上书,第14—17页)

10. 菽园杂记

永乐七年,太监郑和、王景弘、侯显^①等,统率官兵二万七千有奇,驾宝船四十八艘,赉奉诏旨赏赐,历东南诸番,以通西洋。是岁九月,由太仓刘家港^②开船出海,所历诸番地面,曰占城国,曰灵山,曰昆仑山^③,曰宾童龙国^④,曰真腊国,曰暹罗国,曰假马里丁^⑤,曰交阑山^⑥,曰爪哇国,曰旧港,曰重迦逻^⑦,曰吉里地闷^⑧,曰满刺加国,曰麻逸冻^⑨,曰煎坑,曰东西竺,曰龙牙加邈^⑩,曰九洲山,曰阿鲁^⑪,曰淡洋^⑫,曰苏门答刺,

① 侯显,明代航海家,随郑和第二次、第三次下西洋,永乐十八年出使榜葛刺(孟加拉)。

② 太仓刘家港,在今江苏省太仓县境内的刘河口。

③ 昆仑山,又称军突弄山,指今越南的昆仑岛。

④ 宾童龙国,又作奔陀浪,故地在今越南的藩朗一带。

⑤ 假马里丁,应作假里马打,即今印度尼西亚的卡里马塔(Karimata)群岛。

⑥ 交阑山,又作交栏山,即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西南岸外的格兰(Gelam)岛。

⑦ 重迦逻,又作戎牙路,重迦罗,为爪哇古国 Janggala 的音译,位于东爪哇的泗水(Surabaya)一带。

⑧ 吉里地闷,即今帝汶(Timor)岛。

⑨ 麻逸冻,即今印度尼西亚的勿里洞(Billiton)岛。

⑩ 龙牙加邈,又作龙牙加貌,《星槎胜览》说它“离麻逸冻顺风三昼夜程”,但方位不明。有学者认为,它跟狼牙修是同一个地方;有的认为它跟狼牙修不同,今地未能确定。

⑪ 阿鲁,又称哑鲁,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日里(Deli)河流域。

⑫ 淡洋,故地在今苏门答腊岛的塔密安(Tamiang)河一带,是当地古国 Tamihan 的音译。

曰花面王^①，曰龙屿^②，曰翠岚屿^③，曰锡兰山^④，曰溜山洋^⑤，曰大葛兰^⑥，曰阿枝国，曰榜葛刺，曰卜刺哇^⑦，曰竹步^⑧，曰木骨都东^⑨，曰阿丹，曰刺撒^⑩，曰佐法儿国^⑪，曰忽鲁谟斯，曰天方，曰琉球，曰三岛国^⑫，曰淳泥国，曰苏禄国。至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诏书停止。诸蕃风俗土产，详见太仓费信所上《星槎胜览》。

(陆容：《菽园杂记》卷三，

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26—27 页)

尝闻火鸡食火，犀食棘刺，野羊刳腹取脂，脂复生。又见《列子》等书，言昆吾之剑，切玉如泥；火浣之布，入火愈鲜；不灰之木，火爇不坏。皆未之信。近日满刺加国贡火鸡，躯大于鹤，毛羽杂生，好食燃炭。驾部员外郎张汝弼亲见之。

(同上书卷五，第 57—58 页)

① 花面王，故地在今苏门答腊岛的实格里(Sigli)一带。

② 龙屿，疑为龙涎屿，即苏门答腊西北面海上的布腊斯(Bras)岛。

③ 翠岚屿，又称翠蓝屿，即印度洋中的大尼科巴岛(Great Nicobar)。

④ 锡兰山，又作锡兰，即今斯里兰卡。

⑤ 溜山洋，又作溜山，今印度洋上的马尔代夫(Maldives)群岛和拉克代夫(Laccadive)群岛。

⑥ 大葛兰，指印度南部西海岸的奎隆(Quilon)。

⑦ 卜刺哇，故地在今非洲东部索马里东南岸的布腊瓦(Brava)。

⑧ 竹步，故地在今索马里南部的准博(Gumbo)。

⑨ 木骨都东，亦作木骨都东，即今索马里首都摩迦迪沙(Mogadishu)。

⑩ 刺撒，故地在今阿拉伯半岛南岸的木卡拉(Mukalla)附近的La'sa村。

⑪ 佐法儿国，又称祖法儿，故地在今阿拉伯半岛阿曼西部沿岸的多达尔(Dhufar)。

⑫ 三岛国，故地在今菲律宾群岛的卡拉绵(Calamian)、巴拉望(Palawan)、布桑加(Busuanga)诸岛。

11. 前闻记

永乐中,遣官军下西洋者屡,当时使人有著《瀛涯胜览》、《星槎胜览》二书,以记异闻矣。今得宣德中一事,漫记其概。

人数: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算手、医士、铁猫木艄搭材等匠、水手、民梢人等共二万七千五百五十员名。

里程: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六日,龙湾^①开船,十日到徐山(打围),二十日到附子门,二十一日到刘家港。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到长乐港^②,十一月十二日到福斗山,十二月九日出五虎门(行十六日),二十四日到占城。七年正月十一日开船(行二十五日),二月六日到爪哇(斯鲁马益^③)。六月十六日开船(行十一日),二十七日到旧港。七月一日开船(行七日),八日到满刺加。八月八日开船(行十日),十八日到苏门答刺。十月十日开船(行三十六日),十一月六日到锡兰山(别罗里^④)。十日开船(行九日),十八日到古里国。二十二日开船(行三十五日),十二月二十六日到鲁乙忽谟斯^⑤。八年二月十八日开船回洋(行二十三日),三月十一日到古里。二十日大鲸船回洋(行十七日),四月六日到到苏门搭刺^⑥。十二日开船(行九

① 龙湾,在今江苏省江宁县北。

② 长乐港,在今福建省长乐县。

③ 即苏鲁马益(Surabaya),华侨称之为泗水。

④ 别罗里,在今斯里兰卡南岸,或谓今之 Beligame,或谓 Beruwala。

⑤ 应为忽鲁谟斯。

⑥ 苏门搭刺,即苏门答腊。

日),二十日到满刺加。五月十日回到昆仑洋^①,二十三日到赤坎^②,二十六日到占城。六月一日开船(行二日),三日到外罗山^③,九日见南澳山^④,十日晚望见望郎回山,六月十四日到崎头洋^⑤,十五日到碗碟屿,二十日过大小赤,二十一日进太仓(后程不录)。七月六日到京,十一日关赐奖衣宝钞。

船号:如靖和、惠康、长宁、安济、清远之类,又有数序一二等号。

船名:大八橹、二八橹之类。

(祝允明:《前闻记》,
丛书集成初编本,第72—75页)

12. 西洋朝贡典录

满刺加国

其地在占城南可二千里,大海在其东南,老岸连山在其西北。由旧港而往,针位:十更过官屿^⑥之左,又五更至长腰之

① 昆仑洋,指越南南部昆仑岛一带海域。

② 赤坎,又作赤坎山,在今越南东南部海岸的格嘎(Ke Ga)角附近。

③ 外罗山,在越南中部海岸外,指广东群岛中的列岛(Re)。

④ 南澳山,指今广东省的南澳岛。

⑤ 崎头洋,位于浙江省象山港外的海域。

⑥ 官屿,在苏门答腊岛东岸外,一说为新格(Singkep)岛,一说为贝哈拉岛(Berhala)。

屿^①，见三佛之屿^②，鳌鱼之屿^③。又五更至甘巴门^④之水。其溜迅急，右曰仁义之礁，左曰牛尾之礁，前曰鬼屿^⑤。又五更平披宋之屿^⑥。又五更取射箭之山^⑦。又五更至五屿^⑧。循山而至其国。或曰入由龙牙山门，门之状如龙角，是多寇钞。以国有五屿也，旧名五屿。尝羁事暹罗，而岁输黄金焉。（永乐初，诏赐头目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名满刺加国。暹罗遂不复扰云。）

其土气朝燠而暮寒。有溪焉，经带王宫而入于海，王则作梁溪上。而斋戒，缠首以白布，服花青布，长衣而革履，出入肩舆。其民男缠首以方帕，女撮髻短衫，下围色布巾。其俗淳朴。其语音、书记、婚丧与爪哇同。其居如楼，高可四尺许，片劈椰木，藤以缉焉。跣趺其上，灶榻弗殊。其刳舟以独木。其交易以花锡，铸如斗形，其重一斤而八两。十斗小把，四之而为大把，以藤束之。

其利鱼。其谷宜一种。其畜宜牛、马、鸡、鸭。多甘蔗、蕉子、波罗蜜、野荔枝。多黄速香、乌木。多姜、葱、芥、蒜、诸瓜。

① 长腰屿，当在今林加群岛附近，说是印尼的宾坦岛，一说是宾坦岛以东的 Mapor 岛。

② 三佛屿，当在林加岛的西部。

③ 鳌鱼之屿，即《郑和航海图》之鳌鱼山，在今新加坡海峡的南部。

④ 甘巴门，为今苏门答腊甘巴港外二岛屿之间之海峡。

⑤ 仁义礁、牛尾礁、鬼屿，均在甘巴门到马六甲南部的吉利门（Kerimun）之间的岛屿。

⑥ 披宋之屿，披宋屿，又称昆宋屿，为今马六甲海峡东部的皮散（Pisang）岛。

⑦ 射箭之山，又称箭屿，位于马六甲东南部海上。

⑧ 五屿，马六甲港口外的五个小岛屿。

有树焉，其皮如葛根，捣之澄以为粉丸，如绿豆，日干以鬻，其名曰沙菰米，可以作饭。有草焉，其状如茅，其厚如笋皮，子如荔枝，其名曰茭葦叶，子可酿酒，叶可织簟。有鱼焉，足高四尺，龙首而鳞身修牙，其名曰龙，是啮人。有兽焉，其状如虎而小，黑质花纹而善幻，其名曰星虎。有香焉，其脂如松香，可燃照为灯，镕而拭舟，可以辟水，其名曰打麻儿^①。其明莹如金珀，可为帽珠者，其名曰损都卢斯^②。

其与满刺加接境有九洲之山，其中多沉香、黄熟香。永乐之岁，郑和采香于此，获六株焉。其径八九尺，其长八九丈，是皆黑花细纹，人所未睹焉。

其尸头蛮之妖与占城同^③。

其朝贡不绝。（永乐三年，其头目西利八儿速刺遣使奉金叶表来朝贡。诏封为满刺加国王，给印及诰。其王慕义愿同中国属郡，岁效职责。又请封其国西川，诏封为镇国之山，御制碑文赐之。九年，嗣王拜里迷苏刺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朝贡。命官往劳，上御奉天门宴之。十年，遣使来贡。十二年，国王母来。二十二年、宣德九年，国王复来。正统十年以后，屡遣使来贡。）

其贡物：番小厮、犀角、象牙、玳瑁、鹤顶、鸚鵡、黑熊、黑猿、白鹿、锁袱、金母鹤顶、金厢戒指、撒哈刺、白苾布、撒都细

① 打麻儿，马来语 damar 的音译。又作打麻儿香，《瀛涯胜览》有详细记述。

② 损都卢斯，波斯语 Sindarus 的音译，打麻儿香中最纯净者。

③ 关于尸头蛮的传说，见《岛夷志略》。黄省曾在本书占城条记尸头蛮“即民家女子生而无瞳子者，夜寝，飞头往食婴儿粪尖，儿被妖气，即不育，头仍飞回。若候飞去，移其躯别处，则回不得合而死。民生此女，不白之官，除杀者罪其家。”

布、西洋布、花縵、片脑、梔子花、蔷薇露、沉香、乳香、黄速香、金银香、降真香、紫檀香、丁香、乌木、苏木、大枫子、番锡、番盐。

论曰：传云，海岛邈绝，不可践量。信然矣，况夷心渊险不测，握重货以深往，自非多区略之臣，鲜不败事也。予观马欢所记载满刺加云，郑和至此，乃为城栅鼓角，立府藏仓廩，停贮百物，然后分使通于列夷，归觐则仍会萃焉。智哉其区略也。满刺加昔无名号，素苦暹罗。永乐初始建碑封城，诏为王焉。其内慕柔服，至率妻子来朝，实若藩宗之亲矣，则和之贮百物于此也，曷有他虑哉！智哉其区略也！

（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卷上，
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36—43 页）

彭亨国

其国在广大海之南，石崖环之如城。其王好怪，雕香木以为神，以人为牲而祷。其土气温和。其王妃以金为圈，四五饰于顶发。其民下以五色烧珠圈饰之。其男女椎髻，服以长衫，系以单衣。

其利鱼盐。其土沃，其谷宜稻。有椰子酒，多花锡、降香、沉香。有树焉，其状如杉，其子如豆蔻，皮有甲错，其脂名曰片脑，一曰龙脑，食之已痔。

其朝贡无常。（洪武十一年，遣使奉金叶表，贡番奴及方物。永乐十二年，复遣使臣苏麻固门的里等来朝贡。）

其贡物：金水罐、檀香、乳香、速香、片脑、胡椒、象牙。

论曰：祖训有之：诸夷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真圣主之谟言也。乃复列不征之夷国名示诸

将来。而眇尔彭亨，亦得载著金匱，何其华荣也。其称同居海中者，有淳泥国，有三佛齐国，有百花国。

（同上书卷上，第48—49页）

13. 海 语

满刺加在南海中，始为暹罗属国。厥后守土酋长叛其主而自立，开国无可考矣。

自东莞县^①南亭门放洋，星盘与暹罗同道，至昆吨洋^②直子午，收龙牙门港，二日程至其国，为诸夷辐辏之地，亦海上一小都会也。

王居前屋用瓦，乃永乐中太监郑和所遗者。余屋皆僭拟殿宇，以锡箔为饰。遇制使若列国互市，王即盛陈仪卫以自傲备。其民皆土室而居。其尊官称姑郎伽哪，巨室称南和达。民多饶裕，南和达一家，胡椒有至数千斛，象牙、犀角、西洋布、珠贝、香品若他，所蓄无算。俗不尚鬼，男子鸡鸣而起，仰天呦呦而呼哈喇。盖哈喇者，天地父母之通谓也。

文字皆梵书。贸易以锡行，大都锡三斤当银一钱耳。牙侏交易，搦指节以示数。千金贸易不立文字，指天为约，卒毋敢负者。不产五谷，米稻皆暹罗、岷峨^③、陂堤里^④所货鬻。

俗禁食豕肉，华人流寓或有食者辄恶之，谓其厌秽也。其

① 东莞县，今为广东省东莞市。

② 昆吨洋，即昆仑洋。

③ 岷峨，在今泰国境内，一说为高头麻(Phatalung)府的译音；一说为董甲(Trang)的译音。

④ 陂堤里，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的实格里(Sigli)。

地多酥酪，富夷以和饭而啖。鸡犬鹅鹜^①常仰贩于他国，故一物之价五倍于华也。

民性犷暴，而重然诺。钹镰^②不离顷刻，生男二岁即造小钹镰而佩之。一语不合便戡刃其胸，死则刃者辄逃匿山谷，逾时乃出，死者之家不复寻仇，姑郎伽哪亦不复追论矣。

交会则交扣其心以为礼，误扣其首，则勃然忿争。贫民颇事剽掠，遇独客辄杀而夺其赀。舶商假馆，主者必遣女奴以服役。日夕馈食饮，少不知戒，即腰缠皆为所掩取矣。

婚嫁尤论财，男聘以十四，而责女之奁资尝数倍，陪送奴囚有五六房者。市井骂詈，止于其身，虽甚辱不大较。若骂子孙而及父祖，骂奴而及家长，辄以死斗。故佣奴以土著为上，谓其能捍主也。

妇女以夜为市禁，以二鼓而罢。脱有过禁者，遇巡徼姑郎伽哪，即执而戮之，王亦不诘也。轻刑鞭挞，罪至死者，断木为高桩，而锐其末，入土二尺许，以囚大孔贯锐端，辗转哀嗷，顷之，洞腹而死。

丧事，贫者举尸而焚，富人则以樟脑实棺中而后焚之，诘旦而视，骨为扬灰矣。

其地多崇山大谷，陆行可达暹罗。尝并有爪哇之国，然爪哇之夷，素号凶狡，凡受佣其地而戕害其主者十八九。惟善制药矢，中其矢者无不立死。正德间，佛郎机之舶来互市，争利而哄，夷王执其哪啞而囚之。佛郎机人归，诉于其主，议必报

① 鹜，即鸭，通常指家鸭，亦可指野鸭。

② 钹镰，是马来曲剑的译音，亦译作“不刺头”。

之。乃治大舶八艘,精兵及万,乘风突至。时已逾年,国中少备,大被杀掠。佛郎机夷酋进据其宫。满刺加王退依陂堤里,老幼存者复多散逸。佛郎机将以其地索赂暹罗而归之,暹罗辞焉。佛郎机整众满载而去,王乃复所^①。

(黄衷:《海语》卷一,岭南遗书本,第3-5页)

火鸡出满刺加山谷,大如鹤,多紫赤色,能食火,吐气亦烟焰也。子如鹅胎,壳厚逾重钱,或班或白。岛夷采为饮盏,见者多珍奇之。

(同上书卷二,第4页)

14. 四夷馆考

满刺加,永乐三年,王西利人儿速刺^②遣使奉金叶表朝贡,言愿内附为属郡,效职责。七年,太监郑和充册封使,赐印诰锦绮,封为满刺加国王^③。九年,嗣王拜里迷苏刺^④率其妃

① 葡萄牙殖民者1511年侵占马六甲后,苏丹马哈茂德逃出马六甲,退到新加坡海峡的宾坦岛上,长期坚持抗葡斗争,没有再回马六甲宫中。

② 永乐三年遣使人贡的满刺加国王是拜里迷苏刺,不是这里所说的西利人儿速刺。王宗载所记,与《明实录》不合,尚未弄清西利人儿速刺一名出自何书。

③ 据《明实录》所载,永乐三年六月,“遣中官郑和等赍敕往谕西洋诸国”。同年九月,苏门答刺、满刺加、古里等国遣使人贡,他们是“随奉使中官尹庆”来的,“诏俱封为国王,给与印诰”。永乐五年九月,郑和已回到南京。他下一次奉使时间为永乐六年九月。《明实录》没有记载派郑和册封拜里迷苏刺为王,《明史》则记拜里迷苏刺“遣使随庆入朝贡方物,三年九月至京师,帝嘉之,封为满刺加国王,赐诰印,……复命庆往”。王宗载的记述与实录不合。明朝封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刺,册封时间在哪一年,奉命前往册封的是郑和还是尹庆,待考。

④ 按马来王室世系,拜里迷苏刺是马六甲的开国君王,不是嗣王。

及子五百四十人来朝。上御奉天门宴王,赐玉带、羽仪、鞍马、金银、钱钞、锦绮,王妃冠服,子侄僉从赏各有差。十年,遣使送还国。十二年,王母来朝贡^①,厚赐之。二十二年,宣德九年,王复来朝贡,赐亦厚。正统十年后,数遣使来朝贡。天顺三年,王无答佛那沙卒,子舟茫速沙^②请封,遣使册立为王。成化末,给事中林荣、行人黄乾亨奉使,溺海死,荫子人监读书。

其国旧名五屿,东南距海,西北皆山,地瘠卤,故未称国,隶暹罗,岁输金五千两^③。既奉我正朔,始不隶暹罗。王白帛缠首,衣青花袍,蹑皮履,乘轿。俗淳朴,尚回回教。民舍如暹罗,婚丧大类爪哇。联榻趺坐,剝木为舟,泛海而渔。旁海人畏龟龙,龟龙高四尺,四足,身负鳞甲,露长牙,遇人即啮,啮即死。山有黑虎,视虎差小,或变人形,白昼群入市,觉者擒杀之。

(王宗载:《四夷馆考》卷上,
1924年东方学会排印本,第22页)

15. 东西洋考

吉兰丹,即渤泥^④之马头也,风俗俱同渤泥。嘉清末,海

① 据《明实录》所载,永乐十二年人访的不是王母,而是王子母幹撒于的儿沙。

② 子舟茫速沙,应是子苏丹茫速沙。

③ 据《瀛涯胜览》,应为岁输金四十两。

④ 作者把大泥(北大年)和渤泥(文莱)混同,此处渤泥,应为大泥。林道乾曾在这一带活动。

寇余众遁归于此,生聚至二千余人,行劫海中,商舶苦之。

(张燮:《东西洋考》卷三,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57 页)

麻六甲,即满刺加也。古称哥罗富沙,汉时已通中国。后顿逊起自扶南,三千余里皆属之。其东界通交州,即哥罗富沙地也。唐永徽中,以五色鹦鹉来献。旧隶暹罗,岁输金为赋。盖所部瘠卤,尚未称国云。

永乐三年,酋西利八儿速刺遣使上表,愿内附,为属郡,效职责。七年,上命中使郑和封为满刺加国王,赐银印,冠服,从此不复求暹罗矣。九年,嗣王拜里迭苏刺^①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人来朝。命中贵海寿、礼部郎黄裳迎劳于郊,敕有司供帐饰馆待之。寻陛见,贡方物。上御奉天门宴王,赐玉带、羽仪、鞍马、金、银、钱钞、锦绮、王妃冠服,其下赏赉各有差。居久之,礼送还国。(《广东通志》曰:光禄日给牲牢,赐王金绣龙衣一袭,金银器皿、帷帐、茵褥咸具,赐妃八儿迷速里及子侄、陪臣文绮、纱罗、裘衣有差,就馆复赐宴。八月,赐黄金相玉带、仪仗、鞍马,并赐王妃冠服。九月,辞归,赐宴奉天门,别宴王妃、陪臣如初。赐敕劳王,副以金相玉带一、仪仗一副、鞍马二匹、黄金百两、白金五百两、钞四十万贯、钱二千六百贯、锦罗六百匹、绢千匹、浑金文绮二、金织通袖膝襴二,妃以下各有差。)礼部饯于龙江驿,复赐宴龙潭。十年,遣使入贡。十二年,王母来朝,赐如王妃。十七年,王亦思罕答儿沙嗣,更率妻

^① 拜里迭苏刺,应为拜里迷苏刺,这段文字,录自《四夷馆考》,史实与《明实录》有出入,前面已作了说明。

子来朝,言“为暹罗所侵,惟陛下卵翼之”。上为降诏暹罗国王,无开兵隙。暹罗旋遣使来谢侵伐之罪。满刺加所得保境息肩者,皆中国赐也。

二十二年,王西里麻哈刺来朝。宣德九年,王复至,后先赐予甚厚。其后贡使不绝。天顺三年,王无答佛哪沙卒,子苏丹茫速沙请封,遣使册立为王。成化末,给事中林荣、行人黄乾亨奉使,溺海死,以故罢遣云。

王以帛缠首,衣青花袍,蹶皮履,乘轿。俗敦朴,尚回回教,居处如暹罗,婚丧大类爪哇。(《唐书》曰:嫁娶槟榔为礼,多至二百盘。妇已嫁,从夫姓。死者焚之,取烬贮金罍沉之海。)民用陶锡,网鱼为业。屋如楼阁,然不更铺板,但叠木高低层,布连榻,跌(跌)坐饮食,厨厕皆在其间。男女椎髻。(《唐书》曰:非有官,不束发。)肌肤黑漆,间有白者,华人也。后佛郎机破满刺加,人据其国,而故王之社遂墟。臣隶俯首,无从报仇,久乃渐奉为真主矣。

古称旁海人畏龟龙。龟龙高四尺,四足,身负鳞甲。露长牙,遇人则啣,无不立死。山有黑虎,虎差小,或变人形,白昼入市,觉者擒杀之。今合佛郎机,足称三害云。

形胜名迹:

镇国山(永乐中,诏封其国之西山为镇国山,御制碑文赐之,勒石其上),五屿(未称国时酋镇于此),龙雅山(在满刺加港外,其山甚高)。

物产:

猫睛石(《华夷考》曰:中含活光一缕),珠(《一统志》:满刺加出石榴子珠),犀角(本朝充贡),象牙(本朝充贡),玳瑁(本

朝充贡),翠羽,暖鞮(俗名眼镜。《华夷考》曰:大如钱质薄而透明,如琉璃,色如云母。每目力昏倦,不辨细书,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笔画倍明,出满刺加国。暖鞮乃轻云貌,如轻云之笼日月,不掩其明也。若作暖鞮亦可),斗锡(……每块重一斤四两,本朝充贡),乳香(本朝充贡),片脑(本朝充贡),苏合油,蕉心簟(……按《华夷考》称满刺加取茭葦叶织成细簟,阔二尺,长丈余,即此类也),明角,乌角,蜡,做打麻(《方輿胜览》曰:树脂结成者,夜点有光,涂舟,水不能入。《华夷考》曰:树枝流落,胶汁土内,掘出如松历青,内有明净好者,都似金珀,一般出满刺加国),硫黄,没药,夷瓶,燕窝,槟榔,椰子,沙孤米(《华夷考》曰:山野有树,名沙孤树。将树皮如中国葛根捣浸,澄滤,取粉作丸,晒干卖之,出满刺加),茭葦酒(《华夷考》曰:茭葦叶似苦笋,壳厚,性柔软,结子如荔枝样,鸡弹大。取其子酿酒,饮亦醉人,出满刺加),犀,象,黑熊(本朝充贡),火鸡(《华夷考》曰:出满刺加,大如鸛,多紫赤色,能食火,吐气亦烟焰也。子如鹅,胎壳厚,逾重钱,或斑或白,岛夷采为饮盞,见者珍之),鸚鵡(唐时来献)。

交易:

本夷市道稍平,既为佛郎机所据,残破之,后售货渐少。而佛郎机与华人酬酢,屡肆辘张,故贾船希往者。直诣苏门答刺必道经彼国。佛郎机见华人不肯驻,辄迎击于海门,掠其货以归。数年以来,波路断绝。然彼与澳夷^①同种,片帆指香山,便与粤人为市,亦不甚借商舶彼间也。

^① 澳夷,指在澳门的葡萄牙人。

(同上书卷四,第66—70页)

彭亨者,东南岛中之国也。国并山,山旁多平原,草树繁茂,然鸟兽希少。沃土宜谷,蔬果亦饶。其城以木围之,方广可数里,诛茅覆屋。男女椎髻,衣长布衫,系单衣。富者头著金圈数枚,贫人则五色烧珠为圈束之。煮海为盐,酿椰浆为酒。古称上下亲狎,民无寇盗,好佛诵经,而久乃浸漓也。俗渐好怪,刻香木为人像,杀生人血以祭,云用此祈禳。

洪武十一年,遣使奉金叶表朝贡。永乐十二年,遣苏麻固门的里来朝,并贡方物。其后二百数十年而有柔佛之事。

先是婆罗^①王子者,彭亨王妹之婿也,赘于彭亨。柔佛之副王,精悍好斗。其子娶彭亨王女,将婚,副王送子之彭亨。彭亨王宴柔佛副王,戚属俱会,酒半,婆罗王子举觞为寿,手指一巨珠,光耀倍常。副王心欲之,曰:“王子以是珠见饷者,不惜重贖为报。”王子固靳之。副王恚甚,归而起兵攻彭亨矣。二国初为婚媾,出意外。彭亨人人惴恐,不战自散。王与婆罗王子奔金山^②。彭亨王妃者,淳泥^③王之妹也,率众来援,副王焚掠其城郭宫室以归。是时,彭亨国中,鬼哭三日。淳泥王迎其妹还淳泥,彭亨王随之,而命其长子摄国。久之,王归彭亨。其次子骁而多智,遂毒杀父,诛兄自立,至今尚为王。

① 婆罗,可能指加里曼丹岛上的文莱。

② 金山,马来西亚彭亨州一处金矿,详见下文“形胜名迹”部分。

③ 这里的淳泥,疑为大泥。

每为毛思贼^① 逋逃主，买所掠人，远近苦之。（毛思贼者，婆罗属夷也，劫掠海上生人至彭亨卖之。代作昆仑奴，不如指者，则杀以供祭，每人得直三金。）

形胜名迹：

石崖（《一统志》曰：其国石崖周匝，崎岖如山寨），金山（其上出金，有大酋守之，日遣百余人采取，月进王二十金），地盘山（织嘉文席处），狼宾。

物产：

沙金（即金山所采者，排沙拣金，金末在镛，虽黄光闪烁，视亦复类。沙既煎，乃始成块），犀角，象牙，鹤顶，玳瑁，花锡，沉香，速香（本朝充贡）降香，片脑（是狼宾所出者，本朝充贡），嘉文席（嘉文草，蔓生有脊，用刀刺脊，踢去之，织以为席，温柔妍雅，贴人肌，夏微凉而冬微温，故价值逾侈。其制狭而长，盖夷中一席只卧一人，故狭。等身之外，卷以作枕，故长），燕窝，胡椒（本朝充贡），西国米，椰子，槟榔，蚶吉柿，荇藤（蔓抽被地，无枝叶，有皮裹其外如竹皮，剥之则落。藤长数丈，不值剪伐，可缭绕数围。狼宾出者为多），犀，象。

交易：

舟抵海岸，国有常献，国王为筑铺舍数间，商人随意广狭，输其税而托宿焉。即就铺中，以与国人为市，铺去舟亦不甚远，船上夜司更，在铺中卧者，音响辄相闻。

① 毛思贼，疑指布吉斯（Bugis）人，毛思似系布吉斯之译音。布吉斯人是印度尼西亚人一部分，主要居于苏拉威西岛西南部，善于经商航海。一部分移居于马来半岛的雪兰莪。据十六世纪的东西方史籍记载，布吉斯人曾纵横海上，劫掠过往商船。故史籍称其为“毛思贼”。

(同上书卷四,第77—80页)

柔佛,一名乌丁礁林^①。男子削发徒跣,围幔佩刀。妇人蓄发椎结,王服与下无别,第带双刀耳。酋见王,弃刀于地,和南而立,各有尊卑位次。字用茭葦,以刀刺之。又置乌簿,书浩大及秘密事情,外以绳缚之,涂泥封固,印识其上。宫室覆茅,插木为城,其外有池环之。港外多列沙垓。(犹中华蚕户。)无事,以船载货国外;有警或出征战,则募召为兵,称强国焉。婚姻,王与邻国王家自相配偶。余人缔结,亦论门阀相宜。王用金银器盛食,民家磁器,都无匕箸,以手拈之而已。持斋见星方食。节序以四月为岁首。居丧妇人方加剃,男子则再削发。逝者火葬也。

其酋好斗,屡开疆隙。彭亨、丁机宜之间迄无宁日。先年有大庠吉宁仁忠于王,王大信用。二王以兄疏己,谋杀吉宁仁。其后二王出,骑马堕地死,从者皆见吉宁仁为祟,至今人家祀之,竟传灵应。盖夷俗尚鬼,其固然矣。

形胜名迹:

东西竺。

物产:

犀角,象牙,玳瑁,锡,片脑,蜡,嘉文席(是东西竺所织者),木绵布,椒,燕窝,西国米,血竭,没药,槟榔,海菜,蜚吉柿。

交易:

^① 乌丁礁林,柔佛的别称,一说是该地旧称 *Ujong Tanah* 的音译,马来语义为大地尽头;一说是马来语 *Utan Dalam* 的音译,意为王宫之林。

柔佛地不产谷。土人时驾小舟载方物走他国易米。道逢贾舶，因就他处为市。亦在要之入彼国者。我舟至止，都有常输，贸易只在舟中，无复铺舍。

(同上书卷四，第80—82页)

丁机宜，爪哇属国也。辐员最狭，酋众仅千余。柔佛黠而雄，丁机宜境相接也。柔佛狡焉有启疆之思，动为国患，悉索敝赋无宁日。近始求通姻好，然安忍无亲，善事之犹恐其不当也。

其国以木为城，王居旁列钟鼓楼。出人骑象。以十月为岁首。性好洁，食啖所须，手自操割。民俗都类爪哇。大率爪哇一带酒税甚广，而酒禁乃甚严。民间携酒具取水酿酒。国有常赋，然上族之家辄不复御酒；惟细民无赖者时时阑人醉乡，则曹偶笑之。上族客至，以扶留藤、槟榔代茗。若开宴，则人具一大盘，盘有足，置地上，杂贮肴核。每进一物，客甫尝毕，则客之从人径从后取食之，曰：“不敢留残，溷主翁也。”婚者男往女家，为持门户，故生女胜男。丧用火葬。

形胜名迹：

独石门，铁钉屿（以形尖故名。其外水流甚急），鳄鱼屿（亦以其形似鳄也。其水昼则南流，夜则北流）。

物产：

犀角、象牙、黄蜡、嘉文席、西国米、血竭、没药、槟榔、海菜。

交易：

夷亦只就舟中与我人为市。大率多类柔佛，而俗较驯，而货较平。自为柔佛所役，彼国有风声鹤唳之虞，而舶入亦抱林

木池鱼之患。此扬帆者所以掉臂希顾也。

(同上书卷四,第82—83页)

劳满刺加国王还国敕(永乐九年)

王涉海数万里至京师,坦然无虞,盖王之忠诚,神明所佑。朕与王相见甚欢,固当且留。但国人在望,宜往慰之。今天气向寒,顺风南帆,实维厥时。王途中善饮食,善调护,以副朕眷念之怀。

(同上书卷一一,第220页)

成化间,撒马儿罕使臣枉道至广东,将往满刺加市玃貂入贡,所过震惊。布政使陈选奏言:“玃貂本非泽国所产,假借意旨入海宣索,惊扰域中,貽讥海外。”(见《昭代典则》)

红毛鬼投澳夷^①,拒不纳。满刺加伺其舟回,遮杀殆尽。(见《广东志》)

(同上书卷一二,第248页)

16. 殊域周咨录

满刺加国,古哥罗富沙也,在占城极南,自爪哇旧港顺风八昼夜可至。其国濒海,山孤人少。汉时尝通中国,受羁属于暹罗,每岁输金四十两为税,故未尝称国。

本朝永乐三年,其王西利八儿速刺遣使奉金叶表文朝贡,赐王彩段裘衣。七年,命中官郑和等持诏封为满刺加国王,赐银印、冠带、袍服。使者言王慕义,愿同中国属郡,岁效职贡。

^① 红毛鬼投澳夷,指的是荷兰人企图到澳门去。

又请封其国之西山，定疆域界，俾暹罗不得侵扰。上悉从之。诏封西山为镇国山，赐以御制碑文，勒石其上。上以蹇义善书，手授金龙文笺，命书其诏。偶落一字，义奏曰：“敬畏之极，辄复有此！”上曰：“朕亦有之。此纸难得，姑注其旁可也。”义曰：“示信远人，岂以是惜。”上深然之，复授以笺更书之。

九年，嗣王拜里迷苏刺率其妻子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来贡。广州驿闻，上念其轻去乡土，跋涉海道而至，遣中官海寿、礼部郎中黄裳等往宴劳之，复命有司供张会同馆。既至，奉表入见，并献方物。上御奉天门宴劳之，别宴王妃及陪臣等，仍命光禄寺日给牲牢上尊，命礼部赐王锦绣龙衣二袭，麒麟衣一袭及金银器皿帏幔茵褥。赐王妃及其子侄、陪臣、僉从文绮、纱罗、裘衣有差。出就会同馆复宴。既而，王辞归，钱于奉天门，别钱王妃、陪臣等。赐敕劳王曰：“王涉海数万里至京，坦然无虞者，盖王之忠诚，神明所佑也。朕与王相见甚欢，固当且留。但国人在望，宜往慰之。今天气尚寒，顺风帆去，实为厥时。王途中善饮食，善调护，副朕眷念之怀。赐王金镶玉带、仪仗、鞍马、黄金百两、白金五百两。赐妃冠服、白金二百两，赐王子侄冠带，并陪臣等各赏赉有差。复命礼部钱于龙江驿，仍赐宴于龙潭驿。

十一年，王遣人至爪哇国，索旧港地，谓请于中国，已许之矣。上诏爪哇勿听。十二年，王母来朝^①，宴赐如待王妃。

十七年，国王亦思罕答儿沙嗣立，复率妻子入朝。后暹罗

^① 本书有关西利八儿速刺遣使入贡，永乐七年郑和往封满刺加国王，永乐十二年王母来朝等内容，均与《四夷馆考》同，史实与《明实录》不合。

国欲举兵攻之，遣使来告，上诏暹罗与平。二十年^①，其子西哩麻哈刺以父新歿，率其妃及陪臣至阙朝贡。宣德九年，复至。景泰中，王子无答佛哪沙请封，遣兵科给事中王暉往封之。

天顺三年，王卒，其子苏丹芒速沙袭爵。成化十四年，嗣王复请封。上命礼科给事中林荣为正使，行人黄乾亨为副使往封之。竣事而还，舟抵洋屿^②，遭风并溺于海。上愍之，遣官谕祭，荣赠某官，乾亨赠司副，各录一子入胄监。乾亨子后登第，即南畿提学御史如金也。

按乾亨之曾祖名寿生，永乐中为检讨。祖子嘉以孝行，起知束鹿县。父深，景泰中拜监察御史。又寿生，永乐戊子应天发解，其年县庠杨慈亦在本省发解，时称同科两元，为一邑之盛。至乾亨复中成化甲午第一，时称祖孙两元，为一门之盛。

……

后国王复遣使进火鸡，至今通贡不绝。

按火鸡躯大如鹤，羽毛杂生，好食火炭，驾部员外张汝弼亲试喂之。

其国旧名五屿，……其产曰：锡、布、苏木、胡椒、象牙、犀角、硫黄、玳瑁。其贡：番小厮、犀角、象牙、玳瑁、鹤顶、鸚鵡、黑熊、黑猿、白鹿、锁袱（哈烈亦产，一名梭服，鸟毳为之，纹如纨绮）、金母鹤顶、金厢戒指、撒哈刺、白苾布、姜黄布、撒都细布、西洋布、花纁、片脑、梔子花、蔷薇露、沉香、乳香、黄速香、

① 应为永乐二十二年。

② 洋屿，指今越南中部归仁港外的 Gambir 岛。

金银香、降真香、紫檀香、丁香、乌木、苏木、大风子、番锡、番盐。贡道由广东。

按：别志云，满刺加国海旁之人，亦能剝木为舟以取鱼。然海中有所谓龟龙者，高四尺，四足，身负鳞甲，露长牙，遇人即啖，啖即死，渔人甚畏其害。又山有黑虎，视虎差小，能变人形，白昼群入于市，人有觉其为虎者，乃擒杀之。予尝闻牛哀化虎，博杀其兄，涪民变虎，夜食其豕，未闻以虎化人者。兽之化人，如鹿之为黄衣郎，豕之为乌将军，猿之为袁公，狐之为阿紫，皆年久成精，而今随常可变，亦甚异哉。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

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286—290 页）

本朝正德十四年，佛郎机大酋弑其国主^①，遣必加丹末等三十人入贡，请封。有火者亚三，本华人也，从役彼国久，至南京，性颇黠慧。时武宗南巡，江彬用事，导亚三谒上，喜而留之，随至北京，入四夷馆，不行跪礼，且诈称满刺加国使臣，朝见欲位诸夷上。主事梁焯执问杖之。其舶住广州澳口，布政使吴廷举闻于朝。寻检无《会典》旧例，不行，遂退舶东莞南头，盖屋树栅，恃火铳以自固。每发铳，声如雷。潜出买十余岁小儿食之，每一儿予金钱百。（舶夷初至，行使金钱，后方觉之。）广之恶少掠小儿竞趋之，所食无算。居二三年，儿被掠益众。

（同上书卷九，第 320 页）

^① 指 1511 年葡萄牙殖民者占马六甲。

17. 咸宾录

弘治二年,(撒马儿汗)遣使贡狮子。夷人所过,横为侵扰。给事韩鼎上言:“珍禽异兽,非宜狎玩,且供费不贲,宜罢遣之。”未几,广东布政陈选上言:“撒马儿罕使臣怕六湾贡狮子,欲从广南^①浮海往满刺加更市狮子入贡。不可贵异物,开海道利贾胡,貽笑安南诸夷。”三年,由南海贡狮子。礼官倪岳言:“南海非西域贡道,请却之。”自后贡皆从嘉峪关入。

(罗日褻:《咸宾录》卷三,
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3页)

满刺加,永乐三年,王西利八儿速刺遣人朝贡。七年,我遣太监郑和赐印诰,封为王。九年,嗣王拜里迷苏刺率其妃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人来朝。上御奉天门宴王,赐王并妃及子侄赏各有差。十二年,国王子母斡撒子的儿沙^②来朝,告父卒。诏命嗣封。以后宣德、天顺、成化时辄遣使来贡。成化末,给事中林荣、行人黄乾亨奉使册封其王,溺海死,各荫一子入监读书。

其地瘠鹵,旧名五屿,隶暹罗,未称国。既奉我正朔,遂不入暹罗贡。俗淳朴,尚回回教。王白布缠头,身穿细花番布如袍,出人乘轿。男方帕包头,女人撮髻脑后,俱上穿色布短衫,下围白布各色手巾。身肤黑如漆,间有白者,唐人种也。民舍如暹罗,婚丧大类爪哇。地瘠少收,人多泛海取鱼蚌为业。国

① 广南,指今越南中部广南—岷港省一带,它的港口在会安。

② 应作母斡撒子的儿沙。

有一山，泉流溪下，民以溪中淘沙取锡，煎销成块，及织菱葦簟以通市。有龟龙，四足，长牙啮人。又有黑虎，能变人形入市。

其译语：呼天为安刺，地为布迷，日为哈利，月为补蓝。

其山：镇国西山。（永乐中，赐御制碑文。）

其产：火鸡（紫赤，其子壳厚逾重钱，或斑或白，岛夷采之以为饮盞，能食火吐气，故名。与出三佛齐者不同）、黑熊、黑猿、白鹿、波罗密、做打麻（树脂结成者，夜点有光，涂舟，水不入）、菱葦簟（其叶织成簟，子如荔枝，酿为酒）、爰磈（观书可助目明）、沙孤树（取其皮捣作粉，谓之沙孤米）为奇。

（同上书卷六，第157—158页）

彭亨在海岛中，洪武、永乐间，其王麻哈刺惹答饶俱遣使朝贡，献番奴及方物。地多平原，禽兽稀少，草茂土沃，物产无奇。

（同上书卷六，第162页）

18. 皇明象胥录

丁机宜幅员最狭，酋众仅千余。其国以木为城，王居列钟鼓楼，出入骑象。以十月为岁首。性好洁，俗近爪哇，而酒禁甚严。上族辄不御酒，客至以扶留藤槟榔代茗。惟细民无赖，时时阑入醉乡，曹偶共笑之。地接柔佛，为所侵，始通姻好。与华人舟中互市。产犀、象、黄蜡、嘉文席。

（茅瑞征：《皇明象胥录》卷四，

北平图书馆据明崇祯刻本影印本，第21页）

彭亨国，一名彭坑，直暹罗西，在东南海岛中。石崖崎岖，旁多平原，望之坦迤如寨。土沃候温，宜稼穡，饶蔬果而稀鸟

兽。诛茅覆屋，木城广可数里。

粒食诵梵经。煮海为盐，酿椰为酒。上下亲狎，耻为盗。椎髻系单裙，富家女子饰金圈四五于顶发。俗尚怪，刻香木为人，杀人血祭祷以祈禳，盖渐于夷风矣。

洪武十一年，其王麻哈刺惹答饶遣使奉金叶表贡番奴及方物，赐彩币。永乐十二年，复朝贡，贡物有金水罐。地产片脑、诸香、花锡，今附舶香山濠镜澳^①贸易。

或曰其国邻柔佛，柔佛之副王精悍健斗，其子娶彭亨王女，将婚，副王送子之彭亨。王张宴，戚属毕会。婆罗王子者、彭亨王妹婿也。赘于彭亨，时与席，起为寿，手指一巨珠光耀异常，副王心欲之，王子固靳不予。副王恚归而治兵攻彭亨。王与婆罗王子奔金山。会淳泥王以妹为王妃，率众来援。副王焚掠其宫室去，彭亨王命长子摄国，随妃往淳泥，久之而归，次子骁，弑父兄自立。

有婆罗属夷曰毛思贼，每掠人口海上，卖彭亨充昆仑奴云。

柔佛一名乌丁礁林，王服带双刀，诸酋望见王，弃刀于地，和南序立。字用菱葦，以刀刺之。岁首以四月，地不产谷。椎跣，喜兵，彭亨、丁机宜之间岁无宁日。

（同上书卷四，第31页）

满刺加，旧名五屿。直占城极南，自旧港顺风八昼夜至。或云自东莞放洋至崑崙^②，收龙牙门港二日程。东南距海，西

① 香山濠镜澳，即今澳门。

② 崑崙，即昆仑洋。

北皆山。地瘠鹵，羈属暹罗，岁输金四千两^①，向未称国。

永乐三年，其酋长拜里迷苏刺遣使奉金叶表朝贡，愿内附为属郡。七年，中使郑和赉诏敕、银印封为满刺加国王。请定疆域，并封其国西山，俾暹罗无侵扰，诏封为镇国之山，赐御制碑文勒石。上以尚书蹇义善书，手授金龙文笺，命书诏。偶遗一字，义奏：“敬畏之极，辄复有此。”上曰：“此纸难得，姑注其旁。”义曰：“示信远人，何惜是。”上深然之，复授笺更书。九年，王率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来贡，广州驿闻，命中使海寿、礼部郎中黄裳往劳。上御奉天门宴王，赐玉带、龙衣、金银器皿，供帐，妃及子侄、僮从，各赉文绮有差，遣使送归国，复郊饯。

十年，修贡。十二年，王母来朝，厚赐之。宣德九年，嗣王西哩麻哈刺者复来朝贡，优礼异它夷，命工部治舟遣归。正统十年后，贡使数至，道由广东。天顺三年，王无答佛哪沙卒，嗣子请封，遣使册为王。成化十年，给事中陈峻等封占城王槃罗茶悦，闻为安南所虏，抵灵山不敢入，遂以所赉挟假风泛至满刺加国互市，诱其王入贡。十四年，复因其嗣王马哈木沙请封，命给事中林荣、行人黄乾亨往册。还抵洋屿，遭风溺海死，各荫一子入监读书，尔后遂罢封使。

正德中，被佛郎机仇杀，其王苏端妈未见逐，退休陂堤^②，兵去复国^③。嘉靖初，遣使贡方物，给赏如例。八年，广东以

① 应为四十两。

② 陂堤，应为陂堤里。

③ 满刺加苏丹在宾坦岛进行过抗葡斗争，但1511年以后没有发生“复国”之事。

擒剿佛郎机，并绝安南、满刺加诸番舶。兵部议，广东原设市舶司，应听如旧。许之。二十七年，巡视浙福都御史朱纨报，海夷佛郎机行劫漳州界，大破之走马溪。寻以御史疏纠滥杀，命兵科都给事中杜汝楨往勘，奏前贼系满刺加国番人，私招沿海无赖，往来贩鬻，拒杀，与纨奏异，纨竟得罪死。

考其俗淳朴，尚回回教。王白帛缠首，衣青花袍，蹑皮屐，乘轿。男女椎髻，短衫，围白布，肤黑漆，间有白者，唐人种也。候朝热暮寒。无它产。有山泉流为溪，于溪中淘沙取锡，煮成块，曰斗锡。民以淘锡网鱼为业，及织芭蕉簞。屋如楼阁，用木高低层布，联榻趺坐。王居饰以锡箔。婚丧大类爪哇。物价视华五倍。山有黑虎，视虎差小，或变人形，白昼入市。龟龙高四尺，四足，身负鳞甲，露长牙，遇人啮即死，旁海人畏之。贡物有金母鹤顶、白鹿、黑猿、锁服、花纓、黑小厮、番盐、锡。今其国为佛郎机所据，讹称麻六甲，或古即古哥罗富沙。

往满刺加入龙牙门，盖山门相对，若龙牙，中通船，南有凉伞礁。俗以掳掠为豪，遇番舶，多调小舟迎劫，非顺风，罕有脱者。

(同上书卷五，第1—3页)

19. 名山藏

彭亨国，在暹罗之西，石崖周匝，远望则平。田沃丰米谷，气候温。洪武十一年，国王麻哈刺惹答饶遣使奉表贡番奴、方物。永乐十二年再至，故志。上下亲狎，无寇盗。男女椎髻，尊佛，其故俗也。万历中，而其国中有柔佛之事。柔佛，彭亨邻国也。其国有副王，为人强悍斗狠。副王子娶彭亨王女，将

婚，副王送子之彭亨。彭亨王享副王，为置宴。戚属而有婆罗王子者，彭亨王妹之婿也，赘于彭亨。酒半，婆罗王子举觞为寿。其手指有巨珠甚美，副王心欲之，且许之重赏。王子固靳不与，副王恚甚，归而起兵攻彭亨。彭亨、柔佛两国相婚媾，柔佛人猝至，莫为防，不战自废，王与婆罗王子奔金山。彭亨王妃，淳泥^①王之妹也，率众来援，副王大焚掠其城郭、宫室以归。是时也，彭亨国中鬼哭三日。淳泥王迎其妹还淳泥，彭亨王随之，命其长子拥（摄）国。王归彭亨，其次子亦骁悍，遂毒父诛兄自立，今尚为王也。

（何乔远：《名山藏》王享记三，
台北影印崇祯刻本，第8页）

满刺加国，古哥罗富沙也。在占城极南，诸番之会也。暹罗羁属。永乐初，中使自阆中至其国，由是而达西洋古力里士国，分踪遍往支柯丹、拐葛刺、忽鲁谟斯等处。迨其反也，咸于是聚齐焉。永乐七年，封其酋西刺儿速刺为王。逮已为国王，遣使来请封其国之西山，得保疆，毋生心于暹罗。诏封为镇国山，赐御制碑文，勒石系诗曰：“西南巨海中国通，输天灌地亿载同。洗日浴月光景融，雨崖露石草木浓。金花宝钿生青红，有国于兹民俗雍。王好善义思朝宗，愿比内郡依华风。出入导从张盖幢，仪文裼裘礼虔恭。大书贞石表尔忠，尔国西山永镇封。山君海伯翕扈从，皇考陟降在彼穹。后天监视久益隆，尔众孙子万福崇。”而自是不羁属暹罗，如旧时矣。

九年，嗣王拜里迷苏刺率其妻子陪臣五百多人来朝。上

^① 淳泥，应为大泥。

念其远来，遣中官海寿、礼部郎中黄裳宴劳之广州，有司供张会同馆。既至表见献方物，上御奉天门宴劳之。妃及子侄、陪臣有别宴。仍命光禄寺日给牲牢上尊，赐王锦绣龙衣二袭，麒麟衣一袭，若金银器皿、帟幔、茵褥，王妃及其子侄、陪臣、僉从皆赐有差。王辞归，餞于奉天门，别餞妃及子侄、陪臣。赐敕曰：“王数万里涉海朝京师，坦然无虞，维王忠诚，孚佑于明神，朕见王甚欢，便欲留王，国人在望，宜往慰之。天气向寒，顺风南帆，实惟厥时。王尚途中强饮食，善调护。赐王金镶玉带一、仪仗一、鞍马二、黄金百两、白金五百两、钞四万贯、铜钱二千六百贯、锦绮纱罗六百匹、绢千匹、浑金文绮二、金织通袖膝襪二，王其受之。”王妃及子侄、陪臣复有赐，命礼部餞宴之龙江、龙潭二驿。

十二年，国王子母幹撒于的儿沙来告父卒，命嗣封。十七年，国王亦思罕答儿沙嗣位，复率妻子朝。后使来言，暹罗国欲攻之，诏暹罗与平，亦思罕答儿沙卒。二十年^①，其子西哩麻哈刺率其妃及陪臣来朝。宣德九年复至，宣宗念王父永乐中举国来朝，至王益修臣职，赐王冠带，赐敕奖谕，命工部缮王舟，王从行二百余人皆有厚赐。

正统中，国王息力八密息瓦儿丢八沙乞赐敕书及蟒龙衣服、伞盖，求一舟而将来朝焉。景泰中，王卒，子无答佛那沙请封。遣给事中王暉往。天顺三年，王卒，其子苏丹茫速沙嗣，

^① 应是永乐二十二年。

遣给事中陈嘉猷往。卒，子乌哈木沙^①嗣。成化十四年来请封，命礼科给事中林荣为正使，行人黄乾亨副之，还溺死，以此遂罢遣其国。

正德十三年，国王苏端马末为佛朗机酋所逐而据其地，使二十人者从广东人贡，时广东左布政使吴廷举兼海道副使，议许之。广东守臣以佛郎机故不列于王会，羁其使以闻。诏给方物，遣之归。使者留不去，劫夺行旅，掠食小儿，广人苦之。会满刺加来诉，御使丘道隆、何鳌相继疏言佛郎机擅夺天朝受封之夷，据有其地，且驾大舶，操凶器往来交易，争斗杀伤，此南服祸始也。昔祖宗时，夷贡有期，毋敢阑人。自吴廷举议弛禁，于是夷心无厌，射利如隼，扬帆如驰，以致佛朗机伺隙而侮，今宜驱绝之，毋留。诏从之。

而佛朗机有使者曰亚三，能通番汉，贿江彬，荐之武宗，从巡幸。武宗见亚三时时学其语以为乐。他日有事四夷馆，兀坐而见礼部主事梁焯。焯怒，杖亚三。彬闻，大诟曰：“彼尝与天子游戏，肯下跪一主事耶。”

世宗即位，佛郎机复以接济使臣衣粮为名，请以所贡番物如例抽分，诏复绝之。

（同上书王亨记三，第17—20页）

20. 鸿猷录

（洪武十一年）十月，百花、彭亨国王遣使来贡。

^① 应是马哈木沙，明朝政府于成化十七年七月遣林荣、黄乾亨到满刺加，封马哈木沙为正。

(洪武十六年癸亥)上以海外诸国进贡,信使往来不实,乃命礼部置勘合文簿给发诸国,俾有凭信稽考,以杜奸诈。但遇入贡咨文,俱于各经过布政司比对勘合相同,然后发遣。于是,暹罗、占城、……蒲刺加^①、……百花、彭亨、……急兰丹、……凡五十九国尝来朝贡,皆给勘合文册。

(高岱:《鸿猷录》卷六,
丛书集成初编本,第73页)

21. 五杂俎

海上操舟者,初不过取捷径,往来贸易耳;久之,渐习,遂之夷国。东则朝鲜,东南则琉球,旅宋^②,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刺迦、暹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来,率以为常;所得不赀,什九起家。于是射利愚民,辐辏竞趋,以为奇货。而榷采之中使,利其往来税课,以便渔猎。纵令有司给符繻与之,初未始不以属夷为名。及至出洋,乘风挂帆,飘然长往矣。近时当事者虽为之厉禁,诛首恶一二人,然中使尚在,祸源未清也。老氏曰:“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上既责以税课方物,而又禁其贩海,其可得乎。

(谢肇淛:《五杂俎》卷四,
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2页)

永乐中,重译而至,又十六国。其中如苏禄、苏门答刺、彭

① 蒲刺加,乃满刺加之误。

② 旅宋,即吕宋,为今菲律宾的吕宋岛(Luzon)。

亨、琐里^①、古里、班卒^②、白葛达^③、吕宋之属，二十余国，皆前代史册所不载者，汉、唐盛时所未有也。然其中惟朝鲜、琉球、安南及朵颜三卫^④等，受朝廷册封贡赋，惟谨比于藩臣。其他来则受之，不至亦不责也，可谓最得驭夷之体。

(同上书卷四，第119页)

22. 越峤书

学士钱溥《使交纪行志略》云，天顺六年正月丙申朔，甲寅，皇上命溥为正使，礼科给事中王豫为副使，持节奉诏往安南国，封黎灏为王。……六月甲子朔，乙丑，过梅岭。七月甲午朔，丙申，喜陈给事嘉猷^⑤自满喇加国还。

(李文凤：《越峤书》卷一一，
据旧抄本油印本，第15页)

23. 四夷广记

成化十四年^⑥，嗣王复请封。上命礼科给事中林荣为正使，行人黄乾亨为副使往封之，竣事而还。是役也，军民之在

① 琐里，又称西洋琐里，印度古国，在今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一带。

② 班卒，位于马来半岛西岸麻坡河口，班卒乃 Panchor 的音译。

③ 白葛达，即今伊拉克的巴格达(Baghdad)。

④ 朵颜三卫，又称兀良哈二卫，是朵颜、福余、泰宁三卫的合称。洪武二十二年置，故地在今内蒙古洮儿河一带。永乐以后，南徙至今河北省东北部长城之外地区。

⑤ 陈嘉猷，礼科给事中，天顺三年八月奉命出使满刺加，册封苏丹芒速沙为满刺加国王。

⑥ 应为成化十七年。

行者千人,物资太重,而火长又昧于经路,次交阯之占壁啰^①,误触铁板沙,舶坏,二使溺焉,军民死者十九。

(慎懋赏:《四夷广记·海国广记》,
玄览堂丛书续集本,第101册,满刺加国条)

适回回人写亦虎仙以贡献事,诬陷甘肃文武大臣。亚三与虎仙皆恃彬势,意颇轻侮朝官,焯每以法绳约之,二夷人相谓曰:天颜可即,主事乃顾不可即耶。彬闻之,谓焯凌虐驾下人员,将奏治。适武宗晏驾,皇太后懿旨诛彬。又满刺加王诉佛朗机夺国仇杀,于是御史丘道隆、何鳌言其悖逆称雄,逐其国王,掠食小儿,残暴惨虐,遗祸广人,渐不可长,宣即驱逐出境。所造垣屋,尽行毁拆,诏悉从之。诛其首恶火者亚三等,写亦虎仙同伏诛,命抚按檄备倭官军逐余党丑类归去。

(同上书,第102册,佛朗机国条)

24. 天下郡国利病书

湾泊有定所

布政司案:查得递年暹罗国并该目官下甘蒲石、坤州^②与满刺加顺搭占城各国夷船,或湾泊新宁广海望峒^③,或勒金奇潭^④、香山艮白濠镜^⑤十字门,或东莞鸡栖屯门、虎头门等

① 占壁啰,亦作占不劳,指在今越南的广南—岷港省东北岸外的占婆岛(Champa)。

② 甘蒲石、坤州,今地无考。

③ 即今广东省台山县广海镇附近。

④ 勒金奇潭,四部丛刊本作新会奇潭,当在今广东省新会县。

⑤ 香山艮白濠镜,四部丛刊本作香山浪白濠镜,即今澳门。

处海澳，湾泊不一。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二〇，
台北广文书局影印武英殿聚珍版，第16页）

抽分有则例

布政司案：查得正统年间，以迄宏治，节年俱无抽分。为正德四年后，镇巡等官^① 都御史陈金等题，要将暹罗、满刺加国、年结阑国^② 夷船货物，俱以十分抽三，该部将^③ 贵细解京，粗重变卖，留备军饷。……正德十六年，满刺加国奉佛朗机本国^④，及进贡诈伪，议礼部议行镇巡等官遣发出境。

（同上书卷一二〇，第16—17页）

① “为正德四年后，镇巡等官”，四部丛刊本作“惟正德四年，该镇巡等官”。

② 年结阑国，四部丛刊本作“并吉阑国”，今地无考。

③ 该部将，四部丛刊本作“该户部议将”。

④ 奉佛朗机本国，四部丛刊本作“奏佛朗机夺国”。

三、清 代

1. 清史稿

总领事(从四品,奏补)十有三人(新加坡、澳洲^①、南斐洲^②、坎拿大^③ 各一人,隶英使。……)

领事(正五品,奏补)十有四人(槟榔屿^④、纽丝伦^⑤、仰光^⑥、温哥华^⑦ 各一人,隶英使。……)

使臣掌国际交涉,参赞佐之。领事掌保护华侨。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 一九,
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3449 页)

(光绪)四年,置新加坡领事,后改总领事。……十三年,置小吕宋^⑧ 总领事,仰光领事,槟榔屿副领事,后改领事。十

① 澳洲,即今澳大利亚(Australia)。

② 南斐洲,今称南非(South Africa)。

③ 坎拿大,今称加拿大(Canada)。

④ 槟榔屿(Penang),在马来半岛西岸,属今马来西亚。

⑤ 纽丝伦,今译新西兰(New Zealand),位于大洋洲。

⑥ 仰光(Rangoon),今缅甸的首都。

⑦ 温哥华(Vancouver),今加拿大温哥华。

⑧ 小吕宋,即今菲律宾,总领事驻在马尼拉(Manila),光绪二十四年才开馆。

七年,置南洋各岛领事。

(同上书卷一一九,第3449—3450页)

2. 清实录

(乾隆六年,辛酉,九月,己卯)左都御史管广东、巡抚王安国疏报,发遣安南、苏禄、巫来由^①等国被风难番归国,下部知之。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五一,第5页)

(乾隆七年,壬戌,十月,庚寅)上御勤政殿听政,王大臣等议覆,两广总督公庆复奏称,广东地窄民稠,雍正五年,援闽省之例,开趁南洋,阅久相安。兹以噶喇吧^②番目,戕害汉人,署闽督策楞,恐番性贪残,并有扰及商船,请禁南洋贸易,固为防微杜渐。但闻番目此举,伊地贺兰^③国王责其太过,欲将镇守噶喇吧番目更换,再三安慰商船,照旧生理,则该番并无扰及客商之意,请毋庸禁止南洋贸易等语。复据闽浙总督那苏图奏称,商船出洋者十之七八,其中有至暹罗、柔佛等国者,宜加分别,请将噶喇吧暂禁,其暹罗、柔佛等国,仍准往来等语。复据两江总督宗室德沛奏称,外番肆横,固当禁止,以俟革心。而议禁南洋,不能不弛禁诸国。且该番因禁止通商,必致穷乏,是以商船回棹,加意抚慰周旋。是番性虽残,亦知畏

① 巫来由,马来人自称 Malayu 的译音,清代的巫来由,泛指东南亚各地马来人居住的国家。

② 噶喇吧,马来语椰子(Kalapa)的音译,指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Jakarta)。

③ 贺兰,即荷兰。

惧。况其所害者,原系彼地土生,实与番民无异。南洋商贩,仍听经营为便等语。查各督抚所议,或请无庸禁止南洋,或请暂禁噶喇吧往来。虽所议不同,其意皆以仰体皇上怀柔至意。今海外远夷,悔过自新,均沾德泽,应请将南洋一带诸番,仍准照旧通商。

(同上书卷一七六,第6—7页)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四月,乙巳)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查讯白人供称,该国(指英国)至广东,风顺不过三个月,至迟六个月。所过地方,如佛喃机^①、……噶喇吧^②、姑路庇冷^③、噶勒格^④、星加坡^⑤等处,皆该国所属。……两广总督祁贡等奏,遵查曾到噶咭喇^⑥贸易人朱京玉,据称息辣^⑦又名噶咭喇,即新加坡,乃噶人埠头。

(《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三七一,第36—38页)

(光绪三年,丁丑,九月,丁丑)先是出使英国大臣兵部左侍郎郭嵩焘奏^⑧,各口通商事宜,应纂成通商则例一节,并请设新加坡领事,暨派员赴万国监牢会^⑨。下总理各国事务衙

① 佛喃机,可能指法国;但当时苏伊士运河还未开通,航船可能经葡萄牙再绕非洲好望角。

② 噶喇吧,指印度的马德拉斯(Madras)。

③ 姑路庇冷(Pulau Penang),即槟榔屿。

④ 噶勒格,即马六甲。

⑤ 星加坡,即新加坡。

⑥ 噶咭喇,今译作英吉利(English),指英格兰(England),简称英国。

⑦ 息辣,又称作息力,是马来语 Selat(海峡)的音译,指今新加坡。

⑧ 郭嵩焘(1818—1891),湖南人,1876年1月至1879年1月为驻英使臣。

⑨ 万国监牢会,全称为整理万国刑法监牢会(Association for the Reform and Codification of the law of Nations)。

门议。至是奏：……至新加坡应设领事官，遴委道员胡璇泽^①承充，应如所请办理。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五八，第12页）

（光绪四年，戊寅，四月，乙酉）谕军机大臣等，丁日昌^②奏，劝办潮州及香港各埠捐务，集有成数，及捐款分解晋、豫，南洋捐户，一律给奖，英国总督捐赈，应否致谢各折片。丁日昌督饬道员张铎等，劝捐赈银。绅民人等，急公好义，踊跃乐输，潮州^③一府，已捐者业有二十余万之多。其香港及南洋各埠，经绅董梁云汉等实力劝办，起解三万余两。新加坡、小吕宋等处华商，亦经该绅士等切劝，已捐定者共三万余元，将来尚可扩充。所办甚属认真。丁日昌以豫省灾荒与晋省相等，拟将潮州捐款专解山西，将香港及南洋各埠捐款专解河南，均汇至天津，由李鸿章转购米粮，分别起运，即着照所请行。至巫来由国王^④捐银千元，以为华商之倡。该国向无与中国交涉事件，应如何办理之处，着李鸿章与丁日昌斟酌妥办。

（同上书卷七·一，第7—8页）

（光绪四年，戊寅，七月，丙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新加坡领事官胡璇泽，发给文凭，嗣后照办。允之。

① 胡璇泽(1816—1880)，广州郊区黄埔村人，故被称为黄埔先生，新加坡华商，1877年10月至1880年3月为驻新加坡领事。

② 丁日昌(1823—1882)，广东人，清末洋务派，曾任江苏巡抚、福建巡抚和总理衙门大臣，会办南洋海防事宜。

③ 潮州府，府治在今广东省潮州市。

④ 捐款的实是柔佛苏丹。

(同上书卷七六,第10页)

(光绪六年,庚辰,九月,庚寅)予故新加坡领事官胡璇泽议恤。

(同上书卷一二〇,第8页)

(光绪十三年,丁亥,十月,辛丑)出使英、法、义、比国大臣刘瑞芬^①奏,新加坡领事官左秉隆^②二次任满,恳仍留洋接办。从之。

(同上书卷二四八,第13页)

(光绪十四年,戊子,二月,壬寅)出使英、法、义、比国大臣刘瑞芬奏,新加坡领事官分省补用直隶州知州左秉隆等四员,出洋期满,请援案奖励。……允之。

(同上书卷二五二,第13页)

(光绪十六年,庚寅,九月,甲午)以劝集赈款,予新加坡福建绅商兼充暹罗领事候选道陈金钟^③传旨嘉奖。

(同上书卷二八九,第11页)

(光绪十七年,辛卯,二月,甲辰)予出使俄、德随员知府塔

① 刘瑞芬(1827—1892),字芝田,安徽人,1886年5月至1890年4月为驻英、法、义、比四国大臣。义,指意大利;比,指比利时。

② 左秉隆(1850—1924),字子兴,广州人,1881年9月至1891年5月,1907年10月至1910年10月为驻新加坡领事。

③ 陈金钟(1828—1892),出生于新加坡,是富商陈笃生的儿子。1850年以后继承父业,经营米业。捐资重修陈笃生医院,倡建福建会馆、妈祖宫。经营丹戎巴葛船坞公司,成为新加坡港口的奠基人。1865年被封为太平局绅。在暹罗建有碾米厂,被拉玛四世任命为暹罗驻新加坡领事,爵号为 Phya Amukul Siam Kich Upanick Sit Siam Kath。1872年,调解了新加坡闽潮两帮的械斗。1873年,调解了暹罗和马来亚之间的边界纠纷。1888年,接待过访新的日本王太子。1890年,接待到过新加坡游历的暹罗拉玛五世。

克什讷、新加坡领事左秉隆等奖叙。

(同上书卷二九四,第5页)

(光绪十七年,辛卯,三月,戊子)颁给新加坡等处领事关防,从出使大臣薛福成^①请也。

(同上书卷二九五,第9页)

(光绪十九年,癸巳,二月,己巳)以英国新加坡总督施密司^②、伦敦府尹威德海募捐苏、皖赈款,命出使大臣薛福成传旨嘉奖。

(同上书卷三二一,第7页)

(光绪二十年,甲午,四月,甲寅)谕军机大臣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户部会奏,英商购买茶叶,类皆径运西国,香港、新加坡为过路埠头,并非运销之地,吴大澂^③设局销运,拟向汇丰洋行息借银五六十万两。即使运销稍有利益,恐亦不敌借款之折耗,出使经费现存无几,碍难借拨,均应毋庸议等语。

(同上书卷三三八,第9页)

(光绪二十年,甲午,五月,辛巳)以神灵显应,颁南洋槟榔屿华商公所关帝庙扁额曰:“威震南溟”。……以募助赈捐,南洋槟榔屿等处华商郑嗣文等,传旨嘉奖。

(同上书卷三四〇,第3页)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四月,丙午)以潮州侨民捐助东赈,颁新加坡天后庙扁额曰:“曙海祥云”。

① 薛福成(1838—1894),江苏人,清代外交官,1890年4月至1894年8月为驻英使臣。

② 施密司(Smith, Cecil Clementi),当时为海峡殖民地总督。

③ 吴大澂(1835—1902),江苏人,同治进士,官至湖南巡抚。

(同上书卷四四三,第20页)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八月,丁酉)又谕,张之洞^①奏,出洋华商表明心迹,请准销案免累,并予褒奖一折。据称福建举人内阁中书衔丘炜菱^②,向在南洋新加坡一带经商,素为华商之望。上年唐才常^③在汉口破案,供有丘炜菱资助康逆钱财之语。经该督通缉查拿,兹据该举人禀称,初与康、梁二逆往还,嗣闻其借会敛财,煽党谋逆,立即痛恨绝交,冤被株连,恳予自新。奏明销案免累,并报效赈捐银一万两等语。康、梁二逆,遁逃海外,煽惑人心,借会敛财,似此被其诳诱者,必所不免。既据该举人输诚悔悟,具见天良,殊堪嘉尚。丘炜菱着加恩赏给主事,并加四品衔,准其销案,以为去逆效顺者劝。

(同上书卷四八六,第6—7页)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九月,甲子)赏代理新加坡总领事官,前驻英参赞罗忠尧^④从一品封典。

(同上书卷四八七,第1页)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十月,己亥)出使英、义、比国大臣

① 张之洞(1837—1909),河北人,洋务派代表人物。1884年任两广总督,1889年任湖广总督,1907年为军机大臣,管学部。

② 丘炜菱,即星洲诗人丘菽园(炜萱),原籍福建海澄,生于1874年,1941年去世。清朝政府知道他资助唐才常之后,把他在乡的家属扣押起来,勒索一万两银子作为赈灾之用,才把他们释放。

③ 唐才常(1867—1900),湖南人,清末维新派,1900年在汉口成立自立军机关,8月22日,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杀害。

④ 罗忠尧,1899年5月至1902年1月为驻新加坡总领事。

调充出使俄国大臣罗丰祿^① 奏：遵旨派员前赴英属各商埠，晓谕侨寓华民，勿为孙文、康、梁诸逆说摇惑。下外务部知之。

（同上书卷四八八，第6页）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二月，丁巳）出使英、义、比国大臣罗丰祿奏，义、比两国参赞，责任较重，现调派驻比参赞林桂芳充驻义二等参赞官，新加坡总领事刘玉麟^② 充驻比二等参赞官。……下部知之。

以保护侨黎出力，予代理槟榔屿副领事知府谢荣光^③ 等升叙加衔有差。

（同上书卷四九六，第8—9页）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四月，癸丑）以南洋官商捐款赈济陕灾，赏新加坡领事罗忠尧、谢荣光花翎。

（同上书卷四九八，第17页）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十一月，乙亥）出使英国大臣张德彝^④ 奏委员赴英属各埠，宣布谕旨，敷陈顺逆，晓谕侨居华民情形。下外务部知之。

（同上书卷五〇八，第3页）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二月，戊申）谕内阁，南洋各埠，多有华商出洋贸易，熟悉中外情形，尤深明于君国身家互相维系

① 罗丰祿，1897年4月至1902年5月为驻英、义、比国使臣，后调赴俄国，未到任。

② 刘玉麟，1897年至1899年为驻新加坡署理总领事。

③ 谢荣光，1898年5月至1903年1月为驻槟榔屿副领事。

④ 张德彝（1847—1918），汉军镶黄旗人，1902年5月至1905年12月为驻英国使臣。

之义,虽侨居海外,心恒不忘故土,其忠爱悃忱,朝廷深为嘉尚。叠经谕令沿海各省,于流寓华商回籍时,设法保护。现在振兴庶政,讲求商务,一切应办事宜,全在得人。尤应体恤商情,加意护惜。各埠华商人等,凡有因事回华者,其身家财产,均责成该省督抚,严飭地方官切实保护。即行妥定章程,奏明办理。倘有关津丁役,地方胥吏及乡里莠民借端讹索,即予按律严惩,决不宽贷。着即由沿海督抚及商务大臣,出使大臣,剴切晓谕,宣布朝廷德意,俾众咸知。

(同上书卷五一二,第15页)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五月,壬申)以劝谕南洋各埠华商创兴孔教,消弭邪说,予同知吴桐林以知府选用。

(同上书卷五一六,第4页)

(光绪三十年,甲辰,十月,丙辰)商部奏,开办实业学堂,请赏给石印《图书集成》。又奏,槟榔屿创建中华学校,请赏给扁额并石印《图书集成》,均允之。又奏,改派主事王大贞前赴各埠,随同考察商务。报闻。

(同上书卷五三六,第6页)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十一月,己丑)以办事平允,赏新加坡政务司奚尔智、工程司夏溥宝星。

(同上书卷五五一,第7页)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四月,庚申)署两广总督岑春煊^①奏,南洋华商创办国民捐,忠义可嘉,恳恩给奖。得旨:胡国濂

^① 岑春煊(1861—1933),字云阶,广西人,是岑毓英的儿子,后来还担任过邮传部尚书等职务。

等,均着传旨嘉奖。

(同上书卷五五八,第13页)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十二月,戊寅)学部奏,派内阁侍读梁庆桂等赴美筹办华侨兴学事宜,又派法政科举人董鸿炜,总理南洋各埠学务,从之。

(同上书卷五六八,第10—11页)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二月,辛卯)谕军机大臣等,袁世凯^①等电奏,派船巡历南洋各岛,保护华民等语。着照所请,该部知道。

(同上书卷五七〇,第16页)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三月,癸丑)颁南洋新加坡天后庙扁额曰:“波靖南溟”。

(同上书卷五七一,第12页)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五月,癸卯)赵尔巽^②又奏,南洋华商来奉^③开矿,请免出井各税,以示招徕,下部知之。

(同上书卷五七三,第13页)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七月,辛丑)又谕:朕钦奉皇太后懿旨,农工商部奏,南洋华侨商会成立,请派员考察奖励一折。南洋各埠,华商居多,类以商业自谋生聚。现在商会渐次成立,朝廷时深注念,甚为嘉许。着派杨士琦前往各该埠考察情

① 袁世凯(1859—1916),河南人,北洋军阀,曾任督办商务大臣,军机大臣,1907年9月4日授外部尚书,会办大臣。

② 赵尔巽,曾任四川总督和东三省总督。

③ 奉,即奉天府,辖地主要在辽河以东地区,府治原在盛京(今沈阳);后移往承德县(今属河北)。

形,剴切宣布德意,优加抚慰。如有慨集巨资回华振兴大宗商务者,除从优予以爵赏外,定飭地方官妥为保护,以重实业而惠侨民。

(同上书卷五七六,第10—11页)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八月,庚申)两江总督端方^①奏:“南洋商会成立,派大员前往考查,海外侨民欢忭颂祷,惟近亦有被逆党煽惑剪辮改装者。朝廷锐意维新,方实行预备立宪,而逆党则以政府腐败,耸人听闻。朝廷消弭内讧,方力除满汉畛域,而逆党则以种族不同,造为邪说。两宫母子一心,慈孝无间,而逆党则故作疑似之辞,以为摇惑人心之计。善政既远于传闻,谬种乃易于散播。应派考查大臣,前赴各岛时,广布朝廷德意,宣示年来力图富强政策,以维侨情而弭隐患。”得旨:“着交杨士琦阅看。”

(同上书卷五七七,第1—2页)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三月,癸卯)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奏:海军得力人员,请照陆军部奏定暂行章程,充补实官。又奏,每年冬季,酌派南北洋各舰游历南洋各埠,由农工商部遴选随同前往。下陆军部会同北洋大臣具奏。寻奏:两舰得力人员补官之处,拟待海军官制奏定,再行核办。酌派军舰游历南洋,并由农工商部遴选随同前往各节,拟请照准。从之。

(同上书卷五八八,第14页)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十二月,乙卯)以报效巨款协助建

^① 端方(1861—1911),满洲正白旗人,1905年曾出洋考察宪政,1906年回国后建议清政府搞预备立宪。

筑监狱经费,予江西道员苏秉枢以四品京堂候补,槟榔屿副领事戴春荣^①以道员用,并赏二品衔。

(《宣统政纪》卷四,第8页)

(宣统三年,辛亥,二月,己丑)改设英国属地槟榔屿正领事官。

(同上书卷四九,第17页)

(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壬寅)出使英国大臣刘玉麟^②奏:上年赴英时,途经新加坡、槟榔屿等处,见华侨商业甚盛,出品以南洋植物居多。然运往欧洲,未可决其获利者,以仰欧人鼻息故也。今就咨询所及,谨抒管见四条:一、请设大清银行分行于英国伦敦。一、请颁航业奖励补助法,并提倡组织海军义勇队。一、请设中华商品陈列所于各国都会暨通商大埠。一、请设万国博览会于京师。下内阁会议具奏。

(同上书卷六〇,第17页)

(宣统三年,辛亥,九月,癸酉)海军部奏,据闽浙总督电称,传闻革党在新加坡制舰,又闻革舰已抵澳门,请速派兵舰驻泊福州、厦门,以备不虞,亦系要著。惟现在各兵舰俱已派赴长江各省,一时无可抽拨。其开赴闽省日期,似应视长江军情之缓急以为断。报闻。

(同上书卷六二,第58页)

① 戴春荣,1907年12月至1911年为驻槟榔屿副领事。

② 刘玉麟,1910年12月为驻英使臣。

3. 明清史料(庚编)

广东总督揭帖

总督广东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拜他拉布勒哈番、驻扎肇庆府加三级纪录
□□□□□□题：为汇报发遣难夷归国日期事。据广东布政使司布政使、驻扎广州府王士俊详为禀报事称，奉前任总督杨
案验，康熙五十七年七月初三日，准兵部咨，职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工部咨，工科抄出该本部覆两广总督杨 题前事内开，该臣等议得，据广东、广西总督杨 疏称，柔佛国番船喇哈等男妇二十八名被风飘至新安县^① 蚰蛇湾打破，又妈你等二十五名被风飘至澄迈县^② 苍眼湾打破，又咖喇吧^③ 番人吧什等三名，小船被风飘至琼州府感恩港^④ 打破。即据详报，经臣与抚臣飭令各该地方□□给口粮养贍抚恤。臣查南洋柔佛等国□□□禁地方，无商船到彼，闽粤二省又无彼国船只前来，原船业已遭风击碎，是喇哈等五十余名口永无还乡之日。因议捐船一只，令三起难番附合驾归，以弘圣朝柔远德意。嗣后如有飘到内地难番，验其原船可修，即与修整发遣。如已破烂难修，又无便船可搭者，酌量捐给发遣。统于岁底题报，并请敕部定例遵行等因具题前来。查南洋商船不可令往，

① 新安县，即今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县。

② 澄迈县，即今海南省澄迈县。

③ 咖喇吧，为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④ 感恩港，位于今海南省三亚市，清代称为崖州。

已有俞旨,九卿议覆通行在案。今柔佛等国番船被风打破,飘至广东地方,诚恐奸徒借此勾通地方文武官弁,将应禁之物盗买,并内地之人□□□国亦未可定。应严飭地方文武官弁查验名口,令其出具并无夹带违禁等物印结送部。今该督既请捐给船只,令三起难番附合驾回。应如该督所请,又嗣后如有此等番船飘到,查验原船可修,即与修整发遣,或破烂难修,酌量捐给发遣,统于岁底题报。亦如该督所请,俟命下之日通行沿海督抚提镇遵行可也等因。康熙五十七年五月十八日题,本月二十三日奉旨:“依议,钦此。”……臣谨会同署理广东巡抚印务户部右侍郎驻扎广州府臣傅 合词具题,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查照施行等因,除具题外,理合具揭,须至揭帖者。雍正八年五月十四日。

(录自《明清史料》庚编第六本,第505—509页,
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0年刊行)

4. 清季外交史料

使英郭嵩焘奏新加坡设立领事片

再,臣奉准总理衙门光绪二年八月十三日具奏出使经费一折,内开总领事及正副领事名目,诚以各口设立领事官,与出使事例同条共贯。臣随查明英国属地新加坡等处,中国流寓经商人民共计数十万人,应分别设立领事,以资弹压,于是年九月十五日具奏。旋于十月二十八日道出新加坡,见广东人道员胡璇泽,为其地人民所推服。数年前,广属人民与各属互斗,亦经胡璇泽解散,英国官商皆倚信之。臣以新加坡领事

非胡璣泽无可充承者。经照会英国外部,计逾五月之久,至六月初始得复文,臣即札知胡璣泽妥议章程。窃查中国设立领事情形,与各国绝异,其本末利病,有须一详陈者。

西洋各国以通商为制国为本,广开口岸,设立领事,保护商民,与国政相为经纬,官商之意常亲。中国通商之利,一无经营,其民人经商各国,或逾数世,或历数年,与中国声息全隔。派员经理,其势尤格而不入。窃揆所以设立领事之义,约有二端。一曰保护商民,远如秘鲁、古巴之招工,近如南洋日国^①所辖之吕宋、荷兰所辖之婆罗州^②、噶罗巴^③、苏门答腊,本无定立章程,其政又近于苛虐,商民间有屈抑,常苦无所控诉。是以各处民商,闻有派遣公使之信,延首跂望,深盼得一领事,与为维持。揆之民情,实所心愿。此一端也。一曰弹压稽查,如日本之横滨、大阪各口,中国流寓民商,本出有户口、年貌等费,改归中国派员办理,事理更顺。美国之金山^④、英国之南洋各埠头,接待中国人民,视同一例。美国则盼中国自行管辖,英国则务使中国人民归其管辖,用心稍异,而相待一皆从优。领事照约稍联中国之谊,稽查弹压,别无繁难。准之事势,亦所易为。此一端也。

臣愚以为此时设立领事,取从民愿而已,毫无当于国计。是以领事之名可立,领事之费必不可多。因查各口民商盼望保护,皆愿凑集领事经费。英国古巴领事吉乐福乞假回国言,

① 日国,日斯巴尼亚的简称,清代对西班牙的称呼。

② 婆罗州(Borneo),今称加里曼丹岛(Kaliruantan)。

③ 噶罗巴,即噶喇吧,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④ 金山,又称旧金山,即美国加州的 San Francisco。

闻中国工民筹办领事经费,无不乐从。吕宋等处人言略同。其专恃以弹压者,但择其地绅商有资望者为之。于户口、年貌册费内筹备需用款目,由使臣假以事权,俾得尽其调处之益。一切开支,应从减省。近年以来,遣使各国,需用浩繁。就臣所处言之,糜费实多,而求可以裨益国家实少。徒使福建船政局、上海机器局需用经费,无从拨给,几至停工。若更听从各使臣设立领事,开报薪水,以有用之经费,资无名之支销,于国计无裨丝毫,于经理各国事宜亦万不能持久。是今日多一豪举,更历数年,亦必多一貽累。诚惧公私交困,进退两穷,在臣谋国之愚忱,尤不能不长虑却顾,以为经久计者也。应恳敕下总理衙门,另行核议。臣之愚虑,实早及此,是以在新加坡谕知胡璇泽,但允发给开办经费,应支薪水,听从筹画报销。胡璇泽亦欣然允从。惟交涉东西两洋事宜,必应明定章程,俾归画一。尤不宜有畸轻畸重之分,听令彼此参差,丰约互形,以资口实,则所损尤大。至所派胡璇泽充当新加坡领事,其南洋各埠头应否分设领事,臣皆未能自悉,应令胡璇泽切实考求,报明办理,即飭作为南洋总领事,一切事宜分别申报。各国使臣仍统归南北洋大臣及两广总督臣就近经理,并乞恩准施行。所有设立新加坡领事情形,因经费艰难,另行核议之处,谨附片陈明,谨奏。光绪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奉旨:“该衙门议奏。”

(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第13—15页)

使英郭嵩焘奏请派员赴万国刑罚监牢会片

……臣去岁过香港、新加坡,遍视其系囚处,整齐清洁,叹为尽善。……光绪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奉旨:“该衙门议奏。”

(同上书卷一一,第15页)

总署奏议复郭嵩焘奏请于新加坡设立领事片

奕訢^①等片 再,光绪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片奏,英国属地星加坡,拟设领事,委道员胡璇泽充当,作为南洋总领事,并因经费艰难,应另核议等因。查臣衙门,原议出使经费,兼及总领事及正副领事。本因美国之金山、日斯巴尼亚国之古巴、秘鲁国之利马及日本国之长崎等处,中国人民在彼实繁有徒,须设领事,以资铃束保护之处。其是否设立,仍由出使大臣自行酌度,或无须设立,以免糜费,或如该大臣所称,酌给开办经费,不给薪水,期得节省之益。出使大臣自当各就所至各国地方情形,核实详筹办理,本非令凡出使大臣皆设领事于其国也。今以星加坡须设领事,该大臣拟遴委员胡璇泽承充,即作为星加坡领事官,所办各事,申报出使大臣主裁。其所称南洋各埠头应否分设领事,该大臣未能深悉,拟令胡璇泽切实考求,报明办理。即飭作为南洋总领事,一切事宜分别申报各国使臣,仍统归南北洋大臣及两广督臣就近经理等情。查中国领事官事经创设,南洋各埠头相隔甚遥,胡璇泽甫令任事,才具即堪胜任,耳目亦难遽周,出使各国大臣及南北洋大臣,两广总督势亦不能节制,应请从缓妥筹,此时无庸置议。该大臣以领事之费必不可多,议给开办经费,不给薪水,即就中国流寓民商愿出户口、年貌等费内报销

^① 恭亲王奕訢(1833—1898),清末洋务派首领,从1860年起,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理大臣。

开支,系为力求节省起见。至若出使各国须设领事,应归划一之处,臣等共同商核,除不必设立领事,各国仍无庸议外,其有各处情形与新加坡相似者,即照此一律办理。或该处口岸另有碍难照办情形,由出使大臣查察,另行奏明核办,仍应力求撙节,以期事归实际,用无虚糜,谨奏。光绪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奉旨:“依议。”

(同上书卷一一,第30—32页)

谕丁日昌据奏称香港总督及巫来由 王捐赈应否致谢一折,着查复具奏

上谕:丁日昌奏,劝办潮州并香港各埠捐务,集有成效,及香港总督捐赈,应否致谢各折片,据称,潮州一府,已捐者已有二十余万之多,新加坡、小吕宋等处华商指定者已有三万余元,所办甚属认真。其劝捐出力绅董及各埠管事头目,并准予事竣后由丁日昌知照李鸿章^①,核明请旨。至巫来由王捐银千元^②,以为华商之倡。该国王向无与中国交涉事件,应如何办理之处,着李鸿章与丁日昌斟酌妥办。香港驻埠之英国总督燕轩尼士约翰^③捐赈钱五千元,亦属好义,已谕令总理衙门知悉,应否酬答,该督等察度具奏。四月初六日。(光绪四年)

① 李鸿章(1823—1901),安徽人,清末洋务派首领,1870年以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内政、外交、军事大权。

② 捐款的是柔佛苏丹,当时的官员搞不清楚,把他说成是巫来由王或麻拉甲王。

③ Hennessy, John, 约翰·轩尼诗,1877年至1882年间为香港第八任总督。

(同上书卷一三,第19—20页)

总署奏新加坡设总领事经费薪俸办法折

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奕訢等奏:为新加坡设立中国领事应给俸薪等项,查照章程成案,酌核办理事。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焘奏新加坡设立领事,恳给薪俸一折。光绪四年十一月初一日奉旨:“该衙门知道,钦此。”钦遵于初二日由军机处抄交到臣衙门。据原折内称,准总理衙门咨复,查上年奏请设领事折内,有在新加坡谕知胡璇泽,但允发给开办经费,其应支薪水,听从筹画等语。今准咨称,领事、翻译等俸薪由江海关道归入出使经费内汇拨,自系变通。前奏办理应由臣等专折奏明等因。臣自受命出洋以来,实见开支出使经费岁益繁多,领事保护民商,尚有身格纸费,足资筹画。是以举胡璇泽以为例,非谓各国选派领事皆应开支经费,独新加坡一处可以责成筹办也。国家所定经制,须归一例,不能以胡璇泽一人独示区别。至该处所收经费,自应责成按年开报,抵销所支薪俸。其需用人员、文案委员亦不可少。翻译之设,专取传达语言。领事能通知该处语言,翻译一节即可从省。伏乞飭下总理衙门,仍照通定章程,发给新加坡领事及委员等薪俸,从开办之日为始,均归出使经费内开支。所用委员,亦责成使臣酌核名数,咨报总理衙门以昭划一等语。臣等伏查上年八月间,据郭嵩焘片奏,领事之名可立,领事之费不可多。各口民商盼望保护,皆愿凑集领事经费。在新加坡谕知胡璇泽,但允发给开办经费,其应支薪水,听从筹画报销,胡璇泽亦欣然允从。南洋各埠,应令胡璇泽切实考求,即飭作为南洋总领事,仍统归南

北洋大臣及两广总督就近经理等因。当经臣等以新加坡须设领事,该大臣拟委胡璇泽承充,应即作为新加坡领事官。南洋各埠相隔甚远,南北洋大臣等势不能节制。该大臣拟飭胡璇泽作南洋总领事等情,应请从缓妥筹。该大臣议给开办经费,不能给薪水,即就中国流寓民商愿出户口、年貌等费内报销开支,系为力求节省起见,各处情形有与新加坡相似者,即照此一律办理等因,奏准行知各该大臣遵照。嗣于本年二月间,据北洋大臣咨准郭嵩焘咨,胡璇泽驻扎新加坡领事所需经费,未据总理衙门核定,似应照奏定出使经费通行章程,正领事官月给薪俸五百两,领事翻译官月给薪俸三百两,即由报准开办之日起,飭江海关道就近汇支。其中国流寓商民,愿出身格、年貌等费每年若干,令该领事据实详细开报,酌核抵销等因,经臣衙门咨令详细察核咨复。六月间,据郭嵩焘咨,新加坡领事经费,应自胡璇泽具报二月十九日开办之日起支。所收商民船牌及身格等费,飭由领事据实开报扣抵。臣衙门复咨,令专折奏明等因在案。

今准郭嵩焘奏请,仍照奏定章程发给新加坡领事及委员等俸薪等语。既据该大臣查明,据实奏请,查照臣衙门奏定出使章程内开,正领事月给薪俸银五百两之例,按月由郭嵩焘发给新加坡胡璇泽照数支领。胡璇泽通晓西洋语言,即毋庸添设翻译,以归节省。至领事官需用文案委员之处,查臣衙门前议复郭嵩焘等奏随带人员折内声明,出使章程只有随员、医官,并无文案名目。请将该大臣等随带之文案作为随员,按月照俸薪二百两之数支給。现在新加坡领事处需用人员未便创立文案名目,应令查照奏案,将文案委员作为领事随员,照出

使大臣随员月给俸薪银二百两之数,酌减每月给予俸薪银一百六十两,稍示等差。该领事应用随员名数,仍由该大臣核定后,咨报臣衙门查核。所有领事及随员等俸薪等项,均自开办之日起支,统于该大臣出使经费内发给,仍汇入一年期满奏销册内,一并列款请销。至该处所收身格纸费等项,臣衙门前咨复郭嵩焘,以现与日国有议订招工章程,华人前往新加坡可按此章程商办。所有出洋身格纸费,无庸另议,以归一律。惟出洋船牌费一项,各国征收有无异同,转飭胡璇泽详细禀复。应令该大臣查照前咨,即飭胡璇泽将船牌费一节迅即查明,禀由该大臣咨复臣衙门核办。并令该大臣飭将该处每年所收船牌费若干,抵支开办、薪俸等费不敷若干,再由出使经费内拨给,以昭核实。谨奏。光绪四年十一月初八日,奉旨:“依议。”

(同上书卷一四,第20—22页)

总署致张之洞闻粤省出示煽惑新加坡华民,希查复电

英使云,粤省有出示煽惑新加坡等处华民之事。顷又云,接新加坡总督电咨,此项告示在该处布散,实贻本国国体之羞。究竟有无,其事大有关系,希电复。八月初八日。(光绪十年)

(同上书卷四七,第10页)

彭玉麟^①、张之洞致总署，英属地新加坡粤无派员持示宣布电

前遵旨悬赏激励四衔示云，谕两广、南北洋沿海居民，及越南西贡、新加坡、槟榔屿等处华人，法犯中国，有忠义报效者，雇船置械，驰赴越南、闽、粤海面，拦截法船，充兵毁其械，充匠坏其器，引水浅搁，食置毒物，有功奏奖等语，张贴沿海。此乃谕我华人，令其在中国海面御敌，非令其在外国举事。文义甚明，并无不合。至新加坡等处宣布，当系往来客商传布，遂传至巴黎、伦敦，亦所难料。此岂华官之责，亦非英国之羞。请照复巴使^②，该处乃英辖地，去粤甚远，当日万无派员持示布置之事，此时断无另行晓谕之法。既系英境，听英官自行设法剖谕可也。八月初九日。（光绪十年）

（同上书卷四七，第10页）

使英曾纪泽^③致总署，英外部以粤吏谕
新加坡华人毁法船有侵英权，请旨申饬电

英外部以粤吏谕新加坡、槟榔屿华人毁法船，毒法人，又侵英权，请旨责粤吏，饬反汗，其词激烈。八月初十日。（光绪十年）

（同上书卷四七，第11页）

① 彭玉麟(1816—1890)，湖南人，1883年任兵部尚书，中法战争中在广东办防务。

② 巴使，指当时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

③ 曾纪泽(1839—1890)，湖南人，1879年1月至1886年5月为驻英、法大臣。

总署致曾纪泽,粤示一节已奉旨申飭粤省大吏电

粤示一节,已奉特旨申飭粤省大吏,并谕海外各岛华民,不得与闻军事。八月十一日。(光绪十年)

(同上书卷四七,第12—13页)

谕粤省督抚告示措词不当着传旨申飭电

上谕:前因法人背约失信,衅自彼开。谕令沿海统兵大臣及各该督抚,督率防军,将法兵合力攻击,仍将各国商民一律保护,即法国官商教民安分守业者,亦在保护之列。朝廷办理此事,堂堂正正,无非相待以诚。近闻广东督抚等出示晓谕沿海居民忠义报效,令在海面将法船引水浅搁、食置毒物等语,并将新加坡、槟榔屿等处华人一并谕及。此等告示在内地张贴,该督抚等意在以大义激励华民,原无不可。惟食置毒等语,措词转失正大。新加坡、槟榔屿等处,非我属地,恐传闻失实,展转沿讹,或至别生事端,于七月初六日谕旨不合。彭玉麟、张之洞、张树声^①、倪文蔚^②均着传旨申飭。法人渝盟无理,凡我中国人民,自能众志成城,同仇敌忾,正不必借秘计诡谋,致失中国仗义兴师之意。至海外各岛屿寓居华人,均着不必预闻军事,以免貽误。八月十一日。(光绪十年)

(同上书卷四七,第13页)

① 张树声(1824—1884),淮军将领,当时任两广总督。

② 倪文蔚,当时任广东巡抚。

使英曾纪泽致总署,特旨申饬粤官已照会英外部电

特旨申饬粤官电告外部,惟谕各岛华民不与兵事一层,似不宜。且不可贴告示,贴又侵英权矣。八月十三日。(光绪十年)

(同上书卷四七,第14页)

总署奏遵议南洋各埠拟先在小吕宋设立总领事折

总理各国事务庆亲王奕劻^①等奏:“为遵议南洋各国商埠议先在小吕宋设立总领事馆筹计经费各情,通筹利弊事。窃上年十二月十二日,准军机处抄交两广总督张之洞奏,派员访查南洋华民商务情形,拟在小吕宋先设总领事以资保护,并筹计经费一折。奉朱批:该衙门议奏,钦此。查筹计外洋各埠华民捐船护商,设领事分驻。十二年二月,曾经该督会同出使大臣张荫桓^②遵旨复奏,并遴派副将王荣和、知府余璠访查南洋各岛情形。又臣衙门于十二年五月议复海军衙门折内声明,俟该督查有端绪,再由出使大臣察看情形,相机利导,并由臣衙门分电驻英、荷、日出使大臣,转告各该国外部,以利进行在案。……兹据原奏内称,该委员等所历南洋计二十余埠,日斯巴尼亚国所属之小吕宋埠,英属之新加坡等四埠,……皆拟分设总副领事。请先妥商日国公使,催设小吕宋领事,其余各

① 庆亲王奕劻(1836—1918),1884年开始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事务,1885年,会同奕谻办理海军事务。

② 张荫桓(1837—1900),广东人,1885年至1890年为驻美、西班牙、秘鲁三国使臣。

埠,俟小吕宋办有规模,次第推广,并筹计领事、翻译、随员等官薪俸,及倡助书院经费,渐购护商兵轮等语。臣查闽粤生齿最繁,率倚外海为食,散在各国属埠,在古巴、新旧金山^①、新加坡、西贡、暹罗、缅甸海口等处经商佣工,何止百万。节经臣衙门与南北洋大臣、出使大臣商度累年,舌敝唇焦,择其尤为紧要之区,次第奏设领事于古巴、旧金山、新加坡等埠,以资保护华民,免为他族凌虐。该领事等均归出使大臣管辖,以专责成。……又原奏内称,各岛国华商愿自筹领事等薪俸经费,俟派定后,请在出使大臣经费项下将第一经费先行核给,第二年后便可不费公帑等语。臣查各埠苟设华官,事事索之商民,亦滋流弊。且该埠可收之身格、船费能否充裕,尚无把握。若亦如古巴领事署之始而踊跃输纳,继而群情涣懈,岁收日继,遂至不敷支用,……又查光绪四年,新加坡请设领事时,前出使大臣郭嵩焘亦请只给开办经费,以后一切自筹。嗣因入款不敷,复请发给。历年出使销册,新加坡每年入款只数百两,而支销至七八千两之多。……谨奏。光绪十四年二月初二日。奉旨:“依议。”

(同上书卷七五,第18—20页)

使英薛福成奏英属各埠拟添设领事保护华民折

出使英、法、义、比国大臣薛福成奏为英国所属各埠拟添设领事官,保护华民,并通筹南洋各岛派员先后次第事。窃臣查光绪十二年,两广督臣张之洞派遣委员副将王荣和、知府余

^① 旧金山为美国的三藩市;新金山指澳大利亚。

瑞访查南洋各岛华民商务,奏称该委员等周历二十余埠,约计英、荷、日三国属岛应设总领事者三处,设正副领事者各数处,经总理衙门议复在案。臣于光绪十六年七月,准总理衙门咨称:据海军提督丁汝昌^①文称,此次巡洋,如附近新加坡各岛曰槟榔屿、曰麻六甲、曰罗佛芙蓉^②、曰石兰莪^③、曰白蜡^④,皆未设领事,华商因受欺凌剥削,无不环诉哀求,拟请各设副领事一员,即以随地公正殷商摄之,统辖于新加坡领事。应先与该外部商定,核给凭照,如能办到,实于华民有裨等因。臣当经办文照会英国外部,援照日、德及各国常例声明,中国可派领事官分驻英国属境,俟商有端倪,拟再咨明总理衙门详筹妥办。

臣窃思领事一官关系紧要,而南洋各岛华民繁庶,若不统论全局,则一事之利弊无以明;若不兼筹各国,则一隅之情势无由显。……中国领事之驻外洋者,在英则有新加坡领事^⑤,在美则有旧金山总领事^⑥,有纽约领事^⑦,在西班牙则有古巴

① 丁汝昌(1836—1895),字禹廷,安徽人,1888年任北洋海军提督,1890年、1894年曾两次率领舰队巡洋到过新加坡和马尼拉等地,宣慰华侨,回国后曾向清朝政府提出在南洋各地增设领事的建议。

② 罗佛芙蓉,应为罗佛、芙蓉。罗佛,即柔佛;芙蓉(Seremban),位于马来西亚森美兰州(Negri Sembilan)。

③ 石兰莪,即马来西亚的雪兰莪州(Selangor)。

④ 白蜡,即今马来西亚的霹雳州(Perak)。

⑤ 新加坡领事,1877年10月开始派驻,首任领事胡璇泽。

⑥ 旧金山总领事,1880年1月开始派驻,首任总领事陈树棠。

⑦ 纽约领事,1883年3月开始派驻,首任领事欧阳明。

总领事^①，有马丹萨领事^②，在秘鲁则有嘉里约领事^③，在日本则有横滨^④、长崎^⑤、神户^⑥ 三处领事，有箱馆副领事^⑦。盖南北美洲与日本各口迭经总理衙门与出使大臣筹画经营，建置较密。惟南洋各岛星罗棋布，形势尤为切近，华民往来居住，或通商，或佣工，或种植，或开矿，不下三百余万人。即委员王荣和等所到之处，亦已报有百余万人。……英、法两国所属应专设领事者约五处，……他如槟榔屿等处已可相机设法，或以就近领事兼摄，或选殷商为绅董，畀以副领事之名，而以就近领事辖之。斟酌盈虚，随宜措置，要亦所费无多。就南洋各岛而论，只须设领事十数员，大势已觉周妥。加以略有添派，综计岁费当不过十万金。……即就新加坡一埠而论，设立领事已十三年，支销经费未及十万金，然各省赈捐、海防捐所获之款，实以倍之。而商佣十四五万人，其前后携寄回华者，当亦不下二千万。……盖领事一官在彼外洋，虽无管辖华民之权，实有保护华民之责。纵令妥订条约章程，必得领事随所见闻，与彼地方官商办，则洋官亦得能以稽查，而上人不敢任意苛虐，即驻洋使臣欲与外部辩论，亦必以领事所报为凭，方能使

① 古巴总领事，1879年8月派驻，驻哈瓦那，首任总领事刘亮沅。

② 马丹萨领事，1879年8月派驻，驻在古巴的马坦萨斯(Matanzas)，首任领事陈善言。

③ 嘉里约领事，1884年12月派驻，驻在秘鲁的卡亚俄(Callao)，首任领事刘福谦。

④ 横滨领事，1878年2月派驻，首任理事官范锡朋。

⑤ 长崎领事，1878年6月派驻，首任理事官余瑞。

⑥ 神户领事，1878年6月派驻，首任理事官廖锡恩。

⑦ 箱馆领事，1886年2月派驻，首任副理事官刘坤。

洋官有所顾忌。此领事一官,所以不能不设之由。而已设领事之处,未尝无显著之效也。今华民出洋之利,已称不如前矣。诚能于南洋各岛酌添领事,尚可挽回补救,而收固有之利源。……即如新加坡初设领事,英之外部亦极力阻挠,当时颇费周折,至今乃无异议。窃查英、法、荷、日四国属境,其苛待华民,不愿我设领事者,以荷、日二国为最,而法次之,英又次之。……至英国待我华民较为公允,臣观各国在英属地设一领事视为泛常之举,向无拦阻。又知英国君臣用意颇欲与中国互敦睦谊,或不于此等事件稍露歧视中国之形。近与该外部商议,请照各国之例,在英地随宜派设领事。即彼未肯速允,臣拟坚持初议,至再至三与之磋磨,先就香港、仰光、新金山等处酌设一二员,而槟榔屿等六处亦当审其地势人数,从长筹画。……谨奏。光绪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①

(同上书卷八三,第35—37页)

使英薛福成奏濒海要区添设领事拣员调充折

出使英、法、比、义等国大臣薛福成奏,为濒海要区添设领事,拣员调充事。窃臣承准总理衙门文开北洋大臣李鸿章咨称,海军提督丁汝昌巡历南洋,目击华民人数巨万,生意盛殷,既设领事之处尚称安谧,其余颇受欺凌,无不环诉哀求请设领事。咨令酌度情形,试与英国外部商议。如能办到,实于华民有裨等因。臣窃谓酌设领事,所费无多,而收效甚远,曾于去年十月统筹全局,缕请圣鉴在案。查南洋流寓华民颇有买田

^① 《庸庵海外文编》也全文收录了薛福成这一奏折,可供参阅。

宅,长子孙者,而拳拳不忘中土,叠次防务、赈务捐数甚巨,既据同声呼吁,不可无以慰商民望泽之诚,示国家保护之意。惟设立领事,条约本无明文,各国知此于我有益,往往靳而不许。即英国前议,亦谓中国只能照约而行,不能援引公法。臣初与外部商议,先破其成见,谓中英方睦,岂容与泰西分别异同,再四磋磨,外部始允照各友邦一律办理,仍谓审量情形,刻下或有难尽照办之处。臣亦以经费有常,必须择要兴办,碍难处处遍设。查香港一岛,为中外咽喉,交涉渊藪,前使臣屡商未就,臣拟于香港设一领事官。其新加坡原设领事,改为总领事,兼辖槟榔屿、麻六甲及附近英属诸小国小岛。若虑鞭长莫及,或就地选派殷商充副领事,以资联络,由总领事察度,稟臣核办。臣既函商总理衙门,复明告外部,外部尚以中国官吏未谙西例为虑,臣告以新加坡领事左秉隆在任十年,彼此往来素称和睦。臣署参赞官黄遵宪^①前充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四年,稳练明慎,中外悦服。拟以此二员充补,外部乃无异辞。合无仰恳天恩,俯念员缺紧要,准将驻英二等参赞官先用道黄遵宪调充驻扎新加坡总领事官,新加坡领事官先用知府左秉隆调充驻扎香港领事官,于交涉事务,流寓商民必有裨益。谨奏。光绪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奉朱批:“该衙门议奏。”

(同上书卷八四,第10—11页)

^① 黄遵宪(1848—1905),广东人,1891年5月至1894年7月为驻新加坡总领事。

总署奏遵议添设香港领事改设新加坡总领事折

总理各国事务庆亲王奕劻等奏，为遵旨议奏事。窃臣衙门准军机处抄交出使大臣薛福成奏濒海要区添设领事一折，本年三月二十四日奉朱批：“该衙门议奏，钦此。”臣等查此案前于光绪八年六月间，经前出使大臣曾纪泽以照交逃犯一节，照商英外部于香港设立领事。十二年三月，前两广总督臣张之洞亦经奏请催设香港领事，谓此举有通商、保民、交犯、巡缉、防海之益者五。又前出使大臣郭嵩焘暨总税务司赫德^①先后筹议香港情形，亦谓若于该处设官实多裨益。近年以来，均因英外部支展迟延，迄未有成。惟新加坡一处，经郭嵩焘于光绪四年六月商准英外部设立领事，经该国给与准照，作为暂认。薛福成知事为国体民生所系，曾于上年十二月间，就该国属埠统筹全局，专折缕陈宸鉴各在案。兹复据奏称，前因臣等查南洋各岛华民商旅，佣工数逾百万，转徙之利亦倍于前。前年因晋、豫偏灾，新加坡华商等尤能以铢寸之余，输将巨款。虽属过都越国，依然心向皇仁，慕义急公，不忘中土。近来益增繁盛。其未设领事之区，凌弱逐强，在所不免。呼吁所通，息息均关廛念。今薛福成拟以黄遵宪充新加坡总领事，既与英国商定，应如所请办理。至香港近接粤垣，华洋交涉，尤非外岛可比。若果设立领事，自于交涉之事有益。惟英国使臣华尔身^②曾来臣衙门，言及香港设领事只宜以税务司兼充。

① 赫德(Sir Robert Hart)，英国人，任清朝政府海关总税务司。

② 华尔身(Sir John Walsham)，1886年至1892年间为英驻华公使。

臣等以其语涉含糊，与薛福成原奏商准外部，以左秉隆调充各节迥异。因即电薛福成，以凭核办。嗣据复称，港、坡之议，英外部实允试办一年。查从前新加坡亦属试办，后为常驻。并据外部面称，一年之内，香港华民不致与领事为难，领事不侵英民之权，即为长局。又据外部文称，俟奉到大皇帝谕旨，即发与该二员准照，并已电告驻华使臣，及由藩部函知督勿稍梗阻，别生波折等语。臣等公同商酌，以香港新设领事与新加坡本有领事情势稍异，英于香港领事仅允试办一年，日后有无异言，尚未可定，且近时洋报传闻，又有香港领事作为罢论之说，虚实无从悬揣，应请旨敕下薛福成察探情形，究竟英廷之意是否不至反覆，或明告以试办一年之议，中国未能满意，略作停顿，看其如何答复，再行商办。悉由该大臣妥慎筹议，请旨定夺。惟新加坡系由正领事改为总领事，非香港新设可比。若因香港试办一年之说，并新加坡固有之权利而亦限一年，似非胜算，亦应由该大臣与英外部妥订准照为要。港、坡两岛，宜有区别也。至经费数目及增派随员各节，应由臣衙门按照奏定出使章程，酌核办理。谨奏。光绪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奉朱批：“依议。”

（同上书卷八四，第28—30页）

使英薛福成奏请申明新章豁除旧禁以护商民折

出使英、法、义、比国大臣薛福成奏：……臣于光绪十七年奏派道员黄遵宪为新加坡总领事官，属令到任后详察流寓华民情形，核实禀报。兹据称，南洋各岛华民亦得百余万人。约计沿海贸易，落地产业，所有利权，欧洲、阿拉伯、巫来由人各

居十之一，而华人仍占十之七。华人中如广、琼、惠、嘉各籍约居七之二，粤之潮州、闽之漳泉乃占七之五。粤人多来往自如，潮人则去留各半，闽人最称殷富，惟土著多而流寓少，皆置田园长了孙，虽居外洋已百余年，正朔服色仍守，华民婚丧、宾祭亦沿旧俗。近年各省筹赈、筹防，多捐巨款，竟邀封衔翎顶，以志荣幸。观其拳拳本国之心，知圣泽之浃洽者深矣。惟筹及归计，则皆蹙额相告，以为官长之查究，胥吏之侵扰，宗党戚族之讹索，种种貽累，不可胜言。凡挾资回国之人，有指为通盗者，有斥为通番者，有谓为偷运军火接济海盗者，有谓其贩卖猪仔、要结洋匪者，有强取其箱篋肆行瓜分者，有拆毁其房屋不许建造者，有伪造积年契券借索逋欠者。海外羁氓，孤身子立，一遭诬陷，控诉无门，因是不欲回国。间有以商贾至者，不称英人，则称荷人，反倚势作威，干犯法纪，地方有司莫敢如何。今欲扫除积弊，必当大张晓谕，申明旧例既停，新章早定，俾民间耳目一新，庶有裨益。盖黄遵宪体察既深，见闻较熟，故言之详切。……吁恳天恩，……飭下总理衙门，严议保护出洋华民良法。……谨奏。光绪十九年七月初十日。奉朱批：“该衙门议奏。”^①

（同上书卷八七，第14—17页）

^① 《庸庵海外文编》也收录了薛福成这一奏折，可供参阅。该书还附记，薛福成这一奏疏，光绪十九年五月十六日由英伦使馆发递，七月初十日奉朱批：“该衙门议奏，钦此。”八月初四日，总理衙门复奏：“应如所请，敕下刑部将私出外境之例酌拟删改，并由沿海督抚出示晓谕，凡良善商民，无论在洋久暂，婚娶生息，一概准由出使大臣或领事官给予护照，任其回国治生置业，与内地人民一律看待，毋得仍前借端讹索，违者按律惩治。”奉朱批：“依议，钦此。”

使英薛福成奏请酌派军舰保护外洋华民片

再，臣闻留寓外洋华民往往以势孤气馁，为他国人所轻侮。西洋通例，莫不派拨兵船保护商民，俾旅居者增气以自壮。近者中国海军各舰亦尝巡历新加坡各埠，华民喜色相庆，以手加额，谓为从前未有之光宠。惟海军船数不多，经费不裕，势难分拨。兵轮久驻海外，华民集款积少成多，未尝不愿供给船费。稟请酌派军舰稍张声势。从前两广督臣曾议劝办此事，未及就绪。设令果有成效，则海军省养船之费，而有历练之资，兵船无坐食之名，而著保护之绩。商贾、佣工捐费不多，颇沾利益。使臣领事权力虽弱，亦倚声援，一举而数善备焉。臣属领事黄遵宪，相机利导，据称闽商未肯出力，事难必成。臣是以有招护华民之请。盖华商有力者之在外埠，商埠之衰旺系之，军实之强弱系之，即西人亦视之颇重也，谨奏。光緒十九年七月初十日。

(同上书卷八七，第17—18页)

总署奏遵议薛福成请派兵船保护外洋华民片

奕劻等片：再，薛福成奏请派拨兵船保护外洋华民一片，光緒十九年七月初十日奉朱批：“该衙门议奏，钦此。”查商旅羈栖异国，冀借声威，亦人情所自有。该大臣因众商吁恳，拟派兵舰以资保护，自系维持商务起见。惟中国兵舰为数无多，现尚不敷分拨。若添备兵轮，由商筹费，亦非政体。且恐拟议未必能周，而管驾不得其人，转致别生事端，此亦不得不虑。俟日后体察情形，再行筹办。理合附片陈明，谨奏。光緒十九

年八月初四日。奉朱批：“依议。”

(同上书卷八七,第22页)

粤督李瀚章致总署新加坡华船洋药已商税司开办电

新加坡华船洋药^①一事,现接杨道电,已遵照钧署来文,与税司妥商开办。正月初一日。(光绪二十年)

(同上书卷八九,第1页)

使英薛福成奏南洋新设副领事官随员酌定章程折

出使英、法、义、比国大臣薛福成奏,为南洋新设副领事官随员,拟请酌定章程,恳予保奖事。窃臣于光绪十九年六月,咨请总理衙门援案添设槟榔屿副领事官,业经议准开办,其余或有添设之处,尚须查议。兹据新加坡总领事官黄遵宪禀称,查副领事一官,就地取材,须公正诚实绅商派充。斯职虽在洋有年,素孚众望,而一切华洋函牒,自须延聘随员,借资襄助。现在槟榔屿副领事张振勋^②,月支俸银一百两,仅敷办公。所有随员薪水,由其自行酌给。该随员事务稍简,而责任仍重,且聘自内地,远涉重洋,与海外各领事处随员事同一律,应请酌立章程,俟三年差满,准其随同副领事一并列保等因前来。臣查历届成案,各处领事官随员等,均按照异常劳绩奏保,副领事随员既未开销薪俸,若不予以保奖,未免稍觉向隅。惟该

① 洋药,指鸦片。

② 张振勋,字弼士(1840—1916),广东人,1893年3月至1894年7月为驻槟榔屿副领事,1894年至1897年为驻新加坡署理总领事。

员等应聘办事,究与各使臣奏调人员较有区别。可否援照寻常劳绩保奖章程,准副领事设随员一名,先将姓名、履历开报,详咨存案。自到差之日起,扣至三年期满,准其开保,以示鼓励而严限制。拟请旨敕下总理衙门复议章程,俾资遵守,实于公务有裨。谨奏。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奉朱批:“该衙门知道。”

(同上书卷九一,第22—23页)

前使英汪大燮^①咨民政部查报英伦及南洋群岛华侨情形文

为咨复事。本年三月初二日接准贵部咨称,中国人民侨居英国伦敦、南洋群岛等处,均须详具清册,报部立案,转饬各领事查照办理等因。准此,具征贵部关心民瘼,不遗在远。曷胜钦佩。兹将他国对待华民情形,为贵部言之。……南洋各埠,岛屿回环,其为英属者凡十余埠,其界东南与美属菲律宾各岛,南与荷兰之爪哇各岛,北与越南、暹罗、缅甸相隔,或数日,或一二日程,轮帆船舶往来如织。五方杂处,暮楚朝秦,稽核最为繁难。华民侨居英属新加坡各岛者,约计一二十万人。各岛为英廷直接管辖之地,向沿英例,其遇华民亦较澳非各属稍宽。惟赤体检疫独施之华人,为十余年相沿之苛政,前经孙领事士鼎^②与彼抗辩,幸已渐除。华民之营业锡矿及种植者,得利较他埠为丰。香港近接粤省,水陆相连,侨民更难屈计,相待亦与坡等。……此坡、港各属对待华民情形也。……

① 汪大燮,1905年12月至1907年5月为驻英使臣。

② 孙士鼎,1906年1月至1907年10月任驻新加坡总领事。

至于稽查报告,原系领事职所当为,但今惟新加坡、南非洲各设总领一人,槟榔屿以商人兼充副领一人,余皆阙如。(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同上书卷二〇二,第8—10页)

考察商务大臣杨士琦奏考察南洋华侨商业情形折

考察商务大臣杨士琦奏,为考察南洋华侨商业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奉命前往南洋考察商务,于上年九月二十日乘海圻、海容两兵舰由上海放洋,历经美属之飞猎滨^①,法属之西贡,暹罗之曼谷都城,和属^②爪哇之巴达维亚^③、三宝壟、泗水、日惹、梭罗及附近之大小霹雳等埠。所有考察大概情形,业经电奏在案。……暹罗之西南海岸,有地如股斗入海中,内多巫来由部落,昔属暹罗,称为地股,今归英人保护,统名曰海门属部^④。

地股之极南,有岛曰新加坡。幅员甚小,农产亦稀。自英人开埠后,免税以广招徕。由此商舶云集,百货汇输,遂为海南第一巨埠。华侨二十余万人,工商而外,擅陂沼园林之利。商会成立最早,势力甚雄。英官颇假以事权,而海外各商会亦以此为枢纽。学堂四所,课程规则悉遵学部定章,宗旨纯正。英人法令较为宽简,商民尚得自由。惟五方杂处,良莠不齐,奸宄之萌,尚难尽绝。

① 飞猎滨,即菲律宾。

② 和属,即荷兰属地。

③ 巴达维亚(Batavia),即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④ 海门属部(Straits Settlements),今译海峡殖民地。

地股之西岸，有岛曰槟榔屿。商务亚于新加坡，而农产过之，果品、海产尤为出口大宗。华侨二十余万人，自商会成立以来，公订规条，自相约束。游惰者资之回籍，贫窶者教以营生。英官颁行新例，有不便商民者，商会得援律驳阻，故华人权限以此埠为最宽。中华学校一所，为前太仆寺卿张振勋等所设，经臣部奏明立案，蒙恩赏给扁额一方、《图书集成》一部，宸翰褒题，规模遂为各校冠。从前商人子弟肄业英校者，仅以律师、医生起家。今则讲求政学，研究中文，商智渐形发达。

由槟榔屿东渡海峡，登大陆，逾山南行，而至大小霹雳，亦海门属部之一。四山皆矿产，锡最饶。华人来此，往往以赤手致富。所产之锡，岁值九千余万元。由槟榔屿出口，运销东西洋。近岁锡价低贱，年甚一年，业此者颇多折阅。若矿业一停，则华工二十万人皆虞失所。而新、槟两埠商务，亦视此为盛衰，关系至为巨要。

以上所历，皆系通都大埠，华侨荟萃之区。商务以新加坡、槟榔屿为最繁，物产以小吕宋、爪哇、西贡、暹罗为最富。而经营垦辟，全恃华人。故志南洋者，辄谓西人虽握其政权，而华人实擅其利柄。其中不乏开敏通达、豪杰有志之士。徒以悬隔海外，不睹中国礼乐衣冠之盛者，凡数百年，忠爱之忱，未由自达。此次蒙朝廷特派专使抚慰商民，以为奇荣。使车所至，衢市阗溢。家设香案，户悬国徽，结彩张灯，恭迎恩命。臣每抵一埠，即赴商会、学堂、公所等处演说，敬谨宣布皇太后、皇上德意，万众鬪听，额手嵩呼，欢声雷动。外人旁睹，亦为改容。观民心爱戴之深，可知圣化涵濡之远。所到各学堂，均酌给奖赏，以资鼓励。总期为朝廷多布一分膏泽，即为侨氓

多添一分感情。除奖励、保护等事,宜另折奏明办理外,所有考察南洋华侨商业情形,理合恭折具陈,伏乞圣鉴,谨奏。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奉旨:“知道了。”

(同上书卷二一〇,第10—14页)

5. 大清一统志

佛郎机

建置沿革 自古不通中国,相传在西南海中,近满刺加。明正德中,据满刺加地,逐其王。十三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始知其名。嘉靖二年,其将别都卢既以巨炮利兵肆掠满刺加诸国,横行海上,复率其属疏世利等人寇新会之西草湾。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御之,转战至稍州,向化人潘丁苟先登,众齐进,生擒别都卢、疏世利等,获其二舟,贼败遁,官军得其炮,即名为佛郎机。

(和珅等撰:《大清一统志》卷四二四,
四库全书本,第1页)

6. 嘉庆重修一统志

柔佛在西南海中。

一名乌丁礁林,或言即东西竺。明万历时,其酋好构兵,邻国丁机宜、彭亨屡被其害,盖西洋强国也。地不产谷,常易米于邻壤。华人贩他国者,多就之贸易,时或邀至其国。国中崇山峻岭,树木丛杂,野兽纵横。天时虽秋冬亦暖,王柳叶为衣,左衽跣足,下裳密缀小花为之。蓄发长二三寸,蒙以金花。无城郭,王府即建于海滨,府治非砖瓦所成,支以竹木,盖以茅

叶。民皆环山而居，亦竹木茅叶为之。

本朝康熙年间，柔佛国番人利哈等五十三人，遭风漂至广东，地方官给以贖粮。其原船已坏，时闽粤二省，亦无该国船只，请给内地船遣归。奏入，上从之。雍正七年，弛南洋商贩之禁，自后通市不绝。历海洋九千里达广东界，距厦门水程一百八十更。其属有单咀国^①，亦来中国互市，风俗、土产与柔佛同。

风俗：以刀为佩，字用茭葦叶，食无匕箸，死则火葬。轻生好杀，出海劫掠。衣裤皆短，织席为业。

土产：犀、象、玳瑁、片脑、没药、血竭、锡、嘉文簞、木棉花、槟榔、海菜、燕窝、西国米、蚩吉柿、降香、乌木、冰片、胡椒。

（穆彰阿：《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五五七，

四部丛刊本，柔佛，第1—2页）

彭亨，在西南海中。

一名溢亨，又称彭坑，在暹罗之西。明洪武十一年，其王麻哈刺惹遣使贡表贡番奴及方物。永乐中，屡入贡，郑和亦至其国。万历时，为柔佛所破，王奔浮泥，后命其长子摄国，旋为次子所篡。其国与柔佛连山相枕，内地商民有附番舶至其境者。

风俗：煮海为盐，酿椰浆为酒。俗惑鬼神，祭赛祈福。

土产：象牙、片脑、乳香、速香、檀香、胡椒、苏木。

（同上书卷五五七，彭亨，第1页）

丁机奴，在西南海中。

^① 单咀国，故地在今马来西亚的吉兰丹州。

即丁机宜,爪哇属国也。自古不通职贡,幅员甚狭,仅千余家。明时,柔佛黠而雄,丁机奴与接壤,屡被其害。后以厚币求婚,稍免侵侮。其国以木为城,酋所居,旁列钟鼓楼,出入乘象。以十月为岁首,四时皆暖,虽隆冬无霜雪。崇山峻岭,蜿蜒相望。其国人终身不出境,无航海来中国者。华人往市,交易甚平。自为柔佛所破,往者亦稀。

本朝雍正七年后,通市不绝。每岁冬春间,粤东本港商人,以茶叶、磁器、色纸诸物往其国互市。乾隆二十九年,准带土丝及二蚕湖丝。浙闽人亦间有往者,及夏秋乃归。必经七洲大洋,至鲁万山,由虎门入口达广东界,计程九千里。

风俗:性好洁,酒禁甚严。男赘于女,丧用火葬。

土产:胡椒(其美甲于他番)、沙金、冰片、沙藤、速香。

(同上书卷五五七,丁机奴,第1—2页)

正德三年,遣使臣端亚智等人贡。后佛郎机强横海上,举兵侵夺其地,国王苏端妈末出奔,遣使告难。朝廷敕责佛郎机,令还其故土。又谕暹罗诸国王以救灾恤邻之义,迄无应者,满刺加竟为所灭。后改名麻六甲,今则为荷兰所属^①。

风俗:淘沙取锡,捕鱼为业。俗善邀劫,商舶稀至。性情机巧,器用精致。

(同上书卷五五七,麻六甲,第1—2页)

7. 清朝通典

柔佛在西南海中,背山而国。前临大海,历海洋九千里达

^① 1641年,荷兰占领马六甲,到1824年,马六甲才被英国占领。

广东界。国中无城郭宫室，民皆环山而居，支以竹木，盖以茅叶。天时虽秋冬亦暖，相见以合掌拱土为礼。土产有降香、乌木、西国米、冰片、海参、胡椒、燕窝之属。康熙五十七年五月，柔佛国番人利哈等五十三名遭风漂至广东，船坏，官给赈粮，并给内地船遣归。雍正七年，弛南海商贩之禁，自后通市不绝。

柔佛属国有丁机奴、单坦、彭亨。

丁机奴在西南海中，风俗略同柔佛。土产有胡椒，沙金、沙藤、速香等物。国人终身不出境，无航海而来中国者。各岁冬春间，粤东商人以茶叶、磁器、色纸诸物往其国互市。乾隆二十九年，以两广总督苏昌奏准带土丝及二蚕湖丝，浙闽人亦间有往者，及夏秋乃归。

单坦在西南海中，距厦门水程一百三十更。风俗、物产与柔佛同。

彭亨国与柔佛连山相接，内地商民往柔佛者，每转附番舶至其国贸易。

(清官撰：《清朝通典》卷九八，
万有文库本，第 2739 页)

旧港西南有麻六甲，人性灵巧，善经商，风俗亚于噶喇巴，惟不燔炙。土产锡、荇藤、胡椒。雍正七年后通市不绝。东北距厦门水程一百八十五更。

(同上书卷九八，第 2741 页)

8. 海 录^①

咭囉丹国^② 在太呢^③ 东南,由太呢沿海顺风约日余可到,疆域、风俗、土产略同太呢,亦无来由种类,为暹罗属国。王居在埔头,埔头者,朝市之处,而洋船所湾泊也。周围种笏竹^④ 为城,加以木板,仅一门。民居环竹外,王及官长俱席地而坐,裸体跣足,无异居民。出则有勇壮数十拥护而行,各持标枪,谓之景子,见者咸蹲身合掌,王过然后起。景子,犹华言奴仆也,王及酋长富家俱有之。政简易,王日坐堂,酋长有称万者,有称断者,咸入朝环坐议政事。有争讼者,不用呈状,但取蜡烛一对俯捧而进,王见烛则问何事,讼者陈诉,王则命景子宣所讼者进质,王以片言决其曲直,无敢不遵者。或是非难辨,则令没水。没水者,令两造出外,见道路童子,各执一入至水旁,延番僧诵咒,以一竹竿令两童各执一端同没水中,番僧在岸咒之,所执童先浮者为曲,无敢复争。童子父母习惯,亦不以为异也。又其甚者,则有探油锅法。探油锅者,盛油满锅,火而热之,番僧在旁诵咒,取一铁块,长数寸,宽寸余,厚二三分许,置锅中,令两造探而出之。其理直者引手入滚油中,

① 《海录》的作者谢清高(1765—1821),广东人,1782年附船出洋,遍历南洋、印度洋、地中海沿岸各国,远达英国和葡萄牙,至1795年归国,双目失明后流寓澳门,以担任翻译维持生活,他口述自己出洋经历和沿途见闻,由同乡杨炳南笔受成书,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外关系史和华侨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② 咭囉丹国,故地在今马来西亚的古兰丹州(Kelantan)。

③ 太呢,即大泥,指今泰国的北大年府一带。

④ 笏竹,即簕竹,广东方言,指竹之一种,节密,坚实而有短刺,村民常环种于村庄四周,以防卫村落。

取出铁块,毫无损伤。否则,手始入油锅即鼎沸伤人,终不能取。非自反无愧者,始虽强词,鲜不临锅而服罪。国有此法,故讼者无大崛强,而君民俱奉佛甚虔也。

王薨,或子继,或弟及,虽有遗命,然必待天意之所归,而后即安。故嗣王虽即位,若天心不属,民不奉命,而兄弟叔侄中有为民所戴者,则让之而退,处其下。不然,虽居尊位而号令亦不行也。

土番居埔头^①者,多以捕鱼为生。每日上午各操小舟乘南风出港,下午则乘北风返棹。南风谓之出港风,北风谓之入港风,日日如此,从无变易,是殆天所以养斯民也。其居山中者^②,或耕种,或樵采,穷困特甚。上无衣,下无裤,唯剥大树皮围其下体。亦无屋宇,穴居野处,或于树上盖小板屋居之。凡土番俱善标枪。标枪者,飞枪也,能杀人于数十步外。出入常以自随,乘便辄行劫杀人。其山多木,易于避匿,故山谷僻处,鲜有行人。有争讼而酋长不能断者,常自请于王,愿互用标枪,死无悔。王亦听之,但酌令理直者先标,中而死,则彼家自以尸归。不中,则听彼反标,顾鲜有不中者。

俗淫乱,而禁妇女嫁中华人,故闽粤人至此鲜娶者,有妻皆暹罗女也。犯奸者事发执而囚之,度其身家厚薄而罚其金,谓之阿公,凡犯令者亦然。少笞杖之刑,其金一日不纳,则次日倍罚。若抗不纳,则囚禁无释时,亦无敢抗者。若本夫觉其奸,执杀之,亦不禁。

① 这里所说的吉兰丹的埔头,指今吉兰丹的首府哥打峇鲁(Kota Bharu)。

② 这里所说的吉兰丹居住在山中的居民,指沙盖人(Sakai)。

国有大庆，王先示令择地为场，至期于场中饮酒，演戏，国人各以土物贡献，王受其仪，于场中赐之饮食。四方来观之华夷杂沓，奸赌无禁，越月而后散。凡进献及馈贺，其仪物皆以铜盘盛之，使者戴于首而行。饮食不用箸，多以右手抓取，故重右手，而轻左手，人若以左手取食物相赠遗则怒，以为大不敬云。

地多瘴疠，中华人至此，必入浴溪中，以小木桶舀水自顶淋之，多至数十桶，俟顶上热气腾出然后止，日二三次，不浴则疾发，居久则可少减，然亦必日澡洗，即土番亦然。或婴病，察其伤于风热者，多淋水即瘳，无庸药石。凡南洋诸国皆然。

其地名双戈^①及呀喇顶^②等处皆产金，由咭嘛丹埔头入内河，南行二日许，西有小川通太呢阿罗帅^③。又南行日余，双戈水会之。又南行十余日，则至呀喇顶，与邦项^④后山麻姑^⑤产金处相连。河中巨石丛杂，水势峻厉，用小舟逆挽而上，行者甚艰。中国至此者岁数百，闽人多居埔头，粤人多居山顶，山顶则淘取金砂，埔头则贩卖货物，及种植胡椒。凡洋船到各国，王家度其船之大小，载之轻重，而榷其税，大而载重者纳洋银五六百枚，小者二三百不等，谓之凳头金。客人初到埔头，纳洋银一枚，居者岁又纳丁口银一枚，谓之亚些。各货

① 双戈，即马来语 Sungei 的音译，意为河。此地在今吉兰丹州西南部。或谓指 So Gual，双戈水，为吉兰丹河的支流。

② 呀喇顶，此地在今吉兰丹河上游地区，或指加拉斯(Galas)。

③ 阿罗帅，位于北大年河上游地区，一说在泰马边境乌鲁默拉(Ulu Merah)。

④ 邦项，即彭亨。

⑤ 麻姑，在今彭亨州，一说即金矿产地劳勿(Raub)；一说即 Seremangko 的省称。

税饷谓之码子。居咭喃丹山顶掏金欲回中国者,至埔头必先见王,纳黄金一两,然后许。年老不复能营生者减半,若呷唎丹^①知其贫而为之请则免。呷唎丹者,华人头目也。居埔头者则俱免,若洋船有藏匿,觉察则船主阿公。船主是洋船出资本置买货物者,凡洋船造船出赁者谓之板主,看罗盘指示方向者谓之伙长,看舵者谓之太工,管理银钱出入者谓之财库,舱口登记收发货物者谓之清丁,而出资赁船置货贸易则为船主,船中水手悉听指麾,故有事亦唯船主是问。其酿酒、贩鸦片,开赌场者码子亦特重。私家逋负,酋长尝置若罔闻,而赌帐则追捕最力,各国多如此。食鸦片烟则咭喃丹为甚,客商鲜不效尤者。其土产唯槟榔、胡椒为多。亦以三十斤金为暹罗岁贡。

(谢清高:《海录》卷上,

中华书局 1955 年校注本,第 8—12 页)

丁咖啰国,一名哒拉岸^②,疑即丁机宜也,在咭喃丹东南,由咭喃丹沿海约日余可到,疆域风俗,与上数国略同,而富强胜之。各国王俱喜养象,闻山中有野象,王家则令人砍大木于十里外,周围栅环之,旬日渐移而前,如此者数,栅益狭,象不得食,俟其羸弱,再放驯象与斗,伏则随驯象出,自听象奴驱遣。土产胡椒、槟榔、椰子、沙藤、冰片、燕窝、鱼翅、海参、油

① 呷唎丹(Kapitein)制,是荷兰殖民者仿效葡萄牙殖民者在马六甲等地实施的一种统治华人的制度。华人甲必丹,由殖民当局从华侨富商大贾中挑选出任,代殖民当局管理华侨的民政事务和一般的民事诉讼,协助殖民当局向华侨征税。

② 丁咖啰,即今丁加奴(Trengganu)。哒拉岸,葡萄牙人称丁加奴地区为 Talaganc,哒拉岸为其译音。

鱼^①、鲍鱼、螺头、带子、紫菜、孔雀、翡翠、速香、降香、伽楠香。带子，角带也，形若江瑶柱。胡椒最佳，甲于诸番。岁贡暹罗、安南及镇守噶喇叭之荷喃。

(同上书卷上，第12页)

邦项，在丁咖啰南，古志多作彭亨，以谢清高所述音近邦项，故改从此二字。其余亦多类此。由丁咖啰陆路约二日可到。疆域风俗民情均与上数国同，亦产金，而麻姑所产为最。土产胡椒、冰片、沙谷米。胡椒藤本，初种时长尺余，年余长至数尺，则卷成圈，复取土掩之，俟再生，然后开花结子，十余年藤渐弱，则取其旁旧土或有杂木叶霉败其中者，粪之复茂，不可以他物粪，至三十余年则不复结子，须择地另种，旧地非百年后不能复种也。子熟采而干之，色黑而绉，味辛辣而性温。其极熟者则虽干而圆满，去其皮是为白椒，其性更烈。自安南至麻伦呢诸国^②皆有，唯丁咖啰所产为最。冰片，木液也。周流木内，夜则上于树杪，明则下于树根，土番夜听其树而知其上下老嫩，俟其老时，四鼓潜往，以刀削其根数处，如中国之取松脂然。天明其液流从砍处落地，滴滴成片，若未老则出水而已。沙谷米亦以木液为之。其木大者合抱，砍伐破碎，舂之成屑，则以水洗之，去其滓，俟其水澄，取其下凝者，暴干成粉，复以水洒之，则累累如伙珠，煮食之可以疗饥。以上数国，闽粤人多来往贸易者。内港船往各国，俱经外罗山南行，顺风约

① 油鱼，即鲛鱼。

② 麻伦呢，即今印度西海岸果阿西北岸的马尔范(Malwan)。

一日过烟筒大佛山,又日余经龙柰口^①,过昆仑海,日余见昆仑山,至此然后分途而行,往宋卡^②、暹罗、大呢、咭喃丹各国,则用庚申针,转而西行矣。由邦项东南行,约日余,复转西入白石口^③,顺东南风,约日余则到旧柔佛^④。

(同上书卷上,第13—14页)

旧柔佛在邦项之后,陆路约四五日可到。疆域亦数百里,民情风俗略与上同。土番为无来由种类,本柔佛旧都,后徙去,故名旧柔佛。嘉庆年间噶咭利于此辟展土地,招集各国商民在此贸易耕种,而薄其赋税,以其为东西南北海道四达之区也。数年以来,商贾云集,舟船辐辏,楼阁连亘,车马载道,遂为胜地矣。番人称其地为息辣,闽粤人谓之新州府。土产胡椒、槟榔膏、沙藤、紫菜。槟榔膏即甘沥,可入药。

(同上书卷上,第14—15页)

麻六呷在旧柔佛西少北,东北与邦项后山毗连,陆路通行,由旧柔佛水陆顺东南风半日过琴山径口^⑤,又日余到此。土番亦无来由种类,疆域数百里,崇山峻岭,树木丛杂,民情凶恶,风俗诡异,属荷喃管辖。初小西洋各国番舶往来中国,经此必停泊,采买货物。本为繁盛之区,自噶咭利开新州府,而此处浸衰息矣。土产锡、金、冰片、沙藤、胡椒、沙谷米、槟榔、燕窝、犀角、水鹿、玳瑁、翡翠、降速、伽楠各香。闽粤人至此采

① 龙柰,指今越南南部的堤岸(Cholon)和西贡(Saigon)一带。

② 宋卡,又称宋腊膀、宋脚,指今泰国宋卡(Songkhla)府一带。

③ 白石口,指新加坡海峡的东出口。

④ 旧柔佛(Johore Lama),在今柔佛州的哥打丁宜(Kota Tinggi)一带。

⑤ 琴山径口,指新加坡海峡的西出口。

锡及贸易者甚众。

(同上书卷上,第15—16页)

沙喇我国^①在麻六呷西北,由麻六呷海道顺东南风二三日经红毛浅^②,下有浮沙,其水不深,故曰浅。谓之红毛,则不知其所取也。此国在红毛浅东北岸,疆域数百里,民颇稠密,性情凶犷。后山与丁咖啰、咕嘛丹相连。山中土番名獐子,裸体跣足,鸠形鹄面,自为一类。亦服国王管辖,但与无来由不相为婚,尝取蜜蜡、沙藤、沉香、速香、降香、犀角、山马、鹿脯、虎皮等物,出与国人交易。闽粤人亦有到此者。其产锡、冰片、椰子、沙藤。

(同上书卷上,第16—17页)

新埠海中岛屿也,一名布路槟榔^③,又名槟榔士,暎咭利于乾隆年间开辟者,在沙喇我西北大海中,一山独峙,周围约百余里,由红毛浅顺东南风约三日可到,西南风亦可行,土番甚稀,本无来由种类,暎咭利招集商贾,遂渐富庶,衣服饮食房屋俱极华丽,出人悉用马车,有暎咭利驻防番二三百,又有叙跋兵^④千余,闽粤到此种胡椒者万余人,每岁酿酒贩鸦片及开赌场者,榷税银十余万两。然地无别产,恐难持久也。凡无来由所居地有果二种:一名流连子,形似波罗蜜而多刺,肉极香甜;一名茫姑生,又名芒果,形如柿而有壳,味亦清甜。

(同上书卷上,第18页)

① 沙喇我,即马来西亚的雪兰莪州。

② 红毛浅,指今马六甲海峡中的南沙(South Sands)一带。

③ 布路槟榔,即今马来西亚的槟榔屿(Pulau Penang)。

④ 叙跋兵,即英印殖民军队中的印度籍上兵。

吉德^① 国在新埠西北,又名计哒,由新埠顺东南风日余可到,后山与宋卡相连,疆域风俗亦与宋卡略同。土旷民稀,米价平减,土产锡、胡椒、椰子,闽粤人亦有至此贸易者,由此陆路西北行二三日,海道日余,到养西岭^②。陆路又行三四日,水路约一日,到蓬呀^③,俱暹罗所辖地。自宋卡至此,皆无来由种类,性多凶暴,出入必怀短刀,以花铁为之,长六寸有奇。镶以金,海马牙为柄。其刀未有花纹者持以相斗,刀头有纹者,则佩以为吉庆,王及酋长皆然。海马出麻沙密纪^④,即卷毛乌鬼国也。形似牛,而脚短,居水中,偶上岸食草,或曝于沙埠。取之之法,用大木七八尺,方之,令上窄下宽,上轻下重,空其中。上有盖,为环纽,于内旁穿四孔,遇海马在沙埠,则三四人各挟标枪二,入木中,令人盖之,而放于上流。木随流而下,海马见之,必趋赴翻弄,觉其无物则置之,而复息于埠。比其木流至埠前,木中人急去其盖,各举枪标之,枪有倒钩,以绳系之,中则趋上岸,将绳缚于木而纵收之。俟其力稍乏,各加一标,死则宰而食之,其味甚美,牙以镶刀柄。

(同上书卷上,第18—19页)

柔佛国^⑤ 在旧柔佛对海,海中别一岛屿也。旧柔佛番徙居于此,周围数百里。由白石口南行约半日即到,土番为无来

① 吉德,指今马来西亚的吉打州(Kedah)一带。

② 养西岭,指泰国的普吉(Puket)府一带,即该地旧称 Junk Seglon 的音译。

③ 蓬呀,在今泰国攀牙府(Phang Nga)一带。

④ 麻沙密纪,即今东非莫桑比克(Mozambique)。

⑤ 此处之柔佛国系指1587年以后都城迁徙不定的柔佛政权。文中之柔佛国“在旧柔佛对海”,当指建立于宾坦(Bintan)岛或林加(Lingga)岛的柔佛政权。此二岛今在印度尼西亚境内。

由种类,性情凶暴,以劫掠为生。土产槟榔膏、沙藤、椰子、冰片。

(同上书卷中,第37页)

9. 新加坡风土记^①

自暹罗直南,伸如舌,长如股,中有山如脊斗入于海,皆巫来由种人居之。西人统名之曰下暹罗。其国有十:曰斜仔^②,曰大坤^③,曰宋卡,曰大年^④,曰吉连丹^⑤,曰丁噶奴^⑥,曰彭亨,曰柔佛,在山之东曰吉德,曰沙刺我。在山之西,地至柔佛尽处,谿澗一水,隔二三里而得一岛。西以苏门答腊为蔽,南以爪亚^⑦为屏,东以婆罗洲为障,四面环水,如骊龙颌下珠,即英人所谓新嘉坡也。旧名息力,又称呷叻,华人或称新州府。其地南距赤道三百零四里。

自香港乘轮船,指西南行,计程三千四百七十七里,至越南之西贡。自西贡指南偏西行二千四百二十一里,至新嘉坡。风顺六日可到,风逆或至七八日,如湾泊琼州、西贡各口,又需

① 《新加坡风土记》作者李钟珏(1854—1928),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人。优贡出身,未担任知县之前,于1887年到新加坡探访谱兄左秉隆(当时为中国驻新加坡领事),在中国领事馆住了两个月,回国后写成此书,为我们今天研究十九世纪末期海峡殖民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提供了宝贵资料。

② 斜仔,即泰国万伦湾西岸的柴也(Chaiya)。

③ 大坤,即洛坤、六坤(Nakhon Si Thammarat)。

④ 大年,即泰国的北大年。

⑤ 吉连丹,即马来西亚的吉兰丹州。

⑥ 丁噶奴,即马来西亚的丁加奴州。

⑦ 爪亚,即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

时日。

考之古册，斜仔以下皆顿逊地，其后析为列国，而柔佛处极南，叻地属焉。然百年前榛莽未启，一荒岛耳。华人之懋迁南洋者，既乏问津，即欧洲诸邦如荷兰，如葡萄牙，争据群岛，亦未厝意及此。嘉庆二十三年，英人名士淡不公者^①始得之，以为海道四达之区，上于政府，伐木开道，遂设商埠，是为开辟新加坡之祖。西人尝铸铜像，以志勿谖。

全坡之地，南北十四英里，得中国四十六里有差，东西二十七英里，得中国八十九里有差。中有河，自东达西，划分南北，居人名其北曰小坡，南曰大坡。

苏门答腊、爪亚、婆罗洲三岛，遥为屏蔽，皆在数百里千余里外。对坡一岛，绵亘东西，东曰廖屿^②，西曰吉德门^③，天然近障也。吉德门十余小岛，若断若续，直与坡接，窄处不过数丈，宽处不及一里，轮船自西南来者，从此入。其东自柔佛之罗汉屿^④与廖屿之马案山^⑤相对处，中间海道阔十里。而罗汉屿如髻如拳，错列海中，下有礁石，舟不能近。论其形势，兜裹层层，南洋各岛皆不能及。

海口炮台，西南二座，俱在山巅，最得形势。其东一座在罗汉屿西二十里椰林中，平地高四五尺，台面细草茸茸，自海

① 英人名士淡不公，指最早侵占新加坡的英国殖民者莱佛士(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② 廖屿，指廖内(Riau)群岛。

③ 吉德门，指苏门答腊岛东岸外的卡里摩(Karimun)群岛。

④ 罗汉屿，指今马来半岛东南岸外的利马(Lima)岛。

⑤ 马案山，即马鞍山，为宾坦(Bintan)岛上的大小宾坦山；另一说在巴塔姆(Batam)岛东北端的岛岬(Tanjong Burong)。

中间望，仓卒不可辨认。是处海面不及三里。

居民册籍约分五种：曰中国；曰欧罗巴，统英、法、俄、德各国；曰巫来由，统南洋各岛国；曰亚墨利加，统南北花旗各国；曰东方诸国，统五印度以上诸小国，及缅甸、暹罗等国。五种人数，以中国为最多，其次巫来由。

华人住坡户口最难详确。查光绪七年英人所刊户口册云：福建男女二万四千九百八十一人，广州一万四千八百五十三人，潮州二万二千六百四十四人，嘉应州六千一百七十人，琼州八千三百十九人，三州府生长之华人九千五百二十七人，不列籍之华人二百七十二名，统计八万六千六十六人。近五六年来，虽少有参差，总在八九万之间，而历来居叻游叻者，动称十余万，皆约略之词，虽西人所报未必尽确，不列籍者不止此数，然总不过十万人。

巫来由人，通谓之土人，有书作穆拉油者，闽广人读无为莫之去声，故“巫”亦读“穆”。其自印度一带带来者，谓之吉灵人。又有波斯一带者谓之齐智人^①。土人有黑有白，吉灵、齐智俱肤黝如墨，其以布蔽下体，不衫不裤，三种人大略相同。

巫来由柔佛国王都城，在坡北岸，一衣带水，相望可接，坡中有行宫，时往来其间。其民之在坡者，皆贫无生计，西人役以工作，几若牛马，华人亦有用之服役者。

叻西北三百余里，柔佛之上，沙刺我之下，有埠曰麻六甲，本暹罗属国，葡与荷尝迭据之，道光初归于英。麻六甲西北九百里海中，有岛曰槟榔屿，亦属英。两处华人共十余万。英设

^① 齐智人，不是来自波斯，而是来自南印度。

总督于叻，统辖三埠（按英人以此三埠统言之曰三州府）。

驻叻英官，总督而下，曰辅政使司，曰按察司，曰参政司，曰正副经历司，曰户口司，曰库务司，曰地理司，曰营造司，曰巡理府，曰护卫司，曰船头官。巡理有三堂，分理坡中各案件，略别大小轻重。护卫司专管华人一切事，名为护卫华人，实则事事与华人为难。

英国驻叻军额，计英炮手一队，二百四十八人；外兵总六员，修理军械匠十八人；步兵一队，八百九十三人；又印度炮队，并修理军械匠共二百七十五人；管理炮队粮道官二员，炮队绘师一名，营医十四名，统共一千三百五十七人，较香港少三百五十七人。其水师兵船则游泊无定云。

兵房二处，一在升旗山，一在公家花园。对面山坡上，平时不见一人，逢操演，齐出至临海抛球场中。

各国驻坡领事，中国外，曰美、曰德、曰俄、曰法、曰奥、曰意大利、曰丹、曰荷兰、曰葡萄牙、曰西班牙、曰巴西、曰比利时、曰哈华亚、曰暹罗、曰瑞典、那威，二国并一领事，共十有六^①。

中国领事之设，始于光绪三年，郭侍郎使西过叻，体察情形，奏请设南洋总领事，兼新加坡领事官。经总署议，以总领事事，宜姑缓筹办，准设新加坡领事一员、随员一员。

初设领事时，议以华人户口年貌身格费、及船牌费，抵俸

^① 据薛福成记载，驻新加坡有十六国领事，其中，中、法、荷、意、德、美、日、西班牙八国系特派；俄、奥、比、葡、瑞典、挪威、巴西、暹罗八国系商人兼充。李钟珏所记的丹国，应是日本，可能把日字误为丹字。哈华亚，不知指的是哪一国。

薪各项,后户口身格费未行,船牌费不足抵用。光绪五年,始定仿照出使美国、日本章程,领事随员俸薪,由出使经费内支給,而船牌费仍收取抵用。查船牌费,每重一吨收洋四占半,合银三分有奇,此项岁入不过数百金,仅抵一月经费,而船户涉险犯难,获利无多,似当议除,以示体恤。

泰西各国,凡属通商埠头,他国领事不预听断之权,而洋人之在中国不然,如上海租界所设公廨,华洋会审,已非西例。西官又好揽事权,必欲华官仰其鼻息,志士愤焉,驻叻各国领事,概从西例,不预审断。而华人生聚既繁,事端日出,亦有领事可办之件,皆为护卫司侵夺,动多掣肘。故除给发船牌外,惟劝兴义学,讲圣谕,开文会,以行教化而已。

居民犯事,统归巡理府审断,轻者判罚,重者监禁。监在西南山坡上,周以垣墉,巡差负枪昼夜巡察。查西历上年底止,狱中重罪,经臬司判禁一年以上者,华人共存四百八十三名,巫来由人七十五名,吉灵人四十三名。其所犯轻罪,经巡理府判以罚款,或不能完缴,以监禁抵销者,一年之中,华人入监共二千八百九十人,此中期满出狱者二千六百七十九人,入狱后具贖出者一百五人。巫来由人一年共人一百九十七人,吉灵共人一百八十八人。狱中宽敞洁净。每犯日食两餐,荤素菜各一看。虽曰拘禁,实则徜徉自在,胜于在外作苦,故犯事人往往不愿纳贖,甘住狱。近西官察知其弊,议裁荤菜云。

叻自开埠以来,进出口各项货物,一概免税。惟烟酒重征,由华商设立公司包纳。烟公司月包税八万六千元,酒公司二万一千元,二项为入款大宗。地租估屋值十取一,其他抽捐

名目尚多，惟皆不苛取。

西人每至年终，预将来岁一年进出款目核议，登诸日报，是亦量人为出之道。查本年叻中进款，应有三百六十七万元，出款三百六十三万五千四百四十四元，举此可得历年进出款大略。又按槟榔屿上年入赋税一百二十一万六千六百八十八元，支款九十七万七千五百二十九元，计余存二十三万九千一百五十九元。

坡中用钱不用银，用洋钱不用中国制钱。自一鏰至一元，凡四等。最小为鏰，合制钱二文五六毫，四鏰为一占，又名先士，十占为一角，十角为一元，角与元以银为之，鏰与占以红铜为之。

通用之一元洋钱，铸自日本，轻重与英洋同，英洋光者可用，然甚少。其一二角之小洋钱，皆伦敦及香港所铸。占鏰铜饼，则港与坡并铸之。

叻地商务以胡椒、甘蜜为大宗，岁必售销数千万元，然皆出自他岛，叻盖聚货不产货者也。叻所出者，惟榴连、槟榔、椰实、波罗、杧果、山竹、波罗密、甘蔗、洋桃、香蕉、生姜等。果食有人参果者，形如龙眼，味若鸡心（柿名），最称美品。

胡椒始种于印度之锡兰，运往欧洲，西人以制油佐食。既而苏门答腊亦种之，今则南洋大小各岛，无不种植。而运售皆在叻地，商人设公局以主之。

甘蜜树高与人齐，其叶长三寸，两端锐，中宽寸余，采而捣之，其浆成蜜，甘与蜂蜜相埒。欧洲各药中多用之，销行甚广。与胡椒二项，同一公局。主其事者，由华商公举，经柔佛国王谕充。

自柔佛以上,各国港口繁多,俱产椒、蜜。华人之散处各港者,实数十万。大都占地为园,雇工种树,名曰园主。每一港推园之最大者为港主。叻中富商,设号各港,以收椒、蜜,如中国花、米、丝、茶等项坐庄者然。

潮商多业椒、蜜,闽商以各项海货及往来各埠之轮船为宗,资本俱巨,他商不能及。

各货价目,涨落不定,择其大者记之,以备留心商务者参考:乌椒每担二十一元,白椒四十一元;甘蜜四等,自十一元至六元;上甲锡每担三十八元;乳红白十有四种,自九十元至十七元;牛皮八种,自十七元至十元;藤七种,自七元至三元;椰肉六种,自四元至三元;犀角三等,每斤自四十元至二十六元;鱼鳔^①每担一百二十元;白鱼翅三等,每担一百一十元至四十三元;乌鱼翅三等,三十九元至十五元;海参二十余种,自六十元至四五元;玳瑁七等,自一千元至一百六十元;白燕每斤十七八元,毛燕上每担三百二十元,毛燕中一百八十元,其他杂货不载。

叻中华人最多亦最富,有拥资称千万者,有数百万者,若十万八万之户,但云小康,不足齿于富人也,然究其发迹,多在三四十年前,近则鲜有暴富者矣。

土人最贫,吉灵人亦鲜充裕,惟齐智及阿刺伯人,不少殷实。齐智人专以放债为生,重利盘剥,如中国印子钱之类。华商资本缺乏,或向告贷一时济急,久则剥肤,时有涉讼不了者。

^① 鱼鳔,即鱼肚,指干鱼鳔。一般由大黄鱼、鲩鱼的鳔直接干制而成,作药用或食用,亦称鱼胶。

居民生死，每月有册刊报。查西历二月册载：居民生育，男女一百五十七，死三百五十。三月生二百一，死五百十六。四月生二百十五，死五百二十五。五月生一百九十五，死五百三十二。观此亦可参知民数矣。

生死报册俱有限，生育者，三礼拜内不报，查出罚洋五元，死者逾一昼夜、二十四点钟不报，即议重罚。盖恐有别故隐匿，故特重其罚也。

在坡生长之华人，一经报册，即隶英籍。其质性良者恒讳而不言，桀者且以自大。入耶稣教者尤甚，竟有父子不相能如陌路者。风俗人心之坏，不待言已。

年来赈捐防捐，富商乐输巨款，核奖得虚衔封典者比比，其门前榜大夫第、中宪第、朝议第，一如内地。至顶戴冠服，则惟岁首及婚嫁用之。寻常酬应往来，或穿单长衣一领，已不多觐。居恒短衣跣足，坦率习惯。冠履忽华忽洋，出门必戴帽，或洋帽，或巫来由人帽，戴中国小帽者甚少，惟御长衣必戴小帽，虽甚热不露顶，亦风俗使然也。

闽人发辫，俱用红线为绂，虽老不改，亦其风俗使然。故见红辫者，望而知为漳泉二府人也。

土人所操巫来由语，通行南洋各岛。华人久居坡中，及在坡生长者，无不习之。又多习英语。同侪往来，时而巫语，时而英语，时而闽广土语，他省初到人往往对之如木偶。

久居叻之华人，多娶土人女为室，其装饰与安南女子略同，窄袖宽衣，其长没足，因而所生之女，亦从土装。闻闽人潮人家中，竟无一汉装妇女者，不若男子尚有一辫，存其本真也。闽广士子在叻授徒者，颇不乏人。叻中子弟读书图回籍考试

者亦不少，然叻地无书，又无明师友切磋琢磨，大都专务制艺。而所习亦非上中乘文字。近年领事官倡立文社，制艺外兼课策论，稍稍有文风矣。

地近赤道，有热无寒，然热不过八十度。广厦深居，时有凉风习习，此候拟之江南。在梅子黄时，枇杷熟后，惟日中行路，则杲杲之势，甚于内地炎歊。彼工作负贩挽车辈，日必冲凉数次。或有身涂土人所制一种油，以避烈日者。幸时晴时雨，且多树木，故少触热路毙之人。

冲凉之法，自首至足，以水醮濯，如醍醐灌顶，透入心中，立解烦热。久居此地者，日必一二次，亦习惯使然。非是不适，初到者往往不敢轻试。然当日中行路后，亦不可不一冲也。

坡中时有风，而无飓风，时有雨而无淫雨。卯初日出，酉未日入，终岁不改。日中则热，夜分则凉，四时皆然。居民单衣一领，若将终身，故甚利穷人。

西人之记晴雨者云，近岁最多雨之年，共一百四十日，最少之岁年，一百十二日。然晴雨甚调，五日中三日晴，两日雨，从无久旱不雨，一雨经旬者。

叻地一年内有元旦三：华人元旦，一定者也；西人用西历，无定而有定者也；若巫来由人元旦，则有定而实无定。其将近元旦之前数日，夜半，彼教中牧师登高处望日出，见天际一线日光出地，即欣然曰：明日元旦矣。于是集众教堂中立誓，以为实见日出。每年元旦在中国六月初，设遇风雨连朝，阴晦无日，有迟至中旬者。今年中历有闰，故五月初二日为其元旦，是日乘车贺年，亦纷纷不绝于道。

坡中平阳多而山少，山亦不高，惟居全坡适中之一山，高五十余丈，英总督署即建其上。轮船入口，首先望见，此为最高。他如大小坡分界处之王家山，及迤西濒海一带诸山，俱高不过十余丈。王家山有石磴可登，磴止三十余级。

轮船入口，王家及迤西一山，俱升旗帜以报，各商瞻其旗号，可识何国何行何船从何处来。二山因俱名升旗山。

两升旗山，俱有炮台。王家山每日十二点钟放炮一响，以准钟表，礼拜日改一点钟放，黎明五点钟，黄昏九点钟，各放一响，以定昼夜。

凡遇火警，传电至王家山，即放炮放火箭，日则悬旗，夜则悬灯。炮之响数与旗灯之颜色，分出地段，使人一望而知。救火车闻炮即出，沿途皆有水门，浇灌甚便，故无大火。

坡中庙宇寥寥，会馆亦少宏壮，而教堂林立，有天主、耶稣、天方各教之别，若大若小，或崇或卑，不下二十余处。

市廛繁盛，莫若大坡，洋行、银行、信馆、海关均在大坡海滨。小坡虽有市集，皆土人所设土货及各项食物。无一巨肆。其迤北一带多园林树木，境最幽静。有地名牛车水者，在大坡中，酒楼、戏园、妓寮毕集，人最稠密，藏垢纳污，莫此为甚。

煤气灯彻夜不熄，各铺户门首俱悬神灯，初二十六之夜，家家点灯，至九点钟方熄。

牛车水一带，妓馆栉比，闻注册于护卫司之妓女，共有三千数百人，而此外之私娼女伶，尚不计其数。皆广州府人，或自幼卖出洋，或在坡生长者。

频年香港贩幼女来坡，卖入妓院者踵相接。领事悯之，率同华绅言于英总督，允下护卫司议章保护，设保良局，以时查

察，于是此风少息。

戏园有男班，有女班，大坡共四五处，小坡一二处，皆演粤剧，间有演闽剧、潮剧者，惟彼乡人往观之，戏价最贱，每人不过三四占，合银二三分，并无两等价目。

叻中酒楼无多，广菜、番菜各一二家。凡宴客在各家园林者，多菜兼中西，酒饮白兰地、威四薈、香宾等番酿，饮粤东糯米等酒者已少，绍兴酒则如琼浆玉液矣。

客寓亦寥寥无多，不如香港、粤垣、上海远甚。轮船到埠，亦无接客之人，必须自雇小艇，运行李至岸，另唤脚夫、或雇马车装载。然脚夫多闽人，马夫多土人，言语不通，易受需索，故孤客远临，极形不便。

南洋鸦片烟贵于中国数倍，以其税重也。叻中每钱需洋二角，闻加拉巴^①、亚齐等处，每钱五角云。然吸烟者并不见少，且穷人尤多。彼拉手车者日夜可得洋一元，缴租四角，可余六角，苟无烟癖，度日有余。乃十人中无烟瘾者不得一二。炎蒸汗血博得之蝇头，尽入烟斗，殊可怜已。

英人赌禁甚严，然叻中赌风甚盛。有一局名天师公司，专诱人赌，党与极多，无法禁绝。前年有华人上条陈于议政局，请照荷兰办法，尽弛禁令，重征其饷，岁可入数十万元。当时颇有韪其议者，而辅政使司谓英国不能如荷兰办法，致伤政体，屏置不议，仍求禁绝之法，此亦可谓能识大体者矣。

十年前，途中但有马车载人，牛车载物，后有东洋手车，近又有火车。虽曰并行不害，究之火车兴而手车牌额截止，旧者

^① 加拉巴，即咖哩吧，指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汰而新者不得增，往时有四千辆者，今不过二千余矣。贫民失业，无以糊口，往往流为盗贼，劫掠抢窃之案层见叠出。西官不究其源，但遇案治之，获犯惩之而已。

居民食米，来自安南、暹罗、缅甸，每百斤约洋三元。食物中鱼最鲜美，价亦廉。其他豕、羊、鸡、兔之类，均视粤省昂贵，而菜蔬尤甚。

西人于西北山高处，寻泉源，凿池蓄水，用沙滤清，以铁管引至人烟稠密处。复于山上凿池，激而上之，再用沙滤，散入支管，便民取用。居民多通管入屋，量出水口门多少取值，不限用度。惟数日不雨，则受之以节云。

叻地树木繁盛，尤多椰林，其次槟榔、榴连、菩提等树最多，然皆不甚高大，欲求一百尺之材，十围之木无有也。或曰，故多乔柯，六十年前，西人开山，被伐殆尽云。

松有孤干挺特高八九丈者，枝叶层层皆圆，其下宽二三围，渐上渐小，多至数十重，其形似塔，因名塔松。初见疑经剪扎，后知自然生成。又有扇蕉，形似扇，其根出地四五尺，两旁各茁叶七八瓣，排列甚匀，远望宛然一扇。此二种皆不多觐。

椰实有大如斗者，其汁甚清，微有酒味，土人多食之。按《南方草木状》云：昔林邑王与越王有故怨，遣侠客刺得其首，悬之于树，俄化为椰子，林邑王愤之，命剖之以为饮器。南人至今效之，当客刺时，越王大醉，故其浆犹如酒云。嘻其信然耶。

叻中向多虎患，西官悬捕虎之赏，岁有所获。近年开路逾多，入烟日密，虎敛迹矣。然闻西北山深林密处，犹有虎穴在。

鳄鱼形似守宫，自首至尾，大者长十余丈。自昌黎驱后，

中国海面罕或见矣。而近叻一带甚多，每于夜间游泳，傍舟掉尾，掠人落海吞噬，闻每岁中辄有被其害者。

坡中道途宽坦，修治之工，终年不辍。桥梁多以精铁为之，较之上海租界各桥，更形坚固。马车路四通八达，无往不利。每于申酉之交，驰车骋游，沿海滨以入山内，浓阴深树，细草疏花，不绝于目，时或一溪一桥，两三茅屋，或层楼杰阁，隐约林间。昔人所谓入山阴道应接不暇，殆亦似之。夕阳将下，闻狺狺喔喔声，恍惚峰泖景象，几忘其置身万里外也。

西人所谓花园，与中国异，并无楼台廊榭，惟扩地一区，多植树木，其中罗列名花奇卉，供人清赏，豢养珍禽异兽，广人眼界。而花径纵横，亦颇引人人胜。坡中之公家花园，即此类也。然草多花少，有禽无兽，尚不如香港之园。此外富商巨贾购地为园，则略有楼台，以时宴客，亦颇饶幽致。

叻中无名胜地，然一草一木，无不向日似笑，禽言鸟语，尽含欢声。日晡时濒海远望，帆樯林立中浮峦数叠，隐隐送青，此景不可多得。至如公家花园，虽无足观，亦甚幽旷。而两处出水之山，一泓清水，周以铁阑，旁蒔花草，别饶佳趣。

西国于大小书院外，别有博物院。所以考平日之耳闻，征诸目见，实与书院相辅而行，于学问一道大有裨益者也。叻中博物院，规制甚隘，储物无多。然倮之族有巨人全体之骨焉。毛之族有虎、豹、犀、象及马、牛种种焉。羽之族有射屏之孔雀焉。鳞介之族有鳄鱼、巨鼉焉，皆习闻而罕见者。至如狨之类十有余。鸚之类二十有余。蝶之类百有余。鸚鵡绿者正色，而或朱或黄或白或黑。猬之毫如刺，西人取以为笔，而其形如狼而无尾。豕与羊有一首而二身者。鱼之首有如入面者。蟒

之长有十余丈者。又若各国古衣冠、古战具、古钱，奇奇怪怪，莫殫其数。然闻伦敦博物院百倍于此，殊兴望洋之叹矣。

西人医院之设，所以惠济穷黎非浅。其治法有与中国不同者，故华人每震駭(骇)不敢入。然其规制之善，固可仿行。……坡中医院，为英人所设，地宽广，病房洁净透风，人设一榻外，又具长棹凳，以时食息。病者或偃或立，或坐或行，无拘苦状。……

闽广沿海人民，至南洋各岛谋生，虽已日久，然皆贸易之商贾，或以负贩营生，一蹙受处，即佣工之辈往时航海而来，亦多有依托。二十年来，西人开垦招工，佣值顿贵。于是贩卖人口出洋者，名曰卖猪仔。设馆于澳门，公然买卖，沿海人民或被骗，或被劫，一人番舶，如载豚豕。西人以卖者贱视之，即亦虐役之，其惨有不可言状者。迭经查禁，一时稍戢，日久网疏，此风渐长。近来厦门、香港每一轮船开行，搭客多至千人，少至四五百。其中自愿出洋者固多，被拐者当亦不少。去岁竟有拐同母兄及从兄来坡者。经粤省大宪访闻行查，递籍其由，领事就地访确，超拔遣回者，近岁较多。

华人来南洋做工者，抵坡，先投客馆。客馆者，奸商所设，即猪仔馆也。客或自备舟资稍有旅费者，不敢虐视。若迫于生计，仓卒出洋，身无长物，一投客馆，则此身非己有矣，固不必被拐而来始落陷阱也。在叻华官绅，屡欲清其源，而为英官所持，卒不得行。

中国犯罪之徒，皆以南洋为逋逃藪。地方官访查得确，移文领事请提，皆以约章未载，为西人所持，此例不通，关系政令非小。

生齿日繁，莠民难糶，结党立会，争立名目。西官迭次严禁，现存一会，名目有五，西人统谓之危险会。凡人会有册，每年报护卫司。据报上年新入者六千三百五十人。其历年入会总册，共有五万六千二百余人，诚可云危险矣。

坡中开埠伊始，西人政尚宽大，以广招徕，闽广人接踵而至，懋迁有无，日新月异。当道光末、咸丰初，已成巨埠，同治间称极盛，踵事增华，至今日而发泄已极。近年商务虽未减色，然风气之开，害多利少，奸伪变诈，情状百出，殆亦运会将下之机也。蚩蚩者氓，方谓蒸蒸日上，不知保泰持盈，微识者代用隐忧。

（李钟珏：《新加坡风土记》，
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15页）

10. 槟榔屿志略

流寓志

王荣和事略 两广总督张之洞奏派荣和赴南洋诸岛周历。荣和于光绪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由粤起程，次年七月回粤，历二十余埠。先至小吕宋，为日斯巴尼亚属；次新加坡，次麻六甲，次槟榔屿，……其抵小吕宋也，时土人联名拟逐华工，荣和到，其议遂寝。

其抵新加坡也，与原设领事左秉隆往见坡督各官，礼意尚洽。该处华民十五万。至麻六甲、槟榔屿两处，与新加坡相

连,又附属石郎阿国^①之吉隆埠^②、卑力国^③之罽埠^④,均知保护华工。……

荣和,槟榔屿人,屿中人称之。曾任福建督标左营参将,周历南洋时官至两江副将总兵衔。具此才略,资志以没,惜哉!

李道熙传略 道熙早废举业,客槟榔屿久,以货殖起家,积产十数万金,捐创“海澄吾贯社学”,此锡五茂才所述者。所居门榜曰:“李氏家塾”。……道熙字焜耀,福建海澄人。中书科中书。

邱忠波传 忠波海外之豪杰也。……海外商务之大,忠波为最。中国则上海、宁波、厦门、香港、汕头;海外则新加坡、槟榔屿、满刺甲^⑤诸埠;其余吉隆、白蜡^⑥之锡矿,西贡、仰光之舂米机器,有轮船十数艘为之转运,受腹心之寄,任指臂之劳,凡四五千,仰而食者则不可数计焉。足不下楼,擘画井井。当世所推为物望者,至忠波前往往往有踉跄之象,所以令人敬服者可想矣。其见识之远,信义之著,为夷酋所服。货财交涉,一诺立决,不惟中国人重之也。

中国人购轮船自忠波始,英酋乘间陷之法,据例与争,酋褫职去,闻者快焉。自是西人愈伟视中国人。生平自奉薄然,

① 石郎阿国,指今马来西亚的雪兰莪州。

② 吉隆埠,指吉隆坡。

③ 卑力国,指今马来西亚的霹靂州。

④ 罽埠,指怡保(Ipoh)。

⑤ 满刺甲,即马六甲。

⑥ 白蜡,即霹靂州。

凡善举乐输恐后。中国海防、水灾派员劝捐,极力报效。好造就人才,屡为人负,虽数万金,以情告不较也。忠波雄才大略,不可一世,惜终老海外,当事无为之汲引者,使得所展布,当亦刘晏、卜式之流欤!忠波字如松,福建海澄人,十五客槟榔屿,卒年六十,海防赈捐出力,授候选道加三品衔。

李灼传 灼能诗,能画,能古篆……居槟榔屿久,……灼字秩轩,广东□□县人,著有《秩轩诗草》。

魏望曾传 望曾能画,尤精医术。家贫亲老,囊笔南游,辛卯三月至槟榔屿;居八月,入吉隆坡;十二月归,舟至汕头沉。有救望曾上小舟者,小舟覆,卒死焉。……望曾福建闽县人。

右传略。

钩案:海外志书传人物者,惟王柳谷《海岛逸志》,然牖陈琐事,颇近从谈。兹录五人:王荣和,名宦也;李道熙、邱忠波,货殖也;李灼、魏望曾,艺术也。之五人者,钩所知也。至生存未得立传,及可以立传而事实未详者尚多也。继此勤搜博采,传其可传,他日志蛮夷者,或有所取欤。夫蛮夷人中国,占有之矣。今则中国之人散处蛮夷中,是亦可以观世变矣。

《槟榔屿纪略》:光绪七年辛巳,人民一十万零五百九十七口,内有华人六万七千八百二十。计居槟榔屿者四万五千一百三十五,居威烈斯烈^①者二万二千二百一十九,居颠顶^②者四百六十六。其居槟榔屿者,计福建人一万三千八百八十

① 威烈斯烈,即威斯利。

② 颠顶(Dinding),今译犬定。

八,海南人二千一百二十九,客籍人四千五百九十一,广府人九千九百九十,潮州人五千三百三十五,土生华人九千二百零二。其居威烈斯烈者,福建人二千六百八十,海南人三百八十二,客籍人二千三百一十二,广府人二千一百一十二,潮州人一万三千四百五十八,土生华人一千二百七十五。

右户籍。

名胜志

燕闲别墅 力钧《燕闲别墅记》:燕闲别墅,陈俚琴司马偕同志诸君子游燕地也。……

清芳阁 闽人游燕地,王明德创。……

澄怀园 李丕耀别业。……

长春坞 白蜡甲必丹郑嗣文别业。……

兰圃别墅 《宴游纪略》:三月二十日船抵槟城,在谢君德顺兰圃别墅停驂。……

友石庐 《宴游纪略》:亚逸维淡,距屿六英里,山势回环,虽曲径如羊肠,而填砌极妙,循之而上,如步康庄,许君心钦于此筑庐,颜曰“友石”。……

陶然楼 ……温君旭初招饮寓楼,楼亦以陶然名。观瞻之壮,收藏之富,朋游之盛,觞咏之欢,如居京师时。……

怡和园 邱氏别业。……

退省庐 力钧《退省庐图记》:李君开三出示退省庐图,请为之记。……开三自言早失父母,赖继母抚以成人。比长多病,有志读书。海外不得师,思负笈归中国。俗事牵率,卒不果,而今已矣。结屋空山,率妻子以奉继母,退而自省,期为无过之人耳。……

右园林。

钩案：南洋园林多西式，盖耳濡目染为习俗所移而不觉也。槟城尚风雅，楹联匾额所在皆有，文人骚客，流连景光，亦多纪事写怀之作。……

观音寺 在平章会馆右，寺创于嘉庆五年，有碑镶门外东壁。道光四年重建，光绪元年重修。前后各有题名碑镶西庑。……

右寺观。

建置志

槟城义学 义学借平章会馆中，为闽义学。粤义学二，在会馆左右。……

《槟城义学规条略》：

一，初设义学借在平章会馆，经费充裕，随于东西南北增设；

一，义学旨在择师，必求品学兼优，凡有嗜酒、洋烟及事繁者勿聘。例将规条送阅，能如约者方送关书；

一，学生果系极贫，而天资颖异者，本医院将另设大义学，以期他日大成；

一，塾师并教礼仪进退应对；

一，来学先读孝经，次读四书；

一，每逢朔望日，塾师须将圣谕及孝悌忠信诸故事，明白宣讲，冀其心体力行；

一，每义学学生以二十名为限。

《槟榔屿纪略》：英设义学四十二所，教华文者一，教英文者五，教巫来由文者三十二，共学生三千三百零九名。

右义学。

南华医院 在李氏家庙前院三楹堂室，门屏一如中国制，为闽粤人施医地。……

《南华医院癸甲征信录序略》：医院之设，创自癸未夏，所定章程仿东华医院，盖屿自西辖，客商云集，倡之者，惠莫大焉。然而创始之际，立说多歧，某等谬以菲材，滥膺巨任，只有黽勉从事，而利害公私有所弗计。于是择地鳩工，堂室规模一如华夏，弥月落成，诸君子乐善输捐计万有余元，可见善心感发，相与有成，为前人所不能为。从此拯疾病，惠贫困，赠药赠医，凡所当行者量力行之，迄今一载。

余等承乏其间，于创建经费，周岁用项，刊录分送，用备观览。凡捐题之姓氏，厘订之规条，费用之丰俭，来医之多寡，详而书之，所以昭信也。嗣后总理递年公举，届期交代，一秉至公，所望任事皆贤，广大善门，以天地为心，以帝王为量，俾槟城人同跻寿域而登春台，则某等有厚望焉。

右医院。

钩案：新加坡有同济医社，檳榔屿有南华医院。南华医院实善堂也，凡屿中诸善举，皆医院为之倡，盖由风俗朴厚，有为之董率而信从者多。至于医院按年课考，择其尤者，聘请主席，立法善矣。但地限一隅，似宜开借书之例，定月试之程，则医医之惠，当更大于医人。

平章会馆 闽粤人合建，与观音寺比。魏省中《过平章会馆感怀诗》：四海皆兄弟，怡怡聚一堂；粤闽旧接壤，欧亚此分疆；三岛神仙窟，千秋争战场；尧天尤共戴，百姓自平章。

右会馆。

钩案：南洋风俗，随地皆有会馆。粤人尤多，有一府设一会馆，有一县设一会馆。惟福建会馆皆合一省而设，满刺甲、吉隆皆有福建会馆，士文丹，小村落耳，工人休息之所，亦署其门曰福建会馆。新加坡天后宫即福建会馆。合闽粤二省人共一会馆，中国天津有闽粤会馆，海外惟槟榔屿也。平章会馆，凡屿中有事集众议焉，考之古得乡约遗意，如能举行吕氏乡约，则更善矣。

波知滑冢亭 郑怀陔《重修波知滑公冢记》：……波知滑葬地为闽人客槟榔屿者所购，以公其同里，自咸丰迄光绪历年既久，旧址渐芜，于是鸠资修葺，蠲吉兴工，拾其残骸，无使暴露，芟其灌莽，无使滋延。……是役也，糜银二千两有奇，凡六阅月而竣。李君丕耀为之倡，而同乡之善长赞其成也。……

百年适成亭 《宴游纪略》：游峇抵眼东观闽人新购丛葬处，山高草润，冢墓累累，至此觉名利之心俱淡。山前有一亭，名曰百年适成，乃全闽之旅屿商民共立者。……

陈宝琛《百年适成亭记》：……自海禁开，闽粤间民游贾海南者以亿万计。所之既远，亲故相失，往往沦于异域而不能首丘，气涣情漠，势故然欤。怡山僧微妙自槟榔屿归，数为言逆旅主人之贤，屿有义冢葬闽客死者，岁久不继。吾商民屡谋广之，三易地矣。最后得地于峇抵眼东，校以中土丈尺可周八百五十八亩有奇，辟路导泉，筑亭其侧，用银八万余元。恐后无考，愿得余文记之。……

力钧《游百年适成亭记》：槟榔屿福建公冢在峇抵眼东，冢

前为亭。光绪甲申创,越二年丙戌成。时距开屿期适百年^①,因名之曰百年适成。……地周八百五十余亩,糜银八万余元。结构既精,陈设亦备。又有书记、园丁居于亭,以董其事。……是亭也,李君丕耀输万金为倡,余捐者姓氏见题名碑。

右公冢。

钩案:槟城公冢,闽广皆有。俟考补录。

风俗志

钩案:槟榔屿风俗,甲于海南群岛,良由守家礼,重文教。婚则六礼具备,亲迎不行于中国,犹于海外见之。至新妇入门,合盥礼毕,偕谒家庙,此婚礼之近古者。丧不停柩,合逾月而葬之礼。执紼必素冠,妇女亦徒跣。题主在山场,虞祭仍凶服。王汉宗葬其父用墓志,此丧礼之近古者。各姓有家庙,如林、杨、邱、李、谢、黄、王、胡、梁、陈诸族祭典极丰。更有不复记忆者,俟考得实,拟辑《槟城家庙录》。春秋祭祠、祭墓与中国同,惟中元一祭家费数十金,不无太过,余则祭礼合于古者多也。

钩案:槟城文风日盛,虽由山川钟毓,亦提倡之有人。公设义学外,杨氏家塾按年延师课其子弟,每过黄氏家塾书声琅琅,更有李氏家塾,为李道熙故居,观其命名,可知其用意所在矣。此仅就耳目所及者言之。至藏书之家,以林观察培元为最,谢曾煜次之,余则温震东、林振琦、林汝舟、吴春程、林载阳皆有储蓄。岛居多暇,时或征诗会文为乐。客槟城时以文质

^① 光绪甲申为公元1884年,光绪丙戌为公元1886年。一百年前即1786年,英国侵占槟榔屿。

者数人,以诗质者十数人。钩固不学无似者倾倒如是,倘得有道君子,诱以圣人之道,则道南大可望也。

(力钩:《槟榔屿志略》,录自福建师大历史系
华侨史资料选辑组编《晚清海外笔记选》,
海洋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8—56 页)

11. 槟榔屿游记

至槟榔屿数月,散步河下,临流北望,山峦重叠,烟雾迷濛,以为滨海蛮荒,未作往游之想。一日薄暮,偕友郊行。一客遥指以告曰:“越此鸿沟,即亚细亚洲极南之界,直向北行,过暹罗屿南,可达中国之云南,惜其路未通,不能作安车故土之适也。”余叩之曰:“彼境主者为谁?今日力所及者有村市人物也乎?”客曰:“此皆隶于英国,设公堂,立捕房以治其事。中多沃壤,土客之民,让畔以耕。其东西北三面,皆为吉打国之疆界,而吉打又称藩于暹罗,比诸附庸之列,是亦天南之弱部耳。”

余念地接中国,又有景物之胜,不可不一往游观,借审形势。因于中秋前一日未初,约导师孙君偕至官码头,登渡客小轮船。展轮东驰,时值风逆潮涌,该船汽机微小,力不足敌,行甚缓。纵观屿港,共泊有大小火船十三艘,夹板帆船两号,其余华民所乘,土番所置,来往各近埠之船又数百艘。帆樯林立,足征商贩之盛。

少刻,船傍北岸行。孙君曰:“过海一带英之属境,统归屿

辖。共设公堂五：一在北海^①，一在笨仔牙^②，一在高淹^③，一在大山脚^④，一在武吉淡门^⑤。承审官额设如知府者一员，会同屿府三堂两官分期就各堂听鞠，重案则解由屿臬科判。其各村落适中之处，分置捕房弹压，是皆英国之所以安良也。”言次，舟入对港内河口门，左岸设有船坞，为修理轮船之区。口内有水巡捕船一艘横泊为镇。再前行百十丈，小船停轮依岸，众皆舍舟登陆。沿岸有村店数家，售卖茶果。孙君为雇定印度人所御之马车一乘，车制四方，式如小亭，仅容二人并坐。车轻马快，驰行最捷。余就道旁小憩，即起乘车东驰。

路为公家所筑，极平坦。向内行里许，举目四望，一绿千顷，非蔗即稻，畦陇井井，种植有方，不负沃壤之称。又行数里，见道旁楼舍高矗云际，询知为英商机器制糖公司。是日为西礼拜日，照例停工。过此前行，又换一番气象。桑麻铺菜，荷锄成云，颇类中国苏杭乡景，不复知身在万里外矣。诸土民男女老幼，莫不有事于田间。拔秧分种者有之，俯身栽插者有之，方知中国先农遗法，竟有不约而同者也。而道旁活水潺潺，分流润泽。诸农人但有播种之劳，而无灌溉之苦，坐待收成，此诚千百世不变之利。

余询停车饮马之际，呼问田畔老农，一岁几作？农曰：“每年七八月之间雨多水足，播种一次收获之后，业有余粮，不劳

① 北海(Butterworth)，又译作巴特沃思、武打越。

② 笨仔牙，可能是武吉丁呀(Bukit Tengah)。

③ 高淹(Nibong Tebal)，又译作高渊。

④ 大山脚(Bukit Mertajam)。

⑤ 武吉淡门(Bukit Tambun)，又译作武吉淡汶。

再作。至明年夏就芟其草，引水灌之，日晒草腐，力足肥田，然后再种之，此古传之法也。”余又询其为何部之民，农曰：吾世奉回教，为穆胜优^①人，现隶治于槟榔屿，盖亦不自知其为何国之人矣。葛天欤，无怀欤，为之神往。

登车再前，至一镇，依于小山之麓，店铺数十家，居民百余户，印度、土著各半，余皆中国之赤子。镇中建有捕房，内置炮械，以资弹压。

至此换车，取路再前。一路田少园多，各园非蔗即椰，几无旷土。酉初又至一村镇，名曰新邦安拔^②，译以华音，即十字路口也。其处有河，可达于海。河下泊帆船数艘，乃用以载运出入者也。市中店铺数十家，日用之物莫不粗备。捕房建于通衢。再前则无官路，乃取道承顺兴公司园路而入。约行三四里，至承顺兴公司糖厂，业已钟报六点。暮色迷离，游兴虽勇，不复能进。乃就其司事谢君借宿，主人出盘餐款客。食讫，出步园中。仰见月色满林，烟迷远树。余独信步出园，捉萤为戏。数十步外，忽闻有击鼓而歌者。其声悲怆，不忍卒听。寻声觅之，见有茅舍数间，印度男妇十余人聚歌树下。忽睹余至，拍手来迎，强拉至其屋前，出片席掖余坐。有姬奉苦酒于前，众咸停歌，操土音就余问讯。余未解方言，而视其意颇不恶。坐久，遥闻有相呼之声，乃别众而行，方知为牧童叱牛夜归者也。余亦信步回园。遍览其制糖机器，盖皆购从泰西。汽炉一副，日可制白糖五千斤，若红糖，则可日成万斤。

① 穆胜优人，又称巫来由人，即马来人的异译。

② 新邦安拔(Simpang Ampat)，又译作十字路。

另有压蔗机器,用二牛轮转以行。蔗过其下,汁流于前,渣出于后,法至捷也。闻该公司有田千顷,遍种蔗、椰二物。雇用园工数百人。印民十之一,华民十之六七,皆有工头管领。虽众不乱,亦可谓之巨制矣。

入夜苦蚊,与孙君清淡不寐。俟至透明,即共踏露遄归。行至十字路口镇,天方大明,乃就车循故道而回。余至南洋五年,以此游为最胜。固知民勤耕植,大得以食为天之道也。彼营营扰扰,日出机心者方兹褊矣。

(匿名:《槟榔屿游记》,录自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第475页)

12. 柔佛略述

柔佛一部,滨海而立。其陆地北越彭亨、六坤等七部,即入暹境,由暹达华,是与中国同一疆土,而为亚洲极南地尽处之一隅,遥与中国云南、四川、甘肃同一经线,在赤道北二三度之间。

向事暹罗,自比于附庸之列,今则自立。其国中有地名新山^①者,柔王之宫室在焉。官府、狱禁皆备,境内别无分治。王宫左偏有小街衢,华国商民与土人相错而居。综其大略,有类中国一小村市。新山与新加坡一河之隔,由坡陆路往相距十五西里,策马驱车半日即可往还。若棹舟往游,共得水程三十西里。

彼境户口,土人约共五万名,中国人民种植于其土者十万

^① 新山(Johore Bahru),又译柔佛巴鲁。

众。至于西人之旅居其土者，刻仅寥寥数人。彼境原有土民，皆深居内山，敛迹不出。新山市中之土民，则皆由新加坡或他处迁往，颇自矜异，而呼原有地主为山人焉。山人深藏于幽谷之中，居无定所，衣无布帛，食无谷粱。其所资以为生者，独异乎众。有上古巢居穴处之风，有时就树为屋，猿升栖止；有时依山为穴，洞处如仙。其人不分男女，皆科头赤足，缚蕉叶树皮之类于腰腹下，即蔽体装也。其食也不耕不植，专事采果猎兽，用以资生。盖其心思鲁钝，知觉未开，天地清明之气至此杳矣。然其人不恃不争，得无怀氏之妙谛，未可以愚鲁而非之，此内山土人之大略也。

另有一种人，呼之为海民。小舟一叶，家人父子咸集其中，生生世世不谙陆居。出没洪波巨浪之中而不知惧，常泊青山绿水之旁而不知乐。以渔为食，迹类浮鸥。其人因食鱼过多，受湿热之毒，故皮肤多生疮疾。身无点瑕者，百无一二。

斯二者乃柔境原有之民也。彼族无文，无从考其肇始之由来。至上民猎兽之法，不用火器，专以标枪、毒矢、吹筒之类为械，而獐鹿是获。盖其人善驰，可与猛兽齐驱，故能期于必得。

其地虽近赤道，而天气温和，不觉炎热。因其处树木丛茂，苍翠横空，赤日之炎威被所遮闭，而夜露散凉，足消酷暑，故其天气宜人。

其土产有藤条、竹木、羔不、硕莪、甘蜜、胡椒、打马之属。垦植之工，率皆借资华人力。甘蜜，乃染红色之用，运销于欧洲者甚夥。胡椒乌色者，由新加坡每年商贩出口，柔椒占三分之二，可见其收产之丰。打马，乃以火炙树流出之精液结成，

除然以照夜之外,可作下料之漆,运往美洲、中国两地为多。其地尚产一种红木,树皮可用以染牛皮,新加坡之柴薪皆取资于此。刻下华人之在彼种植者,其法先纵火烧山,焚其林木,然后垦以植物,一园成熟则遽易去,另垦新地。盖缘其地虽肥沃,而无再添之肥,恐地力不能久持,故累易以丰其获耳。

(阙名:《柔佛略述》,录自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

13. 白蜡游记

南洋群岛中有名白蜡者,或译作霹雳,声相似也。近接槟榔屿,由槟榔屿对岸陆路可通。其地绵亘数百里,层峦叠嶂,林密山深,向为穆拉油人^①所居,今则属于英国。

洪荒以来,未经开辟。同治间,南洋佣工日众,始有至白蜡采锡者。其地锡苗甚旺,出产极多。英人设关征收税项,每年不下数十万金。通岛分大白蜡、小白蜡二境,以一河为界。自司马墩^②起,朔流而上,由是而笃亚兰^③、务边^④、夹版^⑤、巴罗巴门密里洞刺克^⑥、沙沥^⑦,又由务边而南至米棚^⑧、织鹅

① 穆拉油人,即马来人。

② 司马墩,由于方位不清,其今地待考。

③ 笃亚兰(Tanjong Tualang)。

④ 务边(Gopeng),又作毛边。

⑤ 夹版(Papan),又称作甲板。

⑥ 巴罗巴门密里洞刺克,未知所记有几个地方,暂未能断句标点。

⑦ 沙沥(Salak),又作沙叻。

⑧ 米棚(Kuala Dipang),又作美棚。

绒^①、彭亨、大泥、金山，均大白蜡境也。又由沙沥绫罗口过河，则葫芦江素^②、太平^③、新港^④，均小白蜡境也。从前草创民舍，多结茅为之，近亦有灰泥版筑者。土产槟榔、椰、山竹、榴连、波罗诸果，此外往往有不识名者。通岛产锡，惟彭亨兼产金。顾天气不时，岚瘴甚盛，故名人亦所罕到。锡米形如碎砂而黑，沙沥所产，有重至数百斤者。有巨石一方，岿然危立，土人名曰锡米王，见者必死。行人避途相戒，不敢视，前后死者不知凡几，十年前为天雷所殛，今则无矣。

岛产五金、煤炭，玉石亦间有之，然不常见。数年前有粤人某流落其地，采锡糊口。一日，于土中掘得巨石，五色斑驳。少去其角，则满中皆翡翠也。归回粤垣，得值数千金。土番无部落，不相统属，间有强酋，亦自居其地，不能兼辖他境，国无官制，亦无兵，其酋与民一体，无所区别。居深山穷谷中，凿井耕田，迁徙无常。性悍戾好斗，一言不合，拼死相持，往往在僻处谋杀过客。英人以其地穹远，东西梗阻，虽有轮船往来，不能驶入内河，近拟开造车路，俾东西南北四达周行矣。

（阙名：《白蜡游记》，录自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

① 织鹅绒(Chenderiang)，又作积鹅茸。

② 葫芦江素(Kuala Kangsai)，又作葫芦江沙，苏丹宫殿所在地。

③ 太平(Taiping)，今为霹靂州首府。

④ 新港，方位不明，暂分不清是内河港口或沿海港口。

14. 义火可握国记

义火可握国^①，在马来半岛南端，盖王国也。英属新加坡在其南边。距今前八十年，英国购此属地于该王国，价六万元。此边一带之地，多为英属保护国，该国独保其自主特立。环国四面，皆为英属地，而此一小独立国在其中也。

抑英国取此等四邻之地以为己属，独不及此一小国，虽似可惊讶，盖有理存焉。何也？曰：方英略新加坡一带之时，现该国王之生父某为马来半岛中部王国一长官，驻在义火可握国。英人以为奇货可居，说之曰：今半岛情形有如乱麻，英雄割据，互为其长，而无能统一者。贵官独奉王命，逡巡在此，不亦愚乎。贵官若有雄心称王之意，则我英国请先承认上义火可握国王尊号于贵官。于是，该长官心为之动，遂从其言，创兴一王国。英人从容谓王曰：新加坡僻在国之南端，一小岛耳。请王卖于英国，以酬英人尊立贵王之劳，不亦善乎。王以为然，乃许诺焉。英人遂出六万元购之，且该王在世时每年出二万四千元为其汤沐之费焉。英人购得新加坡如是，故其后虽并吞四邻，不复染指于该国，以至今矣。

然其政度简朴，不类朝鲜、暹罗等受诸强国之干涉。其王或出游伦敦，而为英皇所优遇。又或宴于新加坡别墅，常住义火可握国宫殿，宫女数人拥侍左右，风流洒落以自娱焉。

宫殿为二层楼，后园环绕，庭前广阔。前控海峡，与新加坡指呼相应。门前有侍卫，戎衣俨立以为警护。一揖门卫而

① 义火可握国(Johore)，今译柔佛。

进门，内则有臣民数十人出。见异客，异口同音，交相与言，请为向导而观宫殿，宫庭盖欲得酬金也。

宫殿内有听政室，有延客室，并为美观。又有藏银室（即金库也），室中有数十函盛银块。诸室均在下层楼房。而于二层楼上有十二内房，每房安置洋寝台，每房悬挂所居嫔妃之小影。各妃衣服并等色均用黄，盖此国俗尚似中国往昔之俗。或曰以木德王，或曰其色尚赤，今王性好用黄，故凡百器具亦总黄色。国王椅子价值甚贵，其形样如猛狮，四脚如狮足。王坐在狮背，头尾四足皆用黄金，意匠制作，并极巧妙，雕柱亦工。王国广袤东西仅二十英里，南北十数英里。其国虽小，亦俨然一独立王国矣。

（阙名：《义火可握国记》，录自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帙）

15. 游历笔记

离缅甸，遵海而南至新加坡岛，在暹罗之极南，长四十五里，阔四十二里。户口共九万七千一百一十人，土人三万七千，华人五万四千，余为各国人。与苏门答腊一水相隔，为欧罗巴东来之门户，英人设总督以资镇抚，筑坚固炮台一。海口有二，湾泊最佳。闽广暨西南二洋各国之船，帆樯林立，轴舳相接。东西之货毕萃，为西南洋第一埠头。

华人皆闽广人，善贸易，绅商富户甚多。有中华街，大小店铺、庙宇、会馆、戏园、酒楼、茶店咸备其间。闽人十之七，广人十之三，亦有与土人通嫁娶，数世不归者。

地离赤道仅三百零四里，天气极热。四时若夏季，树林荫

鬣，北人之初至其地者，见之极为奇异，以别处无此繁密也。椰树既长且大，每子一颗着地即生，藤蔓粗于人身，有长至二三十丈者，缠绕于大树之身，猿猴以为家，千百成群，见人则于树下行走，必于树上跟随为乐。性灵敏，常至瓜园偷果，必设四猴于四隅守望之，见人则呼啸以去。小猴之不能弃者，则背负之。人东至则西去，南至则北去，无乱窜者。土人获得，卖与外国人者价一二元或半元不等。性畏冷，携至北方，则不能存活。

海口多小山，矮如土墩，西人喜建屋于上。绕山皆马路，四通八达。

土人面色红紫，与美国土人相仿佛。喜食槟榔，尝患口臭。首缠花布，身穿短白衣裤，亦花布为之。腰束短裙，长及膝。妇女美姿容，睫毛甚长，首挽髻，额贴花钿，耳鼻穿铜环，手腕足胫带银钏，富者或用金。少女束裙于两胁，外罩长领衣，赤足奔走若男子。男女俱善泅水，客以银钱掷水中，能没水握钱而出。

其谱系不甚可考。有言其始祖本二白猿，后其苗裔之灵敏者渐成为人，而愚蠢者则仍为猿。有言太初神造一男，名拔顿；又造一女，甚美，为其配偶，至其地居住，今之人皆为其后嗣。有言地球本空心，中有水。古时球皮碎裂，水即冒出，是为混沌。后水中有山拥（涌）出，即现在岛中之山。神造一舟，中置男女各一，闭于舱中，随风飘荡。行抵是山，男女啮破其舟，登山即以为家。其后，女怀孕，破右足之胫，生一男。又破左足之胫，生一女。故至今，男女之系出一族者，不许联姻焉。亦有言，其始祖本自天而降，乘大舟而至是岛，其舟至今犹存。

不经之言，殊堪捧腹。

婚姻之礼，先款通女之父母。父母若允，命女乘小舟荡桨先行，男亦乘小舟追之。女若有意，必舣舟以待。若不愿则棹舟他往，不知所之矣。无水之区，则先奔走于陆地，所行一如前法。

屋宇极朴陋，或架于大树，或以四木柱撑之，防毒蛇猛兽也。人性刚直，受恩必报。所食惟谷果为多。设遇仇人，为势所不敌者，即迁居以避之。亦有其仇悔过而请其回居者，尚有太古之风焉。喜聚族而居，每村约四五十家，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死则掘地置尸，或坐或立而葬之。

地多猛虎，遇浅水亦能渡过。人之被其所伤者，日有一人，虎患之烈可知已。但虽食人，亦畏人。一日夕阳，在山有土人抱子归家。至丛莽间，忽遇虎迎面而来。土人无可奈何，姑俟之。虎亦不敢近，乃逐渐退至大树边，将其子置于树上，而挺身与之对立，相离约十五丈。人逼近，虎渐退。后见其无能为，鼓勇直前，虎即大吼遁去。然此法惟对面时可用之，若于背后，鲜克免者。虎食人，必先以掌扑击，俟人昏晕，然后啃破其颈而食之。牝者生子，置于树林中，日夜守之，恐被雄虎见而食之也。

土产蜜蜡、豆蔻、燕窝、槟榔、牛皮、木料，猴之小者不盈尺，禽鸟则五色俱备云。

（阙名：《游历笔记》，录自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第473—474页）

16. 海国闻见录

自柬埔寨大山绕至西南为暹罗,由暹罗沿山海而南为斜仔、六坤、大晖、丁噶叻、彭亨。山联中国,生向正南,至此而止。又沿海绕山之背过西,与彭亨隔山而背坐为柔佛。由柔佛而西,为麻喇甲,即丁噶叻之后山也。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南洋记,
艺海珠尘本,第17页)

暹罗沿山海至柔佛诸国,各皆有王,均受于暹罗国所辖。

(同上书,第18页)

大晖、吉连丹、丁噶叻、彭亨诸国,沿山相续,俱由小真屿^①向西分往,水程均一百五六十更^②不等。土产铅、锡、翠毛、佳文席、燕窝、海参、科藤、冰片等类相同,惟丁噶叻胡椒甲于诸番为美。番皆无来由族类,不识义礼,裸体挟刃,下围幅幔。槟榔夹烟嚼,谷米和水吞,贸易难容多艘。而柔佛一国,山虽联于彭亨,其势在下。水程应到昆仑,用未针取茶盘^③,转西至柔佛,计厦门水程一百七十三更。番情与上诸国相似,而所产相同,较之略美而倍多。年经商可容三四船,就舶交易。产沙金,国以铸花小金钱为币,重四五分,银币不行。由柔佛而西,麻喇甲亦系无来由族类,官属名曰恶耶。国王仿暹罗,用汉人理国事,掌财赋。产金、银、西洋布、犀角、象牙、铅、

① 小真屿,指今柬埔寨的福塞奥比(Fausse Oub)岛。

② 更,古代航海计算里程的单位。一般来说,一昼夜分为十更,一更合六十里。

③ 茶盘,指今马来半岛东岸外的潮满(Tioman)岛。

锡、胡椒、降香、苏木、燕窝、翠毛、佳文席等类。金钱银币皆互用。

(同上书,第20—21页)

红毛呷板^①,从小西洋^②来中国者,由亚齐之北,麻喇甲之南,穿海过柔佛,出茶盘而至昆仑。

(同上书,第24页)

17. 广东新语

诸番之直广东者,曰婆利,曰古麻刺,……曰暹罗,曰满刺加,曰大泥,曰蒲甘^③,……其直安南者,曰林邑,……曰急兰丹,……曰彭亨,曰毗騫,……是皆南海中大小岛夷,见于明祖训、会典者也。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五,
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28页)

满刺加在占城南。永乐三年,其毛西刺儿速刺遣使奉金叶表来朝贡。其物有番小斯、犀角、象牙、珠母壳、玳瑁、鹤顶、鹦鹉、黑熊、黑猿、白鹿、锁袱、金母鹤顶、金厢戒指、撒哈刺白必布、姜黄布、撒都细布、西洋布、花纁、片脑、梔子花、蔷薇露、沉香、乳香、黄速香、金银香、降真香、紫檀香、丁香、丁皮、瑋、胡椒、血竭、乌爹泥、肉豆蔻、没石子、阿魏、窠铅、片脑、肉果、玛瑙珠、竹布、苏合油、乌木、苏木、大枫子、番锡、番盐。

① 红毛呷板,红毛,指荷兰;呷板,又作火板,当时的一种海上货船

② 小西洋,指印度洋地区

③ 蒲甘,为缅甸蒲甘王朝的首都,宋元两代曾称缅甸为蒲甘国,明代开始称为缅甸或缅甸

(同上书卷一五,第430页)

忽兰丹,正德四年来贸易。有胡椒、乌木、丁皮。以上凡十二国,皆尝来往广东者。旧例贡舶三艘至粤,使者捧金叶表,入京朝贡。其舶市物还国,次年三舶复至迎敕,又市物还国。三年一贡,或五年一贡,一贡则其舶来往三度,皆以澳门为津市。

(同上书卷一五,第431页)

18. 八纒荒史

丹丹国出辟寒香,汉光武时入贡,每至大寒,于室焚之,暖气翕然而入,人皆减衣。

(陆次云:《八纒荒史》卷一,
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0页)

19. 圣武记

造炮不如购炮,造舟不如购舟。盖中国红夷大炮本得自佛郎机,非中国所有也。西洋各国夷炮,有鬻于粤东者矣,有鬻于新加坡者矣,有鬻于孟迈^①、孟加腊^②者矣。新加坡距澳十程,专有造炮出售之市,孟迈、孟加腊亦然。此皆中国商船往来之地。但令每舶回帆人口,必购夷炮数位,或十余位,缴官受值,力省而器精,事半而功倍。前年粤东购夷炮二百位,

① 孟迈,即今印度孟买(Bombay)。

② 孟加腊,即今孟加拉。

有重至九千斤者。惜主款彻(撤)防,遂弃诸虎门^①之洋。此尚未购自新加坡、孟迈,而所获已如是。若饬商四购,所获更可量耶!

(魏源:《圣武记》附录卷一四,
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44页)

20. 海国图志

《每月统纪传》曰:麻刺甲,地方毗连于柔佛、丁葛奴、大年、吉连丹、宋脚^②诸国,沿大山相续。土番为无来由种类,不识义理,裸体挟刀,下围幅幔,槟榔夹烟嚼。贸易难容多艘,土产铅、锡、翠毛、佳纹席、燕窝、海参、藤、胡椒等货。诸国相似,所产相同。……嘉靖年间,葡萄牙兵船往麻刺甲,尽力征服,设官治之。天启、崇祯年间,荷兰又战胜葡萄牙而有其地。至嘉庆年间,英吉利以万古累^③易之。于是,麻刺甲为英吉利新藩,开英华院以教唐人与土人。且义学甚多,男女不论土番、汉人皆知读书,故广东与福建人居此,种园耕田,与实力屿^④、槟榔屿贸易。柔佛为阿细亚^⑤大山诸国极南入海之山,副马来西^⑥王管之。彭享有金沙,锡甚盛,福建船希往彼,以

① 虎门,在今广东省东莞市。

② 宋脚,即今泰国的宋卡。

③ 万古累,又译作明古连(Bencoolen),即今苏门答腊的明古鲁(Bengkulu)。荷兰把马六甲交给英国,英国把明古连交给荷兰,是1824年伦敦条约的一项内容。

④ 实力屿,即新加坡。

⑤ 阿细亚,即亚细亚。

⑥ 马来西,即马来由的异译。

柔佛、彭亨性悍好斗，正是马来西族类之习。此外，海滨国属于暹罗者，皆地小不足比数。

（魏源辑：《海国图志》卷六，

东南洋海岸国四，道光古征堂本，第13—14页）

《贸易通志》：东南洋贸易之盛者，莫如暹罗及新加坡。……新加坡本非国，乃斗入南海中一大峡，地方二千里，距澳门水程十更。向为闽广客民流寓，约二万余人。英吉利屡以兵船争夺，嘉庆二十三年，袭而据之^①。置城戍兵，营肆货，招商贾，设英华书院，凡国中书籍，皆镂板翻译，延华人教其子弟。屹然为巨镇。计闽广船岁往者八九十艘，安南三十六艘，暹罗四十艘，各南洋小船千三百余艘，夹板船四百七十四艘。货物出入，约计银各八百余万元。其地近中国，故凡红毛船之自澳门归，与自西洋至者，均以此为总汇。此外麻刺甲、槟榔屿等处，亦英吉利公司所据，而贸易有限，不及新加坡三分之一。

（同上书卷六，东南洋海岸国四，第15—16页）

魏源曰：英夷开辟新加坡，富庶闻于中国已数十年，皆不知为古时何国，阅《海录》及英夷《海图》，始知即柔佛、满刺加故墟。盖明以前，满刺加为南洋之都会。英吉利始移其贸易于柔佛（新加坡有坚夏书院，弥利坚^② 困人所建。麻六甲有英华书院，英吉利所建，皆外夷学汉文及翻刻汉字书籍之所。故所刻书，皆署此两书院藏板）。皆暹罗之东南境，海岸相连，

① 嘉庆二十三年为公元1818年，而英占新加坡是在1819年。

② 弥利坚，今译作美利坚。

并非岛屿,距大屿山^①仅五六日程,平衍数百里,斗出海中,形如箕舌,扼南洋之要冲。乾隆以前,多为闽粤人流寓。自英夷以兵夺据,建洋楼,广衢市,又多选国中良工技艺,徙实其中。有铸炮之局,有造船之厂,并建英华书院,延华人为师,敬汉文汉语,刊中国经、史、子、集、图经、地志,更无语言文字之隔,胡洞悉中国情形虚实,而中国反无一人了彼情伪,无一事师彼长技,喟矣哉!

(同上书卷六,东南洋海岸国四,第16—17页)

何大庚《英夷说》:英吉利者,昔以其国在西北数万里外,距粤海极远,似非中国切肤之患。今则駉駉移兵而南,凡南洋濒海各国,远若明呀喇^②、曼哒喇萨^③、孟买等国,近若吉兰丹、丁加罗、桑佛、乌土国^④,以及海中三佛齐、葛留巴、婆罗诸岛,皆为其所胁服而供其赋税。其势日南,其心日侈,岂有厌足之日哉。近粤洋海岛有名新埠^⑤者,距大屿山仅十日程,沃野三百里,闽粤人在彼种植以尽地利者,不啻数万。阡陌田园,一岁再熟,即粤人所谓洋米是也。英夷以强力据之,拔叙跋兵三千驻防其地,与新加坡相犄角,居然又一大镇矣。

(同上书卷一一,东南洋海岛国四,第12页)

① 大屿山,按电程,应在暹罗湾地区。

② 明呀喇,即今孟加拉。

③ 曼哒喇萨,即今印度的马德拉斯。

④ 乌土国,指今缅甸(Myanmar)。

⑤ 新埠,指今马来西亚的檳榔嶼。

21. 瀛环志略

(暹罗)国之西南,有……吉连丹、丁噶奴诸番部,皆其属国。所产者银、铅、锡、沉香、束香、降香、象牙、犀角、乌木、苏木、冰片、翠毛、牛角、鹿筋、藤席、佳纹席、藤黄、大枫子、豆蔻、海参、燕窝、海菜。其人贡由海道抵粤东。

(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一,
道光庚戌年刊本,第30页)

息力(一作实力,一作息辣,旧名柔佛,英人名为新加坡,一作生加坡,又作新奇坡,又作星隔伯儿^①)旧本番部,嘉庆二十三年英吉利有之。其地当南洋、小西洋之冲,为诸海国之中市。英人免税以聚商船,西洋夹板,每岁来者以数百计。闽广贩洋之船,南洋诸国之船亦时至,帆樯林立,东西之货毕萃,为南洋西畔第一埔头,每年交易之货价数千万元。英人筑楼馆以居,户口无多,闽广流寓万余人。巫来由土人与芑吉客民^②,居于海滨。

由息力循海岸而西北约三百余里,曰麻刺甲(即满刺加,作麻六甲),本暹罗属国,前明时,葡萄牙据之,旋为荷兰所夺。嘉庆年间,地归英吉利,立为埔头,繁盛不如息力。麻刺甲西北海中,有岛曰槟榔屿(英人称为新埠),内有高峰,山水清胜,居民五万四千,闽广人居五分之一,亦归英吉利管辖。英有大酋驻息力,总理三埠贸易之事。(息力、麻刺甲、槟榔屿)三埠

① 星隔伯儿,为 Singapore 的音译,即新加坡。

② 芑吉客民,指移民到马来半岛滨海地区的武吉斯人(Bugnese)。

所产者：金、银、铅、锡、犀角、象牙、胡椒、玉果、降香、苏木、燕窝、翠毛、佳纹席之类。厦门至息力，水程一百七十二更，息力至麻刺甲七更。由麻刺甲过红毛浅，有国曰沙刺我，亦巫来由番部，山中皆獠人，裸体跣足，与巫来由不相为婚。沙刺我之西北曰吉德（亦名计哒），后山与宋卡毗连，土产亦相类。闽粤商船，间有至此两国贸易者。

（同上书卷二，第25—26页）

22. 华事夷言

中国产米，不敷日食，故准洋米进口，并免米船之税。近年米利坚^①、英吉利由小吕宋、葛留巴^②、新奇坡运至米不下二万二千八百十六窆（每窆一千六百八十斤）。

（林则徐译：《华事夷言》，录自《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一帙）

23. 夷氛闻记

西南洋五印度之南中西属诸英者十三部，而孟阿腊^③居首，与孟买部皆鸦片所自出，乾隆初年以来，内地嗜食渐众，贩运者积岁而多，一时来至二万余箱，价值逾六千万，由南洋新埠陆续运至粤海伶仃洋，船随卖随又运至不绝，谓之窆船，全恃沿海内地游手走私奸民为之载棹入口，灌输内地。

① 米利坚，即美利坚。

② 葛留巴，即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③ 孟阿腊，即孟加拉。

(阙名:《夷氛闻记》卷一,崦庐丛书本,第3页)

中国人海船放到苏禄、文莱、路哥尼阿^①、新奇坡附近各处,系顺西北风驶去。英吉利人亦有在新奇坡买中国茶回国者,其茶均是上等,现在各岛每年销茶之数年增一年,总而计之,中国每年出口之茶叶有七千余万棒,与鸦片贸易可以抵对。

(同上书卷一,第4页)

义律^②以待命为请,其不敢具结也。实稔知南洋息辣新加坡诸市埠积顿雅片尚多,运至伶仃者方源源不绝,自揣人疏职小,无奥援于国,倘一遵中国结状,则来者货没人杀,皆出其手。顾指间事,而彼国尚未之知,肩任重大,用是筹之愈决,持以愈坚。

(同上书卷二,第15页)

24. 南洋蠡测

南洋之间有万里石塘,俗名万里长沙^③,向无人居。……塘之西为白石口,附近有一埠,四面皆山,一峡通进,平原旷野,颇有土人,并无酋长,产胡椒、沙藤。有唐人坟墓,碑记梁朝年号及宋代咸淳。或云此暹罗极东边境,十余年前,英吉利据此岛,名之曰星忌利坡,召募开垦。近闻已聚唐人杂番数

① 路哥尼阿,方位不明,暂未能考定。

② 义律(Charies Elliott, 1801—1875),英海军大佐,鸦片贩子,是英国发动对华鸦片战争的主凶之一。

③ 有学者认为,万甲长沙指我国西沙群岛南部海面,而万里石塘则指西沙群岛北部海面。

万。闽粤之轻生往海外者，冒风涛，蹈覆溺而不顾。良由生齿日众，地狭民稠，故无室无家之人，一往海外，鲜回乡者。此岛由外洋至粤十余日，由七洲洋至粤仅七八日。近来英吉利甘心留粤；一则恃南洋港脚^①诸番，沿途俱有停泊，二则恃星忌利坡离粤不远。彼国虽隔数万里之遥，今则无异邻境。此外，海岸土瘠产稀，如飞头蛮等处，虽常到，不屑顾，其志盖欲扼此东西要津，独擅中华之利，而制诸国之咽喉。古今以兵力行商贾，以割据为垄断，未有如英夷之甚者。

（颜斯综：《南洋蠡测》，录自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帙）

25. 朝覲途记^②

（七月）二十九日至阿期城^③，船住于是十一日，东八月，西十月初九日行，船住十九日，风不顺也。至十八，至补鲁宾南^④，阿痴^⑤至补鲁宾南，顺风五日可到。住补鲁宾南二十五日，众船皆出，各归其城。东九月，西十一月第十六日，出补鲁宾南，二十四日至马喇曼^⑥，又住二日，至二十七日，到新歌敷

① 港脚，泛指印度东南部沿海地区。

② 《朝覲途记》的作者马复初，云南大理人，1841年从云南出发，经缅甸、印度到麦加朝圣，1847年循海路经新加坡回到广州，1848年返回昆明。出行八年，四十七岁时出发，五十五岁返滇。回国以后，写成此书。

③ 阿期城，指苏门答腊的班达亚齐（Banda Aceh）。

④ 补鲁宾南（Pualu Pinang），即槟榔屿。

⑤ 阿痴，即阿期城。

⑥ 马喇曼（Malacca），即马六甲。

尔^①，寓于奈依德之孙，和卢迺之子赛以德尔买勒之家。尔买勒，贤者也，作尔昌体^②人，居新歌敷尔三十余年，货殖蕃盛，家藏群经，予深爱之。欲久住于斯，以观诸经。向闻新歌敷尔地近中线，乃南北间正中之线，平分地为两半。其地北极与地平，南极亦然。昼夜如一，夏至昼不长，冬至昼不见短。日在春分、秋分，凡太阳偏南（午正无影），影偏北；凡太阳偏北，影偏南。因此，予居斯岛一年，试之，罗盘之间立一针，验其二至二分，得古人所言，皆属真实，与所遇符合。然后由新歌敷尔行，时迁都一千二百六十四年十月，乃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八月十五日也。……东九月，西十一月第十五日，安然至广东，寓于濠畔街清真寺。

（马复初：《朝覲途记》，录自
《云南史料丛刊》第22辑，第274—276页）

26. 西学东渐记^③

自予与曾督^④第二次晤谈，一星期而有委任状命予购办机器，……又有公文二通，命予持以领款。款银共六万八千两，……

予此行抵上海，为一八六三年十月。……船既放洋，途中

① 新歌敷尔(Singapore)，即新加坡。

② 作尔昌体，方位不明，今地在何处，待考。

③ 《西学东渐记》作者容闳(1828—1912)，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1847年赴美留学，1854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为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1855年回到上海，在海关任翻译。1863年，应李鸿章之邀，筹建江南制造局，并被派往欧美选购机器，途中经过新加坡。

④ 曾督，指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1811—1872)。

惟至星加坡略一停泊，遂过印度洋，……

（容闳：《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113 页）

27. 乘槎笔记^①

（同治五年二月）

十八日，卯刻向西行，辰刻至新加坡，已初泊舟。计行六百八十四里。登岸，买车作竟日游。英国炮台在其麓，周历一过，形势雄壮。午间，坐客舍洋楼，颇阔整，饮茶小憩。晚，归。

查新加坡古名息力，与麻六甲旧皆番部，属暹罗，今则咸称为新加坡。小船剡木为之，锐其两端。小儿鼓棹啁啾，客皆以银钱掷海中，则群跃没人，少顷握钱出。盖洋艘至，必以此为戏。故儿童见舟，皆拍手笑乐，如拾韩嫣弹丸也。车制与安南小异，御者亦皆麻六甲人，肌黑如漆，唇红如血，首缠红花布则皆同。十余里至市廛，屋宇稠密，仿洋制，极高敞壮丽。市肆百货皆集，咸中华闽广人也。

归舟，有顶帽补服来谒者，都司职衔，闽人陈鸿勋，贸易居此。云此间较本乡易于谋生，故近年中土人有七八万之多，不惮险远也。山多虎，每出觅人食，凡有渡水者。猿猴小者不盈尺。珍禽尤夥，五色俱备。舟人购畜者，以数百计，大可悦目。（有售西国金银钱者，各种皆布地上，舟人多以番银交易。）

（斌椿：《乘槎笔记》，录自《走向世界丛书》本。）

^① 《乘槎笔记》的作者斌椿（1804—？），汉军正白旗人，由清朝政府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延聘办理文案，1866 年率同文馆学生出洋游历，途经新加坡。

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98—99 页)

(同治五年八月十一日)

甲正始到新加坡。

十二日,登岸往客舍一游。忆二月中旬过此,凭阑啜茗,观海中远景。甫及半年,而往返八万余里,已帆归天外矣。酉刻回,船即开。

(同上书,第 140 页)

28. 海国胜游草

13. 至新嘉坡(小儿剝木为舟,见商舶掷银钱海中,则没水取出)

瓜皮艇子小于舟,荡桨儿童水上浮,自古南蛮称鸪舌,果然群作语啁啾。

一齐嬉笑跃深渊,碎影冲开水底天,趋利从来真若鹭,不辞辛苦觅金钱。

(斌椿:《海国胜游草》,录自《走向世界丛书》本,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160 页)

29. 天外归帆草

31. 新加坡多闽粤人,市廛栉比,门贴桃符,书汉字,有中原风景;予历十五国回至此,喜而有作:

片帆天际认归途,入峡旋收十幅蒲。异域也如回故里,中华风景记桃符。

32. 又七律

甫从北极理征鞍,巨舶飞来赤道南;断发文身增阅历,

雕题聂耳纵奇探。香闻蔗萄心真静，酒熟蒲萄兴倍酣；九万程途详记载，席前灯下放雄谈。

33. 新加坡(本名息力,与麻六甲旧皆番部,属暹罗)

洋艘过此皆停泊,上薪水糗粮,乃东西洋必由之埔头,英人立炮台守之。地产五色禽鸟及大小猿猴,山多虎。

楼阁参差映夕阳,百年几度阅兴亡(始为葡、荷两国所据,今为英有);龙涎虎迹愁行旅(西有岛,龙涎涎其上,可采为香),何待闻猿始断肠。

一声清磬出茅庵,细草长松绕翠岚;风鸟自歌鸾自舞,始知身到大荒南。

(斌椿:《天外归帆草》,《走向世界丛书》本,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198—199 页)

34. 再登洋楼

重登高阁踞山巅,远景全收画槛前;沧海大环围碧玉,中原一发系青天。东迎暘谷三竿日,北望齐州九点烟;遥指长安今已近,五云深处泊归船。

35. 地在赤道南,天气极热,而昼夜各六时,无冬夏长短之分也。

南洋飞舰喜重游,来卧元龙百尺楼;万里澄波明月上,清辉无夜不当头(中土以十月望为月当头,此地夜夜皆然)。

平分时刻定朝昏,不爽莲花刻漏痕;可惜从无霜雪降,素娥青女暗销魂。

(同上书,第 199 页)

30. 航海述奇^①

(同治五年二月)十八日,戊申,晴。辰正抵新加坡,地系暹罗国界也,现属于英。其地华人贸易者,以六七万计。天气酷热,地多山冈,又有洋人建造楼房。本地屋宇极陋,土人面极黑,深目而高鼻,妆饰服色不一,有剃秃者、缠头者。男子以蓝白红黄四色涂面,有自额前画至准头一线者,有涂在眉间者,人之贵贱即以此分。耳坠双环,女子七孔。饰以白点,手十指戴环,足大指戴一金环。男女皆赤身趺足,腰围红白洋布一幅,一头搭于肩上。珍禽异兽,为中土所罕有。

是日上岸,乘马车亦如安南者,四轮一马,四面玻璃窗。御者黑身,腰围红布,面涂蓝点,耳有小环。车行六七里,见高山开辟,路途平坦,街市与房屋皆似安南。至一法国旅店曰“大罗卜”,人内上楼,前有厂厅,卷帘四望,见百花争艳,群鸟呼晴。左右洋楼林立,前临大海,舳舻艇艘,萃集其处。是日天朗气清,熏风徐拂,波澜不惊,神怡心旷,宠辱顿忘,把酒临风,为之一快。

已而酒醒茶罢,去楼登车,复驰驱十余里,至英国炮台。环绕而上,铁阑三道,两边濠沟铁锁甚固。后至一门如城,四围高垒数十里,列大炮三十余尊,炸炮数堆,药库四座。登高面望,见山海毗连,直抵天涯。下面沟壑极深,多洋楼,皆英人

^① 《航海述奇》的作者张德彝,原是北京同文馆英文班学生,1866年,清朝政府海关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回英,清朝政府派斌椿带领同文馆学生赴英游历。张德彝就是当年出洋游历的同文馆学生,当时才十九岁,他记述沿途见闻,写成此书,张德彝此次赴英,往返均经过新加坡。

驻房，上有仙鹤、火鸡等。炮傍有千里眼，长八尺许。把守兵丁，皆红衣白裤。

去此行数里，见土人在溪边浣衣，晒于草上。盖洋船隔三五日至一处，客人衣服皆交与“嘎拉桑”，自有土人取去洗涤，开船之时送回。又至一花园名“酷地阔”，园亦英人创造者，广可百里，内极清雅，并无一人。花草树木，为山经所不及载。中有平原，树下皆设立床榻。盘桓少许，登车而回。

一路村市，多似安南者。土音酷似中土北方人。又有坟墓，前一石碣，上镌字云：“某处诰封某某之墓”，旁有年月。此地平原少，高阜多，坑壑满水，内长杂树。马小善走。其地无煤，煤皆自英、法国公司所运来者。从英、法至中国，所用煤块无算，而船不能尽载，故寄囤于各口码头，以备轮船一路之烧用耳。晚有黑人以铁桶系火机煤灰，抛于海内。此等人乃赤道之地所生，不畏酷热，故终日在火仓内而无病。停泊后众黑人于抛煤灰时，群相击掌，大呼而歌，且以脚击船跳舞，彻夜不休。由安南至新加坡，计水程一千九百一十五里。

十九日，己酉，晴。巳初开船西南行，甚稳。见东岸下打鱼木闸，曲曲无数。其地已过日南，正午则人影在南。至晚，暴雨。

二十日，庚戌，天阴，水黑色。午初见北面小山数座，远近相衔。午后又雨，未刻水变碧色。晚有巨鱼长五六尺，飞跃而上，出水三四尺，如人立攫物状。

二十一日，辛亥，晴。见船头有人，面黑而黄，头戴小白帽，两耳共穿五孔，着以赤金环，露臂跣足，而未详何许人，为之诧异者良久。……

一路水平无纹，西行稍北，见一带大山，名苏门答腊，乃马六甲之南界，现属于荷兰国。

(张德彝：《航海述奇》，《走向世界丛书》本，
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463—466 页)

(同治五年八月)十一日，丁卯，阴，凉。水平船快。申初，抵新加坡。稍晴，海水澄清，山峰竞秀。

十二日，戊辰，晴。早饭后登岸，乘马车至前所寓之“大罗卜”店内茶尖。嗣游于市，有十余人华装，披麻带孝；又六人各持乐器，如小鼓、小锣、喇叭等；又二人各举一棍，上披红绸，有“永远行”三大金字，似送灵舆者。铺户中多鸦片烟馆，暨茶棚、酒肆，闻有八万余华人贸易于此。有华人“黄浦”者^①，为英国管理华人之官。

回船后，岸上有土人售卖藤棍、蕉子、小猴、小鱼、蛤蜊、螺蛳、五色花鸟、八哥、鸚鵡等。酉正开船，出口北行，稍热。

(同上书，第 589—590 页)

^① “黄浦”，指胡璇泽，他家乡在广州郊区黄埔村，因而被称为黄浦先生。黄埔，英译为 Whampoa。

31. 漫游随录^①

14. 新埠停橈

余至香海^②，与西儒理君雅各^③译《十三经》。旋理君以事返国，临行约余往游泰西，佐辑群书。丁卯冬^④，书来招余，遂行。香海诸君饯余于杏花酒楼，排日为欢。十一月二十日，附公司轮船启行，已正展轮。与余左右房相邻者，为法国医士备德，普同船主坚吴，略通华言。船中无物不具。侍役皆西人。房外即饭厅，非食时亦可小坐观书。舟离香海未卅里，即觉簸荡，供午餐不能食，僵卧至晚。既晚，灯烛辉煌，朗如白昼。翌晨头晕稍可，强登舵楼以远眺，弥望汪洋，浩无涯矣。海面遥见飞鱼成群，鼓翅翱翔，似有行列。

二十七日辰正抵新加坡，泊舟正埠，距廛市尚十许里。赁车登岸，觅寓于海滨一酒楼。园囿宽广，楼台轩敞，丛树杂花，风景清绮。晚餐肴饌精美，器具雅洁，丹荔黄蕉，盈盘璀璨。座客皆供以冰。时序正当严寒，而其地热如盛夏，黄赤道气候之异如此。

① 《漫游随录》的作者王韬(1828—1897)，江苏长洲(今吴县)人，近代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与洋务派代表人物关系甚密。1849年，任职于上海英国教会的墨海书馆。后因上书太平天国，遭到清政府缉拿而到了香港。1867年，应英国传教士理雅各之约，前往英国助译经书。游历英、法、俄诸国后，才回到香港。《漫游随录》就是记述他此次出洋的见闻。

② 香海，指香港。

③ 西儒理君雅各，指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④ 丁卯冬，指同治六年(1867)冬天。

持友人书往访宋佛俭，同乘马车环游一周，为言余旧识邱天生亦在此。走询其家，妻孥团聚。其二女木屐桶裙，作马来妆，见余仍操上海土音。各喜海外相逢，出于意外。邱嫂略知上海烹炮法，杀鸡为黍以款余。久不尝乡味，食之殊美。夕留余宿，小屋三椽，云是新筑，自上海回出囊资所购者。

清晨，天生偕其子为余人市售食物。余问：“此间闾閻热闹，可往观乎？”曰：“可。”乃以车代步。市中亦有酒垆茗寮，仿佛粤垣。登楼买酒，所饮无算。地多潮郡女子，多作异样装束，衣履与粤垣迥殊。然点缀生新，亦饶别趣。

新加坡古名“息力”，华人贸易往来者，不下十余万。多有自明代来此购田园、长子孙者。虽居处已二百余年，而仍服我衣冠，守我正朔，岁时祭祀，仍用汉腊，亦足见我中朝帝德之长涵，皇威之远播矣。闻前时斌京卿椿持节过此，曾有顶帽补服前来谒见者，其念念不忘名器之尊，故土之乐，有可知已^①。使我朝能以一介之使式临其地，宣扬恩惠，凭借声灵，俾其心悦诚服，归而向我，乐为我用，岂非于海外树一屏藩哉！

新埠疆域广袤，华人多居平地。深山邃谷，多为华人足迹之所未到。层峦叠嶂之间，树木丛茂，林箐深密，皆土番之所处，结庐种地，自乐其天，即其地之古民焉。善符咒，咒物能生致之。咒林中飞鸟立堕，咒虎能使之驯伏，牵入市中售之于人，初不虞其噬也，其擅异术如此。

每日必雨，以润生物。雨过日出，晴晦之状，顷刻万变。多产果实，结子累累于树间，翠绿红黄，绚烂可观。土人日必

^① 详见斌椿的《乘槎笔记》。

一浴。生长于其地者，亦必以冷水灌顶，否则必患热病。米谷既饶，鸡豚亦贱，居者易于谋生。终年一袭单衣，可卒岁矣。多产鸚鵡，白羽翠毛，红味黄距，其色不一。余购二头，笼归船上。阅日，偶疏羈鞲，即飞去。

15. 庇能试浴

东南洋中诸岛屿，皆林树丛茂，遥望之，葱郁之气，扑人眉宇。从新加坡行二日，乃抵庇能。是岛亦英之属地，“庇能”，闽人音。一名碧澜，亦曰槟榔屿。山明水秀，风景清美，洋房栉比，气象僑皇。轮舟至此，例停四时许，以便装载煤炭。

余与二西人登岸，同乘四轮高车，游行各处。医士备德谓山顶有泉可浴，盍往一观。车行由渐而上，初不觉其高。至，则同舟人大半皆在。室甚轩敞，坐甫定，即进酒醴，供饼饵，意甚敬恭。须臾，馆人请浴，曰汤已具矣。导人浴房，则每人各据一室。余推扉而进，拾级以上，则方池开广，可容十余人。试之，冷水一泓，深不可测。不敢纵身入内，只坐石上洗濯，然已寒意袭两腋间，殊不可耐矣。亟趋而出，呼酒狂饮。

船主坚吴谓时尚早，此地不可久淹，盍觅佳处以畅襟怀，驱车遂行。所经多别墅名园，碧树绿荫，红花翠萼，点缀其间，殊觉绚烂。其屋皆孤峙园中，四周围以栏楹。入其内，湘帘斐几，氍毹贴地，洁无纤尘。出而逐客者皆女子，肌肤如淡墨色。视其眉目，颇觉娟好，殆“媚猪”之俦也。见客殷勤款留，捧银盘以槟榔进。余出，笑问坚吴曰：“此何地软？”坚吴曰：“此妓室也。”坚吴盖好作狭斜游者，令车夫为先导。车夫探怀中册以示，则皆纪妓之著名者也。又至一家，较胜于前，坚吴乃喜

形于色。余与备德举杯对酌，摘树上果为下酒物，意萧然也。

归舟，见麻六甲人持器物求售，如珠宝钻石之属，多贗品，挥之乃去。时舟尚未开，余造舵楼凭栏眺望，见水中拍浮者，皆群小儿也。齿白唇红，其肉黑几如漆，见客嬉笑乞钱。所驾小舟，刳木为之，首尾两桨，棹之如飞。偶以两足踏船，翻身落水中，船亦随覆，出没波浪中，狎之如鸥鹭。洋客竟投以银钱，群于水中扞得之，高擎其手，举以示客。象罔求珠，无此灵捷也。

埠中贸易者约数万人，闽人多而粤人少。闽有许君其人者，颇风雅，曾为甲必丹，拥资巨万。土人獠狃未变，亦巫米由种类。所产异鸟，小猿，亦足珍重。迤南高山峻岭直接霄汉，瀑布长十余丈，亦殊可观，惜未及往。

（王韬：《漫游随录》，

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70—74 页）

32. 豸园文录外编

至于新加坡、檳榔屿、噶罗巴、东南洋诸岛，虽多闽、粤之人寄居，顾其人，类皆购田园，长子孙，数世相承，有在其地二百余年而不归者，率入英籍，为其管辖，所异者不过衣服、饮食，文字、语言尚如其旧矣。今我国设有领事以临之，恐未必为我所用也。

或谓华民之流寓于各处者，不下数百万，其中岂无魁硕贤豪，杰然特出，为众望之所孚，輿情之克协者乎？倘国家赐以尺一之书，立为领事，使之总理各务，必能施措裕如，折冲御

侮,为邦家光。近如新加坡之黄君^①,越南之张君,旧金山之刘君,皆其卓卓者也。我国家如欲设立领事,何不使之前驱先导,辟莽披榛,以致其成效乎。吾以为此说亦未必然也。盖彼之所以取信于西人者,不过在贸易场中焉耳,于国家政事体裁未必能如之也。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53—54 页)

今我国家眷顾苍黎,不忍以数百万赤子远弃之海外,特议简星使,设领事,以为保持计,其恩德汪洋膏泽,滂沛斯民,虽捐糜踵顶,亦不足以报万一。然而当斯任者,则其难也。其在“东南洋各岛者,既不能尽归我国领事所约束;而其佣于异域者,身在槛阱,欲赎而脱其系,又非中朝力之所能及也。是则领事之设,亦惟虚位备员而已;于海外之民曾亦何补?一有齟齬,反足以损国体而失国威。

(同上书卷二,第 55 页)

华民之至海外者,……其中间有获巨贲者,则即以此为乐土,托西籍以自庇。其在彼处所以绳之者,西法也,讼狱之事,西官听之。虽设领事,岂能为之袒护?徒观其荷桁杨,人縲继而已矣。其在穷迫之民,宛转呼号以诉于领事之前,领事其能代为设法乎?……领事既无利权,又无兵威,形格势禁,孤立无援,言语之不通,文字之不知,亦犹等诸木偶而已。

(同上书卷二,第 56 页)

领事则在保护商贾,护持贸易,有事则据公法和约为办

① 实为胡君。即胡璣泽,因有黄浦先生之称,故又谓“黄君”。

理,或有不行,则禀陈己国使臣,或转请之外部大臣,以俟裁决,此其大略也。

(同上书卷二,第58页)

窃谓事势至于今日,设立领事固有所甚难,我民之旅居于其地者虽众,而悉归西官所辖治,一切讼狱主自西人,彼以居我地即我民也。中国虽有领事,徒拥虚名而已,实不能治一人也。其所理者,华商至彼之船舶而已,事简刑清,直可卧治成之。

(同上书卷三,第70页)

33. 欧美环游记^①

(同治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戊辰,晴。卯初,见东方一带长山,虽不高峻而林木葱茏,后有高峰,连云映日,迷离掩映,远不可跻,系暹罗国之南界也。水极平,其色蓝黄。已刻,遇北行风篷船二只,不甚大。又见西面飘一木案极大,不知何人所遗者,午后渐近西山,有六七小岛,松柏成林,杳无人迹。戌初一刻抵新加坡,在海口外住船以待潮。人夜,微风而暖。

九月初一日,己巳,晴。寅正开船,未人口,住船三次,因气筒有损,以致船腹右肋不出余水。卯刻,引水人至,整理气机,始进口。辰初住船。天气甚热。午后,乘车街游十余里,至华人街,在“朱广兰”肆内买点金楹帖二副,遂入“新莲香”饭

^① 《欧美环游记》的作者张德彝,随志刚于1868年出洋,先后到过美国、英国和法国。张德彝在法国巴黎坠马受伤,先行回国,在回国途中经过新加坡。《欧美环游记》记述了这次出洋见闻。

肆少坐，申初回船。入夜下货毕，即移船口内，恐落潮故也。酉初，大雨一阵，颇凉。

初二日，庚午，晴。早，仍有许多货客驾小舟登船。巳初开行，水色先黄后蓝，平定无波。途日凉风渐至，身觉清爽，耳目似亦效灵，始敢拄杖独行。虽食西馔，而华面仍不欲撤。午后，遥见海面飘青毡洋帽一顶，不知由何船被风吹落者

初三日，辛未，阴。丑正雷电交作，大雨倾盆，海面翻浪，山顶凝云。后因雨疾，天海迷漫，主人恐对面来舟，令船缓行鸣哨。卯刻天晴，微有凉风。终日水平船稳。酉正复阴，入夜大雨一阵。

初四日，壬申，阴。辰初一刻，见东面小山四座甚远，巳正大雨，午正晴。戌刻，路近海口，见左右山顶建立灯楼，船遂停泊。明书楹帖二副以遣兴。

初五日，癸酉，晴。早见月吐半珪，照临西北，山横远黛，隐见东南。丑正开船入口，寅初引水人至，查看水火。一路左右密树，海水澄清，天空云净，遥见二三渔舟而已。辰初一刻至西贡。

（张德彝：《欧美环游记》，《走向世界丛书》本，
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813—814 页）

34. 初使泰西记^①

(同治九年九月)初六日,过马拉加海峡^②,即苏门达拉^③。

初七日,至新加坡。其地去赤道一度,至宵望南斗在顶上。顾寻北斗,只见魁四星。南极之小斗,仍未之能见也。

初八日,进口泊于马头,自西阑行三千六百四十里。新加坡为暹罗南尽头,与苏门达拉北角相错为峡。暹罗南半,率为英有,印度洋与中国南洋适中之要地也。

初九日,开船东行。

十一日,至安南,泊于康包土江口。

十二日,进口行百四十余里,泊于法人所占之马头,名“石工”^④,自新加坡行一千六百五十余里。其地闽广商人渐多,因登岸游览。

(志刚:《初使泰西记》,《走向世界丛书》本,
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375 页)

35. 随使法国记^⑤

(同治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午后,西南峰岭蔚然深秀,东北野木繁荫,水色葱绿,天气稍凉。未正晴,申初抵新加坡。傍

① 《初使泰西记》的作者志刚,原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1868年至1870年参加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使团出使欧美各国,回国途中经过新加坡。

② 马拉加海峡,即马六甲海峡。

③ 苏门达拉,即苏门答腊。

④ 石工,即西贡的异译。

⑤ 《随使法国记》作者张德彝,1871年随崇厚出使法国,担任翻译,途中经过新加坡。

岸后,有中土、暹罗贫人伛偻提携,往来不绝。或藤或席,或石或鸟,或衣服,或宝物,咸来登舟而售。西正忽阴,大雨一阵,人皆散去,雨止复来。入夜热,上下货物,人语喧哗,声音聒耳,终夜不息。

(张德彝:《随使法国记》,

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351 页)

二十五日丁亥,仍雨。辰正,持星使^①名片下船,乘车行八九里,至前次所过之“大罗布”店^②,拜法国领事官贺尔腾。遇同船东西洋人数名,德、那、殷三人,晤后即回。途次,见新建楼房二所,工作颇细。各门横一石匾,一书“源兴”,一书“宣阳会馆”^③。巳正回船,又雨。行人多将橘橙与大小铜银洋圆投之于水,有小儿数名跃入取之,见日本人则齐呼曰“日本日本”,盖望其掷钱也。

(同上书,第 351—352 页)

二十六日戊子,细雨,卯正晴。见风篷三只,亦皆南行者。然以轮船之速比之,反似退而不前。辰正北行,走马戛港。东有麻六甲,地属英国。西则苏门答腊大岛,属荷兰国。巳初,见东面山冈起伏,乃麻六甲之西南界也。

(同上书,第 353 页)

(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乙卯,晴。水葱绿色。早,见正东长山一带不甚高,相距约十余里。林木森森,蔚然深秀,

① 这位星使为出使法国大臣崇厚(1826—1893),1870年天津教案结案后,作为钦差大臣赴法道歉。

② “大罗布”店,是法国人经营的旅馆,《航海述奇》作“大罗卜”。

③ 宣阳会馆,疑是宁阳会馆。

乃马六甲也。间有房屋点缀，炊烟上升。午后，遇风篷三，火轮二，皆南行者。申初，又见山冈一行，回环小岛，渔舟浮于水面，白鸟上下飞舞。申正，见正北长山有一小岛，上建灯楼。又一小三板，中坐粤人十余名。后侧四面岛屿错列，如在画图中也。酉刻，抵新加坡。因有二船停泊，酉正一刻始得傍岸。搭跳后，即随星使^①登岸，乘马车行十数里，过大东街铁桥，至前次去之“欧洛卜”店。见左右新建楼房，上下八十余间，整齐宽阔，增有中土店伙廿余名，年皆二旬左右。

当晚正坐间，来一华人，年约二旬，着草帽单衫。自云浙江人，林姓，其父曾任游击，因歿于阵，荫袭世职，现食半俸。家有老母幼弟，因去岁其友粮商某约游西贡，以便购粮。不意来此，久不得归，不知其母倚门瞻望，几经寒暑矣。又云，黄浦胡璇泽，现在此地为英国知县，曾为暹罗老王义子，今王封为义弟，赠有府第象旗。其楼舍颇大，古董甚多，并许游人赏之。

又，十日前暹王来此^②，英官排列鼓吹，接待甚厚，言其将去英、法一游。又言英曾攻暹罗，约王登船议事。王去，立于船边，立则左倒，蹲则右欹，问其船系铁造者否？英众曰“然”。“然则如此非铁船也，何如此之轻耶？”英乃令其去，而与之和。

当日店中旅客颇多，夜卧虽有蚊帐，而雷声震耳，不堪其扰。只得秉烛而起，谈论古今掌故。待晓则击柝敲锣，颇有故乡风味也。

① 这位星使，就是当年清朝政府派遣出使法国的崇厚。

② 这位暹王是泰国曼谷王朝的国王拉玛五世(1868—1910)。1871年底，他在前往英属印度访问途中经过新加坡。

十二月初一日丙辰，晴。巳初，早餐后，随星使乘马车行十五六里，至坡坦立园。一路平坦，左右小房颇多，皆竹作间架，蕉代陶瓦，出售藤椅、雨伞、茄子、黄瓜、春笋、冬笋、蓁菜、香菜、豇豆、菹豆、菠菜、白菜、蕉子、甘蔗等。遇有单马双牛车数辆。土人少，粤人多，男女老幼，提筐负担，络绎不绝。沿途山冈小河，竹树丛杂。园中密种奇花异草，所识者如洋海棠、向日葵、梔子、线松、木槿、马缨、探春、芙蓉、美人蕉、勤娘子、鸡冠、凤尾、玫瑰、绣球、老来少等。芭蕉横生如扇，松枝直长如塔。两岸有椰、竹、榆、柳。池种红白莲花，朵大于碗而瓣碎。鸡头米叶大如轮而花赤。看毕登车而归，御车高歌，土音吁呢。

抵店未下车，而往大东街“新莲香”酒楼早餐，共菜八盘，酒味甚美。楼上四壁，悬有许其光、陈其琨对联画轴，可为稀世之珍。食毕回船，有哥士奇之侄哥斯吉来拜，坐谈片时而去。时岸上土人出售蛤蚌、宝贝、凉席、巾扇、蕉子、甘蔗、椰子、波罗蜜等。又有换钱者，盖去此以南用英、法二国洋钱，以北用墨西哥鹰圆。本船上下货物毕，申初展轮，出口北行稍东。

（同上书，第 553—555 页）

（同治十年十二月初六日）记：是船船主一，副船主一，小船使三，管机官正一副三，学徒二，医官一，水手四十名，烧火人四十名，男女仆役匠人等共四十八名，庖丁四名。

（初七日）记：同法国海口至上洋，沿路各站，头二三四等火轮船费，公司开有清单，其号码由右横看。所谓末等，系住于船面无饮食者。

(同上书,第 556 页)

按原书所列,新嘉坡到各港口的轮船票价为:

航程	头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末等
马赛至新嘉坡	1875	1405	845	565	475
波塞(塞得港)至新嘉坡	1725	1295	775	520	450
义思麦力亚至新嘉坡	1675	1255	755	505	435
苏耳士(苏伊士)至新嘉坡	1625	1220	730	490	425
亚丁至新嘉坡	1625	700	420	280	230
锡兰至新嘉坡	580	435	270	175	155
班晒立(本地治理)至新嘉坡	750	565	340	225	195
马达啦(马德拉斯)至新嘉坡	750	565	340	225	195
戛戛大(加尔各答)至新嘉坡	1015	760	455	315	260
巴塔瓦(雅加达)至新嘉坡	240	180	110	80	60

以上船价,因时更改,所差无几。此系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九月初五日所立,即中华辛未年七月二十一日。

(同上书,第 557—560 页)

36. 海客日譚^①

(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戊寅,晓日晴明,春潮澹沓。舟行甚适,得畅观海景。自入海峡数百里中,岛如星辰罗错,远近蔽亏,参差有致。又属春浓时候,花木繁生,诸岛咸葱绮如画,使人双目应接不周。迤北一岛,斜横可千余里,其南峰嶂巉岿,楼台辉烂,则星架坡也。坡滨海处为步市,东北大山连抃,云林烟霭,妖娜可亲,笔妙未易曲状。坡之西南,深谷小峦,水环树绕,大似神仙境界,而罗刹踞焉矣。泊舟,已近黄昏。步市楼台,灯火竞发,激射晚潮,如碎璧明珠,散光流采。峰嶂高处,亦有灯光掩映丛绿中,故虽纤月未升,疏星错落,而星加坡海滨仍焜煌如画也。

晚泊星架坡

雨山中断一帆拖,春树斜阳星架坡。满壑烟云藏墨豹(坡中多炭),层峦灯火点青螺。魑魅狡黠含沙毒,鱼鸟贪馋近市多。潮挟海风催月上,鲸声蟾影壮诗魔。

己卯,初晓,将乘潮买划(小船也,宽而短,形颇类鱼,船头彩缤作鱼形),载行李渡星架波,访“朱广兰”,盖“吉里对”虽轮船而无马头(行海轮船皆自建码头停泊,无码头者则碇泊海中),不得泊近坡,仅下碇海港中,距星架坡犹数里,必赖划以通。而港中卖桡者多无赖,少不谨,辄为所贼。曩有李正广

^① 《海客日譚》的作者为云南腾冲地区青年军官王芝。1871年,他从云南出发,经缅甸、印度前往英国。1872年循海路回国,途经新加坡,他写了《海客日譚》,以日记形式,记述沿途见闻。

者，尝商于海。甲子春由漾贡附轮船至此，将渡坡，以行李入划而身随之，未至数武耳，卖桡者遽绝划维去。海国茫茫，不谋所向矣，李正广遂永流于星架坡死焉。正广，广东人，商于海者多识之。子石子^①素闻其事，戒于心，故于买划渡星架坡时，先以身入划坐，待仆辈运行李，自恃可无虞。顾虑不可以周防，所买划仅以朽索维“吉里对”轮船铁槛上。晓潮起甚威，划大荡不止，索不能驭，格然中绝。子石子故不娴踏桡技，惟有两手紧握桡柄而蹲，而任划所如。恍惚之际，已出海港，临汪洋矣。私谓木元虚所云，屑没鼃鼃之窟，室穹岑岌之峰，险为我讖，虽欲掣掣泄泄于裸人之国，泛泛悠悠于黑齿之邦，盖必不能或随潮自返，亦将搥碰为粉为泥。再生之想，于是不敢妄萌，遂闭目屏虑，任命乎造物。忽大风怒海，划走若飞，以为此必速吞死也。而划忽划然止，窃视之，铁槛绳索，宛然已仍附“吉里对”轮船，仆辈与卖桡者持行李急跃入划矣。相与庆更生，而皆昧更生之由。迨至星架坡，饮“朱广兰”楼中，问其由于老海商，而后知凡潮起落之时、之地皆有定，未尝或爽也。子石子之更生，潮之信也。潮信，潮信，于我尤信哉（老海商姓钟，名东发，年七十矣，广东人）。

星架坡南里许海港中，有大蟹壳，径欲四丈，十脚，色赭，以绿壳上有黑斑如云，疑即所谓蜚蜃也。右脚钳一物如蛇如鳝，亦赭绿色而黑斑，其长欲二丈，又如生于蟹脚者然。

星架坡北十字街，有红鸚鵡十二架，尾甚短，而圆润如鹰，翅上间有翠羽。子石子坐车中，稍之甚驯，能作英吉利、满刺

^① 子石子，王芝字子石，故自称“子石子”。

加语。

星架坡，中华海商多至数万，广东居其六七，“朱广兰”为广东海商之最。

星架坡，旧柔佛国，今英吉利步头，中华海商所谓新州府，西南洋扼要岛也。四至皆约五百余里，北连满刺加、彭亨诸国，余三面皆濒海，而东望婆罗洲，西对苏门答腊、大小亚齐、葛罗巴遥峙。其南冈甲（即丁机宜）、龙牙、柔佛三岛，亦层亘海南若相屏障。岛中产石炭，五金之矿甚茂，又产犀角、象牙、燕窝、翡翠、胡椒、玉果、嘉木、文席^①、诸香之属。土人皆巫来由族。前明为海滨强国，欧罗巴诸国东来，窥其岛之势当海道之中，咸竭力经营。嘉庆二十三年，英吉利竟据为已有，以戈温洛^②帅重兵为镇，立步头招聚诸国商船。中华海商来者既众，步头繁盛，遂为南洋第一。近世西南洋诸国，莫不知有星加坡而盛称之。闽粤人特重，谓之新州府。若不知其初为弹丸岛国，于中华甚无足重轻也者，盖星加坡距闽粤都不过五千里，海船来最便。闽粤人流寓岛中，纳巫来由土女为室者，不下数万人。其中殷羨者颇不乏，顾胥兢兢焉，常恐英吉利公司之忌之也。先是西南洋步头无中华商，多不繁盛，故欧罗巴诸国所至，辄招聚之。中华商最灵，虽不多财，亦皆善商。星加坡所产，已多美物，诸国商船争来交市，致富尤匪甚难。然中华官商势相阂，虽我朝海禁宏开，而远商海国者，仍无所倚仗，不似欧罗巴国，皆以商为急务，官商一气。其肆据海中步头，

① 嘉木、文席，应系嘉文席之误。

② 戈温洛，Governor 的音译，意为总督。

类出公司之力之谋。公司者，总商也。一曰公班衙^①。星加坡步头既繁盛，公司益强，又有戈温洛帅兵为之捍护，故得专意牟利，盖无孔不搜矣。今见闽粤海商多分其利，势不能不相忌。呜呼，其免于吕宋之坑者几希哉（明万历三十三年，西班牙忌中华商，借言将乱，坑数万人）。子石子曰：旧柔佛国为英吉利诈劫矫虔以来，臣仆巫来由族，搂榷岛中物产，薄商船之税，以徕诸国交市。其计诱闽粤海商，尤无所弗臻。岛中珍货山积，楼馆云縵，南洋诸步头几莫与侔。其繁盛，英吉利视为东道主者，五十五年于兹矣。夫自前明迄今，今南洋岛国多为欧罗巴诸国攘建步头，英吉利近有独掠称雄之意，故特遴沈桀善权之酋为戈温洛，帅兵镇星加坡，以总满刺加诸岛事，而伺诸国之隙。子石子游欧罗巴东归，道星加坡，既略访星加坡变岛国为步头始末于闽粤海商，又得观星加坡图，星加坡诚海道冲要哉，宜乎闽粤海商无不思中华亦使大官来镇，以总扼其岛之势，盖诸商咸得所倚仗捍护者，而于海道，亦甚得关防也。欧罗巴航海东来有三道，西曰红毛浅，南曰巽他峡^②，东曰西里伯^③。朝廷既使大官帅重兵镇星加坡，然后布泊兵船于海三面，东泊婆罗洲，以扼西里伯（西里伯东，犹有小道，在诸岛国间，皆易扼），南泊葛罗巴，西泊苏门答腊，以扼巽他峡。又西泊大小亚齐，且以兵驻满刺加，以扼红毛浅，以增星加坡势。复常驾轻船载精锐轮流游逻于彭亨、冈甲、龙牙、柔佛诸岛国

① 公班衙，Company 的音译，意为公司。

② 巽他峡，即巽他(Sunda)海峡。

③ 西里伯(Celebes)，今名苏拉威西岛。

间，则西南洋数万里海道皆于镇星加坡者一人之掌握之。即吕宋诸岛，亦不能漏其握，操之纵之，惟意所如，岛国虽众，会有不服羁馭者乎，则星加坡，真为我新州府矣。……（星加坡，一名星架坡，一名新加坡，一名星格坡耳，一名星格伯儿，一名星奇坡，一名息力，一名柔佛，一名新州府。）

巫米由容服略如缅甸人，息力岛土著也。岛中又有车地番与满刺加人，或髡其头，或缀珠串于耳鼻间，或涂金朱于面额作日月光，则贵人也。其服尚白，容则墨。

庚辰，子夜大雨中登查颠轮船，发星加坡。右揽马神^①，左挟罗斛，北望越裳故国，远在云霭缥缈中。因立轮船高楼，北向作白雉吟。……雨后望柔佛：

过雨望柔佛，重云隐伯儿。赤蛇天末战，青鸟镜中飞。荇锁蛮洲绿，花藏岛国绯。春光已强半，嗟我未言归。

辛巳，晓望西北浮岚，占翠如峨眉，青城凌云，玉垒层层叠叠，连连绵绵，掩掩遮遮，雨外云中不可真视，不知何名，景仰而已，疑皆暹罗国南诸山也。

（王芝：《海客日谭》卷五，
台北广文书局影印红杏山房本，第24—28页）

37. 三洲游记

（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三日，巳正抵新加坡，停轮傍埠。麦

^① 马神，又称马辰（Banjermasin），位于加里曼丹岛上。

君^①登岸，往拜英领事色肋及驻扎新加坡各国领事。未刻，各西员均来回拜，晤谈片刻而去。

按：新加坡系海岛，在印度东南，孤悬海中，亦一大埠也。向属于英，为英国管辖。其地生意繁兴，商贾辐辏。当未经通市之时，土地荒凉，人民寥落，并无城郭房屋。嘉庆二十四年己卯，即西历一千八百十九年，英国名拉弗肋者^②，始筑城垣于此，竭力招徕，遂成巨市。有天主堂及耶稣堂各一座，居民约十万人，商贾之盛，为东邦所罕者。

二十四日，阴，午后大雨，及暮而止。黄昏大风忽起，重棉尤寒。晨兴，招剃匠梳洗，静坐片刻。朝膳后，作家书并办西洋各物寄回家中。领事色肋遣人招饮署中。已刻，同麦领事、仲和乘车而往。一路街衢洁净，人物喧哗，中西之人杂居，列肆甚热闹也。余等入署时，已在午后，色领事偕其夫人出会。按泰西风俗，男女并重，略不避嫌。凡有宴会等事，妇女亦得相与在座，执手以为敬。习俗成风，不以为异也。……席既撤，分坐各位。主人引余等游历一回，麦君乃告辞，偕余等回舟，作书与升之、玉堂、曼卿三人。

次日无所事事，与仲和乘车同游，观西剧，凡四出。第一出，以洋漆盘置座客桌上，令诸客探囊出洋蚨，置盘中，凡十数枚。一戏上在戏台中，一手持玻璃杯，一手持木杵，细如指，长尺许。口喃喃不知作何语，又以杵向空书字。既而弃杵，以

① 麦君，为丹麦驻非洲领事。作者在本书前一部分曾记：“巴仲和书至，拆视之，书云，……昨承丹国新简驻扎亚非利加州领事麦君聘书，下逮征弟同行，并托延文案一人，弟因君湖海气豪，常有曾子固远游之志，因谬为作介，荐入幕中。”

② 拉弗肋，即英国殖民者莱佛士。

手远招，若欲使漆盘之洋蚨入其杯中也者。俄而叱咤一声，果见空中有洋蚨片，若蝴蝶之乱飞，尽投玻璃杯内，铿然有声。座客视漆盘中，则空所有矣。

第二出，易戏士一人，持革鼓四具，登台乱击，嘲谑演唱，座客哗然，击掌若甚赏心。既而戏士以鼓一掷，竟各悬空中，而并无线带维系。戏士乃以槌向空遥击，鼓随槌之所向，应声合节，不忒不差。令座客空击之，亦然。

第三出，炽炭一盆设当台，以一紫铜大釜满贮清水置炭上，俄而大沸，作苍蝇鸣。戏士出一小盒，与众观之，空无他物。后以白巾一覆于盒上，以手探盒，取出一生鸽，丰羽修翎，其状甚俊。乃焯去其毛撒弃台下，复剖腹出肠，雨血缤纷，殷红满手。复向盒中取出数鸽，盒大如掌，不知何自来也。鸽毛均去，将死鸽次第置沸汤中，更入五味。少顷鸽熟，香味透鼻。观令座客登台观之，则苾苾芬芬，已糜烂矣。客归后，又有一西人出，颠跻登台，似已中酒。将釜推覆于地，戏士大惊，令人撤去炽炭，并将醉者曳入，然后将覆釜挽过，则鸽翩翩飞起，未死一头，座客鼓掌称异。

虽后一出，台中先设一屏风，装饰既丽，雕镂亦精，上排小钉数个。戏士令西国小童手托漆盘，下台向客借时辰表五六只，各系记号置盘中，童持以登台。比至台，童遽跌扑，盘翻而表尽破碎。戏士惊而怒，缚童于屏，以大白布单蒙之。童泣呜呜，借表之客皆惴惴。已而，见戏士出大手枪一，先装火药，后拾取台上之表，实枪内，以铁条入枪，用力猛捣。捣后，向小童，然火轰之。猛震一声，座客股栗，戏士掷枪而笑，乃揭去白布单，则童不见，诸表俱悬屏上。转瞬间，童自戏房中含笑而

出,取表还客,并赠洋糖等物与借表之客。然后复奏西乐一回,其戏遂毕。时已半夜,余始回,倦极即卧。

二十六日,晴,晨五下钟,启轮开船。午正,牌示行一千零五十里。

(阙名:《三洲游记》,录自《中外地輿图说集成》卷二二七,上海积山书局石印本,第2—3页)

38. 英轺私记^①

(光绪二年十月)廿三日寅刻,由香港起轮,行南而略西。辰初,过驴耳山。廿五日,遥见西面山影,则安南境也。廿八日午刻,至新嘉坡,水程凡四千三百一十一里,途间蒸热不能重衣。坡与香港,皆群山环抱一水,船可放碇避风,故洋人利之。港山高峻,人口出口处较狭;坡则冈阜连延,或起或伏,长八十一里,广五十二里,不如港之收束,而地势舒展物产丰盈则过之(十月犹有波罗蜜、枇杷、檬果、茄、瓠、黄瓜诸物)。至之日,坡督哲威斯^②(总督兼辖槟榔屿、马拉甲、卫丽斯厘^③三处,巡行时及之,而以新嘉坡为常驻之地)遣其副德格力暨中军巴屯以马车来迎。

时福建船政厂之“扬武”兵船亦巡洋至此,带兵官蔡国祥、国喜两提督(国祥号瑞庵、国喜号月卿,兄弟皆以船勇转战江

① 《英轺私记》作者刘锡鸿,广东人,1876年任驻英副使,随郭嵩焘出使英国,路经新加坡。

② 坡督哲威斯,指海峡殖民地的总督 William Jewois,任期为1875年至1876年。

③ 卫丽斯厘(Wellesley),现译为威斯利。

南有功,荐升今职,广东香山人也,洋烟癖疾形于面),偕本坡客长胡璇泽来见(璇泽号琼轩,年六十,携眷经商于此三十余年,番禺黄埔乡人,洋人呼之曰黄埔,以其秉性忠直,咸崇信之,俄罗斯封以男爵,英亦赐以四等宝星)。璇泽请先憩于其圃,然后往拜坡督。盖其客居积产殊富,园中所蓄珍禽异物,多目所未经睹也(物之尤异者,一曰驼鸟,鸟甚巨而首如骆驼。一曰袋鼠,鼠面而形如小狗,前两足长仅二三寸,后两足长尺余。一曰六足大龟,龟背径尺五六寸,其足缩于内,如栗子缀成。一曰鱼头锥,长七八尺,锐其末,海中巨鱼头戴之,如人之插雉尾,遇兵船则以此相刺。其所谓鸾鸟者,羽毛浅绀色,遍身白点如碎花,而红爪。雄者曳长尾,雌则否。风雨至乃鸣,开屏时彩色焜耀逾孔雀也)。

坡督鸣炮列队,率其刑司费力朴等相接,仪如香港,并见其妻及二女。

是处垦荒六十年,洋人寓此者不及二千(多由印度、锡兰来),华人则不下十万(广东五大县及新宁^①人共二三万,潮嘉等属共五六万,其余则闽产)。岁征税课英金钱三十六万磅(合总督所辖四处言之。每磅时价值洋银三两三钱有奇,盖银实百余万矣)。询之坡督,类皆茫然。请观于其学馆、监狱,则谓监狱整肃不如香港,无可寓目;学馆须俟料理,明日乃游览也。地处偏僻,不生戎心,亦无属耳目之众。故官此土者乐养庸福,诸事辄不经意。虽以英人之喜炫才力,亦不免颓废焉,岂非势使之然哉!

^① 新宁县,现为广东省台山市。

炮台因山为之,布置殊疏略。台下栋宇云连,绝碍施炮。守台兵一百三十名,头等月饷洋银十元,二等七元。列二等者,状貌齷齪,委琐不堪用。有豪杰者出,以众数百,泛渔舟,循山麓上,借屋宇自障蔽,直突其垒,断非其炮所能抵御。由是别筑炮垒于水口及沿岸以守,英人得毋有南顾之忧乎?

廿九日,哲威斯与其翻译官必麒麟^①到轮舟报拜。送客毕,遂启行。

新嘉坡西北约二百余里,为马拉甲。对面有岛,不知其名。马拉甲先属葡萄牙,乾隆间,荷兰夺之。嘉庆元年,英吉利又夺之^②。计中尺五百七十六里,土民五万八千名(自新嘉坡至锡兰,土民皆以花布裹头及腰以下,不衣不履袜,面微黑。其色如锅底者,则亚非利加之民也),华民一万三千四百五十六名。廿九日申正由新嘉坡开船,戌初遥见此洲,三十日辰刻犹未尽度也。

十一月初一日午至槟榔屿。屿广二十七里,长四十二里,距新嘉坡凡一千一百四十三里。其民六万一千七百九十七名,华产实十之七八焉(华产者,亦自称英人,若不知有中国者,盖生聚于此久矣)。山色葱秀,瀑布长十八丈。惜是日雨甚,未获登岸一游。

① 必麒麟(W. A. Pickering),又译作毕麒麟,后来成为英国海峡殖民地当局负责华民事务的官员。

② 嘉庆元年为公元1796年。荷兰国王威廉五世被推翻后逃到英国,下令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官员把公司财产交给英国,以防止法国人的接收,从1796年起,马六甲落入英国人手中,拿破仑战争后,英国才在1818年把马六甲交回荷兰。根据1824年的伦敦条约,马六甲又置于英国的统治之下。

屿之对河,为卫丽斯厘,地广二百一十二里,旧称格大国^①。乾隆五十二年,英人得之,谓是格大国王所让也。其民七万一千四百三十三名,华产惟二万。与马拉甲、槟榔屿,均辖于新嘉坡酋。有协尉段熙奕驻守于此,是日适其请假回国,附载于余所乘舟。华民制“忠勤正直”四字旗以颂功德,鼓乐送之行。凡洋官离任,民商有所馈献,则什袭之以传子孙。好名之心,较中国为胜矣。

(刘锡鸿:《英轺私记》,

岳麓书社 1986 年版,第 53—56 页)

新加坡、马拉甲、槟榔屿等处,所产有椰子、槟榔、香蕉、波罗蜜、胡椒、玉果、檬果、加非、茶叶、薯蓣、藤条、甘蔗、树浆皮、沙谷米、佳纹席、苏木、丁香、木香、降香、龙涎香、翠毛、燕窝、牛皮、牛角、羚羊角、犀角、象牙、蛤蜊、螺蚌壳(有如盘、如碗、如杓、如大葵花者)、金刚钻石、金、银、铅、锡之类……英人以此地为西南洋冲要,姑薄其税,招徕商贾,冀成大埠,以供其往来困乏之需。迄今惟锡兰海面,巨舰尚不甚多;其三埠,则帆樯云属,初不远逊香港。然设兵均止二三百名,如锡兰幅员之广,亦只四百名。盖其立国意在四出占据埠头以图富,而又不愿分驻多兵,耗费饷糈。故苦心孤诣,创为轮船、电报(轮船本创自法国,而踵事增美者则英人也),俾其往返迅速,以省兵力,营谋亦尽善矣。

(同上书,第 57—58 页)

① 格大国,格大为吉打的异译。

39. 伦敦与巴黎日记^①

(光绪二年十月廿五日)马格里^② 出示英国一千八百七十五年经制所入,即中国之乙亥年也。伦敦约二万一千余万;印度约一万六千余万;澳洲约一千余万,英人谓之新金山也;新嘉坡三处所入约百余万;惟香港所入十八万余,而用费十九万余。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卷二,
岳麓书社 1984 年版,第 36 页)

(光绪二年十月)廿八日,雨。午至新嘉坡,行七百二十里,在赤道北一度二十分。蔡瑞庵(国祥)、月卿(国喜)兄弟管驾扬武兵船,适先数日至,偕黄浦人胡璇泽来见。其地英国总督哲威里^③ 遣兵官就问何时上岸,示以三点钟。该兵官传总督之命,言上岸必派队迎接,请改订四点钟。而所派马车四辆已至,乃约先至胡璇泽处,相其花园风景。

因偕云生、纯斋、在初、夔九^④ 及马格里先至胡氏花园。奇花异草,珍禽怪兽,及所陈设器物,多所未见。所陈设有鸛鹤卵十余,皆大如碗,有染成灰蓝色,用银匣之,作供具者。蛇

① 《伦敦与巴黎日记》的作者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1876 年任出使英国大臣,后又兼任驻法使臣,是清朝政府派驻欧洲的第一位使者。他在出使途中经过新加坡。

② 马格里(Holliday Macartney),原为英国军官,被李鸿章聘为淮军教习,后随郭嵩焘出使英国,担任英文参赞。

③ 哲威里,刘锡鸿的《英轺私记》作哲威斯。

④ 云生,即副使刘锡鸿;纯斋,即参赞黎庶昌(1837—1898),贵州遵义人;在初,即参赞张德彝;夔九,即翻译凤仪。

卵四，皆大如鹅卵。羚羊头一，双角并存，皆向下三盘乃伸而上。外羚羊角、野牛角、犀牛角、鹿角各一对；鹿角长几三尺。又鱼须一，长七尺许，色如象牙骨而盘结瘦削。鱼腮一。白马蚁二，用玻璃瓶贮水养之，长约二寸；有两石卵藏之，上凿一孔通饮食，剖卵乃得之，谓之白蚁王也。其余东洋石器为多。有石山一，云为日本富士山。鸟有彩鸾四，青鸾二。六脚龟一，长逾三尺。白壳龟二，背中高，紫花斑文，首足色亦白。狗熊一。豪猪一。袋鼠一，头及前二足似兔而大，腹及后身则大逾数倍，后二足膝向前跪，不能伸，然视前足犹长逾倍，尾长二尺，行则跃起如飞；云其腹下有袋，故谓之袋鼠。此其略可记者也。

旋至总督哲威斯署内，其意气视铿尔狄^①尤相亲也。因见其夫人及其二女。夫人亦贤明，慰问甚勤。其领队迎接者名摩里雅斯。归过其炮台，盖因山为垒，凡二重，其中将台一，兵房四，云可容五百人，现止一百三十人。家眷房二排（以居官及兵之有家眷者）。兵房后皆为厨房。藏兵器房二，饭堂一，习书堂一，治养病人堂一。大炮五六尊，皆有炮台，有火药库。小炮皆有架，置之墙端。千里镜一具，别为一屋，以便瞭望。其制度规模，与中国所名为洋炮台者绝异。（尽南处一山，尚有炮台一所。）兵头带炮兵者曰米噶尔斯，带步队者曰林芝，皆游击也。步队习洋枪以辅炮兵。（洋兵上等三日一洋元，每日三角三分，合银二钱四分。次者四日一洋元，每日二角五分，合银一钱八分。将弁有家眷者，俸薪足以养之。兵有

^① 铿尔狄(Sir Arthur Kennedy)，当时任香港总督。

家眷者，洗衣缝纫，自食其力。)

廿九日，雨、雷。哲总督又派车来迎，并派其翻译必麒麟陪同游历。因先至扬武船回拜蔡瑞庵，兵皆升桅开炮。比登舟，始知司训练者，英兵官拉克斯摩也，指示一切甚详。并引至其学堂，训练闽广学生二十人。又为操试炮兵，转动至捷；又升桅开炮以相送，皆英兵官主之。

旋至洪家花园，盖闽广人公地也，花木鸟兽，尤多而奇。有虎一、豹二(一花文豹、一金钱豹)，用铁圈笼之，外施铁网步障。狗熊一、山狗三。其豺狸、黄鼠、松鼠、山獭之属，各以铁网为屋，与鸟雀相间，周环约二十余间。鸚鵡四种：一白、一灰色、一绿、一红，又有绿色而两羽红者。鹰二种：一白、一苍、一灰色。雉三种：一彩文、一苍、一棕黑色相间。鸽种甚多，最奇者翠鸽。异鸟如青鸾、山鸡(大冠，似家鸡)、山雀、水雀；一种彩文而头蓝色或红色者善鸣；一种似水鳧，头有毛一丛，甚长而细。猿属多种，有红面者，有灰色者，甚驯，长短皆各不同。其一甚巨而狞，用铁圈笼之，黄毛长四寸许，则所谓金丝猴也，最不易得。

花木多不知名，开花或红或黄，有大如碗者，有小如蛾者，亦全不知为冬日也。葵蒲数十如张扇。罗汉松高数仞，盖地如钟，绝奇。藤萝如墙拔地立，或如九折屏风。巨松高入云际，距地尺许，横出五枝，悬针周匝如盘，每尺许辄出数小枝，远望如数十级浮图罗列深林中，皆奇景也。又制铁盘如伞，引藤络其上，十年后必复成一奇景。始知以上数者，皆人力为之，究不知何以能如此也。园甚大，有积水一泓极清，小舟四五，游泳其中。然并无一坐基，岂有待耶？

回过按察司署,任是官者斐里布,方踞堂皇听事。吾与云生列坐其旁,余人皆立。堂高五六尺,如月台。其下列长案如弓,两造讼师及录供者、传语者,环坐向上。两旁设木阑二,云为词证者立其中。设小几八,待讯者坐候。外施阑下,以待人旁听,规模亦甚清整。总督哲威斯约三点钟枉过,尚有大学馆一,小学馆五(内有女学馆一),不及一往观也。

新嘉坡约二十万人,西洋人不过二千,番人及印度人盈万,余皆闽广人也,而粤人较多。据胡璇泽云,广属人已约七万之多。总督所辖凡三处,再西为麻刺甲;再西为槟榔屿,则海中之一岛也;由麻刺甲而西,稍北为威诺斯里^①,与槟榔屿相对,亦英埔头也,并归其所辖属。新嘉坡有英国兵船二:一名儒那,总兵波兰管带;一名马古稗,副将安生管带。是日申刻开行。

三十日,过麻刺甲,距新嘉坡二百一十里,以须一至槟榔屿,稍绕出西北。

禧在明^② 见示伦敦《戴模斯日报》^③ (为西历十一月初十日,中历之九月廿五日也),为译出论滇案始末一段。……

十一月初一日戊午,已刻至槟榔屿(洋人名之碧澜),距麻刺甲九百三十三里,在赤道北六度(伦敦东一百度零二十分)。居民约十四万(闽广人十万有奇,余为番人)。有副总督驻此,

① 威诺斯里,即威士利。

② 禧在明(Walter Caine Hillier),爱尔兰人,随同郭嵩焘赴英。

③ 《戴模斯报》,The Times的音译,现译为《泰晤士报》。

亦名安生。胡璇泽见示：王文庆^①（闽人）兼司招商局事。遣人问之，则挈其乡人七八辈来见，皆短衣番语。内有云南大理人江姓，以贩珠宝为业。以停船片时即开行，未暇一上岸。北岸为威诺斯里。约询地势，槟榔屿得见方英里一百零六（英里当中国三里，见方英里当中国九里），新嘉坡得见方英里二百三十六，麻刺甲得见方英里六百余，至广大矣。威诺斯里地透长而狭，得英里三百零五。其地山明水秀，南岸皆高山也，树木丛密，闻有瀑布，高十六丈，惜未一往观也。

槟榔屿兵官段熙奕附舶归国，登舟时，居民鼓乐架小舟十余相送，必稍有惠爱贻留者。申刻开行，是夕风。

（同上书卷二，第 37—44 页）

（光绪三年正月）十一日，外部德尔比^② 丞相约二点半钟会晤，因偕德在初、马格里同往，适威妥玛^③、禧在明均先至枉候。为言三事：一、新嘉坡派胡璇泽充当领事。胡璇泽，黄浦人，西人名之“黄浦”，其名颇著。

（同上书卷四，第 120 页）

（光绪三年正月廿二日）发京信及家信二号，……又致新嘉坡胡玉玠^④ 一信。

（同上书卷四，第 124 页）

（光绪三年四月十三日）接胡玉玠信。

① 关于王文庆，《使西纪程》说：“胡璇泽语知闽人王文庆经商槟榔屿，兼司招商局事。遣人问之，则挈其乡人六七辈来见，皆短衣番语，居此已数世矣。”

② 德尔比(Derby)，英外交大臣。

③ 威妥玛(Sir Thomas F. Wade)当时任英驻华公使。德在初，即张德彝。

④ 胡玉玠，又作胡亚基，即胡璇泽。

(同上书卷七,第 206 页)

(光绪三年九月)十七日,接上海文报局递到八月初二日第四十一号包封,由法国低穉公司船寄到,内总署七月十九日第二十号信,及七月十八日第九号家信,及俞竹君、易叔辉、赵竹筠及胡玉玑各信。

(同上书卷一,第 334 页)

(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二日),总署议复七月一日一奏两片。以新加坡领事胡璇泽^①拟派南洋总领事,恐力有未给,宜缓议。

(同上书卷一,第 420 页)

(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九日)并咨新加坡领事胡璇泽应领俸薪及关防仍由北、南洋大臣核给,并抄发总署奏件作为赴任文凭。共咨案三件。……其新加坡设立领事,分咨北、南洋大臣;……并札饬新加坡领事,加致胡玉玑一信。

(同上书卷一,第 424 页)

(光绪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又接胡玉玑新加坡一信。

(同上书卷一,第 426 页)

(光绪四年三月初八日),接上海文报局正月廿七日由法公司“挨物”船递到六十五号包封,内总署公文一件(议复开报出洋经费)及胡玉玑一信。

(同上书卷一,第 534 页)

(光绪四年三月廿三日)

连得胡玉玑二信,关防、经费一切未据北洋核发,而其官

^① 胡璇泽担任驻新加坡领事的任期为 1877 年 10 月至 1880 年 3 月。

銜则首充俄国驻扎新加坡领事,继由新加坡公举充巡理府事务,继由英国派充新加坡提察刑狱事务,又授新加坡议政局员,由奥国赏给头等宝星,又由英国赏给宝星。前闻其加道銜,盖在英国得视中国道员也。

(同上书卷一八,第 552 页)

(光绪四年四月初八日,接上海文报局二月二十五日所发六十九号包封,由法公司晏拿里轮船递到,内……李伯相^①公文一角,为发给新加坡领事薪俸。

(同上书卷一九,第 565 页)

(光绪四年四月)廿二日,接上海三月初九日由法公司“北河”轮船递到七十一号包封,内总署咨文二件,一咨发回十二月初九日一折,一咨驳北洋大臣议发给新加坡领事俸薪;合肥伯相一咨并同。

(同上书卷一九,第 580 页)

(光绪四年四月)廿三日,发总署公文四件:一咨复应给新加坡领事俸薪;一咨新加坡领事胡璇泽稟请总署核议收取出洋船牌费及出洋民商身格纸费;一请酌颁领事官文凭;一咨德使奏调参赞。

(同上书卷一九,第 581 页)

(光绪四年五月十九日)杜戛见贻马加国人坡多斯吉考定其地语言,与中国本出一派,即英人所据南洋之麻拉甲也。其地近接暹罗、安南,去中国为近。今遵用洋文,遂据以为其国语言,而引中国文以证之,以为其文义同也,亦可谓自忘其本

^① 李伯相:即李鸿章,他是合肥人,又称合肥伯相。

矣。

(同上书卷二〇,第 626 页)

(光绪四年六月十五日)接上海文报局四月十七日由法公司递来七十七号,四月廿四日由英公司递来七十八号两次包封,……又得胡玉玠、黄泳清各信。

(同上书卷二一,第 652 页)

(光绪四年七月十五日)是夕,接上海文报局五月廿九日由法公司“挨物”轮船发八十三号包封,……又黄泳清、胡玉玠信二件。

(同上书卷二二,第 694—695 页)

(光绪四年八月初一日戊寅,为西历八月廿八日。接上海六月初七日由英公司“的希”船递到八十四号包封。先发七日,乃后一日始到。内总署公文一件(新加坡领事经费,仍饬核议),南洋大臣公文一件(领事胡璇泽自称候补道,应候核议),并第九号家信。

(同上书卷二三,第 703 页)

(光绪四年八月)十五日,接到上海文报局六月廿八日由法公司船递到八十七号包封,内总理衙门第廿七号信(六月十六日发)并咨四件(并新加坡领事事事件)。

(同上书卷二三,第 725 页)

(光绪四年八月廿九日)接上海七月十二日由法公司递到第八十九号包封,内褚心斋、胡玉玠二信。

(同上书卷二三,第 740 页)

(光绪四年九月初二日)发递奏复新加坡设立领事请由总理衙门核给薪俸一折,并咨总理衙门代递。

(同上书卷二四,第 744 页)

(光绪四年十月初二日)接奉上海文报局八月初四日第九十二号包封,内总署信一件,咨文四件(一、复准报销册;……一,发给胡璇泽文凭)。

(同上书卷二五,第 781 页)

(光绪四年十月)十四日,发递总署信一件、公文七件(一咨外部议抚恤安陀鸟所毙人民,一咨收到新加坡领事文凭,……)。

(同上书卷二五,第 788 页)

(光绪四年十一月)

初二日,接上海文报局九月十五日第九十七号包封,由法公司船递到。内直督二咨(一咨总理衙门发给新嘉坡领事文凭,一咨崇地山^①、曾劭刚^② 应发给盘费用款)。

(同上书卷二六,第 811 页)

(光绪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往拜沙乃斯伯里^③,……

因问新加坡领事文凭,是否即由藩部径递新加坡,抑当由公使发递?沙乃斯言:“此事竟未经手办过,尚须一考问。钦差之意,是要经手发递耶?抑由英国国家发递耶?”答言:“中国向未设立领事。所以问者,正欲考求各国通行章程办法。”沙乃斯言:“如此,请候查明回报。”

(同上书卷二六,第 826 页)

① 崇地山,即崇厚。

② 曾劭刚,即曾纪泽。

③ 沙乃斯伯里(Salisbury),英国外交大臣。“乃”字应为“力”字。

(光绪四年十二月)初四日,发递总理衙门公文五件(新加坡领事筹办船费一件,……外部交还新加坡领事文凭并发交君主敕谕一件),南北洋大臣并同。

(同上书卷二七,第843页)

(光绪五年正月)十二日,礼拜。接总署咨文二件:一议新加坡领事经费,一发回原折。

(同上书卷二八,第888页)

(光绪五年二月十六日)麻拉甲之北有小岛曰得理邦。与岛相望处,地势最狭。开通此地,又有地畸出如肺,名滩得尼摩,中夹一小港,水深一丈六尺。出港即为暹罗海湾,东南出西贡数百里。船主伯鲁兰云:“法人私议开通得理邦岛湾地,由西贡出南洋可省五日程。然开通此地则西贡为往来要冲,新加坡无过问者矣,英人所不愿也。”^①

(同上书卷二十九,第934页)

(光绪五年二月十八日)是夕大雨,风,雷。远见灯楼,询知为拿舍多,麻刺甲一口岸也。

十九日,八点钟行二百二十七买尔(合中国六百八十一里),抵新加坡。值北纬度一度十七分,正当赤道之下,终岁炎热如盛夏。胡玉玑及其弟胡璞石、随员苏玉泉、翻译陈敬夫迎候舟次,招商局委员温辉珊继至。香港总督安得森亦遣员至,

^① 这里说的是法国人拟议中的克拉运河计划。法国人企图修建连接暹罗湾和安达曼,通过克拉地峡的运河,马上引起英国的关注。如果这条运河开通,就会大大缩短欧洲到中国的航程,大大降低新加坡的战略意义。运河的开挖,主要在暹罗的领土上。文中提及的马六甲以北的得理邦岛和滩得尼摩等地,方位不明确,未能考定。

并预备上岸马车。因与姚彦加、张听帆及傅兰雅先生^①至领事公廨。胡玉玠出示麻拉甲王请帖^②，以先夕约香港总督宴叙，闻予将至，并约一谈。随诣安得生、麻拉甲王亦在。因询及新设博物院，安得生欣然前往一观，并约观监牢院。

便过冯家花园及胡玉玠家园小息，见所陈设之精奇，前岁多未详览。大蚌壳一片，雕刻人物山水，飞动如生，凡数百事。象牙一座，高二尺许，下为人物，上为塔，中镂花球，径七寸，内含二十二层，圆转参差。犀角镂刻人物花卉，铜象负塔极奇丽，大小铜鹤二十余事，皆其至精者也。

至监牢院，总办梅者葛里他适，其副密知尔出示：“总督适函达总办，未敢拆，必为此也，我当为照料。”引入数院，房大者多至九十六人，少者一人。其定罪凡三等：有长系者；有以年计者；有以月计者。其施刑具亦三等：初至以重链系之，督以工作；积年以后，工作有程效，能勤谨者，改用轻链；又积年以后弛其刑。其有程效，为木牌记之；积牌至三四，加给工资。其监亦分内外。轻罪居外监，日碎巨石一方，以应铺路之用。先夕置巨石房中，起即相随运石至总厂碎之，又运至分厂，各为一所碎之，皆有程式。重罪积年以上督习工作，铁工、木工、竹工咸备，竹工制椅尤精。羊毛毡毯用机，其荐毯长至数十丈，别为一厂。每食后，课使运置铁弹，以舒其筋骨。浴室用池，日督使汲水，人各一桶，澡浴亦有程式。有医馆，有礼拜堂，亦有学馆，囚能读书者，日课以学。女囚五人，别为一院，

^① 傅兰雅(John Fryer)，英国人。

^② 送请帖的，不是马六甲王，而是居在新加坡的柔佛苏丹。

凡监牢科罪并同，而其章程繁简疏密，各视主者之意，无一同者。

次至博物院。总督得尼斯曾任天津领事^①，能华语。言博物院创自前岁，而所陈设略备，亦分鸟兽、虫鱼、金石、果壳及麻刺甲土产、器具。有畜犬一，长约三寸；金丝猴一，高与人等；虾二具坚如玉石；蟹大逾尺而身尖，能缘树食椰子。蚌三种尤奇：一如莲花瓣，一如海绒，一如笋尖，左右皆遍。外为麻拉甲船式及屋式，及旧时刀剑军器。旁为书馆，藏书八千种。矿产数千，云皆出本地及麻刺甲，被辨知其土质者。日已向夕，未能细览。

新加坡别为一岛，与麻刺甲^②有小港间之，初亦麻刺甲地。麻拉甲王有别墅，岁常居此。相连凡三岛，南曰爱尔布兰尼^③，又南曰布拉根马蒂^④，其二岛皆属之荷兰也。

二十日，以候噶罗巴^⑤船转递书信，守待一日。胡玉玗重约上岸，先诣麻拉甲王^⑥。询知麻拉甲先归一王管理，百余年前，其王分地而治，因各自擅其地。继以争夺兼并，约及十国。自其先王以新加坡地划分英人，凡五十年，各国亦幸相安

① 英国驻天津领事馆 1861 年 12 月开馆。首任领事为孟甘 (James Mongan)，第二任领事达文波 (Arthur Davenport) 1880 年 2 月才到任，郭嵩焘回国途经新加坡时是 1879 年 3 月，孟甘在 1877 年 11 月已调任广州领事，不可能有一位曾任天津领事到新加坡来。

② 这里说的麻刺甲，应为柔佛。

③ 爱尔布兰尼岛 (Palau Brani)。

④ 布拉根马蒂岛 (Palau Blakang Mati)。

⑤ 噶罗巴，即爪哇的雅加达。

⑥ 麻拉甲王，应是柔佛苏丹阿布巴哈尔。

无事。旧时建都在新加坡,其划归英人,仍有地数处,即滨海马头亦存地六百余亩。交涉事常多,而所居无常。一千八百六十三四年间嗣王位,乃即其所存地建王宫于此。近乃营建新都,名哲和尔^①,创治宫殿。前后游历伦敦四次,亦送其子侄受学堪百里治学馆。问其治国法度,亦取效泰西乎?曰:“最喜考求西法。开立学馆数处,并延请西人教授。审刑监牢亦略同其法,然不能遽及西洋之整齐。”问:“昨在博物院,见麻拉甲矿产甚多。”曰:“亦尚未筹办及此,以地利应开垦者,生殖之功方大,未要求之地埔渺茫之区。”

问:“中国人寄寓几何?所生殖何物?”曰:“所辖斜长二百买尔之地,人民十五万,而中国多至十万人,所生殖一依中国程式,胡椒、茶叶、阿非^②、染黄数者为多。往时中国人三十余村,近年已至百余村。所以能立国,实依赖中国人之力。闲时常骑一马游历各村庄,与为款曲,甚相得也。”问其国幅员非广,又方务树艺,而所出犀、象、野牛,皆产自深山穷谷,人迹所不至,然则隙地尚多乎?曰:“濒海四周之地,并已开垦,其中山林,犹邃密也。方谋伐除草木,披治荒秽,广开车路,使商贾流通。”问:“制造工匠何如?”曰:“一切皆取之外地。所织丝绸,蚕丝亦取之中国。近年中国有善陶者,谓其地所产白泥可以治陶,试使为之,岁益出新式。”因出其机绸、陶器数事相贻。谢其捐赈山西之惠,曰:“无他,以最喜中国人,是以情意亦与相关,多少自致其意而已。”

① 哲和尔, Johore 的音译。

② 阿非,即咖啡。

询其西界所至及十国之名，曰：西与八登相接^①，并缕举各国名。傅兰雅为传言，不能详也。退问胡玉玑，曰：最近为巴都巴赫^②，吉隆^③（麻拉甲王言西接八登，胡玉玑乃谓其中隔巴都巴赫、吉隆二国。疑此为麻拉甲属地，非国名），此外曰宋依敷中，曰仑波，曰表腊，曰真波鲁，曰阿摩，曰格达，曰爵和勒，曰色伦哥，其方位亦不能详也。^④ 数国中以麻刺甲为最大，地租所入，岁约六十万。

回至胡氏园，潮人余古亭父子来见（年七十五，为粤人最富者，房租岁至十余万），又英人施乃得（为新加坡总督参赞）、史安并过一谈。

胡玉玑（一号琼轩）约言英国岁收：新加坡一岛，横十八买尔（合中国五十四里）、纵十五买尔（合中国四十五里），而鸦片税五十万，酒税七万，典当税二万（每户二千，大者约十户），通地租及各税（车一辆十元，马一匹十元，房屋估计租价，十分取一）岁入约一百八十万。除支用赢及三十余万。（新加坡一岛设立学馆十九，大者二，每学馆三四百人，小者十七。洋文三，专课西人；本地学馆二；中国学馆十二）兵九百人，分置槟榔屿一百四十人，麻刺甲二百八十人，而皆统于香港提督。香港置兵千二百。

① 柔佛西邻森美兰，但八登与森美兰音不相近，八登为何地，未详。

② 巴都巴赫(Batu Pahat)，今为柔佛州一个海港，又名旁加兰(Penggarau)。

③ 吉隆，可能指巴生港(Klang)。

④ 除海峡殖民地外，马来亚还有九个土邦，它们是：柔佛、彭亨、森美兰、雪兰莪、吉兰丹、丁加奴、吉打、霹靂、玻璃市。这里列出的除色伦哥(雪兰莪)、爵和勒(柔佛)、格达(吉打)、表腊(霹靂)、宋依敷中(松盖芙蓉)外，其它地名未能考定。

胡氏园水果多奇品,所食三种,曰山竹(形如茄,皮厚五六分,中如橘瓣),曰洋荔支(形似荔支,皮亦软厚,中亦分小瓣),曰琉璃(西人谓之多里安,味甘而气臭如腐乳)。旋赴安得生茶会,所见意大里^① 领事、巴西领事、法国领事皆善谈。(美士达言:新加坡只有两种石,其佳者曰代若来,可以雕刻。盖白石中杂以黑点,其质甚坚,亦从火化者,土中往往见之。凡见此石者必无矿产,即有亦薄也。)

廿一日,法国领事尔林及温辉珊、苏玉泉枉送,……八点钟开行。

(同上书卷二九,第 949—953 页)

(光绪五年二月廿三日)同舟有闽人陈金真,从新加坡赴西贡。询知生长新加坡,西贡、噶罗巴皆有行栈。

(同上书卷二九,第 956 页)

40. 随使英俄记^②

(光绪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午正,行七百二十里,至新嘉坡,在赤道北一度二十分。傍岸,有中国带“扬武”火轮炮船提督蔡瑞庵(国祥),偕其弟副将蔡悦卿(国喜),及黄浦人现充俄国领事官、英国议事官胡琼轩(璇泽)来拜。后英国总督卓威斯^③ 遣副将德格利、中军巴屯投刺来拜,言午后命车来迎。

① 意大里,今译作意大利。

② 《随使英俄记》的作者张德彝,1876 年随郭嵩焘出使英国,1878 年随崇厚赴俄谈判。他在出使英国途中经过新加坡。

③ 卓威斯,《英轶私记》作哲威斯。

未初，黎莼斋、马清臣^①与彝随二星使，乘双马车行二十余里，至胡公园，又名黄浦园。入内登楼，所储珍禽怪兽颇多。见玻璃匣函羚羊头一，双角并存，皆向下三盘乃伸而上。鱼须一，长七八尺，色如象牙，盘结坚固。野牛角、犀角、鹿角各二。鱼腮一。白蚁二，以玻璃瓶盛水养之，长约二寸；初藏于两石卵，上凿一孔通饮食，后剖卵得之，谓之白蚁王也。驼鸟卵十余。蛇卵如鹅卵者四。石刻日本富姿(士)山一座，周不及尺，工极精细。瓷造果品数种。中外书籍、画轴及华人赠送匾额、对联无数。茶后下楼，旁有铁网小房，内养驼鸟、袋鼠、彩鸾各二。六脚龟一，长三尺余。白壳龟二，紫花斑文，背中高如峰，头足色俱白。又狗熊、豪狗各一。

去此复行数里，登山至总督署，未下车，升十五炮，礼也。楼三层，宽敞整洁。卓公年约六旬，言语温和。后见其夫人及二女并按察司费力朴，少谈辞去。乘车绕行二十余里，至前次所游之堪宁炮台。入门，有管台副将尼车斯、参将李荫池迎出，引看各处。兵共一百三十名，带队千总莫拉的。后入官厅，少坐饮茶。酉正回船。一路房舍虽增，鲜有华丽者。

记：此地居民，西人二千余，华人十万众。

二十九日丙辰，晴，热。早有英国管带“朱努”兵船千总蒲兰，管带“麻格派”兵船把总安逊，差帖来拜。辰初，黎莼斋约游，遂同乘车行十八九里，在粤人所设新远香楼早餐。后游酷地阔园，熏风拂面，花影迎眸，莺声燕语，红绿参差，与前三次所游无异。回船后，遣人持刺答拜二武官。申初大雨，雷。申

^① 马清臣，即马格里。

正,禧在明与翻译官必麒麟,随卓威斯冒雨来拜,坐谈良久。卓公兼辖槟榔屿、马六甲、卫拉奚里^① 三处,巡行时及之,而以新加坡为常驻之地。

酉初开行,出口向南少西,入夜转北。因英国公司轮船取道槟榔屿,故改道而行。

三十日丁巳,卯初大雨滂沱,水程难辨,停轮少待。已正晴,热气生。西行少北,见正北山冈长数十里,乃麻来亚之西南马六甲南界也。镇日水色深绿而平。

(张德彝:《随使英俄记》,

岳麓书社 1986 年版,第 258—287 页)

十一月初一日戊午,阴。早遇风篷三四,掩映而来,如在图画中矣。南行少东,见东南一带山冈,绿树参差,白云环绕。稍转则左右皆山。右边树木森列如垣,隐有悬崖,令人应接不暇,乃卫拉奚里也。行数十里,右边渐露楼舍,炊烟上升。辰正抵槟榔屿。住船后,晴热。

郭星使令彝登岸,觅华商王文庆,以便寄信上洋。乃驾小舟上岸。步里许,抵“万振丰”铺。见王文庆,年近六旬,福建人也。笔谈间,适有云南大理府回民江麟钟者,自言来此二十五载,以贩卖金刚石为生。又有云南潞江府马为麒字玉书者来,自言在马如龙^② 麾下带勇,授都司职,上年相随入都陛见,后以仕途不易,弃官为商,迩来一载,家道小康。其地产胡

① 卫拉奚里, Wellesley 的音译,今译威斯利。

② 马如龙(?—1891),云南建水人,回族,1856年参加回民起义,1862年向清朝政府投降,官至云南提督。

椒、肉桂、鱼翅、冰片、海参等物。茶后，王文庆同其乡人谢允协、柯汝梅、林汝舟、王澜德、李边坪、万全堂、王文德及江麟钟，着短衣随彝来谒郭星使，惟王文德能英语。一路楼房鄙陋，路崎岖且不净，与新加坡同。

有英国协尉夏熙奕者，由卫拉奚里附船归国。有华商所送红帛大旗一面，上书“忠勤正直”四字，下书“渡港众商同献”，并有数十名鼓乐驾小舟以送之，必有遗爱于人者。

申初大雨，后细雨迷离若雾。酉正开轮，仍由旧路，北行少西。

记：由新加坡至槟榔屿一千一百四十三里。地在赤道北二度，北京西十一度二十分，原属麻来亚，前于西历一千七百八十六年（即乾隆五十一年），麻国王^①开文以之奉给英国。地长四十五里，宽二十七里，居民六万一千七百九十七名口，内有闽粤商贾数万。山明水秀，迤南皆高山，树木畅茂，瀑布高十余丈，亦美景也。

闻近来各处华商公立一党，名曰“奚格那搜赛伊的”，译言号党也，彼此保护，与外邦“福立美逊”党同。然愚顽性成，多未归化，有离华二三十年未归者，有生于外邦而未到中国者，有归英属而不改装者。此辈若来中土，无事则为华人，遇事则曰“英属”，诚一隐患也。如有领事驻扎，能令归英者改装，则华英判然，方为有益。

（同上书，第287—289页）

（光绪三年五月）二十九日癸未，阴晴相间。未初随郭星

① 应为吉打苏丹。英国殖民者赖特胁迫吉打苏丹割让槟榔屿。

使赴外部,见丁侍郎,谈新加坡、喀什噶尔及镇江各事。酉初回寓。

(同上书,第423页)

(光绪三年)丁丑八月二十二日甲辰,早雾,午后微晴。英吉利本国土地,惟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三岛(英苏相连处甚窄,姑谓之二岛可也)而已。其外属地如岛屿,与在别国边境者,大小共七十三处。统计内外地土,合七千八百四十万七千七百一十七方里,人丁共二万五千八百三十六万四千九百六十名口,租税共银三万五千六百六十一万六千二百八十一两。迹因访闻,略知梗概。……

新加坡岛:在赤道北一度,北京西十二度。长八十一里,宽四十二里,计二千零十六方里。居民九万九千五百八十名口。原属暹罗国。距麻蕾^①一里,中隔长江。后于西历一千八百一十九年(即加庆二十四年)英买得之。土产铅、胶、烟、米、胡椒、加非、槟榔、豆蔻、皮革、儿茶、树胶、潮脑、沙谷米、甘蔗、榛子等。

槟榔屿:在赤道北六度,北京西十一度二十分。长四十五里,宽二十七里,计九百五十四方里。北有大山,高二百九十二丈二尺。西历一千七百八十六年(即乾隆五十一年)英得其地。居民六万一千九百九十七名口。土产与上同。

卫拉奚里:正对槟榔屿,相隔一水,宽约里余。地长百零五里,宽由十二里至三十三里,计二千一百零六方里。居民七万一千四百三十三名口。是地本属暹罗,后于西历一千七百

^① 麻蕾(Malay),今译马来亚。

八十七年(即乾隆五十二年)英据之。土产亦同上。以上三处,每年地丁租税计三十一万一千四百余镑,合银一百零八万九千九百余两。

麻六甲:为麻蓄西南沿海边境,南近新加坡,北向槟榔屿。在赤道北二度,北京西十三度。计六千二百五十五方里。居民七万七千七百五十六名口。是地为西国在南洋占得最早者。初于西历一千五百一十一年经葡萄牙人觅得之,至一千六百四十一年和兰^①逐葡人而守之,后于一千七百九十五年(即乾隆六十年)英始战夺其地。今居民有六万麻蓄人^②,二万华人。土产胡椒、甘蔗、米、烟、茶、胶、加非、槟榔、树胶、牛角、香料、染料、籽棍、皮革、沙谷米、黑白铅等。每年地丁租税共三十三万六千四百五十镑,合银一百一十七万七千五百七十五两。

(同上书,第458—466页)

(光绪六年三月)十八日乙酉,晴。因新加坡领事官胡璇洋病故出缺,曾袭侯^③言及:俄事就绪后,当奏派充新加坡领事官。彝以客游三载,未能侍奉高堂,五夜自思,殊多负疚。且领事官责任綦重,新加坡政事又繁,碌碌庸才,实不胜任。遂稟请仍愿乞假省亲,俟旋里稍尽乌私,再定行止。

(同上书,第806页)

(光绪六年)七月初一日丁卯,晴。平,水绿色。申正一刻

① 和兰,即荷兰。

② 麻蓄人,即马来人。

③ 曾袭侯,指驻英使臣曾纪泽,他拟奏派张德彝为驻新加坡领事,后因故未果。

抵新加坡,住船。傍岸后,乘车至唐城漆木街叙仙楼晚餐,颇佳。戌正回船,入夜热。

初二日戊辰,晴。终日上下货物,装载煤水。

记:此地果品甚多,有一种邦卜当者,大如荔,色红,有冗刺,内一核,肉白色,味如杏。又有杜果者,大如龙眼,色黄皮薄,内四小核,肉粉红,味如橘。又有罐果者,大如菜瓜,外有楞,色淡黄,皮如鳄鱼,厚盈寸,内分三格,每格肉四五块,白色,闻之如葱蒜,食之似蜜糖。

初三日己巳,早阴。辰初启碇出口,细雨。未刻,西风起,水微波。申正晴。

(同上书,第 840—841 页)

41. 西洋杂志^①

英君主接认新加坡领事敕书

英外部送到敕书一道,其书系羊皮纸所写,宽一尺,长一尺二三寸。首行维克多尔利亚君主名^②,末行扫利司伯里名^③,皆亲笔所签。首行之前,别用羊皮纸一方,宽广二寸,缘以黑边,斜贴于上。钤盖印信,式椭圆,径一寸二分,有圈三道

① 《西洋杂志》的作者黎庶昌(1837—1898),当年任中国驻英使馆参赞,有机会亲见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接认新加坡领事的敕书。

② 维克多尔利亚(Victoria),今译维多利亚。在位时间为 1837 年至 1901 年。

③ 扫利司伯里(Salisbury),今译索尔兹伯里,当时为英国首相。

棱起。外圈刻文为“维克多尔利亚奉天命为布赖敦尼亚^①君主”，内圈刻文系一占箴规语，圆圈外上方刻君主礼冠，圆圈之内别为条方。圈间为四格，中刻小狮形八（左上三下一，右上一下三），盖英国以狮为记号，犹如中国之用龙。其缘黑边者，不知是新有公主之丧，抑君主为其故夫服之礼也。布赖敦尼亚，则英国之总名也。所书敕语，前后均属定式刻文。惟中间“胡璇泽充领事”数语，系写入者，译录如左：

“维克多尔利亚（此即第一行所签之名）奉上帝命为大英及爱尔兰合国君主，维克多尔利亚诚心保护者谕各忠爱百姓：中国大皇帝所派密司德尔^②胡璇泽为领事官驻扎新加坡，我允接认胡璇泽为中国大皇帝之领事官。兹特申谕：从此尔等应即接认胡璇泽，其任内事务，当优为协助，并应享权利，一切得以自主。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参斋穆宫在位之四十二年。君主意旨，扫利司伯里（押）。”

（黎庶昌：《西洋杂志》，

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398—399 页）

42. 环游地球新录^③

（光绪二年十一月）

十五日，清晨，舟折向东南。左右有山，或远或近，或隐或现，络绎不绝。询知左为麻六甲，右为苏门答腊。中间海道，

① 布赖敦尼亚(Britannia)，今译大不列颠。

② 密司德尔(Mister)，今译为先生。

③ 《环游地球新录》的作者李圭(1842—1903)，江苏江宁人，1876年代表中国参加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回国途中经过新加坡。

由西北而东南，宽处三四百里，狭处仅三四十里。入口偏左有岛名槟榔屿，俗称新埠，亦属英。右为亚齐，属荷兰，内多高峰，山水清胜。闻槟榔、亚齐两处，寄居华人，实繁有徒。

十六日，晚，见左岸塔灯二，一距新加坡七八百里，一距约五百里。

十七日，巳刻。见左岸诸山，绵亘百余里，如列屏。右有十数小山浮海中，郁然若碧芙蓉。山内多虎，能于海之窄处浮游往来。午正二刻，抵新加坡。按新加坡为麻六甲极南海口，今亦属英。进口行一刻许，就本船码头停泊。由锡兰至此，计五千七百里，码头东南为英国城，有教堂，塔亦高耸。

未刻上岸，雇马车，每半时洋钱五角。先游中国街，大小店铺、庙宇、会馆、戏馆、酒楼、娼寮咸备。闻有八九万人，闽人十七，粤人十三。有在此间娶土人生子数世不归者。

土人色黑，喜食槟榔，故齿牙甚红。以花布缠首，衫而不裤。女亦黑，挽髻，额贴花钿，以铜环穿右鼻孔。两耳轮各穿五六孔，满嵌铜花，富者或用金银。手腕足胫戴银钏。腰裹短幅，亦衫而不裤，赤足奔走若男子，沿途嬉笑。闻此等人服役甚殷，西人眷属喜雇佣之。

是值西人元日，土人就敞地陈百戏，打秋千，抛球跳舞为乐，观者数万人。酉刻，至“富南楼”酒馆晚餐，皆中土物，不甚佳。戌正回船。

此处居人共三十余万，中华及本地土人最多。地产胡椒、蔗糖，天气极热，每日晴雨参半。其地极南，距赤道仅三百零四里，当日驭所正照，宜其四时俱夏也。然多树木，无瘴气，故居人亦少疾疫。英就各要隘建炮台，戍以兵。设有税关，榷税

颇轻。寄居界内华人，亦无他费，仅按月稍取巡捕资。惟土人常与华人冰炭，稍有睚眦，即思报复，华人每为其杀害，幸英官尚能拘究严禁之。

十八日，爪哇接客货轮未到，再停一日，故复上岸游花园数处。有“黄埔（音近王波）加登（译即花园）”者^①，为粤人胡璇泽所筑，住脊其中，花木甚繁，珍禽异兽亦颇具。胡为粤之黄埔人，久居新加坡，隶英籍。南洋各埠，贸易甚大。现充俄国领事官，西人多称之曰“黄埔”，几不知为胡姓矣。英人以其练达，甚敬礼之。凡华人犯案到官，非此君至，不讯断焉。

十九日，已正二刻解缆出口。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

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348—350 页）

43. 欧游随笔

（光绪三年）十一月初一日，午抵新加坡，泊船处距市陆路四五里，马车价约英洋六角。其时船上装煤，炭屑尘飞，刻不能支。埠头又无憩息之所，不得不至内市一游。人物市肆与西贡略同，惟多山岭，遍地棕葵。道旁玉兰树尤多，西湖柳有高数丈、大数围者。土人肤黑唇红，披红花袈裟，耳鼻皆系以环。能英语者甚少。土籍者并不及闽广客户之多。夏令所食之江豆、茄蒲、王瓜诸蔬，在仲冬无不悉备。土产为佳纹席、粗藤、波罗蜜、蕉、鸚鵡、芙蓉鸟、各种螺壳。

（钱德培：《欧游随笔》，录自

^① 黄埔加登，Whampoa garden 的音译，黄埔花园，又称作胡家花园。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第390页)

(光绪四年九月)廿二日,抵槟榔屿。地亦属英,有炮台两座,炮亦旧式,泊有小兵船二艘。居民土人不及华人之多,建有庙宇、会馆,分粤、闽两帮。长街数里,尽属华肆,大有粤东景象。山水较胜于锡兰,有瀑布流泉,英人设闸置管,以资吸饮。土人产业以椰蕉、渔捕为大宗。渡船每人十先司,马车每点钟大洋银三角。亦有东洋手车,价更贱。钱法均用墨格西哥英洋^①,每元分作一百先司,有十先司者,以银为之。一先司、半先司则以紫铜为之,纸币自五元至数百元不等。英官之长者,出有华文告示,自称巡抚。以地论之,则吾华之一州县耳。

廿四日开行,罗盘向南,偏东五十二度。

廿五日向东,偏北廿度,入新加坡,泊船于煤栈码头。

新加坡亦属英国,建有炮台,泊有兵艘,设官以治理之。其地山多而不高,华民约万余,几十倍于土人。间有富商文士,然大半俚俗,称欧洲曰祖家,中国曰唐山。每称英国必加一大字,鄙陋可笑。其受制于彼族,则又可悯。自数年前,我国派领事驻扎,亦无权利可得。盛衰得失,固事理之常。然甘居人下而不知自振,亦无怪人之见侮也。

新加坡东洋手车甚多,御者尽华人,每点钟约洋银一角。马车则系土人驾驶,计里而不计时,约合每点钟洋银五角。土人籍录没来由,言语不通,往往任其溢取,故西人之待土人亦颇严酷。

^① 墨格西哥英洋,又称墨西哥鹰洋,为墨西哥银元,上有鹰标志。

廿七日早开行,罗盘向北,偏东五十度。

(同上书第十一帙,第431—432页)

44. 出使英法俄国日记^①

(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辰正,舟行九百三十八里,抵新加坡。总督罗斌松^②遣其中军奥克勒来迎,一谈。法领事林恩来,一坐。新设新嘉坡领事胡璇泽号琼轩、副领事苏淮清号玉川者来谒,一谈。饭后,偕松生、仁山、子兴、子振、莘耕、兰亭^③,乘马车至领事署小坐。至胡琼轩家,观其花园。雨甚不能游,但观其室厅中陈设,兼于窗间窥视鸟笼、兽圈、龟池而已。坐极久。未初,至总督署,总督罗公与其夫人同见,谈二刻许,入席小宴。席散,复谈良久。出磁器暨所裱暹罗诸照像以示余。申正,至法领事处,谈甚久,留饮酒茗,酉初回船。偕兰亭、松生、仁山同游市肆,夜归。饭后,写一函寄李季泉。登楼一坐,子正睡。

十三日,早八十二度,夜八十五度,早雨,辰后晴。辰初起,胡琼轩来,久谈。茶食后,登楼一坐。辰正二刻,展轮复行。

(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

^① 《出使英法俄国日记》的作者曾纪泽(1839—1890),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之子,1878—1886年间出使英法俄三国,途经新加坡。

^② 罗斌松(Sir William Robinson),海峡殖民地总督,任期1877年8月至1879年2月。

^③ 这里所记,是曾纪泽出使时的随行人员陈松生(远济)、杨仁山、左子兴(秉隆)、联子振、陈莘耕。法兰亭是法国驻华公使馆的副翻译官。曾纪泽出使法国,法国驻华公使白罗呢派遣法兰亭“护送同行,沿途照料”。

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139—140 页)

(光绪五年正月)十二日,阴。辰正起,茶食后,删电信新法字数数叶。批新嘉坡领事官胡璇泽申文,构思良久未成。

(同上书,第 159 页)

(光绪五年闰三月十三日)傍夕,核改答新嘉坡领事禀批稿。

(同上书,第 204 页)

(光绪五年闰三月)廿三日,晴阴半,下午微雨。……核改胡领事禀报抽收船牌吨费数目及禀请添设随员批稿。

(同上书,第 207 页)

(光绪五年八月)廿二日,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体中不适,静坐极久。接新嘉坡胡领事电报,言杨淦^①已歿,为之枪然。

(同上书,第 257 页)

(光绪六年七月)十二日,晴。……饭后,核改片稿二件,一为德明请奖^②,一为胡璇泽请恤。

(同上书,第 361 页)

(光绪六年十月)十一日,阴,夜雨。……核复新嘉坡代理领事官苏淮清^③批稿,另核公文二件。

(同上书,第 387 页)

(光绪七年四月)初五日,阴。……夜饭后,阅英字函牍暨

① 杨淦,五品衔四川试用县丞,跟随曾纪泽到英国,“考究西洋各国形势,绘图注说”。因病经新加坡回国。

② 德明,使馆英文翻译,出国三年期满,曾纪泽为其上奏,请奖。

③ 苏淮清,原为盐提举衔布政司经历,任期为 1880 年 3 月至 1881 年 9 月。

新嘉坡稟报。

(同上书,第 432 页)

(光绪七年九月)十五日,晴阴半。……阅左子兴^①稟牒等件。

(同上书,第 483 页)

(光绪七年九月廿八日)写一函致左子兴,未毕。饭后,与康侯围棋一局。至仲妹室一坐。写致左子兴函毕。

(同上书,第 486 页)

(光绪八年正月)初十日,阴,雨。……饭后,作批稿一件,批左子兴稟甚长,核公文三件。

(同上书,第 516 页)

(光绪八年七月初二日)巳初起,茶食后,阅课卷三本,阅上海、新嘉坡寄来函牒、《申报》。

(同上书,第 559 页)

(光绪八年七月十七日)阅《申报》、新报暨左子兴函牒。

(同上书,第 563 页)

(光绪八年八月廿二日)巳初起,茶食后,整八音琴良久。写一函致左子兴,未毕。霭堂^②来,一谈。饭后,围棋一局。写致子兴函毕,核公文二件。

(同上书,第 571 页)

(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一日)夜饭后,阅《申报》及广东、新嘉

① 左子兴(秉隆),当时为驻新加坡领事,任期为 1881 年 9 月至 1891 年 5 月。原为五品衔都察院学习都事。

② 庆霭堂(庆常),驻法使馆二等翻译官。

坡函件。

(同上书,第 589 页)

(光绪九年五月廿四日)新嘉坡辅政司师密次来,一谈。

(同上书,第 642 页)

(光绪九年五月廿七日)梁星垣偕新嘉坡商人二名来,久谈。

(同上书,第 643 页)

(光绪十一年四月廿二日)柔佛国王^①之弟率其国府尹一员,英人之充译官者一员,来谒,一谈。

(同上书,第 823 页)

(光绪十一年九月十六日)写批意示商农,嘱拟批左子兴禀之批稿。

(同上书,第 857—858 页)

(光绪十二年十月初九日)酉初二刻,船抵新嘉坡泊焉。左子兴奉其母姜太恭人,率其侄棠暨胡前领事之次子□□来舟迎候,留子兴、树南同饭。戌正,偕内人率儿女往领事署,子兴迎人,一谈。更衣后,阅文报局寄到函牍甚多。子兴请夜宴,席散,坐谈片刻。归室阅《申报》,仅读谕旨而已。……

初十日,晴,遇雨。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万寿圣节,遣人至舟取衣,衣至,率僚属向阙行礼。更衣后,与子兴一谈,至上房一谈。写楹联五副,复与子兴谈。入上房清检送礼之物。潮商陈从熙等十三人来谒,坐谈片刻。饭后,与子兴久

^① 柔佛国王,应是柔佛苏丹。

谈。未正,更衣,偕子兴赴英之驻坡巡抚卫尔德^①处,晤其夫妇,一谈。饭后,立谈片刻,辞出。回领事署,与子兴久谈。西初,茶食,乘车回舟。子兴送来,一谈。……

十一日,晴,遇雨。辰初起,茶食后,因本埠华商将来呈递颂词,草应答之语以示从官。子兴来,久谈。饭后,复谈良久。午初,闽、粤华商邱松龄等三十五人来递颂词,在船面接见。客去后,与子兴久谈。本日“阿瓦”船原拟午初启碇,有“戈达维利”轮船噶啮吧开往本埠,本船俟其到后,接取信囊然后启行。“戈达维利”行甚缓,申初三刻乃到,本船申正乃行。子兴、树南俟船将开乃登岸也。

(同上书,第960—961页)

45. 曾纪泽遗集

请奖期满人员疏 己卯十二月十九日

奏为出洋参赞、翻译等员三年期满,援案吁恳恩施,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新加坡领事候选道胡璇洋、领事随员盐提举衔候选布经历苏滢清二员,于光绪四年二月设立开办,应俟该员等三年期满之时,再行核办。

(曾纪泽:《曾纪泽遗集》,

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20页)

请恤积劳病故县丞片 同日

^① 卫尔德(Sir Frederick Weld),1879年至1887年任海峡殖民地总督。现译作弗雷德里克·韦尔德。

再,臣上年随带画图学生五品衔四川试用县丞杨淦出洋,随臣考究西洋各国形势,绘图注说。嗣因英法两国公牍繁多,兼派抄写文件。该员昼夜勤劳,触发胃痛旧疾,兼患咯血之症,用中国医药及送英国医院多方疹治,均未见效,臣即饬其销差回华。本年九月二十三日接据新加坡领事胡璇泽禀称:杨淦于八月二十日在新加坡舟次病故等因。臣旋饬胡璇泽将该故员棺木运至上海,交家属领回安葬,先后咨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案。

(同上书,第22—23页)

请恤新加坡病故领事片

庚辰七月二十四日

再,臣于本年三月二十一日接据新加坡领事随员苏漕清禀报:新加坡领事官选用道胡璇泽于二月十七日在坡因病身故,请派员接办等情。臣当以海洋穹远,遴选接充尚需时日,即饬苏漕清暂行代理领事官事务,一面函商总理衙门王大臣拣员充补,尚未接准该衙门函复。除俟拟派定人再行陈请奏补外,伏查选用道胡璇泽流寓新洲多年,商民望洽,经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奏充新加坡领事官,规模创始,颇著辛勤。当差两年,因病出缺,似应陈请赐恤,以奖微劳,且使该处流寓华民向慕皇仁,知所观感。惟该故员系报捐道员派充领事,现应如何议恤,无案可循,可否请旨饬下总理衙门酌议恤典之处,恭候圣裁。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同上书,第38页)

拣员补领事疏

辛巳二月二十六日

奏为拣员充补领事官,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光绪六年七月二十四日附片陈明驻扎英国属地新

加坡领事官候选道胡璇洋因病出缺，并派委领事随员盐提举衔布政司经历苏漕清暂行代理，仰蒙圣慈垂鉴。查该埠万国通衢，五方杂处，英人既竭力经营，而华民之经商寄寓于该处者，辐辏往来，日臻繁盛，该处领事馆实有联络邦交，保护商民之责，必得精明强干之员，方足以膺兹剧任。臣与总理衙门往返函商，查有五品衔都察院学习都事左秉隆，驻防广州正黄旗汉军忠山佐领下人，由同文馆学生派充英文副教习，历保今职，光绪四年十月随臣出洋，派充英文三等翻译官。该员年历正富，学识俱优，通达和平，有为有守，熟悉英国情形，通晓西洋律例，以之充补新加坡领事官，实属人地相宜。合无仰恳天恩俯准，以五品衔都察院学习都事左秉隆充补新加坡领事官之处，出自高厚鸿慈。

所有微臣与总理衙门函商拣员充补领事官缘由，理合恭折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同上书，第 53—54 页)

请奖期满人员疏

辛巳八月初八日

奏为出洋期满人员照章请奖，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光绪七年闰七月二十四日承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开：“转准吏部具奏详细申明章程，‘嗣后凡出使随带各员请奖，仍照异常劳绩准保免补免选，以应升之外官补用选用，不得越级；如有本系外官保请京堂京职，及本系京官保请无论题选咨留暨各项班次并京职升阶，均一律议驳’等因，于光绪七年六月初五日奉旨：‘依议，钦此。’”咨行钦遵到臣。

……盐提举衔候选布政司经历苏漕清，经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飭委充当新加坡领事随员，于光绪四年三月二十三

日到差,均经先后咨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核在案。伏查庆常于光绪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苏淮清于光绪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联芳^①于光绪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先后扣足三年期满。该员等在洋当差,均能尽力宣勤,毫无贻误,实属异常出力。……兹准部咨前因,所有庆常、苏淮清、联芳三员应得奖叙,自应由臣按照吏部新定申明章程,分别核奖,以昭激劝。合无仰恳圣恩,俯准将户部尽先即补郎中联芳俟补郎中缺后,以知府不论双单月归部即选,先换顶戴;员外郎銜工部遇缺即补主事庆常,俟补主事缺后,以知州不论双单月归部即选,并请赏给四品顶戴;盐提举銜候选布政司经历苏淮清,免选本班,以应升之通判不论双单月归部即选,以示鼓励。

(同上书,第58—59页)

拣员补参赞各缺疏 壬午七月十七日

奏为拣员充补参赞随员各缺,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随带出洋人员,前因三年期满,纷纷稟请销差,旋因总理衙门奏定给假章程,各员弁感荷朝廷体恤之恩,大半留洋供职,……并有驻英之三等翻译官左秉隆,经臣先期奏补新加坡领事官,于上年八月赴任,分别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核在案。计英、法、俄三国使署共出参赞官一缺、随员一缺、翻译官二缺。

……

合无仰恳天恩,俯念员缺紧要,准以杨书霖充补驻俄三等参赞官,贺庆铨充补驻英随员、谢先任充补驻法随员、王世绶

^① 联芳,驻法使馆三等翻译官。

派充驻英四等翻译官之处，出自逾格鸿慈。

所有微臣拣员充补参赞、随员各缺缘由，谨缮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同上书，第75—76页)

恳留新加坡领事疏

甲申七月十三日

奏为领事官任期届满，恳恩留洋接办，以资熟手，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据新加坡领事官四品衔分省尽先补用通判左秉隆称：自光绪七年八月初三日领凭到任，至本年八月初三日已届三年期满，理合先期禀报，恳请派员接办等情前来。查英属新加坡一岛，地当南洋冲要，东接香港、西贡，西连印度、锡兰，声息相通，各国商舶兵轮往来会集。英人既竭力经营，华民之经商寄寓者，亦日臻繁盛。该处领事有联络邦交、保护民商之责，非谙练洋务，深悉地方情形之员，不足以资镇抚。左秉隆在坡三年，竭力整顿，于前任领事胡璇泽之积弊，补救多端。清理华洋讼案，劝谕富商捐资，设立义塾，奖掖绅民，因应得宜，操持不苟。不惟华民爱戴，即各国驻彼官绅皆敬佩之。伏查中国初设新加坡领事官，派胡璇泽充补之时，颇有迁就英人之意。臣前于光绪七年春间与英外部面商多次，派左秉隆由使署官员前往充补，乃始收得中国自派领事之权。此次左秉隆三年期满，例应由臣拣员充补。臣再四思维，求如左秉隆之熟悉该洲情形，能自树立者，一时实难其选。该员原系随臣出洋充当英文翻译，能通英国语言文字、律例规条，又系驻防广东汉军，于新洲流寓闽粤人民言语性情，易于通晓，以之留任领事，实属人地相宜。合无仰恳天恩，俯念员缺紧要，仍准以左

秉隆留充新加坡领事官,以资熟手之处,出自高厚鸿慈。除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照外,谨恭折陈请,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同上书,第 88—89 页)

请奖续调期满人员疏 乙酉十月初六日

奏为出洋期满人员照章请奖,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

臣查续调出洋人员中,现届三年期满者,内有……

又候选八品笔帖式驻防广州正黄旗汉军文生员左棠,经臣咨商前任广州将军长善,飭赴新加坡随同驻扎该洲领事官左秉隆帮办公务。光绪八年秋间飭委代理领事随员,于九月初九日奉文到差。十年七月初三日奏请充补斯缺,钦奉谕旨:“该衙门知道,钦此。”

……

伏查贺庆铨于本年九月十五日,左棠于本年九月初八日,程子箴于本年四月三十日,先后均届三年期满。前据该员等禀请销差,经臣批飭暂留差遣,俟接任大臣刘瑞芬行抵西洋,再定去留。臣查贺庆铨接物和平,办公勤敏,颇有识解,尤精勾稽;左棠文理优长,办事谨慎;程子箴尽力宣勤,毫无贻误。该员等在洋三年,均属异常出力,自应由臣按照吏部奏定章程,分别核奖,以昭激励。合无仰恳圣恩俯准,……并将候选八品笔帖式驻防广州正黄旗汉军文生员左棠免选笔帖式,以县丞不论双单月归部即选,并赏加州同衔。

(同上书,第 98—99 页)

巴黎致总署总办论事七条 戊寅十二月十九日

一,纪泽此番所历海程,与筠仙丈^①微有不同。筠翁系搭附英国公司轮船径至英国,纪泽则搭附法国公司轮船至法国马赛登陆。英船经槟榔屿而不至西贡,法船泊西贡而不过槟榔屿。计自上海展轮,至本月初八日行抵马赛,凡四十日,共海程三万一千七百余里。其间停泊之埠九处:曰香港,曰西贡,曰新加坡,曰锡兰岛之巴德峡^②,曰锡兰岛之格仑坡^③,曰亚丁^④,曰苏威士^⑤,曰波耳寨^⑥,曰拿波里^⑦。惟香港、西贡、新加坡三处耽搁稍久,得与该处总督及各国领事等官往还接待,其余各埠停泊不过数时,未及与之酬酢。

(同上书,第160页)

巴黎致总署总办论事三条 己卯十二月初五日

一,新加坡英辅政司文阻领事给牌一案,冬月初九日始据胡领事呈报,当即照案议驳,已于前月廿一日咨呈冰案。堂宪垂询作何归结一节,纪泽愚见,欲俟胡领事将英国在别埠设立领事发给英商船牌之例抄录章程呈送以后,纪泽可据之以与外部争论,衙门中亦可据之以与威使^⑧辩驳,所谓援彼之矛,陷彼之盾。在我持理既正,即可坚定不移。如胡领事所抄章

① 筠仙,指郭嵩焘。曾纪泽是曾国藩的儿子,而郭嵩焘之子郭刚基娶曾国藩之女为妻,在郭嵩焘面前,曾纪泽是晚辈,故称郭为筠仙丈、筠翁。

② 巴德峡,指今斯里兰卡的拜蒂克洛(Batticaloa)。

③ 格仑坡,指今斯里兰卡的科伦坡(Colombo)。

④ 亚丁,指今也门的亚丁(Aden)。

⑤ 苏威士,指今埃及的苏伊士(Suez)。

⑥ 波耳寨,指今埃及的塞得港(Port Said)。

⑦ 拿波里(Napoli),指今意大利的那不勒斯(Naples)。

⑧ 威使,指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

程实与现在办理情形不同,自当飭该领事相机转圜,以省口舌。刻下威使如向衙门争论,似可以业已咨询出使大臣未据答复之语搪塞之也。

(同上书,第169页)

伦敦致总署总办 庚辰四月十九日

三月二十九日肃泐一函,举左都事秉隆充新加坡领事,附论俄事二纸,计可如期达览。使俄国书敕书,已于四月初五日由轮船公司交来。

(同上书,第179页)

送左子兴之官新加坡领事

花萼初春日未中,左郎天娇气成虹。藏身人海鸡群鹤,展足天衢凤勒骢。涵养生机宜守朴,指挥能事莫矜功。旅亭无物装行篋,赠汝箴言备药笼。

外阪盐车岂足多,骅骝屏不与同科。苦瓜鸛埵瘼零雨,酸枣龙渊塞溃河。顾我自嗟还自笑,喜君能饮又能歌。三年欢会驹过隙,不尽深杯奈别何。

(同上书,第285页)

日记(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辰正,舟行九百三十八里抵新加坡。总督罗斌遣其中军奥克勤来迎一谈。法领事林恩来一坐。新设新加坡领事胡璇泽来谒一谈。申正,偕兰亭、松生、仁山同游市肆,英商华商各为一市,英人休息较早,已闭店门,华人贸易正喧闹也。廊宇、会馆、酒楼、戏台无不具备。闻其地华人约十万人,闽人居其七,粤人居其三。土产胡椒、蔗糖、槟榔、椰瓜及诸果实。天气极热如盛夏,以树林茂密,故无瘴气。夜归。

十三日。胡琼轩来久谈。戒以筹收经费之事，处处宜存一体恤商民之心，乃能有成。在津在沪遇闽广人谈及琼轩，常有贬词，大约出于忌妒者之口，未足凭信。然设领事而不发薪水，令其就地筹费以资办公，筠仙丈专为撙节使费起见，不思事属创办，筹费之事总不易使商民悦服也。余是以傲劝琼轩，且言到英后当与郭大臣商议，函请总理衙门仍照章发给薪水，总署或可允行。琼轩操粤中土谈，余不能解，因与英语相回答焉。辰止二刻展轮复行。香港总督不答拜，新加坡总督既不答拜，又不声炮，皆非礼也。

(同上书,第352—353页)

光绪十二年十月

初九日,抵新加坡,左子兴奉其母率其侄来舟迎候。

(同上书,第401页)

46. 西轶日记

(光绪五年)九月十三日,由孟加拉乘坐轮船航海而返。三日至唉家屿^①,为阿拉干海口,有华人在此贸易。又三日到漾贡^②,寓胜茂店五日,旋上本号之轮船名碧芭得力。……历五昼夜,抵槟榔屿。寓永裕店,主人姓颜,亦闽人。此屿幅员五六十里,本巫来由族(一名麻拉),为暹罗所属,今隶于英国。山林秀雅,水泉甘美,四序温和,故漾贡、孟加拉等埠巨商多置家于此,亦海外乐土也。广、潮二郡之人多在山谷耕种,土产

① 唉家屿,即今缅甸阿拉干的阿恰布(Akyab),又称实兑。

② 漾贡,即缅甸的仰光(Rangoon)。

椰子、檳榔、豆蔻。全島華人共有十數萬眾。市面風景、人物裝飾與內地無異。適值里社賽會(土地神稱曰大伯公),扮演抬閣故事,魚龍燈彩,備極華麗。有戲園一所,男女合串,粵東班也。

十月初一日,搭英人輪船,日跌開輪,向南而行。駕駛從容,風柔浪靜,距岸不遠,常見右旁麻六甲諸山。初三日見蘇門答拉,山島橫亘于前。於是折向東行,薄霧停輪,翌早九點鐘至星加坡,登岸寓恒廣和客棧。

星加坡一名噶叻坡,本旧柔佛國,亦巫來由族。道光末為英人所踞,日增繁盛,為海道咽喉,商舶往來所必經,四方電報文報悉萃于此,屹然為南洋重鎮。英國設个温那^①一員統轄星加坡、麻六甲、檳榔嶼三埠。中國新設領事一員,胡璇澤,廣州人,英國贈以寶星,兼充俄國領事。是時个温那他適,懋材偕胡領事拜會輔政司暨法國領事^②。

(黃懋材:《西轡日記》,錄自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帙,第430—431頁)

47. 游歷刍言

昔為島夷雜番,今為歐洲雄國環起而伺狡焉思逞。昔時之南洋,無足介意。今日之南洋,必當預謀也。況夫海禁宏開,華人出洋營生者實繁有徒。夫同類則相憐,異類則相軋,

① 个温那, Governor 的音譯,意即總督。

② 光緒四年(1878),黃懋材受四川總督丁寶楨的派遣,經緬甸前往印度游歷,光緒五年(1879),他經緬甸回國途中經過新加坡。

人情大抵皆然。或受土民之欺侮，或遭异邦之虐政，无所控诉，其情可悯。故论其地则近在肘腋，为中华之门户，论其人则百万羁旅尽中华之赤子，亟宜添设领事以资保护。特遣大臣一员驻扎星加坡，统辖南洋一带事务，并添置兵船，散布各岛，轮流游弋，以壮声威。如此则声势联络，人心固结，不必与诸国据地争城，而南洋数十岛之形胜利权已归我掌握，更足以上崇国体，纲纪万邦，节制东西两洋而无难矣。

（黄懋材：《游历刍言》，录自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第436页）

48. 欧游杂录^①

（光绪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六点到新加坡，船靠海边码头，七点装煤，小工抬筐，蚁附而上。

中国领事官胡璇泽号琼轩，派委员苏玉庭名漉清来船谒见。时天气热甚，因上煤不得开窗，终夜人声喧闹，煤屑污船，苦不可耐。

二十五日，八点，胡领事派家人以马车来迎。十一点，同苏委员、昆仲陈翻译号敬甫往观英国炮台。其制与所译《攻守制宜》所载相同。有外斜坡、子墙、外墙。一点回至胡领事花园赴宴，肴饌甚丰。同席者胡领事昆仲、苏委员、陈翻译并教读。三点，领事令苏委员、陈翻译以马车送回轮船。四点半开船，天气甚热，换穿纱葛，尚挥汗不止。

^① 《欧游杂录》的作者徐建寅（1845—1901），江苏无锡人，1879年奉派往欧洲考察兵工制造业，订制铁甲兵船，途经新加坡。

新加坡系巫来由土番旧地，六十年前英国租得之，每年缴租价洋银一千元，至今不改。所收地税、房捐，与香港、西贡相似，官制与香港亦同。鸦片与酒，亦归一公司包税承办，每年收捐银四十二万两。所过香港、西贡、新加坡三处，鸦片与酒均用公司包办之法，由公司自行缉私，欲其便于纳重课也。

新加坡之英国炮台，俱用六十八磅弹之生铁前膛光炮，共十余尊。另有一百四十磅之田鸡炮四尊。其炮台之制，即以山坡为外斜坡，在半山挖沟为壕，壕内就山为土墙，内再挖低为子墙，以置炮。内外二墙，相距十余丈。内高外低，俱依山坡之势，作为斜坡。炮台之周围，约二里余。再于内墙之内，将山顶挖平，上造官房及兵房，俱极宽大整洁。又有藏军器及大轮小炮房数座。房内各件，均排列整齐。每二三炮，有藏火药之小库一座，近于炮处。库内地面，低于库外地面四尺。四周作沟，宽六尺，深五尺。库顶以石作穹盖，厚三尺。上加土厚五尺筑实。四旁之墙亦如之。上面涂以柏油，以防雨水渗漏。山顶铲平成一大平地，除房屋外，尚留空地作操场，植花木。各路纵横，俱甚宽平，四通八达，便于往来应敌。炮台内住兵一百五十名，内有携眷者十五人。

英国去年于旧台西十里新造一台。因其时英俄稍有违言，而新加坡地为东来一线之枢纽，故预修战备。现尚造未完工，计其工程告成，需款十万镑，炮与器械不在内。此炮台俱用新式来福炮。

旧炮台中新竖一空心铁旗杆，中空如桶，能容一椅。人坐此椅，可用机器升至杆顶之望楼，旁有一小房，内置大千里镜。

有二人常川在内,瞭望海面^①。

(徐建寅:《欧游杂录》,
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653—655 页)

49. 南行记^②

(光绪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晚十一点钟抵新加坡,天气阴晦,待潮,不能进口。

二十四日,晨晴,黎明进口。栉洗毕,登岸至旅店。卸装后,即乘车往谒本埠英抚味尔德^③,则已赴槟榔屿矣。顺道访中国苏领事,午后访代理本埠抚军市米德,谈良久,问答另详节略(余询以新加坡运载鸦片出入口例,彼答以该埠例不征税,而入口鸦片专销本口者,则运人煮烟公司。其余箱只不得私卸,亦在暂寇埠内。转运南洋各岛者,计去岁该埠共入鸦片八千七百七十四箱,其间姑烟八千三百五十二箱,公烟三百三十五箱,金花八十八箱。转运于南洋各岛苏门答刺、亚哇、吕宋者七千三百七十五箱,运销香港、西贡者不在此数,是本埠尽销一千三百九十九箱。倘中国禁止鸦片令出必行,要无虑本埠之私偷。进出船只,各有舱口单,照单卸货,必不能于单外偷运分毫也)。晚餐后,办发公事稟件。

① 1879 年,徐建寅奉命前往欧洲考察军事工业,途经新加坡。他熟悉军事技术,故对新加坡英军炮台记述尤详。

② 《南行记》的作者马建忠(1844—1900),字眉叔,江苏镇江人,清末改良主义思想家。1877 年由李鸿章派赴法国留学,兼任驻法使臣郭嵩焘的翻译,1880 年回国办洋务,1881 年被李鸿章派往印度,办理有关鸦片的交涉,途经新加坡。

③ 味尔德,即海峡殖民地总督弗雷德里克·韦尔德。

二十五日，晨晴，封发上傳相稟函等件。苏领事濛清来答拜，接晤少坐。苏邀下午往游前领事胡君璇泽花园，遂饮于是，却焉不可，诺之。胡君久负盛名，为此埠中西人望，前为我国领事，并兼领俄、奥两国事。今已物故，故园仅存。午后乘车至汇丰银行，嘱买船票。顺道访苏君小坐，遂游公家花园。野花杂树，无足观者。寻访汇丰行主，于其家晤谈。天欲暮矣，遂赴胡园晚餐。同席者为苏文案、张翻译及船政局购买木料委员余姓者，园主人胡君之子亦与焉。席散回寓。

二十六日，晨晴。检点行装。早餐后，至苏君处辞行，遂登舟。舟窄隘殊甚，炎热异常。三点钟开行，舟向西北行，颇稳。

二十七日，晴。无事，三餐后静卧看书而已。晚十一点钟至槟榔屿口外停泊。

二十八日，晴。进口。闻泊舟二日乃开，遂登岸借住闽商颜金水栈中，聊避暑氛。此间华商侨寓者约八万人，闽商为首，广帮次之，非如新加坡之富户尽属广人。颜之居室，悉仿西制。埠内华商皆构别墅，翬飞鸟革，洵足为吾国生色，不图海外竟别开生面如此。既偕其本埠所谓抚卫司名加尔者，乘车至麓，旋坐筇舆盘旋折上。上瞰高壁，下临深渊。渊中古树参天，高矗云表，有至三四十丈者。甫至山腰，四围岛屿拱列，凉风袭衣，胸襟顿爽。又上则路愈峻削，肩舆者黑人流汗浹背，如水泼漆几上，喘气若牛，盖已高陟二百九十丈矣。至巅，则抚军在别墅焉。入座款谈，情意殷洽。渠谓吾国倘能设法杜绝偷漏，则新加坡、槟榔屿二埠必能严查，不使少许鸦片飞越二口也。继出妻女相见，少坐辞别，下山回寓。

二十九日，晴。埠中督理玛克奈者遣加尔来寓，邀余早膳。乘车至其家，同席有理刑暨总理工程者二人，叙谈良久。玛克奈谓本埠殷商尽系华民，然鄙陋不可与言，惟办事信实，故能起家。余谓是宜多设华英书院，化其鄙吝之风，余谓良然。寻偕加尔回寓。中国商人承揽煮烟公司邱天德偕代理招商局务同知衔胡泰兴，并巨富辜上达、邱忠坡等来谒，言语不通，以英语为问讯。伊等英语又不能深解，赖加尔能闽广语，为之传译。因知彼皆生长于斯，其祖若父率自琼州乘东北信风至暹罗，越岭而来，无逾一旬。亦间有至新加坡，红道至此者。因问伊等何无首丘之念，加尔答以彼之祖父偷越至此，本下中国海禁，今则海禁虽弛，而彼等已半人英籍矣。少坐，加尔辞去。复乘车出游，至栈东颜宅小坐而归。抚军味尔德遣价(介)持新加坡、槟榔屿二埠鸦片出入口章程并煮烟公司之例来，阅之甚善，徐当译出备考焉。

三十日，晴。摒挡衣物，茶后回船，十二点钟启轮往加尔古答^①。

(马建忠：《南行记》，录自《小方壶斋
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帙，第6—7页)

(光绪七年八月)十二日，晨六点二刻至槟榔屿。暴雨时至，登岸一游而回。午后四点钟开，向东南行，风猛，舟甚簸荡。

十三日，晨，舟入麻六甲峡，海平如镜，正午见遥山叠翠，

^① 加尔古答，即今印度加尔各答。作者此次经新加坡赴印度，是“奉合肥傅相面谕，访办鸦片事件”。

拱揖迎人，无复波涛之险。

十四日，晨七点钟至新加坡。早餐毕，闻左子兴自伦敦至，遂往访焉。坐谈良久，因悉黎纯斋与左君同返，留书致余，往来相左，仅及半月，不觉怅然。旋偕子兴往谒埠内抚军，少谈而别。晚，左君固留晚膳，膳毕回舟。夜间月色迷濛，水面无风。蚊雷隐隐，不可假寐。

十五日，晨六点钟，左君复来送别。八点钟起碇，向东北行，风微海静。午后微雨。

(同上书，第14—15页)

50. 南行日记

(光绪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南洋舟中。风平浪息，眉叔^①云，明日可至新加坡矣。……

二十四日，黎明，舟进港口，自香港至此水程约四千三百余里。早餐毕，偕眉叔登陆。卸装客邸，出访中国领事。署理者为苏姓，衙署猥狭，与华人市铺杂处，门扃不启。问之，盖苏家居，时未至也。归发公事函件。申刻，眉叔谒英国代理抚军上米德回，因与出游。怒马一鞭，绿阴十里。街道平广，林木蓊森，厦屋差峨，人烟稠密。倚山抱海，巨舰连檣。虽精洁不及沪上，而景趣疏散，则似过之，洵南洋一大埠也。至物产之丰庶，地势之展舒，则又过香港远甚。侨寓华民，闻约十余万。坐于斯，老于斯，诡异侏僂，半成异族。土人种类不一，率皆面

^① 眉叔，即马建忠。对此次南行，作者曾记：“辛巳六月，客津门，寓马眉叔观察家。”“适眉叔以奉合肥相国命，有事南洋，邀余同往，慨然许之。”

目黝黑。男则上衣下幔，首帽如低桶。女则衣幔，外复加一长衫，色喜深红及彩绘者，不裤不履。以首戴物，无假手扶。有披发者，有椎髻者，有剃发而不辮者，有剪发如西俗者。大抵白帽者为回种^①，虬发而耳金环者为印度种，桶帽而披红衣者为西藏种。又有马兰种^②，服奇状诡，难以枚举。眉叔谓日人出自马兰，观其不裤不履，殆颇类之，其说或近似，多以白土涂额为美观者。郢人歪鼻，无乃类是，惜无成风之斤以削之耳。回车，大雨，以风登寓楼，望雨眺海，胸怀为开。英兵戍此者三千人，岁征税约百万余。地出狙猴、鸚鵡，又产木。林箐弥望，果多橙柚、柠檬、波罗蜜、椰林、槟榔、橘柚，水蕉高数丈多，榕树盘根十围，垂荫覆亩，惟肿拥卷曲，不中绳墨，工师置焉。庄叟谓物无所用者，亦无所害，不诚然与。晚作书，录前诗，邮寄紫诠。

二十五日，新加坡寓中。晴，早餐后，封发公事函件。苏领事淮清来访，拨冗接谈。苏约晚间饮胡璇泽花园，诺之。午后小眠，醒偕眉叔乘车出，过汇丰银行买票，顺道过苏领事少谈，已与眉叔驱车往游英国公园。寥廓无可观，惟长池通舫，高树摩云，蓄鸟数笼，鸳鸯、孔雀外，亦无异禽。出园迂道访汇丰银行主，主人适归，相留晚餐，以有约辞。小坐，观其夫妇为打球之戏，寻别去，赴胡园。车驰碧树中，迢迢十许里乃至。园址颇广，楼阁焕丽，惟门阙列陶器二金鱼及彩绘双狮，俗劣无赖。楼中悬扁对无隙地，率谑词，鲜一韵语，至比之于异国

① 回种，这里指的应是阿拉伯人。

② 马兰种，指马来人。

王侯，亦何可哂余耳。胡名已非一日，乃未曾于生前接其警咳，而尽于身后入其室，观其所布置如此，然亦可以见一斑矣。是日苏君为盛设，同席苏君族弟，现办文案，张姓翻译，余君，某船政局差购木料者也。向询召民呈使年伯状，知足疾愈，欣慰。宴罢，驱车回寓。偕眉叔登楼纳凉，夜深乃寝。

二十六日，寓中。晴，检点行装。早餐毕，赴苏君处辞行，遂由是登舟。舟属怡和，窄小异常。未刻开行，离埠复折而西北指，盖行经新加坡西界及苏门答腊岛之海峡中也。晚立舵楼闲眺，见北斗在水南，箕高张，风浪甚静，虽小舟未觉摇荡。舟中有马兰人，携猴雏甚多，小仅如拳，即新加坡产。归途购数头置之书案，使吞墨汁，殊不恶也。

二十七日，南洋舟中。晴，三餐外无事，静卧读书，补述连朝日记而已。晚戌正，时梦中闻巨响，惊醒则舟抵槟榔屿，人口下碇矣。

二十八日，舟中，晴。闻停舟须三四日，舱中热甚，遂偕眉叔登岸，谋避暑之所。行经英国兵垒，砌土石为之。色黑暗，似久不修，台空无炮。眉叔谓此旧台，今废矣。英兵戍此者约三千人，新加坡抚军士米德兼统之。继至洋寓，湫隘已甚，寻借寓闽商颜永美栈中。按，各埠皆广人多于闽，此独闽商最夥（屿广二十七里，长四十二里，距坡凡一千四百四十三里）。颜在埠巨富，又为闽商之冠。其居室悉仿西制，高阁连霄，甃甃布地，陈设洋钟、乐器，雋丽过于西人，颇足为华商生色。惟门首盆花扎成八仙，俗劣类戏具，是其一病。良由华人商贾不事读书，故虽杰出者流亦不能摆脱市井气，坐为大雅，所弃者此耳。居既定，眉叔往见英抚，余遂偕颜侄呼车出游。一路草树

稠密，深林夹道。车中询知，本埠地方周围约百余华里，华人侨寓者八万余人，富者极多，皆莫本其所由来。考之《海国图志》，载元史弼、高兴伐爪哇，遭风至此山，舟坏，登山伐木重造，遂破爪哇，病卒百余，留养不归，后益蕃衍。华人之多，未必不由于此^①。又闻多红巾羽党，逋逃至此，或非尽谬。

土人甚贫苦，悉仰食于华人。衣装风俗，半类西贡、新加坡，语音啾啾亦近之。男女皆以金银设耳鼻及手足，用为美观。而肤色如炭，适增恶劣而已。小童赤身不缕，止以缕银小牌遮其前后，诚怪俗也。土产以胡椒为大宗，出米谷、槟榔、椰果、丁香、药材等物。

谈次，车至瓦打复尔山麓，有山泉浴池。池深没顶，水气森森，清冷不见底。余未敢浴，爰濯手以当拔除，小坐试山茗，甘冽祛烦渴。俄步行登山，寻水源所在。则节节用铁管通行地中，以资食用，源尽处用铁网作重闸，漉其沙石。瀑布从高涧来，雪花飞洒，凉气扑人眉宇，背汗顿爽，余心怡焉。坐石小憩，歌谢山灵。

归途行经英国兵房，浅草平场，正操枪队。试凭轼观之，初则排列双龙，继则齐如一字；少焉一字中分，变而为两仪；两仪互旋，再变而为二小圆阵。会日晚不能卒观，遂去。迹其所布阵法，不能出虎铃经戚南塘范围，去八门六花之精意犹远，第拾我唾余，变其外貌，中华人士遂至震而惊之，以为此千古

^① 元代史弼、高兴伐爪哇，遭风至勾阑山，其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西南的格兰(Gelam)岛，非今之槟榔屿。槟榔屿华人之多与元代流养其地的“病卒”无关。

未见之奇，于是乎舍己而从人，于是乎忘祖而宗敌，良由制义锢才，书生素不习铃韬之学，将帅又起于行伍，目不识丁，孙吴心法邈尔不传，迨至盲心非古，蒙面效颦，犹夫策弩马，驾败车，随人轨迹行止，迟速罔能自主，东西南北侷乎何如，虽终身由之，有莫能识其道之原者。矧彼一旋轮易辙，电掣云驰，则步后尘者瞠然休矣。举世甘为牛后，且肆口訾中国无兵法。狂奴能弗齿冷，然此意谁堪共语？惟拔剑问天而已！

俄车至通逵，则见连垣隆峻，衢市喧阗，车而驰步而趋者，熙熙攘攘，尽属华人，不图重译荒陬竟别开生面如此，慨然曰庶矣哉。物无往而不来，数有极而必复，屈指百十年后，我华人足迹行且遍于五大洲，迨喧宾夺主之势成，而中国自强之机发矣。

归与眉叔、颜君等晚餐，戏述所见，笑谓英国以兵胜，法国以财胜，俄罗斯以土地胜，印度以鸦片胜，我中国独以人胜。眉叔相与轩渠，亦无以易吾言也。

晚，颜弟某邀至清芳阁观剧，是为闽邦公所。时闽、广二班合演，戏目虽略辨，而曲词嘈杂，所谓不入耳之欢，且地多蝎虫，承尘上攀援殆满。南方卑湿地，究非乐土。剧一折，遂命车归。解衣就枕，苦蚊蚋，不即成眠。忽楼外大声澎湃到耳，则汐潮拍岸矣。

二十九日，槟榔屿栈中，晴。推窗一眺，则海波绕槛，当面青峦突起，为新加坡相连界地，译名曰袜脱斯谛^①，旧名格大

① 袜脱斯谛，指槟榔屿对岸的威斯利(Wellesley)。

国^①。有一岛突起,名居大,树木丛森,密烟四起,如此深林穷岛中,悉为彼族趋利之所,岂地球之大,竟无一寸干净土耶(与新加坡北界马拉甲、槟榔屿均属于英)。

午刻,眉叔赴英抚午餐。余兀坐,草日记。时午潮拍岸,万响齐作。风起泉涌,如助笔阵。斯行不得奇文,奈此山灵海若何?傍晚,眉叔归,闻明日舟往印度。晚餐后,相与乘车出游。时西北阴晦,电光流紫金蛇一掣中,山川人物,悉如指掌。尘世浮云富贵,要当作如是观。

三十日,棧中,晴。一茶后即偕眉叔登舟。午刻,舱面酷热,不可复坐,遂入舱偃卧。午正启轮出口,从此片帆西去。

(吴广霁:《南行日记》,录自《小方壶斋
輿地丛钞》再补编第十帙,第5—7页)

(光绪七年八月)十一日,晨抵槟榔屿(自锡兰至槟榔屿三千六百里)。登岸小眺,暴雨忽至。寻至闽商颜金水栈访候,金水不在,晤其季弟,少谈别去。颜弟坚留午饭,余与眉叔以船将展轮谢之,遂归舟。披书听雨,意亦殊不恶。午后展轮,直指新加坡。

十二日,在船。

十三日,夜抵新加坡。自锡兰至此,计水程约五千七百里。

十四日,晨起,急偕眉叔登岸。时已中秋,天气炎熇,无异夏伏。绡衣挥扇,汗雨不干。盖地处极南,距赤道仅一度二十分,故炎威特甚也。寻访中华领事署,则实授领事左君秉隆已

① 格大国,即今马来西亚的吉打州。

至。左字子卿(兴),旗籍驻防广东,习谙洋文洋语,年少俊爽,故特膺曾侯之选,来驻斯土。眉叔与有旧,相见甚欢,坚留作尽日谈。徐出曾侯赠行诗箴见示,余欲和之,而饥肠辘辘,构思不属,遂止。午后同乘马车出游,过余氏园亭,闽人之巨富者也。竹木水石极佳,惜布置多俗致,主人他出,啜茗而去。更至一大泽,周约五六里,平波耀绿,水净沙澄。盖本山泉水所汇之处,西人益深广之,以储清水,供通埠食用之需,故不许游钓于其中也。坐憩良久而返,左君盛设晚膳,出广东酒,作紫色,香味甘冽,为之畅饮,几醉乃罢。席散,纳凉于露台,天气阴晦,月轮匿彩,西北流电送紫,大雨将至,乃辞左君回舟。左君殷殷不忍别,坚送余等至船始返。

十五日,余体中不适,寒热大作,盖昨午伏热,晚又过饮,以至猝发。清晨,左君复登舟来送,余强起应之。然头涔面热,几不自持。有顷,左去,启轮。余偃卧不复能起。夜中月澄如水,是日为华历中秋节。今乃以二豎之膺,负此佳节,推枕捶床,怅怅不已。

(同上书,第16—17页)

51. 出洋琐记

(光绪十年二月)^① 二十九日,雨,风高浪涌。左有岛曰槟榔屿,英人之属地也,多马来人所居。右有小岛二三,乃属亚齐、荷兰两处界。华人多居处,耕作于其地,遥望之树木青

^① 光绪七年(1881),本文作者随使美国和西班牙,担任驻西班牙使馆参赞,这里收录的,是作者从欧洲回国途中的记述。

葱可爱。

三月初一日，舟行倍捷，机鸣甚厉。询诸舟人，日期以明日下午必抵新加坡。

初二日，遥见山地一片，林树丛杂，乃马来所居处也。午正，已见新加坡岛。申正，入口泊舟。自锡兰至此，计五千七百里，行五昼夜二时。其地为英国属土。酉初，偕刘观察登陆，乘车至领事署访左子兴司马。询以北宁事^①，均无确音。清谈既久，司马邀往观剧。优人皆粤产，热甚，不能久坐，仍回署中借宿焉。

初三日，辰正，左司马以马车来偕游恒心园，陈氏之别墅也。外则洋式，而其中屋宇皆华制。鸟革翬飞，异常焕丽。园主人甚豪爽，惜已逝世。没时执紼送葬者不下二万余人，皆经其提携蒙恩而受惠者也。今其子亦极慷慨，昔日家赀数百万，今则止六七十万而已。所有华人约十万，闽人居七，粤人居三。殷实富盛之家，如潮人陈姓、黄姓，闽人余姓，皆拥赀三四百万，席丰履厚，他处所未有也。所产甘蔗、黑白胡椒为大宗。出园游览，各处所见，贸易于市廛，负贩于道路者皆中土人。街衢整洁，房屋华盛，远逊香港。惟多平壤，一望延袤。或有计之者，纵约三十八里，横约七十里。乡间耕植者，亦皆中土人也。风俗习尚，仿佛如粤东。天气四时皆热，早晚如中土夏初，正午直若中上三伏。佣工者得单衣一袭，可供一年之用，

^① 北宁，在今越南北部。法国谋侵北宁，越南阮朝派人到北京告急，应越南政府的请求，清朝派徐延旭带领军队驻在北宁，1884年3月，法军向北宁进攻，占领北宁。

故喜于此处旅居也。游兴既尽,遂回署。

途中所见,夏屋渠渠,书大夫第、朝议第者,则陈、黄两家之居宅也。虽远隔数万里之外,旅居百十年之远,而仍复奉正朔,遵服制,不忘官阙之荣。皇灵之震叠,不既远矣哉。

回署后,左司马出感怀诗见示,缠绵跌宕,情韵斐然。司马既精英文,而汉文又如此超卓,殊令人钦羨无已。午初,司马特设盛筵,悉以华法烹煮。久不尝此味,觉食指为之大动。未正,回舟。司马亦偕行远送焉,殊可感也。

本拟申正展轮,缘搭客中有至荷属之瓜华^①者,须俟其船之至而后可行。酉初,船来,客乃过舟。酉正,解缆开行。

(蔡钧:《出洋琐记》,录自《小方壶斋
輿地丛钞》第十一帙,第440—441页)

52. 郑观应集^②

仰江至新加坡、槟榔屿每年约有米二百余万担。

——禀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条陈历游南洋各岛要略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80页)

新加坡岛华民一百七十八万,客长则闽人陈金钟、余有进,广东人胡亚基;麻六甲岛华民六万,客长则陈明水、薛茂

① 瓜华,即爪哇,瓜系爪之误。

② 郑观应(官应)(1842—1921),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1881年受李鸿章委派为上海机器织布局会办,电报分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1884年被兵部尚书彭玉麟奏调回广东,派赴新加坡、曼谷等地,密筹联暹抗法事宜。有《南游日记》记述此事的经过。

元，俱闽人；檳榔島華民十二萬，客長則邱天德、李都；……

柔佛、麻六甲、麻坡皆馬來之屬地，今政權全落英人手，其王具虛位而已，地當馬來半島之南盡處，其地橡林蔽日，海波一碧，華人甚多，類以種橡起家，而其首富者則為黃阿福，却非業橡。柔佛蓋一賭博場，較之澳門尤甚，其政府從而稅之，黃亞福者系向其政府包承賭稅，每年納稅四十萬元，而自包于人則每年六十萬元，且立約三十年，於是富埒王侯，今其子亦居然畢業于專門大學矣。柔佛有華人所立之小學校名曰寬柔學校，今歲開一成績展覽會，大得社會信用，爭先捐金捐地，學生父兄晝則就業于賭，夜則課其子女，勤懇奮勉有逾尋常，苟教育從此發達者或惡風可漸戢也。麻六甲為馬來半島西海岸之埠，開辟曾六百年，其地直接受英人管轄，華人九萬而白種人乃不及百，華人多業種橡。馬來半島之種橡推麻六甲為最，而麻六甲之第一種橡者則為華人陳齊賢，今為豪富矣。其所經營之橡林為華僑冠，去歲逝世，西人稱為種橡先鋒，華人稱為橡皮大王。誰謂華人無能力哉！

由麻六甲遵海南行二十八英里曰麻坡，該地開辟僅十八年，一小商埠，華人四萬餘，夜不閉戶，野不拾遺。華人有學校，有閱書報社等公益事業，英人之治其屬地有警察與交通為其主要之政策，又生事單簡，稍致勞力，度日已足。余自麻六甲坐摩托車至麻坡，沿途觀英人所設之馬來學校甚有趣味，所授皆馬來文言，不教英語，反教簡單之算術與歷史。有一馬來教師，政府月給薪水二十四元，余問之曰：“英人待汝好乎？柔佛政府待汝好乎？”來曰：“皆好。此地皆種橡，橡不可食，所有食品全恃英人自他處用火車運來，不然吾儕馬來人皆餓殍

矣。”问：“汝校有体操乎？”曰：“有。不特学生习练，即余亦须到警察局当义勇队，每月可得两员。”言之若甚自得者。余又问他友：马来人日与英人处，竟无一习英语乎？曰：马来人不肯习也。其意谓习语则可至大商店做生意，于是衣服阔绰，食物甘美，所得不足以自给，反为不美，不如安于野处，终年一衣一裤，易于度日，此中天地若至乐也。余观于马来半岛，乃叹美国人之治斐律宾为不可及矣。

——致张弼士侍郎书

(同上书下册，第 643—645 页)

新加坡

势控南洋九道分，峰峦高下绿无垠。林烟卷地藏朱阁，瀑布悬空界白云。海外只今称乐土，人生何地不同群(闽粤各分会党)。百年失计输先著，岛国何时靖敌氛。

(同上书下册，第 1250 页)

闻华人之经商、佣工寄寓于外洋者，计吕宋一岛约四五万，新加坡、槟榔屿诸岛约数十万，美国旧金山及其近埠约十四万，越南西贡等处约三十万，古巴，秘鲁各十余万。其他若日本，若新金山，若太平洋檀香山，数或逾万，均建有会馆，设有董事，特以路远势孤，每为彼国所轻侮。曩日闽中船政局“扬武”兵船游历东南洋各岛，吕宋客居华民鼓舞欢呼，至于感泣，谓百年来未有之光荣。一埠如斯，他埠可想。

(同上书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13 页)

南游日记

(光绪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午正，抵新加坡。登岸入招商

局，晤总办陈咄音，名金钟，伊祖福建漳州人，居此地三世，现为暹罗领事。叙寒暄毕，余以来意告。咄音恍然曰：“越南亡矣，中国败矣，和议成矣，吾何知焉，吾何知焉。”余曰：“君不必为是悻悻之言也。君虽为暹罗之官，实中国之人也。中国受辱于西人，平心论之，君独不受辱乎？官应破浪乘风，不远万里而来，以为君识大体，力任时艰。今法人逞其强悍，据安南，灭金边；英人肆其阴鸷，据印度，夺缅甸，并侵海疆南洋各岛。此皆假通商、传教为名，实则心怀叵测。越南已受其愚，须早合从以御暴。若暹罗犹迟疑瞻顾，不联缅甸以事中国，将来必蹈越南覆辙，不为英乱，定为法灭。……君既食其禄，而不分其忧，乃如是悻悻以拒人哉！且君不有函以相召乎？曾几何时而前言之顿弃也。”咄音见余色厉，乃改容谢曰：“吾非不知尊中国也，但恨君民之气不达耳，富强之策不兴耳。如必欲图之，则吾有术也。然必蓄三年之艾，而后可起沉痾；且必有破格之酬，而后可共大事。”余曰：“其术若何？”曰：“即与暹罗通商而已。诚能通商，则奇谋秘计可得而措矣。”

（同上书上册，第 952—953 页）

（五月二十七日）未正登舟，舟名“希翘巴”，系英商蓝烟通公司船，专载货物，往来孟角、新加坡两埠。

（同上书上册，第 953 页）

（闰五月十六日）酉初，抵石叻^①。闻法事又将决裂，借端要挟。果能如愿，当出其不意，毁其老巢，使无驻足也。

（同上书上册，第 964 页）

① 石叻，为马来语 Selat 的音译，意为海峡，此处指新加坡。

(十八日)中法失和,张振帅^①拟劝华南洋华商集捐助饷。据郭秀荪等云,此处华商,因早年回家为其乡人及本家捏词勒索,已无还乡之望,且已捐赈数次;近闻官军粤西之败,未与法战而溃,甚为愤愧;况各岛又不设立领事保护华人,似难劝集云云。

(同上书上册,第967页)

(二十日)拟往槟榔屿一游,属店友雇船,随即登程。申刻启轮,舟名“翘沙”,系蓝烟通公司船,装货可三千墩。该公司船年盛一年,现在往来中英南洋各岛约有六十艘。如招商局事事认真,何难与之颉颃?惟官商声气不通,动多掣肘,迩来谣言日出,如傅相不力任仔肩,顾全大局,反不如日本三菱公司之胜矣。

(同上书上册,第968页)

(二十二日)卯正,抵槟榔屿。许心美、胡紫珊以小舟来迎,登岸寓中国招商局,即开源栈,系胡紫珊管理。略为料理,拟往小叭喇^②访富商郑嗣文。是晚,即坐“太平”船前去。

(同上书上册,第969页)

(二十三日)辰刻,抵叭喇。登岸寓嗣文宅,午后往锡矿一游。厂约五千人,悉以机器汲水,工人掘土一二丈始见砂石,锡质即杂其中。取沙倾入水沟,用锄淘汰,沙随流水漾去,锡质尽沉于底。将锡质入火炉熔炼成条,于是有锡可售矣。郑云:“叭喇本巫来由属地,因华人到此开矿,为水界互相争斗,

① 张振帅,指两广总督张之洞。

② 叭喇,即霹雳。清代曾把霹雳分称为大、小霹雳。小叭喇,即指小霹雳。

土酋无力压伏。驻石叻之英督说曰：我子民在叭喇不相安，理应设官治理。遂设官于此，自是叭喇归英属，不归巫来由矣。”

锡矿工人每早六点钟起做工至九点钟，名为一大限。一点钟至三点钟亦名为一大限。两大限合一工，每工价银二毫二三分，其饭食出自矿主。例定一月做足二十四工，如不足，按日折扣还工银一毫。有勤力者，从九点钟做至一点钟，多做六枝骨香之久，名为两小限，给还工银一毫三四分，所谓公司工者是也。矿主出伙食，各工人做出之锡售得银一千两，除还矿主火车机器银二百两及伙食银外，其银悉归该工人摊分，所谓十抽二是也。

（同上书上册，第 969—970 页）

（二十四日）辰刻，偕嗣文访丹围俾尔赐现华文政务司，即上年香港大北电报公司总办，谈片刻出。余急欲返屿，嗣文偕陈泰官、刘世钰，送余同来槟榔屿，二点钟开行，十一点钟抵埠，仍入招商局。

（同上书上册，第 970 页）

（二十五日）本埠有赛花会，每岁一兴。余来适遇其时，胡紫珊、郑嗣文挽同一游。会中排设花果草木菜蔬之类，极其蕃盛。会以三日为度，董其事者洋商六人，华商三人，巫来由一人，公为品评，视其物之贵贱以为优劣。优者奖银五十元至三元不等，使劣者自愧不如，亦鼓励树艺之一道也。凡游会者，须买票方入，每人票价一元。

（同上书上册，第 970 页）

（二十六日）拟即返新加坡，是日无轮船开行，改订明晨。承各友再三挽留，余以军务倥偬，非吾人流连之日。又拟往西

贡一行，深恐法人禁止上岸，即以询之张沃生^①。

(同上书上册，第 970—971 页)

(二十七日)早起，郑嗣文偕胡紫珊驾车邀游，片时至其公馆，具酒以待，饮后即行登舟。郑嗣文、许心美、刘世钰、陈荔琴均送至舟中，须臾别去。午刻启轮，未刻出口，引水过船去。

(同上书上册，第 971 页)

(二十八日)早膳，同舟者排坐，互相问答，均属英籍华商。余此来，欲劝南洋华商急公好义，出奇制胜。无如富者皆入英籍数世，不思故乡，间有心者无力，有力者无心，未能遂成志愿，扫此妖氛，愤懑无已。

未刻，舟泊麻六甲，登岸一游。该埠出西米^②，多华商家居。有城址一所，询系荷兰所建。盖麻六甲本荷兰所属，因该地与孟加拉相通，英吉利羨之，以亚齐一岛相换^③，故此岛今已属英云。

(同上书上册，第 971 页)

(二十九日)辰刻，抵新加坡。属宇弥书信四通：一致心美，问所商之事；一致嗣文，道谢程仪；一致荔琴，问沃生回电如何；一致暹罗亲王利云王沙，询其能否相助剿法。晚间与宇弥商往西贡、金边等事。

(同上书上册，第 971 页)

① 张沃生，西贡华商。

② 西米(Sago)，又称西谷米。

③ 不是以亚齐一岛同马六甲相换，而是英、荷通过 1824 年伦敦条约在东南亚划分势力范围后，英国把苏门答腊的明吉连交给荷兰，荷兰把马六甲交给英国。

(六月初一日)决计往西贡一行,买定法公司船票,船名“米江”。午刻登舟,酉初启行。

(同上书上册,第971页)

(六月初十日)辰刻出澜沧江。……酉初抵西贡,进宏泰昌,张沃生属耳曰:“昨日陈金钟有函来,不知何事,君自启观之。”……余启陈函视之,则欲我返新加坡,有至要事相商云云。余闻法事既如此横逆,陈函又似有转机,只得再往新加坡,宇弥亦力为怂恿。

(同上书上册,第975—976页)

(十三日)午正,抵坡,仍寓招商局,与金钟细谈。金钟曰如此如此可以设施,余即以电音禀官保^①,电费虽昂而神速无比,军务倥偬之时,万勿能废此也。

(同上书上册,第976页)

(十四日)早膳后,同金钟评论时事。金曰:“中国如欲整顿边防,缅甸、暹罗二者不可偏废。”……午刻,出拜领事左子兴。谈顷,即邀出游,观英炮台一周,真有形势天然之概。大炮约三十余尊,分列两层。上层子可击五十里,下层子可击二十余里。台中穴土为房,以储火药。门户洞开,兵士皆可由地中往来。台中竖空心铁桅高七八丈,以为升旗之用。桅内有铁梯,梯尽处四围环以铁网,名曰望楼,置上等千里镜,时常以兵士瞭望各国往来船帜,百里之外一览而知。故某国之船未至,而某国之旗已高竖矣。若骤以兵舶乘之,亦无能逃其远

^① 官保,兵部尚书彭玉麟(1816—1890),湖南衡阳人,湘军将领。1883年任兵部尚书,赴广东办防务。

釜。舟未抵岸，而炮已碎其舟矣。西人之扼要守险，吾中华固未能及之者。

子兴又言：“新加坡新开山开垦荒土者，悉皆华人。大半被骗而来，俗谓之猪仔。佣工之苦，惨不忍言。每早卯正起至戌初止，不得稍有休息。或有违者，监工人见之，即杖以木棍。每年毙棍下者殆近千人，吾痛恶之。前年初到时，接有此案，即为行文柔佛斯坦^①（巫来由人谓其王曰斯坦）、英波利士^②（波利士犹中国之州县）请其惩办，而二处率以含糊了之，以故杖者自杖也，毙者自毙也。吾心惻惻，而莫可如何。”余曰：“吾华设立领事，按照和约，凡属华事，自归华官办理，何为展转移文以资轹轳？”曰：“领事之设，约有三等。上者有独断之权，人不得而问焉。中者有会审之权，人不得而欺焉。下者不过遇事调和而已。吾华领事则遇事调和者，人许我听之，不许我亦听之。无独断、会审之权，是以莫可如何。当日订约之时，秉政诸公竟未顾念及此，使小子适逢其厄，不得援手斯民，予怀甚为负疚。”余曰：“君既有此隐恨，何以不达之劫侯^③？”曰：“某前曾具禀，谓不更约，不能行。惟查此辈之来由，皆由厦门、汕头、香港贩载而来。君为粤东人，又办粤东防务，何不面陈地方官榜示通衢，告以猪仔之苦，毋得妄听人言，以遭拐骗。贩猪仔者，许人告讦，严密查拿，似可稍绝来源。”余曰：“昔年已将猪仔拐贩情形沥陈当道，请为严禁，不意此风仍未绝也。

① 斯坦(Sultan)，今译为苏丹。

② 波利士(Police)，意译为警察局。

③ 劫侯，指曾纪泽。曾纪泽，字劼刚，故有此称谓。

余手中无权，何能禁止？意所欲为者，不止此一事也。”相与感叹而别。

（同上书上册，第 977—978 页）

（十五日）陈仲哲备马车邀游柔佛。骏马双驰，雕轮四转，两点钟已抵柔佛境。中阻小江，适万恒成先以小艇相待，渡后即入恒成小憩。柔佛酋前年道经上海时，余曾设宴款洽，今来其部，礼当修谒。使人探之，则已出游他处矣。遂留荔枝二桶，候函一通，托恒成代为致意。绕山一观，归来已暮。

（同上书上册，第 978 页）

（十五日）查新加坡一岛，周方约一百七十华里，本巫来由斯且柔佛所辖。道光间，有英官男爵者，航海东来，道经此岛。见山川秀茂，系泰西轮船往来必经之地，形胜可守，甚欲得之。故向斯且租地，岁纳饷银，设官治事。斯且亡，徙其酋于内地，自此不纳租。极意经营，招徕闽粤人，辟荒锄秽，修平道路，疏浚内江，轮船马车，四通八达。中西商贾，云集于此。三十年来，已成海外一大部落。聚居华民，合坡埠山内，计约二十三、四万人。福建籍居十之七，广东籍居十之三。商贾家资，上者二、三百万，中者五、六十万，下者亦数万。而发逆余党，联盟拜会者亦有数万人。有犯法者，英官拘其会首究之。赤贫无依者，悉入内山开垦。华民之外，有土人，有西洋各国人，有暹罗、缅甸人，要皆不及华人之众。土人名巫来由（一名牧拉由），浑身黧黑，自顶至踵无半寸白肤。男女皆裸体赤脚，腰间围以花布，名曰水幔帷。维男子剃发，多光头，或裹以红白巾。

女子披发或蓬首，或挽髻，维吉宁^① 女子鼻梁穿孔，系以铜环，两耳亦穿三四孔，饰以金银钿花。华民贫者亦多纳土女为室，中国礼教不可得而闻焉。

游玩之所有博物院，有公家花园，有自来水井，宏富美丽，珍奇异巧，莫不各炫其长。其富商自造园亭，若兰生园、恒春园，其结构之工，亦与公家相敌，而其所列之物，间有胜于公家者。园中所植之果，若绿铃、山枣、波罗，皆甘酸而味美，内地橙、梨，无以过之。

英国所设有总督、臬司、知县、兵官各署，有英兵、土兵各房，炮台三，升旗桅二。全坡守兵八百名。自英辟土以来，从无匹夫揭竿为乱者，盖其法制、禁令有足以慑服之矣。驻坡领事凡十五国，署前各竖国帜，华则龙旗招展，黄色飞扬，华民深羨之。

土产燕窝、海参、降香、胡椒、绀蜜，若金、锡亦间有之。进口货税以鸦片、洋酒为大宗，每岁额征银一百二十四万元，全坡制用，胥恃乎此。

该坡天气，四时炎热，去赤道北仅一度二十分（合华里三百零四里），故终年无寒凉之时，着衣不过单夹而已。地虽炎燥，而三四日必沛以甘雨，故树木阴森，花果繁郁，四季不凋，华人称为海外乐土，良不诬也。

柔佛酋本巫来由种类，始居新加坡。道光间，英吉利夺据新加坡，遂率众渡江而北，都于江边，去坡约六十里，名为新山。其地方约三四百里，计有小港七十八处，时有浅水轮船往

① 吉宁人，来自南印度的印度人。

来贩运货物。该处土产以绀蜜、胡椒为大宗。山内辟荒者多粤东人,其数不下十万,土人不过几千而已。其酋新所人税款,烟酒约五十万元,椒蜜约十二万元,合诸杂税,共有百万元。兵刑不设,官职不修,每岁享此巨款,任意遨游,不谓海外竟有无事之君也。

(同上书上册,第 979—980 页)

(十六日)晨起,嘱友觅船回粤。致函金钟,邀其同往。金钟复云:“中法既已开仗,暹罗通商之事,南北洋大臣必无暇谋及,俟两国和议成后,再行来华。”……适仲哲来告,现有英公司船过本坡,专往香港,可速整束行李。余心绪茫茫,百端交集,各友处均不辞行,申刻径行登舟,酉刻启轮。

(同上书上册,第 980 页)

53. 西征纪程^①

(光绪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壬午,船向西南行,入新加坡夹。……加庆二十四年,英吉利人以新加坡为南洋西北门户,因人货于柔佛以购之,立麇肆,开船埠,减货税,以招商旅,西南两洋之估船麇集,渐成闾阖,然其时仅为印度通南洋必出之路。……自同治中,法兰西人沟通红海、地中海之水道,于是泰西商船多北由新加坡,不复迂道于巽他夹^②,而新加坡之垄断,遂为西南洋第一。岛东西七十二里,南北四十里,为方

^① 光绪十一年秋,清朝政府派遣刘瑞芬出使英、俄两国,本文作者邹代钧随行,光绪十二年正月离上海赴英。

^② 巽他夹,指爪哇和苏门答腊之间的巽他海峡(Sunda Strait)。

里者二千三百又七。东西南三面环海,东北隅对柔佛河入海之口,口门有三小岛,东西列。自口门之西有港,绕新加坡岛北,西北去复转而西南,至岛西达海,名曰老港。广约三四里,水深能行巨舰,所以隔岛与柔佛大地相绝也。柔佛王所居,南临老港。英吉利麇肆在岛之南稍东,临海街衢绵亘,自东北至西南约七八里。以麇肆为定,处在赤道北一度十八分,京师偏西十二度三十四分。气候暑甚,而茂林罨霭,海风荡漾,尚不至蕴隆。

民口十五万,华入约十万,为最多。马来隅^①种人二万,余印的亚种人^②一万,余欧罗巴人仅二三千。印的亚种人,上人也。其状貌、知识,略同马来隅种。英吉利置长官驻此,兼辖满刺加、槟榔屿。守兵不满千,有兵官统之。又置刑官。光绪十年,三处进口货值英金二百六十三万二千八百七十二磅,出口货值英金四百六十一万二千四百一十四磅。华人居此者,闽籍居其七,粤籍居其三,多拥厚资为富贾,置产业,传子孙。英人岁税之。其衣冠、语言、礼仪、风俗,尚守华制,惜文教未兴,子弟之聪俊者皆入西塾,通西文,圣经贤传竟不与目。

光绪三年,吾华置领事官治华商事,遥隶于驻英使者。而华领事之权,未能牟于他国领事。以他国领事实兼满刺加、槟榔屿两埠事,华领事则仅及新加坡本埠,且多窒碍。盖华入既多,英人忌华官号令之,故每多阻挠。

① 马来隅,又称马来由,指马来人。

② 印的亚种人,即指印度人。

窃谓权之有无，领事官势难与争。若纠集吾民之富者，谕以大义，劝之出赀，以广义学，置经史有用书，延名师教子弟，使明圣贤大道及古今利弊，然后分别性情所近，遣就西学，以取西人之长。领事官岁时课其勤惰，艺学果精进，或博通时务，学有专门者，均请于上官予以出身。迨人才既众，则尺寸之地虽为英据，而庶富且教之，民皆吾有也。自强之基，胥在于是，何暇与争区区之权哉。且教学之事，必不至启英人之疑，要在有心者为之也。

旋登岸，往游胡氏花园。园为胡植^①所辟，广方数里，亭榭林木均精雅。奇禽异兽，琼花瑶草，多生平所未睹。胡植，广东人，本富商。吾华初置领事官，即以植充之。植死，始易今领事左秉隆也。

游览未遍，以解缆在即，遂疾驰归船。

（邹代钧：《西征纪程》，录自《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第14—15页）

西人地志云，今之满刺加城，明正德四年筑。自建此城，而商务顿衰。四裔年表言，加靖八年，葡萄牙人立埠于满刺加。……乾隆中，荷兰人复夺满刺加于葡人。道光五年，英吉利人以所据苏门答刺岛之邦古连、门多克二埠与荷人易满刺加，而满刺加遂归于英，隶之于新加坡长官。

本埠有议会治其事。地东南界柔佛，西北界沙刺我^②，西北至东南百二十里，东北至西南九十里，为方里者五千五百三

① 胡植，应为胡廉泽。

② 沙刺我，即今之雪兰莪。

十八,民口九万九千。华民多寄寓置田园者。地产金沙、马口铁、稻米、香木、牲畜之类。

(同上书,第16页)

闻吉陇^①产锡。十年前,华人之寓满刺加等处者,利其矿,聚众开采。沙刺我国王阻之,华众与之战胜。英吉利人乘华人之胜,遂置官驻吉陇,以法部勒华人。华人安之,而矿业亦盛。……沙刺我本自主部落,光绪元年,以吉陇之役,沙刺我亦属于英吉利矣。其山水清佳,土产亦富,疆域为方里者二万五千,而民口不满五万,故内地悉为旷野。

(同上书,第16页)

卑力^②本自主部落,疆域为方里者六万六千七百又五,民口十三万。土地肥沃多山,产锡及金刚石。光绪初,华人往采锡矿,英吉利人亦为之置官,如吉陇,而卑力亦役属于英,如沙刺我焉。

(同上书,第16页)

海中有岛曰槟榔屿,旧皆吉德^③国地。乾隆五十年,英人取槟榔屿。加庆五年,英人复取威勒斯勒^④,置议会治之,而隶于新加坡长官。疆域为方里者八百九十六,民口六万二千,多华民。其商业与新加坡略等。土肥饶,林木茂密,产丁香、加非、百果,民多煮果为糖。会城曰朝治敦^⑤,在槟榔屿之

① 吉陇,即今马来西亚的吉隆坡(Kuala Lumpur)。

② 卑力,即霹雳。

③ 吉德,即吉打。

④ 威勒斯勒(Wellesley),今译威斯利。

⑤ 朝治敦(George Town),今译乔治市。

东,临海夹。

威勒斯勒东与北皆吉德地。吉德为暹罗藩部,东当巴坦尼^①,其会城南至威勒斯勒境约二百里。凡此皆马来隅夹西岸部落。

彭亨、柔佛、沙刺我、卑力四国中倚山,东西南临海,壤地均为上腴,物产丰盈,西人名其地为奥非亚,译言物产极多也。……四国旧本自主,然溺于佛、回之教,虽据可富可强之土地,而无聪明奇杰之上为之振兴,沉沦委靡,几何不底于灭亡也。沙、卑两部已明属于英吉利,彭、柔亦暗托英之宇下。虽各有君长,衣租食税而已。

(同上书,第16—17页)

54. 三洲日记^②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查岛委员禀言,查过新架波,华人约五十余万,槟榔屿亦如之,且华人产业几占十分之二。新架波领事,华人出进口绝不关白,槟榔屿各岛又不兼顾,宜设副领事于槟榔屿。云此为刘芝使^③所辖,未便越俎,意粤督必有经纬也。即批复之。

(张荫桓:《三洲日记》卷二,
光绪丙午上海石印本,第81页)

① 巴坦尼(Patani),今译北大年。

② 《三洲日记》的作者张荫桓(1837—1900),广东南海人,1885年出使美国、西班牙和秘鲁,至1890年才回国。在他的《三洲日记》中,记述了不少有关毛荣和、余瑞前往东南亚各地访查华民商务的情况。文中称王、余为查岛委员。

③ 刘芝使,指当时中国驻英使臣刘瑞芬(芝田)。

(光绪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壬子,晴。英署寄到新架坡设领事案。郭筠仙给英外部照会,谓中国遣使与设领事亦条约所不载,既能遣使,即能派领事。英外部回文乃援据条约以答。及胡璇洋病歿,曾劾侯派苏滢清代办领事,英辅政司不认,几烦辩论而定。至英属各岛,则并不允派矣。

(同上书卷五,第14页)

(光绪十四年正月)初九日,辛酉,雨。王荣和、余璠查岛之役未竣,复为北般鸟^①之行。香港无径达该岛之船,须绕越新架坡附轮前往。客冬十月初五日自粤起程,十一日由港搭船,十七日至新架坡小住,二十八日附丰安轮船,十一月初二日抵般鸟所属拉浦湾埠^②。初三日午后展轮,初五日抵山打根埠^③,该省总督燃炮示敬。又华人甲必丹冯明珊及华商金永发等二十余人皆接晤。

该岛华人不过数百,散处山内佣工者千余,土产如坚木、冰片、沙藤、树胶,觅得金矿,惜未广辟榛芜,矿业不畅。该岛之政,则设立赌税,进口盐税,每担二元,自来火柴每箱二十八元。又香港无船往来,均与华人不便。然山打根岛通商仅六年,且有瘴气,人山华人多脚患,又为工头苛虐,病亦不准出山医调,良可悯恻。其拉浦湾埠则华人与土人互市已五十余年,道光二十八年,英人得此地于文莱^④,岛主遂将拉浦湾内外三十迈全割隶英属,英设官经理。该埠有华人五六百名,华商南

① 北般鸟,即北婆罗洲,又称北加里曼丹。

② 拉浦湾埠(Labuan),在文莱湾外,亦译为纳闽。

③ 山打根埠(Sandakan)。

④ 文莱(Brunei)。

发祥等数家,生意未甚兴盛。土产西谷米、冰片、树胶,煤炭尤盛。华人居此尚无苛刻情形。王荣和、余璠遂将山打根弊政告之,英督允为删除,不悉言行果符否。其所立授地新章,刊刻告示者已见于港报。又查得前年华人公司购地一千五百希罗,每希罗约地五亩,纸规三元,共规费四千余元,仅付三分之一,函请英督展缓,并恳专设轮船至港。英国已知照轮船公司二处,允以越年举办,惟每船须华人认定载货水脚津贴若干,刻未定议云。王、余会禀之词如此,所谓华人购地公司,或即沙峇公司否。王荣和、余璠查竣后,复至新架坡,前往暹罗。冬令风严,候船待发,应有续报。惟英属岛除新架坡外,不能设领事,徒知民艰,无缘保护,殊增焦烦。

(同上书卷五,第46—47页)

(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一日)查岛委员王荣和、余璠会禀,客腊初六日自新架坡附太古轮船,初十日行抵暹罗。

(同上书卷六,第43页)

(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初四日,丙午,雨。舟行马离港,水势较平。西曰帝离岛,荷兰属。东则暹罗与英属也。地产锡甚佳,华人营生于此颇众。气候殊恶,易生疟疾。

初五日,丁未,晴。未正,人星驾坡口。两岸极狭,而不能自守,可惜也。英人所置暗炮台,若无所见。曾为俄人图其要妙,至今遂不准外人往观,备敌之意深矣。船主为悬国旗,其岸上公司望楼亦悬旗相答,尖角旧式。三点钟登岸,车行里许,遇衣冠来迓者,知为领事左子兴,闻刘芝使先已函告矣。热甚,偕参赞各员同至华人酒肆小憩。电达广东省城毕,即访领事署。胡璇泽之子心泉导往,遂同游胡氏园。结构平平,惟

池荷叶圆径五六尺。又并头猪,皆异种也。荷叶轻浮水面,花则重台高瓣,亦不见茎。主人以莲米赠子豫回粤试种,不知迁地能良否。并头猪,略如小兔,用药水浸灌,以玻璃瓶储之。镫(灯)后,子兴约饮酒肆,复回领事署。子兴谈曾劾侯前办俄约,劾者纷然,其棘手甚于余之办美约。劾侯深谋远虑,尚复如是,诚出意外。一点钟,子兴送余回船,又赠干荔枝、吕宋烟卷。星驾坡终岁衣葛。镫后,疾风暴雨,几以为倒。雨后仍闷热。奉使各国,无冬夏均暖帽,边沿或呢或羽纱,略如行营式。惟星驾坡则葛纱袍褂,万丝冠。

初六日,戊申,晴。自渡星驾坡口,西人名为中国海,意必曾属中国。外洋岛屿,记载逸之耳。泰西船主,以能走此水者为好手,风雾靡常,又多礁石也。早六点钟启碇,船略北行,气候仍热。多见小岛,均不知名。华人旅居星驾坡,约六七十万,皆闽粤籍。会馆颇多,坟墓碑识,却不忘本,惟人品不一。地方官幸禁赌,而售鸦片者,月饷仍十一万金。本巫来由土地,亦有回回教堂。其岛主极能和众,厚结英廷,岁往伦敦一次。英不夺其自主之权,而要以若与他国立约,须先关白。

初七日,己酉,晴。午后暴雨,虹见。为函谢左子兴,并寄一诗。夜,两点钟,入西贡口,有山踞口门,颇奇耸。

(同上书卷八,第 88—89 页)

55. 张文襄公全集

派员周历南洋各埠筹议保护折

光绪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奏为派员访查南洋华民商务情形,拟在小吕宋先设总领事以资保护,并筹计一切经费,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光绪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遵旨会同出使大臣张荫桓具奏筹议外洋各埠捐船护商情形,当经奏派总兵衔两江尽先副将王荣和、盐运使衔候选知府余瑞先赴南洋有名诸岛详慎周历,飭将设官、造船两事一并密加商度,以凭筹定切实办法等因,奉旨:该衙门知道,钦此。当经总理衙门电致驻英、荷、日使臣,转告该国外部去后,该委员王荣和等于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由粤起程,先后往查各岛埠情形,均经随时禀报,颇为详悉。本年七月,各回粤东。臣复面加考询,大抵设立领事一节,事甚切要,势亦可行,谨撮其大要,为我皇太后、皇上陈之。

查该委员等所历南洋计二十余埠。先至小吕宋,为日斯巴尼亚国属。次新加坡,次麻六甲,次槟榔屿,次仰江,皆英国属。……

其抵新加坡也,与原设领事左秉隆往见坡督,各官礼意尚洽。该处华民十五万人,富甲各处。除衙舍公产外,所有实业,华人居其八,洋人仅得其二。每年往来华工又最多,英设华民政务司专理其事。立法尚称公允,惟不向中国领事衙门报名,情意既不联络,而目击招工客馆作奸欺瞒,无从禁止,亦失保护之旨。似应并由中国领事官稽查,以重事权而免流弊。

至麻六甲、檳榔嶼两处，与新加坡相连，华商居多，生意繁盛。又附属石郎阿国之吉隆埠^①、卑力国之罇埠^②，均尚知保护华工，华人开采锡矿者十余万众，富至百万者数人，服饰礼仪一如故乡，无所改换。檳榔嶼一埠，人才聪敏，为诸埠之冠，宜添设副领事一员，与驻坡领事相助为理，益可以收后效。……

臣查委员王荣和等于役南洋海程五万余里，各埠商民睹汉官之威仪，仰尧天之覆帔，莫不欢呼迎谒，感颂皇仁，其恳求保护之情，极为迫切。查出洋华民数逾百万，中国生齿日繁，借此消纳不少。近年各国渐知妒忌，苛虐驱迫，接踵效尤。若海上不安其居，即归内地。沿海骤增此无数游民，何处以之。故保护之举，实所以弭近忧，而非以勤远略也。倘蒙朝廷设立领事，加以抚循，则人心自然固结，为南洋之无形保障，所益匪浅。该委员所到之处，各该国洋官款接照料，礼意甚优，英属尤为周至。商及保护等事，亦俱和平承允。其议设领事一节，英属最为欣然，力劝速办，俾资约束。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十六，1920年刊本，第2—5页）

56. 中外述游

抵新加坡，居然巨埠也。其地平衍，沃野数百里，物产厚腴，无崇山峻岭之蔽，阡陌罗列，洋夏分处。居停主人陈之祥

① 石郎阿，即雪兰莪。吉隆埠，一说为吉隆坡（Kuala Lumpur）；一说为巴生港（Klang Port）。

② 罇埠，即怡保（Ipoh）。

亦华商杰出者，饮余于果园，识刘、沈诸君，迭相为主，他乡萍水乐，逞情亲可感也。又导游公家花园，园基广阔五十余里，亭台延蔓，池沼纠回，狨狨翔翔之群，羣尾弥毛于其中，变怪诞育种浸以繁，水气之精敷润卉草，异蕾奇葩吐泄，天地之青蘊纷纶，虺纒为葩，经所未载，多不可指以名，诗人卫铸生、叶季允所谓怪生者也。先余来游乐而不忍去，晤言宴笑，并以诗扇相赠，贻情尤挚。季允为余言，此地为南洋门户，中外分疆，华洋所走集，华人之商于是者，数有加于暹埠。其间奸民猾盗，债帅重犯，均倚以为遁逃藪泽。恒见有中国要犯潜逸出洋，掉臂游行于叻市，昂昂项领，无复有所顾忌。类聚日众，竟僥然法网之外。而华人之与华洋经纪者，又恒有侵蚀亏负，动至数十万。轻身逃逸，匿迹外埠，抑或竟归中国，洋商亦遂无如之何，此一事也。若竟置之弗问，则戢好惩狡之权终缺。然而疏漏是纵，枭獍而食人，任鬼蜮之害物也。国法安在，公道安在？若中国能照会英廷，于新加坡地方增设会捕一条，各交其地方领事官主政，遇有逃犯至此，中外会缉到案，讯鞫惩处，以警后尤。

中朝领事官为左子兴，都转倜傥，有大才，居此不得展，郁郁非其志，故自号为炎洲冷宦。多学工诗，曾一识其风范。

暹罗领事官陈君名金钟，闽人也。开物成务，才力粲粲，虽未听其言论，人皆道其抱负甚阔，啧啧不能已。以华人为暹主倚任，非豪杰，其孰能之。

英副领事白君，叻呼为船头官者也。遇事持正不徇情，近岁以来，华、叻相安于无事，赖君之力为多。

中国奸徒贩猪崽至埠，君躬登舟查察，严钩深摘，隐物莫

能遁。用是拯拔苦难民无数计，华人德之至深。猪崽者，猾盗百计赚乡愚入其牢笼。其甚者，则劫之于途，掠其身，驱之外洋，转相鬻售以为利，不顾人生死者也。洁邪慝以保善良，无畛域之见存乎其间，非难能而可贵者欤。

埠市环列，火车、水轮载珍赆以来，缤缤扰扰，诸埠人错处群居，种族杂糅，颜貌黧黯不似人。其富者能贷人以资，则额横勒白者三，以自表异，见者知其为富翁，奇观哉。倘考其名而周记之，亦海角异录也。昔余止作平原十日留，匆匆不暇备观。仅得驾彼骐驎轮驰于辐辏之场，但见杂色怪形，眩人眸瞬而已。时维十月，北风已雄，洪涛怒兴，砰崖转岸。登舟出口，起伏升沉，一以任之于天。转觉蹉跌，震憾中能增长无穷魄力也。雷轰既停，下碇香海。岭梅开遍，岁又将残。客亿江南，兴阑遂返^①。

（田嵩岳：《中外述游》，录自《小方壶斋
輿地丛钞》第九帙，第344—345页）

57. 出使美日秘日记

（光绪十六年二月初一日）闻新加坡埃白金矿出金甚旺，曾以矿石三百五十吨炼之，得金八百七十两云。

因以每吨一千六百斤乘之，为五十六万斤，再以八百七十两析之，为矿石六百四十斤零得金一两。尚不如奉天之金矿、台湾之金沙也。

（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日记》卷二，

^① 据该书前半部所记，作者抵新加坡时间为光绪十五年（1889）九月。

黄山书社 1988 年版,第 80—81 页)

(光绪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新加坡来电云:现尔埃白金矿以三百五十吨矿石化场,获净金八百七十两。核之,每吨计得金二两五钱云。

(同上书卷四,第 159 页)

(光绪十七年正月十三日)俄太子奉俄王之命,亲带兵舰四艘,由欧洲展轮,游新金山、新加坡、西贡,以至中国各通商口岸,以广见识。冬初可抵沪矣。

(同上书卷六,第 232 页)

(光绪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广东自铸银钱,近日流通渐广,有运至新加坡者,商民均以为便,入市日多。新加坡总督遂立例禁止,自本年始不准行用云。

因观此而可证通用银钱之得利也。中国行用墨西哥国银钱近八十年,中国利源漏卮入外国者,盖数千万矣。因尝言之,或不信也。试以此证之,非能夺他国之利,新加坡何以禁其通行哉?

(同上书卷一〇,第 409 页)

(光绪十九年五月初一日)闻英国以麻六甲国杀毙英人一名,勒令赔恤。麻六甲国主久未照复,英人将下“哀的美敦书”,限以二日不复,则用兵云^①。

因查麻六甲为亚洲南洋小国,华人流寓甚多,久已归英保

^① 当时在马来半岛已经不存在什么麻六甲国主。据霍尔《东南亚史》载,1888年,在彭亨的一名中国血统的英国臣民被谋杀,英国趁机施加压力,迫使彭亨苏丹接受一名英国驻扎官。

护矣。……麻六甲已归英保护，英之灭之，如发蒙振落，列为属地，则与印度治法相同。

(同上书卷一五，第 620—621 页)

58. 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①

(光绪十六年庚寅正月)二十二日记，丑正到新加坡停轮候潮。卯正进口，泊码头。在赤道北一度二十分，北京西十二度三十八分。自昨日午正至此，行二百海里，距西贡六百三十七海里。领事官、盐运使銜、分省知府左秉隆子兴，率其侄、随员、即选知县左棠树南来谒，御亮纱袍褂，纬帽、翎扇，据云终岁衣服如此。左君在此为领事九年，精明干练，熟谙洋语，与英官皆浹洽，办事颇称稳愜，盖领事中之出色者。巳初，以马车迎余及参随各员，登岸行四五里，到领事府宴叙。午正，余率领事及翻译那华祝，往拜英巡抚施密司^②。未刻，施君带一武员来领事府答拜。施君在广东多年，熟悉中国之事，人亦练达，颇致殷勤，云须于出口时声炮相送。有顷辞去。

英国官制，驻香港、新加坡等处者，谓之“拿物纳”^③，犹中国巡抚也。驻印度者，曰“拿物纳萃乃兰”^④，犹中国总督也。巡抚管理新加坡、槟榔屿、麻六甲全境，其下有按察司、辅政司管理民事。水陆兵房二所，约有兵丁三千。有机器厂大小五

① 《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的作者薛福成(1838—1894)，江苏无锡人，1890年至1894年任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大臣，出使前往英国途中，经过新加坡。

② 英巡抚施密司，即海峡殖民地总督 Cecil Clementi Smith。

③ 拿物纳，Governor 的音译，意为总督。

④ 拿物纳萃乃兰，Governor - General 的音译。

所。书院三所，而中国亦有一所，曰“萃英书院”者，商人陈金钟所创也。设领事于此者，凡十六国。中、法、荷、意、德、美、日本、西班牙八国，系特派；俄、奥、比、葡、瑞典、挪威、巴西、暹罗八国，系商人兼充。

新加坡南北十四洋里，东西倍之。旧名“息力”，本柔佛国地。加庆二十三年，英以兵船夺据之，其王退居近岛。今国王颇有能名，通英、法语言文字，善于酬应，常游欧洲，广交英国名公巨卿及各国领事，所以英不废之，认为自主之国。然与他国交涉，仍须听英之命。英人不税进出口货物，以示招徕，由是商舶云集。十五六年前，华民居此者八九万，今则十五六万矣。此间人民最杂，约有十数种，如闽、粤、琼州、加应州、印度暨噶罗巴所辖诸岛如西里百^①、爪哇（今亦称爪华）、吉宁^②，言语格不相入。除华民外，巫来由族及印度人约有十万，英人三千。巫来由，土著，最旧，其人黧黑，蠢陋如鹿豕，男女同蓄发，赤足，腰短裤而披红袱，右鼻孔恒穿一铜环，耳轮则穿六七；负物皆以顶戴，无肩荷者。运重以双牛挽车。

英人于山南山北皆设兵房，炮台因山叠垒，绝居形胜。今只抽洋药税、酒税，每月可得八十五万元。贸易之盛，岁值至千余万元。土产锡、铅、蔗糖、槟榔、胡椒、椰子、沙藤、紫菜、甘蜜（《瀛涯胜览》谓之甘沥，即槟榔膏，用人药品）、犀角、象牙、降香、苏木、江珧柱、燕窝、翠羽、螺蚌、文贝之属。不生五谷、

① 西里百，又称西里伯斯（Celebes），即今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Sulawesi）岛。

② 吉宁人，来自印度的羯陵伽（Kalinga）人。

棉花,俱由他埠运来。地气极旺,最宜养生,为南洋群岛之冠。余偕子兴等往游胡家花园,前领事黄埔胡璇泽故园也。园中多蓄珍禽异物,郭侍郎《使西纪程》已略志之,故不复赘。

新加坡、麻六甲、檳榔屿全境,英总名“司曲来脱舍脱门此”^①。“司曲来脱”,译言海峡;“舍脱门此”,译言埠也。各国领事皆兼三埠,中国则专司新加坡事,缘设领事之初,忘叙及两埠。然麻六甲、檳榔屿华人有事,亦有来告领事者,但与英官辩论,较多周折耳。此事当俟机会更正之。

英巡抚近奉本国政府檄,以新加坡出款浮于入款,欲筹养兵之费,俾商民任四之三,本国任四之一。巡抚举华商之公正者为董事,福建五人,广州二人,潮州四人,琼州一人,欲令商办筹饷事,闻商民尚未允也。

闽商、候选道兼暹罗领事官陈金钟来谒。金钟字吟音,原籍海澄,居新加坡数世矣。以商致富数百万金,其祖若父并受暹罗显职。金钟颇疏财好义,即创萃英书院者也。丁丑晋賑^②,捐银十余万,系丁雨生^③中丞派人来劝者。及左文襄公^④劝办海防,复捐万金。年六十余,有十子,尚中国衣冠,惟言语不通,须用人传话。自称不忘中国,日后有事,极愿效力,余颇奖励之,以备他日之用。

西初一刻启碇,炮台相距较远,遥望见冒白烟,风又不顺,谛听似有卜数声。是日,晴,午后雨即止。寒暑表九十二度。

① 司曲来脱舍脱门此,即 Straits Settlements 的音译,今译作海峡殖民地。

② 丁丑年(1877)山西灾荒,各界捐款賑灾。

③ 丁雨生,即丁日昌。

④ 左文襄公,指左宗棠。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卷一,
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79—81 页)

二十三日记,晨雨,旋晴,风微,舟平。寒暑表八十六度。自展轮至今日午正,行二百六十二海里,在赤道北三度二十九分,北京西十六度十五分(巴黎东九十七度五十四分)。舟向西北,过麻六甲海峡,盖右麻六甲而左苏门答腊也。水现淡蓝兼黄色。

(同上书卷一,第 81 页)

二十五日记,……余与同人谈及,昨所经之香港、新加坡等埠,五六十年前皆荒岛也。洋人借经营商务,僻荒岛为巨埠,而英人尤擅能事,以英人于商务最精也。当缔造之初,必审其地为水陆要冲,又有泊船避风之澳,有险要可以扼守,有平地可以建屋,于是招致商民,创辟市廛。未几,而街衢、桥梁、闾阊、园林无不毕具;又未几,而电线、铁路、炮台、船坞无不毕具;浸至商税之旺,民物之殷,辄以中国之上海、汉口相颉颃。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此其理为从前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而外洋创此规模,实有可操之券,不能执中国“崇本抑末”之旧说以难之。

(同上书卷一,第 82—83 页)

(六月)二十二日记,查旧卷,光绪十二年六月准两广总督张芎帅咨开:南洋各埠华民商务情形,现经奏派记名总兵王荣

和,内阁待读、候选知府余璿,前往小吕宋、苏禄、衣琅^①、禄奈^②、新加坡、麻六甲、槟榔屿、仰江、卑力、新金山、雪梨^③、噶罗巴、泗里末^④、三宝瓏、般鸟、西贡等处,访查体察,详细禀陈等因。兹将王、余二委员先后所禀闻见实情,摘录如左:

新加坡铺户房屋田园,足称饶富。除英官衙廨公产外,华人实业八成,洋人不过二成。闽省漳泉帮贸易甚大,粤省潮帮次之,广帮又次之,通埠华众有卡五万人。近年英设华民政务司,专理出入华工事宜,定章尚称公允。而华人招工客馆,作奸欺骗之事尚难杜绝。由此西北至麻六甲,轮船十二点钟海程,又至槟榔屿,轮船三十六点钟海程。三埠相连,华人商业房产居多。槟榔屿繁盛足与新加坡相埒,麻六甲生意不多,不过商人住宅田园而已。十一年前,附英之巫来由种,如石郎阿国之吉垅埠,卑力因之罇律埠^⑤,华工采锡矿者十余万。因其国王贪诈,屡启战争,被华众削平土地。英官人而代之,拔山通道,保护华人,征收锡、烟、酒税,华工均利赖之。今吉垅、罇律等埠,商务亦与三埠相表里。至屿埠巨贾甚多,兼通仰江米货生意。就近各小埠物产,亦皆汇集于此,即坡埠市面亦听屿埠号商信息也。罇律埠锡矿甚旺,开矿华人约有三万,而属粤人郑贵者,三分之一。

(同上书卷三,第 175—176 页)

① 衣琅,可能指菲律宾的怡朗(Iloilo),今又译作伊洛伊洛。

② 禄奈,今地不详。

③ 雪梨(Sydney),今译悉尼。

④ 泗里末,又称泗水,今爪哇的苏腊巴亚(Surabaya)。

⑤ 罇律埠,又称罇埠,指怡保。

八月十一日记,总理衙门五月十四日咨开:

准北洋大臣咨,据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文称:“去冬奉令巡洋,抵新加坡各岛,目击流寓华民,交涉懋迁尚称安谧。惟未设领事之处,多受洋人欺凌剥削,环求保护,未便壅不以闻。查新加坡附近英属各岛,曰檳榔屿,曰麻六甲,曰柔佛,曰芙蓉^①,曰石兰莪^②(即石郎阿国),曰白蜡(即卑力国),华商亦颇繁多。新加坡领事既无兼管各埠明文,亦遂无遥制各埠权势。拟请以新加坡领事改为总领事,其余各岛,设立副领事一员,即以华民公正殷实者摄之,统辖于总领事。每年经费若干,由总领事查明,撙节议章禀办,仰祈咨商核办。”等因。本衙门查外洋各属境添设领事,均须先与彼国外部商定,核给准照,方能次第筹议。相应摘叙原文,咨行贵大臣酌度情形,试与英国外部商议。如能办到,实于华民有裨。须至咨者。

(同上书卷四,第213—214页)

十二日记,余查中国从前与各国订立和约,但有彼在中国设领事之语,而无我在外洋设领事之文,盖因未悉洋情,受彼欺蒙。郭前大臣初设新加坡领事时,与英国外部文牒往来,互相辩诘,殊费周折。

(同上书卷四,第214页)

十六日记,余与参赞马清臣^③,赴外部探问南洋各岛设领事官之事。……清臣晤外部侍郎山特生,问前送照会,英廷之

① 芙蓉(Seremban),为森美兰州首府。

② 石兰莪,即雪兰莪。

③ 马清臣,即英人参赞马格里。

意云何？……山特生曰：“中国风气初开，恐为领事官者，不自知其职守，有侵权越分之举，实于两国均无裨益。”清臣曰：“新加坡领事左秉隆，初到埠时与英国官员不甚浹洽，今则熟习华洋情事，办理恰如分量，远近均无间言。”

（同上书卷四，第 217—218 页）

二十七日记，英属新加坡炮台，因山建筑，有外斜坡以护垒墙，避敌弹之击。垒墙与外斜坡皆用泥土，不用三合土，始可任击不坏。与中国沿海各炮台以三合土作太平面之墙显露于外者不同，此法，沪局所译之书已详言之。英台规模极大，墙有三重，台内兵房宽敞精洁，火药库七八座，军械库数座，共费银三十余万两，此旧台也。光绪五六年间，又于西面添建新台。其工程更巨更坚，凡四五年面后藏事，共用经费银七八十万两云。

（同上书卷四，第 222 页）

（十月）初七日记，新加坡领事左秉隆称：南洋英属各地，除香港、仰光、萨拉瓦^①、北慕娘^②、纳闽^③、文莱暨澳大利亚各埠暂置不论外，其归新加坡巡抚统辖者，若槟榔屿、麻六甲，皆全属英者也；若白蜡、石兰莪、芙蓉、彭亨皆归英保护者也；柔佛，名为自主之国，实阴受英约束者也。其距新加坡道里，柔佛不及一迈^④，麻六甲约一百十迈，芙蓉一百六十迈，石兰莪二百三十迈，白蜡三百二十迈，槟榔屿三百八十迈，彭亨二百

① 萨拉瓦(Sarawak)，又译作沙捞越。

② 北慕娘(North Borneo)，又称北婆罗洲或沙巴，位于加里曼丹岛北部。

③ 纳闽(Labuan)，又译作拉布安。

④ 迈(mile)，一迈即一英里。

近。各处华民之数，新加坡约十四万，槟榔屿及其附近属地共约十万，麻六甲约三万，白蜡约八万，石兰莪约十一万，芙蓉、彭亨各约二万，柔佛约十万，通共约六十万人。如欲设官统辖，宜先与英外部议，请以新加坡领事为新加坡、槟榔屿、麻六甲暨其附近保护诸国之总领事，并准其酌派领事或副领事等官。大约槟榔屿、麻六甲应作一起办法，白蜡、石兰莪、芙蓉应作一起办法，柔佛作一起办法，彭亨新归英国保护，生理尚不甚旺，似可从缓。檳埠宜派正领事，麻埠可派副领事。至白蜡等国，半属英国，半属土酋，须两国允准，方能派员。该国各有华商一人充当甲必丹，既为华民素所仰望，如飭兼充领事，或可允从。

（同上书卷四，第 239—240 页）

（十月）二十日记，余问马清臣，外部照会^①所称，“间有审量地方情形之处，不能照给文凭者”，是否指香港、新金山而言？清臣谓专指新金山言之，香港已在允许之列。余乃照复外部，称其办事之公道。且告以：“中国应派之领事官首在香港及新加坡附近之地，今已选得二员候总理衙门核定。此二员者，历练有识，持己谨严，接物和平，允堪胜任。驻香港者，拟调新加坡领事左秉隆任之。驻新加坡者，拟派使署二等参赞黄遵宪任之，非仅为新加坡一处之领事官，并为槟榔屿、麻六甲及附近各处之总领事官。其槟榔屿各处，有应选派副领

^① 十月十九日，薛福成接到英国外交大臣沙力斯伯里的照会说：“英廷愿给文凭与中国所派之领事官，如给与外洋各友邦之领事官同样办理。”英国政府同意清朝政府向英国属地派驻领事，英国外交部的照会是 1890 年 11 月 29 日发出的。

事者，俟审定后再当奉闻。”越数日，外部照会称已领悉，并无异言，此事大局遂定矣。

(同上书卷四，第246—247页)

十二月丙申朔记，英国新加坡附近各岛，于光绪十一年定其总名曰海门。凡海门所统辖之地，曰新加坡岛，曰麻六甲省与城，麻六甲即明史满刺加国也；曰丹定斯群岛^①，曰槟榔屿，曰威利司雷省^②暨其属部，曰科科斯群岛^③（内分二十小岛）。以上各地，共有四十二万三千余人，内有华民十七万四千三百二十七名。其归海门保护各邦曰白蜡，共十一万人，内华民六万余；曰石兰莪，共四万六千余人，内华民二万八千；曰松盖芙蓉^④，共一万四千余人，内华民一万。此皆五年前之民数也。

(同上书卷五，第270页)

十五日记，新加坡《太晤士日报》云，荷兰领事开列华人先为佣于坡埠，而后就鬻于别埠者之总数，前年共有十六万四千余人，去年共约十五万人。所以较少于前年者，缘近日荷兰驻华之领事知会华官，准由汕头装载华佣直往日里埠，不必如前者到坡之后而始折往也。由斯以观，荷兰南洋各岛之不能不招华佣明矣。抑闻荷人苛待华工，甚于英、法等国，华人往往不得其所，且迫之人籍，所以多去而少还。而荷人之不愿中国

① 丹定斯群岛，即马来西亚的天定(Dindings)群岛。

② 威利司雷，Wellesley的音译，今译威斯利。

③ 科科斯群岛(Cocos)，位于巽他海峡西南海上，即今澳大利亚的可可群岛。

④ 松盖芙蓉(Sungai Ujong)，今马来西亚森美兰州的一个部分。

设领事官者,亦实由此。然领事之设,实为要着。倘彼不允我设领事,我亦不准彼招工,彼断无不就范之理。若但用文牒往商,口舌辩论,殆无益也。

(同上书卷五,第 274 页)

(二十四日记)道光四年(西一千八百二十四年),英人据新加坡,明年据麻刺甲。^①

(同上书卷五,第 282 页)

(二十六日记)暹罗今为自主之国,南掌亦归附之。麻刺甲之地,有数小国,亦为自主。其余或为暹罗属国,或为英国属部。兹收法人所表地面大小、民族多寡,摘其大略。法之量地,皆以启罗见方里数起算。……麻刺甲自主各地(括柔佛、彭亨诸小国言之)八万一千五百方里,三十万人;麻刺甲英属各地(括新加坡、槟榔屿等言之)三千七千方里,四十万人。

(同上书卷五,第 285 页)

(光绪十七年四月)十二日记,英国稽核南洋各岛民数:麻六甲八万五千余人,槟榔屿二十二万八千五百余人,白蜡十七万五千人,惟内有五千人系在乡间居住。新加坡十八万四千五百余人。追溯前十年,男妇仅有十三万九千余人,前二十年仅有九万七千余人。

(同上书续刻卷一,第 366 页)

(光绪十七年五月)甲子朔记,石兰莪,亦曰吉隆,去年核计民数,西人、巫来由人、华人、印度人、杂种人,共男女八万一千四百有奇,内华人五万一千一百名。白蜡民数二十一万四

^① 英国殖民者在 1819 年侵占新加坡;1824 年从荷兰手中得到了马六甲。

千七百有奇,内华人九万四千四百有奇。又统新加坡、槟榔屿、麻六甲三府民数,男女共五十万二千有奇。

(同上书续刻卷一,第 374—375 页)

(光绪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记,白蜡,即卑力国也。去年所收税课,共洋银二百五十万元,支费共二百四十四万七千九百余元。

(同上书续刻卷一,第 394 页)

(光绪十七年八月)壬辰朔记,余前与英外部商定,香港设领事,新加坡领事改为总领事官,于正月间具折陈奏。奉旨交总理衙门议奏。会有沮之者,总理衙门遂久搁不复。而外部亦乘机稍有翻异,谓香港领事先给试办一年准照,如不侵英官之权,不违华民之意,即可换给常年准照。而沮之者因得益以为辞,欲罢此事。余屡发电争之,相持未决。至是,适因新加坡领事左秉隆,以亲老多病,告假回籍。左即拟调香港领事者也,余乃为调停之法,电致总理衙门云,拟暂缓港事,请先议准新加坡总领事,并发凭,以便请外部给准照。此事关系南洋全局,亦不牵涉他事,且为英待中国与外国一律之据,似应受之。旋接回电云,“新加坡总领事已奏准,以黄遵宪^①充补。香港领事暂缓,可告以一年之议未愆,看其答复如何,再由尊处请旨”。

(同上书续刻卷二,第 409—410 页)

(光绪十七年八月)十七日记,南洋群岛中有白蜡者,一名

^① 黄遵宪(1848—1905),广东加应州(今梅州市)人。1880年任驻日使馆参赞,1882年至1885年为驻旧金山总领事,1891年至1894年为驻新加坡总领事。

卑力国,又译作霹雳。近接槟榔屿,由屿对岸陆路可通。绵亘数百里。层峦叠峰,向为巫来由(一作穆拉油)人所居,洪荒初辟。近属于英。同治间,华佣始来采锡,苗旺产多,英人设关征税,岁得数十万金。通岛分大白蜡、小白蜡,二境以一河为界。草创之初,民多茅舍,今始有灰泥版筑者。土产槟榔、椰、山竹、榴连、婆罗诸果。此岛产锡最多,惟彭亨兼产金,白蜡亦偶产翡翠玉石。土番无部落,不相统属。间有强者,亦自君其地,不能兼辖他境。其地无官无兵,故其酋与民无所区别。性悍戾好斗,亦常劫杀过客。英人得白蜡后,虽有轮船往来,不能驶入内河,近拟造车路以便行旅。

(同上书续刻卷二,第417—418页)

(光绪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记,马来斯之地(马来斯一作巫来由),印度佛经称为“苏佛尔那波米”,译言金地^①,盖佛教来此最先也。宋宁宗庆元六年,暹罗人至其北面,同时苏门答腊之马来斯人亦至其南面。其地以麻刺甲一城为最古,故称全境曰麻刺甲。而兵政商务所荟萃之处,则在新加坡。新加坡译言狮子城,在马来斯土股极南,与柔佛隔一萨赖当博罗海峡^②,亦称旧峡,屹然为南洋重地。地据两大洋中间,又在土股尽处,遂成印度极东总汇之所。光绪十一年,英政府联合新加坡附近各地,定其名曰海门属部,而设一总督以统辖之^③。

① 《本生经》以及《罗摩衍那》都出现过苏佛尔那波米(Suvarnabhumi)这一地名,意为黄金地,黄金半岛。

② 萨赖当博罗海峡(Selat Tebrau),又称柔佛海峡(Straits of Johore)。

③ 英国把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三地合并为海峡殖民地,是在1826年,而不是在光绪十一年(1885)。

先是,明正德六年,葡萄牙人始据麻刺甲,其时号称极盛,为泰西人极东最大商埠。崇祯十四年,荷兰人夺之。本朝乾隆五十年,英人从吉德购得槟榔屿。道光四年,与荷兰立约,以苏门答腊之万古累^①易麻刺甲。而新加坡一岛,则加庆二十三年向柔佛购得之。此岛当中国海、印度洋之冲,为诸海国之中市。英人据以通商屯兵,称天下要口。盖百年之间,垦辟经营,几全有马来斯之地矣。

二十八日记,马来斯即巫来由之转音。南洋之人,多巫来由种也,因以名其地焉。实即《梁书·海南诸夷传》所称“扶南海崎上之顿逊国”。《元史·外夷传》所称之“麻里予儿国”。按:曲岸曰崎,泰西地志称“马来斯”,或谓之土股,或谓之地咀,以其三面环海,一面濒岸也。则《梁书》所谓“海崎”者是已。《元史》言麻里予儿与暹人旧相仇杀,后渐归顺。今马来斯诸国虽多属英,然昔固属暹也。则西志所谓“马来斯”,以音求之,盖麻里予儿是已。至《明史·外国传》之“满刺加”,只据今麻六甲一城言之,非马来斯全境也。其地狭而长,斗入海中,海水环其三面,惟北面接暹罗。东有暹罗海湾及中国海,西有秘古海湾^②及麻六甲海峡,与苏门答腊隔海相望。自赤道北十三度三十一分暹罗海湾起,至赤道北一度二十二分三十秒阿罗马尼角^③及新加坡岛止,共长一千五百三十启罗迈当^④(合中国三千余里)。地形自北趋南,又自南斜伸稍向

① 万古累(Bengkulu),又作明占连,今译明古鲁。

② 秘古,即缅甸的勃固,这个海湾,今图标为莫塔马湾。

③ 阿罗马尼角(Cape Rumenia)。

④ 启罗迈当,为 Kilometre 的音译,意为公里。

东。其极狭处曰克老^①，在赤道北七度，宽止七十启罗迈当。其极宽处曰卑刺克^②，在赤道北五度，自北京西十二度零七分至十八度零七分，宽约三百三十启罗迈当。

马来斯诸地，有旧属暹罗或进贡之国，有新属英吉利或保护之国，有马来斯苏丹自主之国。暹罗所属之地，自赤道北三十度三十分起至四度止，约长一千一百四十五启罗迈当。克老以北各部，其民多暹罗人，其酋皆由暹罗派之。六昆^③以南各部，其民与酋多马来斯人，皆进贡暹罗，为其属国。至吉德、大呢、吉兰丹诸国，则系自主，虽亦人贡暹罗，然一年一次，不过金花银瓶而已。若英国属部，则有威利斯雷省，麻六甲、丹定斯、槟榔屿，新加坡诸地。为其保护者，则有白蜡、石兰莪、芙蓉诸国。昔时以印度总督辖之，今则别立海门属部，复设一总督治其事焉。

二十九日记，马来斯自主之国凡三：曰柔佛，二万零七百二十启罗迈当方里^④，居民十万；曰彭亨，二万五千九百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五万；曰尼格利桑比郎^⑤，先有合众九国，今只有五国，曰绕阿尔^⑥（或曰爪河拉）、曰泗里忙打尼^⑦（或曰美

① 克老(Kra)，现译克拉，此处指克拉地峡(Isthmus of Kra)。

② 卑刺克，即霹雳。

③ 六昆，即六坤、洛坤，在今泰国那空是贪玛叻一带。

④ 启罗迈当方里，即平方公里。

⑤ 尼格利桑比郎(Negri Sembilan)，今译作森美兰。

⑥ 绕阿尔(Johol)，今译作由河，又作柔和。

⑦ 泗里忙打尼(Sri Menanti)，又译作神安池，在松盖芙蓉境内。

囊底^①、曰宗波尔^②、曰质赖^③（或曰遮利）、曰乌鲁茅^④（合赛嘎麻^⑤为一国），五千一百八十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三万。

暹罗属国及进贡之国凡五：曰六昆，四万四千零三十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五万；曰吉德，九千三百二十四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三万；曰大呢，一万二千九百五十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三万；曰吉兰丹，一万八千一百三十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二万；曰丁噶奴，一万五千五百四十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五万。

英国保护之国凡三：曰白蜡，二万零七百二十启罗迈当方里，居民十一万；曰石兰莪，一万二千九百五十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五万；曰芙蓉，一千二百九十五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一万四千。

英国海门属部凡五：曰新加坡，五百八十启罗迈当方里，居民十三万九千二百；曰槟榔屿，二百七十七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九万九百五十一；威利斯雷省，六百七十八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九万七千九百五十；麻六甲，一千六百五十七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九万三千五百七十九；丹定斯，五百五十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二千。

以上统共十九万零四百八十一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九十五万七千六百八十九人。

（同上书续刻卷二，第421—424页）

-
- ① 美囊底，Menanti 的音译。
 - ② 宗波尔(Jempol)，又译作仁保、任保。
 - ③ 质赖(Jelai)，又译作惹来。
 - ④ 乌鲁茅(Ulu Muar)，又译作上麻坡。
 - ⑤ 赛嘎麻(Segamat)，又译作昔加末。

(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记,香港、新加坡两地,均为英属东南洋要埠。据核本年税餉,香港可收至二百零三万九千元,新加坡可收至三百八十九万七千元。港税加于去岁二万七千元,坡税减于去岁三十七万二千元。观其一增一减,而两地之衰旺情形可见矣。

(同上书续刻卷二,第450页)

(光绪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记,麻六甲开辟独早,本属暹罗,后归葡萄牙,旋隶荷兰,加庆年间乃归于英。华人有居此二百余年者,豪富多置田园于此。然其地只宜稻麦,绝无矿产,出入口货物仅及新加坡之什一,第为耆老退居之所,非商贾所萃也。檳榔屿四面环海,山水清秀。虽土产无多,各埠所产铅、锡、象牙、胡椒、苏木、甘蜜之类,多转输于此。十余年来,贸易日盛,高阁连云,颇有泰西景象。

其归英保护者,曰石兰莪之吉隆,本巫来由地。华人得之,力不能自庇,乃求庇于英,归英保护下不过二十余年。而其地产锡甚旺,岁出息二百余万元,华人麇集,日增日盛。曰芙蓉,地亦产锡,户口不过一小都邑。曰大小白蜡,均产锡,华工云集,颇有因此暴富者。小白蜡近海,由此乘火车,一二时可至大白蜡。凡此各埠,英政崇尚宽大,进出口货皆不课税。惟出产最旺之锡,课落地税,无过什一。其归商承餉,征收较重者,曰鸦片烟,曰酒,曰当,曰赌,四者而已。此外,则照欧洲通例,课门税、车税、马税以供修道途、点街灯、养巡差之用。各地利权,归于华人者十之七八,欧人与巫来由人仅得十之二三而已。华人中如漳泉广惠潮加人,均有豪富。每岁由华来者约有万人,近年户口日增盛矣。

(同上书续刻卷四,第 551—552 页)

(光绪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记,去年英属南洋户口总册:新加坡男女共十八万四千五百余人,槟榔屿及邻宁一带共二十五万三千余人,麻六甲共九万二千余人。其归英保护者,白蜡共男女二十一万四千余人,石兰莪共八万一千余人,芙蓉二万三千六百余人,拿吉里士美兰(即尼格利桑比郎)四万一千六百余人,彭亨六万四千余人。以上总数,共九十三万七千九百七十人,较之十年前增多八万八千九百五十八人。

(同上书续刻卷四,第 583 页)

(光绪十九年二月)十九日记,明正德七年,有麻六甲苏丹名煞者^①,被葡萄牙人所逐,至此建城,名曰柔佛,因为国号焉。……柔佛居民十一万五千人,内有华民七万五千人,巫来由四万人。柔佛王今居兰嘎^②(南临老港,即旧峽也),已归英国保护矣。

彭亨者,巫来由自主之国也,……共有二万五千九百启罗迈当方里。彭亨江流贯其中,入于中国海。居民五万人,华民不过二三百人,皆作矿工。彭亨诸部落,其酋皆得自主,不相统辖。其会城曰贝几^③,在彭亨江口,国王居焉,颇受英国节制。又有一王,尚认暹罗为上国,岁有金花银瓶之贡。

① 1511年,马六甲陷落后,苏丹马哈茂德退到宾坦岛,进行过抗葡斗争,1529年去世。后来的柔佛苏丹阿拉瓦丁·里阿亚特·沙二世不是原来的马六甲苏丹,而是马六甲王室的后代。

② 兰嘎,即新山(Johore Baharu)。

③ 贝几,指彭亨旧都北干(Pekan),1898年彭亨苏丹的宫殿才迁往瓜拉立卑(Kuala Lipis)。

二十日记,白蜡,在巫来由土股西海岸,……共有二万零七百二十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二十一万四千余人,内有华民九万四千余人,而西人只六百余人。会城曰挂拉冈煞^①。白蜡江至此城,其流始大,此江亦名松盖白蜡,“白蜡”译言银,“松盖”译言江也。其地有佳矿,以锡为大宗。进口货岁值洋银八百万元,出口货值一千三百万元,亦以锡为大宗。白蜡本苏丹自主之国,昔有拉鲁^② 总督蒙得利^③ 者,监查矿政,所有苏丹税饷皆归经理。渐招华人开矿,已立一城曰太平。矿工渐多,屡有争战,拉鲁总督不能制。苏丹不得已,求英国总督相助。英船既到,海岸肃清。英亦派大酋驻其国,弹压华人。苏丹割濒海丹定一地及邦哥尔岛^④ 酬谢英国,英兵始退。然巫来由人与英驻扎大臣不和,光绪元年,刺杀之。英督大怒,派兵迁苏丹与其大臣于印度洋之荒岛,拉鲁总督蒙得利亦与焉。英人遂立阿拉喳摩德由素夫^⑤ 为摄政苏丹,归英保护。光绪十三年,阿拉喳意得利士^⑥ 继之,国中政事悉归海门总督管理。设立议事院,以苏丹为首,而英驻扎大臣监之。

(同上书续刻卷七,第738—739页)

二十一日记,石兰莪,……英国保护部落也。……地二千九百启罗迈当方里。昔系土番,事迹荒略。其酋称苏丹,奉回

① 挂拉冈煞(Kuala Kangsar),今译瓜拉江沙。

② 拉鲁(Larut),今译作拿律。

③ 蒙得利(Mantri),今译作门特里,是拿律地方官的职衔。

④ 邦歌尔岛(Prlau Pangkor),今译作邦咯岛。

⑤ 阿拉喳摩德由素夫(Muda Yusop)。

⑥ 阿拉喳意得利士(Muda Idris)。

教，性狠嗜战。同治六年，吉德苏丹之弟为石酋女婿，总庶政，国人不服。石酋之孙兴兵来攻，连战不息。十二年，华人为矿丁者助酋孙逐酋婿，彭亨苏丹借英兵来平乱，遂归英国保护，遣官驻扎。虽至今尚有苏丹，仅拥虚位，为议院之长而已，一切听命于海门总督。居民九万七千有奇，内华民七万三千有奇，巫来由人二万一千有奇，西人百五十余而已。所出之锡，岁值法银约二千九百万方。

巫来由海崎平原之地，东以彭亨为大，西以石兰莪为大，中巨大岭以为之界。地分六府。挂拉郎布^①者，石兰莪之会城也。……其海口要埠曰吉垅^②。……此地自归英保护以后，矿政商务，蒸蒸日上矣。

(同上书续刻卷七，第740页)

二十二日记，松盖芙蓉，亦英国保护部落也。……地得一千七百启罗迈当方里，本尼格利桑比郎九部落之一，因与邻部阿伦波争兰惹河道^③，辄有战争。英人为之定界通路，同治十三年，遂自立为国，归英保护，由海门总督遣官驻扎，经理锡矿诸事。光绪十一年，复以遮尔布^④部落益之。有议院，苏丹为首领，英官副之。居民二万五千有奇，内华人一万八千，余皆巫来由人。出口货岁值法银四百二十二万七千方，锡居四

① 挂拉郎布(Kuala Lumpur)，即今之吉隆坡。

② 吉垅(Klang)，今译巴生。

③ 阿伦波，即森美兰九小邦之一的林茂(Rembau)；兰惹河，即林吉河(Linggi)，又译为宁宜河。

④ 遮尔布(Jelebu)，又作日叻务，有记载说它在光绪二十二年才并入森美兰邦。

分三；进口货值三百五十九万七千余方，鸦片居六分一。……山中矿场大开。会城曰赛郎邦^①，在新加坡西北二百五十五启罗迈当。

二十三日记，新加坡，番言狮子城也。或作息辣，或作息力，又作实得力^②，为英国海门属部之都会，海门总督驻焉。巫来由土股极南之岛，与柔佛隔萨赖当博罗海峡。……宋绍兴二十年，巫来由王始筑城建国于此，附近各酋及印度洋各岛皆属焉。及麻六甲始盛，而新加坡遂衰。国朝加庆二十三年，英印度公司始至其地。道光四年，乃购此岛于柔佛王，价洋银六万元，每年复偿租费二千四百元。维时英方归爪哇诸岛于荷兰，得此，兵攻商务足与荷兰相敌，且驾爪哇之上矣。英始竖旗，此岛居民仅二百人，期年乃至一万，今户口十八万四千有奇，而华人得十二万二千，西人五千二百有奇。进口货岁值洋银一万零八百十一万二千余元，出口货值八千七百十四万三千余元。

(同上书续刻卷七，第741—742页)

二十五日记，槟榔屿(英文译音碧澜)，一名布路槟榔^③，“布路”译言岛。近又称勃兰斯特嘎勒岛^④，“勃兰斯”译言王，“嘎勒”今英太子名也。……此岛初称吉德国，乾隆五十年，英有甲必丹利斯^⑤者，娶吉德王女，因以岛为赠，遂归入英印度

① 赛郎邦(Seremban)，今译作芙蓉。

② 实得力，Strait的音译。

③ 布路槟榔，Pulau Penang的音译。

④ 勃兰斯特嘎勒岛(Prince of Wales Island)，又译作威尔斯太子岛。

⑤ 甲必丹利斯(Captain Francis Light)，英国军官。Light，今译莱特。

属部。其会城曰打尚，巫来由人居之。海岸之城曰柔尔日敦^①，各国之人贸易于此，皆在岛之东北。西面多山。此岛天气既佳，土脉尤肥，盖胜于新加坡。自山下观之，皆系槟榔树云。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华民有四万五千余人，约得全岛居民之半，泰西人有六百。此岛与威利司雷省隔一海峡。

（同上书续刻卷七，第 743 页）

二十六日记，……麻六甲，即《明史》满刺加国也。为巫来由土股最占之国。在西海岸，旧属暹罗。宋德祐元年，其酋自立为国。明正德六年，为葡萄牙人所据。崇祯十四年，荷兰夺之，失而复得。国朝道光四年，让与英国，英人以苏门答腊之万古累易之。英人考求东方之事，实自麻六甲始。今为海门属部之一，合尼格利桑比郎之那宁^②为一地，计有一千六百五十七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九万二千五百余人。……城中居民二万人。自英开槟榔屿、新加坡两埠，麻六甲商务遂衰，然交易粮食犹极繁盛。光绪六年，进口货值二千零三十万余佛郎，出口货值一千九百二十六万余佛郎。

（同上书续刻卷七，第 743—744 页）

二十八日记，威利司雷省，在巫来由土股西海岸，昔为白蜡地，介于吉德、白蜡之间，与槟榔屿隔一海峡。英海门属部之一，共有六百七十八英方里，地无城垣。居民九万七千九百人，有华人、印度人、巫来由各种。

丹定斯群岛，亦海门属部之一，在赤道北四度二十分，伦

① 柔尔日敦(George Town)，今译为乔治市。

② 那宁(Naning)，现译为南宁，为森美兰原来九小邦之一。

敦东一百度三十五分。近傍巫来由土股西海岸,麻六甲海峡之内,北距槟榔屿一百启罗迈当。其大岛曰布路丹定^①,“布路”译言岛也。正对白蜡之拉鲁江^②口入海处,故稍割白蜡濒海地以益之。其小岛曰桑比郎、曰遮拉。

(同上书续刻卷七,第744页)

二十九日记,尼格里桑比郎,译言合众九国也。在土股西南。或以九部合为一国,今则只有五国,曰绕阿(或曰爪亚)、曰泗里忙打尼、曰宗波尔、曰质赖(或曰遮利)、曰乌鲁茅(或曰对拉宜,又曰赛嘎麻,亦曰茅,今合乌鲁茅及赛嘎麻为一国)。其余四国,曰那宁,今并入英属麻六甲;曰芙蓉,曰遮尔布,曰阿郎波^③,皆归英属保护。今合众五国,北界彭亨,东界柔佛,南界海峡及麻六甲之那宁,西界英属之阿郎波、芙蓉、石兰莪。其地约有五千一百八十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三万人。五国各有一酋,治理其事,称为打都邦古路。而条例不同,亦有议院。其总摄五国者,为泗里忙打尼之酋。当光绪八年,英人用兵据泗里忙打尼,而芙蓉遂分出归英保护。未几,而阿郎波、遮尔布亦属焉。近来五国有事,皆由英海门总督派员办理,已立约章。其国东南有阿斐尔山^④,坡谷之地尤为肥沃,产米极多,果木亦盛。

(同上书续刻卷七,第745页)

(光绪十九年三月)癸未朔记,……吉兰丹国,暹罗属国

-
- ① 布路丹定(Pulau Dindings),今译作天定岛。
② 拉鲁江(Larut),今译作拿律河。
③ 阿郎波,又作阿伦波,即森美兰九小邦之一的林茂。
④ 阿斐尔山,似是Gunong Angsi山,又称作安西山。

也。在巫来由东海岸,东南距丁噶奴一百五十启罗迈当。居民六万五千,中有华人一万五千,余皆巫来由人。

丁噶奴,暹罗属国也。在东海岸,北界吉兰丹、南界彭亨。王宫如炮台,墙有炮洞,装古铜炮。华民房屋整齐,巫来由人以板为屋,其陋已甚。

初二日记,吉德,暹罗属国也。在赤道北五度至七度,北界六昆,南界白蜡,东界吉兰丹、大呢,西界英属威利斯雷省及孟加拉湾。地分一百零五社,居民六万,皆暹罗及巫来由种。其今城在西海岸^①,南距槟榔屿之柔尔日敦城一百九十启罗迈当。锡矿极多,惟金较少。

以上巫来由诸地,凡为暹罗属国者五,又昔称自主,今为英附庸之国三,彭亨、柔佛、尼格里桑比郎是也。归英保护之国三,白蜡、石兰莪、松盖芙蓉是也。其余则皆为英属地矣。盖附庸尤不失为半主之国,归英保护,则权已八九在英,再降必为属地。

(同上书续刻卷七,第 746—747 页)

(光绪十九年五月)壬午朔记,光绪十七年,英国运到中国之货,值银二千九百六十二万余两。……新加坡来货,值一百七十六万余两。

中国运往英国之货,值银一千三百七十七万余两,……运往新加坡货,值一百三十七万余两。

(同上书续刻卷七,第 779 页)

初三日记,光绪十六年,英国运到中国之货,值银二千四

^① 吉打苏丹驻地为阿路士打(Alor Star)。

百六十万余两。……新加坡来货,值银一百七十七万余两。

中国运往英国之货,值银一千三百零九万余两,……运往新加坡之货,值银一百四十六万余两。

(同上书续刻卷七,第 780—781 页)

初六日记,光绪元年;……新加坡来货,值银六十九万余两。

往新加坡之货,值银七十九万余两。

(同上书续刻卷七,第 782 页)

十九日记,去年新加坡入口货,值洋银一万零六百九十七万余元,出口货值九千七百八十五万余元。槟榔屿入口货,值洋银四千一百四十二万余元,出口货值四千三百六十七万余元。麻六甲入口货,值洋银一百六十八万余元,出口货值一百四十八万余元。

(同上书续刻卷七,第 789—790 页)

(光绪十九年六月)初六日记,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禀称:大小白蜡,及石兰莪之吉隆一地,产锡最旺,华入日增,气象方兴未艾。拟请大小白蜡共设副领事一员,吉隆设副领事一员。去岁吉隆出锡益多,集工益众,商贾麇集,货物云屯,英官方于大小白蜡之间建火车路以资转运。数年之后,将成一大都会。

华人之商于大小白蜡、吉隆者,多获厚利。一年之中,大小白蜡增工役数万,吉隆增工役二万有余。今岁,佣工由闽、粤至新加坡者,已有三万六千,大抵散居于白蜡、吉隆者为多。流寓日众,良莠不齐,举凡财产、钱债、赌博、斗殴之事,虑其轻于犯法,易于启事,必设领事,可资约束而筹保护。此虽系英入保护之土,各国尚未设官,然此处寄寓只有华民,并无他族,

是中国设官，更属名正言顺。

先是，总督施密司谓白蜡、石兰莪等处皆华民，系英国保护之邦，不必尽用英律，因囑将《大清律例》财产各条抄出。已为抄《户律、户役门》凡八条。施督即译英文，札交各处承审官一体遵办，为英人绝无仅有之事。施督于华民保护甚周，其行政时有将就华民之处。趁其在位，赶设领事，此亦事机之不可失者也。

(同上书续刻卷八，第 797—798 页)

(光绪十九年十月)十一日记，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禀称：槟榔屿商务日微，局势大变。盖屿本一岛，素无土产，全赖他处转输。从前盛时，英属大小白蜡之锡，荷属阿齐、伊里之胡椒，劳匿之甘蜜，日里之吕宋烟、加非，商人营运，多得厚利。近因荷兰征阿齐不克，每封禁各海港，商人遂多耗折。小白蜡出锡极微，大白蜡锡虽极旺而径运新加坡，故华商报穷倒闭之案甚多。去年加应商李姓倒闭，欠债数十万。本年闽商王姓倒亏六七十万，闽商李姓倒亏一百六七十万。此皆华人最著名之富家，一经倒闭，牵连俱败者数十家。商务江河日下，殆将与麻六甲相等。当葡人得麻六甲时，贸易推南州冠冕。虽其后稍衰，巫来由诸部犹以此为总汇之区。乾隆五十一年，英人得屿，遂以屿为总汇。道光六年，屿与新加坡合而为一，近则以坡为总汇，而屿亦衰矣。屿之对面有小岛名曰吉德者，一小国也。英人初得槟榔屿，每岁以一万元向吉德王赁其地，后改六千元永归英辖。近屿之威烈斯省，亦向吉德划来。吉德虽极微小，内政仍得自主，流寓华民约有万人，多以种植为生。惟吉德毫无纲纪，每遭荼毒，无可申诉。柔佛国有华人数万，

开荒垦种，国赖以富。该国方广为招徕，故政稍宽大。

(同上书续刻卷八，第866—867页)

二十三日记，乾隆五十一年，为屿开埠之期。盖是年吉德酋长既以屿让英，后十四年又以威烈斯雷省畀英，两次皆未奏闻暹王。暹王怒，道光元年伐之，夺其疆土。吉酋惧，逃往槟榔屿。六年，屿与坡、甲两埠合而为一，仍以屿为总汇，而麻六甲益衰，新加坡渐兴。未几，南洋各埠以坡为总汇，而屿亦衰。光绪十一年，联合坡、屿、甲及颠顶群岛^①，威烈斯雷省、科科斯群岛，暨归英保护之硕兰莪^②、大小白蜡、彭亨诸国，定其名曰“实得力塞多尔曼士”，译则海门属部^③，而总督则驻新加坡^④。

二十四日记，加庆十年，东印度公司始在屿埠设大酋，与麻打拉萨^⑤、孟买两处大酋并行。道光九年，始裁屿酋而以他员代之。十七年，英始改建总汇于坡埠而屿次之。槟榔屿所设之官，则有参政司、议政局、地租局、山林局、库务司兼印务司、营造司兼量地司、华民副护卫司、参事局、船政司、机器测量司、邮政司、按察司、律政司、钱债司、教师、监院、医官、巡理厅、巡捕厅、司狱、统兵官、工部局员。

其各国所设领事官，除中国新设副领事外，则有荷国领

① 颠顶群岛，又称丹定斯群岛、天定群岛。

② 硕兰莪，即雪兰莪。

③ 实得力塞多尔曼士，即 Straits Settlements 的音译，海峡殖民地建于1826年，而不是在光绪十一年(1885)，英国把雪兰莪、霹雳、彭亨、森美兰合并在一起，称为马来联邦，那是在1896年的事。

④ 海峡殖民地的总督驻新加坡，而马来联邦的首府则在吉隆坡。

⑤ 麻打拉萨，即印度的马德拉斯。

事、暹国正领事、德国副领事、奥国正领事、比国副领事、丹国葡国副领事、法国委办领事、美国意国委办领事。

其户口于同治辛未，屿则十三万三千有奇，坡九万一千有奇，甲七万七千有奇；光绪辛巳，屿十九万五千有奇，坡十三万九千有奇，甲九万三千有奇；辛卯，屿二十二万七千有奇，坡十八万二千有奇，甲九万九百有奇。

二十五日记，槟榔屿城，建屿之东北，英人名卓耳治城^①。前临海峡，水阔而深。屿中有高山名蛇莓子，怪石人立，古树参天，石磴泻泉，英人引自来水于此。有海珠屿，一名宝珠，距城五六里，境幽深。有宝树岩，径皆羊肠，亦幽境也。其为官商别墅者，曰长春坞，曰友石庐，曰竹士居。又天香山上，有石磴千二百级。有平章会馆，闽粤人合建。有南华医院，闽粤人施医地。屿中义塾借平章会馆为之者，闽塾粤塾各一，在会馆左右。英设义学四十二所，教华文者一，教英人者五，教巫来由者三十二。

此埠人才聪敏，为南岛冠。藏书家以林培元为最，谢增煜次之。余如温震东、林振琦、林汝舟、吴春程、林载阳，皆有储蓄。有波知滑冢亭，闽人公建。有百年适成亭，闽人新购丛葬处也。

风俗则中华流寓既多，颇重风雅，喜逢迎，善褒奖。童子见客，揖让为礼。人情古厚，甲于海南群岛。守家礼，重文教。婚则六礼俱备，无不亲迎。新妇入门，合巹毕皆谒家庙。丧不停柩，逾月而葬；亲执紼，必素冠；妇女亦徒跣，虞祭仍凶服；或

^① 卓耳治城，即乔治市。

用墓志,祭典极丰。

(同上书续刻卷九,第872—874页)

(光绪二十年五月)十六日记,申初到新加坡。总领事黄公度^①率随员那三等来见,旋以马车接余至领事府憩息,夜设筵席,至十一点钟始回船。

(同上书续刻卷十,第960页)

59. 国朝柔远记

(雍正七年)西南洋诸国来互市

先是康熙中,虽设海关与大西洋互市,尚严南洋诸国商贩之禁。自安南外,并禁止内地人民往贩。此因粤、闽、浙各疆臣以弛禁奏请,是年遂大开洋禁,凡南洋之广南港口^②,柬埔寨及西南之埭仔^③、六坤、大呢、吉兰丹、丁葛奴、单咀(咀)、彭亨诸国,咸来通市。……暹罗西南海岸有地由西北伸于东南,连山如脊,山东有小国七:……再南曰大呢、即大年;再南曰吉兰丹,中华人多在二处采金。地多瘴疠,惟溪水清凉,浴之可已疾。俗嗜鸦片。土番善标枪,时出劫杀行人。再南曰丁噶奴,一作丁加罗,国人终身不出境,向无航海者。极南曰彭亨,音近邦项,当海滨地尽处,北极出地一度,离中线偏西十三度。转西即旧柔佛,有地曰息力(一作息辣),一名乌丁焦林,一名星架坡。往时丁噶奴,单咀(咀),彭亨皆柔佛所属,后番部徙

① 黄公度,即黄遵宪。

② 广南港,故地在今越南广南—岷港省的会安港。

③ 埭仔,即今泰国南部的柴也(Chaiya)。

别岛,遂为大西洋东来四达扼要之地(加庆中,英吉利据其地,名新加坡,为南洋第一埠头,闽、粤人谓之新州府)。

诸国地各数百里,皆狼臙裸国,巫来由番族类,裸跣,夹刃出入,与真腊同俗,皆岁贡暹罗为属国。所产金、银、铅、锡、犀象、翡翠、玳瑁、密蜡、胡椒、槟榔、沙藤、苏木、冰片、沉速、伽南香诸物亦略相同。至是海禁既弛,诸国咸来互市。粤、闽、浙商亦以茶叶、瓷器、色纸往市,后并准带土丝及二蚕湖丝。其往也,由粤东虎门至鲁万山,经七洲洋至旧柔佛,用未针,计水程九千里。若由柔佛转循海岸,而西北则为麻六甲,明代已为大西洋葡萄牙、和兰叠据为市埔矣(今又为英吉利新藩)。

(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四,

光绪丙申湖北书局本,第12—14页)

(同治十一年)冬设招商局。时八荒四极,自古绝域不通之国,咸来宾享,互市各海口。李鸿章恐中国之利尽为洋商所侵,失业之民悉为洋人所诱,因请设局招商,自置轮船,分运漕米,兼揽商货,冀稍收回厚利。奉旨,报可。于是,除天津旧有局栈外,于上海设招商总局,又于牛庄^①、烟台、福州、厦门、广州、香港、汕头、宁波、镇江、九江、汉口及外东洋之长崎、横滨、神户,西南洋之新加坡、檳榔屿、安南、吕宋等十九处各设分局,委道员朱其昂、盛宣怀、许铃身、唐廷枢、徐润、叶廷眷等先后入局,专司其事。

(同上书卷一七,第4页)

^① 牛庄,今称营口。

60. 使俄草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晴。晨起风犹劲,水深蓝色。舟南行偏西,午正行二百八十二海里,寒暑表八十五度,赤道北三度五分,北京西十二度十二分(巴黎东一百零三度四十六分)。夜过吉连、丁噶奴海面。

二十日,阴。午正行三百三十三海里,合中国一千一百十里,寒暑表八十八度。未初后行二十二海里,抵新加坡^①。总领事候选知府张振勋弼士^②、翻译知府那三华祝、直隶州刘玉麟葆生、随员刑部主事王树善杉绿、教谕陈国经锄圃、笔帖式沈铭鼎之、县丞金维楸石声、供奉州同衔叶卓林吾庄来谒,并备马车迎余及参随各员行三四里至领事府宴叙,便至博物院一观。当门置象头骨一具甚巨,既入则虎、豹、犀、熊、腥腥、猿、鼠之属为一室,鸛鹄、孔雀、鸚鵡、鸵鸟之属为一室,各种水族鳞介之属为一室,鼉龙、蟒蛇、蜈蚣并大逾寻丈,玳瑁、螺蚌各种奇形怪状不能一一悉数,均各用药水傅之,完其皮革,实之以革,植立如生,牌示其名,并注所出之地。其他若中国船槽、水车、纺具之属,群依式制一小者以资考究,盖西人留心格致,非仅用为观玩之具已也。

询胡家花园,云琼轩歿后,家骤落,今已售去。命车往游,则山花夹道,杉柏棕榈桃枫葵扇各种嫩绿柔青争妍贡媚,并如

① 1894年,清朝政府派王之春前往俄国,庆贺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嗣位。王之春前往俄国途中以及回国途中都路过新加坡。

② 张振勋(1840—1916),字弼士,广东大埔人,1890年任清朝政府驻檳榔嶼领事,后又任驻新加坡总领事。

中土仲春时候。所蓄猿熊、鸵鸟各物亦间有之，未能一一备具也。复询陈金钟，云已前年歿，其家今亦中衰。询柔佛国王，云去此二十余里，渡海峡即王居。国王善英法语言文字，雅善酬应，故英人喜之，国中政务尚能自主。

此地本柔佛属地，译音亦云息力。加庆二十三年，英人夺踞之，名曰新加坡，又作生架坡，又名息辣。英人不收身税，故华人趋之若鹜，遂成巨埠。薛叔耘出使时云闽、广人约十四五万，今且二十一万余人矣。此外，英人二千余，土著、阿刺伯、印度、巫来由各种亦止共数万人。然英税华货独苛，洋货每百不过抽五，华货则每值百抽至十余元不等，此殊未足以持平也。

又云暹罗之滨角^①各属地华人近已二百余万（此地应设领事），麻六甲百五六万^②，槟榔屿约十八万余人。……昔海禁甚严，华人出洋者犹若此其甚。今自薛叔耘星使^③奏除此禁，计英法俄德荷日诸埠当日盛一日，禹迹神皋，生产实蕃，得此为尾闾之泄，正不可谓西人之无造于我中国也。

弼士居此间三十年，人极练达，与华洋交涉皆能持平。今自本籍大埔莅此，甫及二旬。云由此至新山一百里，华人十四万余，今设副领事一人^④。新加坡、麻六甲、槟榔屿全境，英总名司典来脱（译言海峡）舍脱门此（译言埠也），土产锡、铅、白铁、蔗糖、胡椒、椰子、沙藤、紫菜、甘蜜（瀛环志略作甘蜜，薛叔

① 滨角，今称作曼谷。

② 百五六万，原文如此，“百”字为误写。

③ 指驻英使臣薛福成。

④ 中国设副领事在海峡殖民地的槟榔屿，而没有设在柔佛的新山。

耘谓即槟榔膏,以今考之,实即染绸之薯蓣也,一名孩儿茶)、降香、苏木、香茅油、犀角、象牙、江珧柱、燕窝、翠羽、文贝、螺蚌之属。五谷、棉花,皆自他埠贩来。地距赤道北一度廿分,北京偏西十二度三十九分(巴黎东一百零十一度二分)。由西贡至此六百三十七海里,合中国二千四百二十一里。

土著人黝黑,蠢陋如鹿豕,男女并蓄发跣足,上披红袱,下围红布数尺,不著裤。左鼻皆穿孔着环,女则耳轮穿孔至六七,皆饰以金银。负物旧止用顶,近亦有肩荷者。运重以双牛挽车,牛角锐上而长,群饰以金碧,若双塔,然以为美。观西里百、吉宁诸色人并巫来由种族言语侏离,闽粤人来此贸易者非习其土音不可。然语殊简略,三月便可熟谙也。

夜三鼓登舟,张君以次来送行,少顷即展轮。

(王之春:《使俄草》,录自《小方壶斋
輿地丛钞》再补编第三帙,第9页)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五日,晴。早九点钟抵新加坡,总领事张弼士太守率同翻译、随员迎至舟次,当邀同从官乘马车至署宴叙,谈及中外各事甚悉,并赠译出南洋各岛详细地图各件。晚四点钟随送至舟,候船开行乃别去。青莲诗有云:“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今日思之,乃益信。然弼士熟悉南洋各岛情形,与西人交涉极称契合,前已言之。今莅任半载,措置果能裕如,寓居华人亦颂声大起,始信余言固不诬也。

初六日,晴。新加坡炮台因山建筑,有外斜坡以护垒墙,避敌弹之击。垒墙与外斜坡皆用泥土,不用三合土,始可任击不坏。与中国沿海各炮台以三合土作太平面之墙显露于外者

不同。规模极大，墙有三重，台内兵房宽敞精洁，火药库七八座，军械库数座，共费银三十万两。光绪五、六年间又于西面添建新台，更称巨固，凡五年而后藏事，计费银共七十余万两云。

(同上书，第52页)

61. 回驭日记

(光绪二十年九月)十二日，卯刻，至新加坡。自昨午至进口行二百五十英里。山峦回抱，树木蔚然，四时皆夏。然极热，时寒暑表不过九十度，越六月后则仅六十度矣。天清而地旷，颇宜养生。其地为南洋诸岛之望，上通交广，下达欧阿，扼安南之喉，拊暹罗之背，与麻六甲、苏门答腊等处绮交脉注，乃泰西入中国之首冲。自加庆年间，英迁柔佛国王于别岛，尽有其地，辟污莱，设廛肆，招流民，戍重兵，炮垒、学堂次第毕举，隐然为海外奥区。比年以来，工商猬集，丁口二十余万。大约各国西人什之一，巫来由人什之三，闽粤人什之六，闽人又多于粤人。英于进出口货一概免税，仅征洋药、酒税二项，岁已百万金。贸易之盛，几与香港埒。惟平畴广壤，一望荒芜，居人皆仰食外岛，甚不可解也。午间，访领事黄公度观察(遵宪)，未晤。借近日新报阅之，北来消息益复不佳。闻中朝允听高丽自主，且少偿兵费，而日本不应。吁，天下事竟一败至此战！酉末，展轮。

十三日，自昨晚至今午，行二百三十四英里。在赤道北四度三十五分，巴黎东百零三度六分。中国生齿之盛，甲于地球。其廿二行省四百兆人外，散处于南北美洲、南洋群岛者，

不下二千余万人。其营田宅，长子孙，居三四世，拥数百万贯者，所在多有。新加坡其一也。其人虽习西俗，奉西法，然遵正朔，仍服色，操土音，时时有乡国之思。所不能恣然遄归者，不尽恋恋商业也。苦中国政令之烦苛，吏胥地恶之鱼肉，朝廷无善法以护之耳。夫此二千余万商民，亿千百万财产，皆我中华一派种族之所孳长，工商勤俭之所生殖，乃顾委诸版图之外，展转于洪涛巨浸之中，托命于强邻岛夷之手，一听其自生自灭，若秦越人之视肥瘠，而朝廷不一过问。……昔薛叔耘星使有保护华人之奏，凡愿回华商民，给予护照，飭地方官严约所属，不许扰害，意至美也。然但示保全之道，而无激劝之方，犹未足动慕义之忱，广朝廷之德。故所施不暨，而其效不甚彰。今拟就星使之意而推广之，而约举其端于此，以俟当道者采择焉。一曰设义塾。华人侨寓外洋，无力者不能延师，有力延师亦但课西文，而不课中文，知有基督不知有孔子，知有字母不知有经史大义。童而习之，惟西教是遵，本源不清，欲其忠爱之心而为中国用也，难矣。今宜于南洋各埔及旧金山等处遍设蒙塾，择华人之品端学粹者为之师，以开说义理为第一义。次则指授文法，不求精深，但求切实。……今宜于新加坡、旧金山两处创建书院，厚聘博通古今，晓习时务者为院长，选各埔华人子弟年力富强，文理通顺者入院肄业，专课文史、时务、天算、舆地以及西学有用诸书。院容三十人或多至五十人，酌给膏火，每月两课。其不能在院肄业及未入选者，许其逢课作文，邮寄阅取，另给赏银。高第者由院长随时咨送总署存记，作为官学生一体乡试。院供先师孔子神位，每逢圣诞及丁祭之辰，院长率诸生敬谨行礼，遇万寿令节亦如之。

(陈春瀛:《回驭日记》,
光绪二十年排印本,第28—30页)

62. 新大陆游记及其他^①

余蓄志游美者既四年,己亥冬^②,旧金山之中国维新会初成,诸同志以电见招,即从日本首途。……道出夏威夷岛(即檀香山),夏人繁维之,约留一月行。既而防疫事起,全市华侨廛宅付一炬,环岛不通行旅者数阅月。于是余自庚子^③正月至五月,蛰居夏威夷。六月十七严装往美,忽得上海电,促之归,遂以二十日回马首而西,道日本返上海。遽闻汉口之变,志不遂,遂折而南,由香港而星加坡而槟榔屿而印度,绕澳大利亚一周。辛丑^④四月,经菲律宾复至日本,居日本者又几两年。至是始续旧游,实癸卯^⑤正月廿三日也。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及其他》,
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21页)

自槟榔屿往游澳洲

西十月七日,先生自槟榔屿首途游澳洲。十一日抵印度锡兰岛之科林布埠^⑥。(摘自梁卓如先生澳洲游记)

(同上书,第612页)

① 《新大陆游记及其他》的作者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1900年曾到过新加坡和槟榔屿。

② 己亥年,1899年。

③ 庚子年,1900年。

④ 辛丑年,1901年。

⑤ 癸卯年,1903年。

⑥ 科林布,现译为科伦坡。

63. 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

海程道经记

光绪三十年二月六日,康子^① 再为欧美游。乘法国公司船自港行,二月十二日过安南,三月十二日适暹罗,以事少滞槟榔屿。至四月十二日,自槟榔屿乘英之“舟山”船。

十八日,至锡兰。

(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
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59 页)

64. 考察政治日记^②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十日,亥初至新加坡口外,停轮时许。待引港人至,复行。

十一日,卯正一刻抵新加坡泊(距克仑坡^③ 一千五百七十海里)。总领事孙士鼎^④ 率翻译官、商会董、学生等来谒,请往商会公所午宴。巳正二刻,英总督派军官来迎,以军乐队导往坡督署拜晤,少顷回舟。以展轮时促,辞商会宴。

中国侨民,闻现有二十八万余。合东西各国及土人居此埠者计之,华人数占十之八。轮船有二千吨以上者四艘,往来

① 康子,指作者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维新派代表人物,1904年往欧洲游历,路经槟榔屿。

② 《考察政治日记》的作者载泽(1868—1930),是清末出洋考察政治的五位大臣之一,1906年回国时,途经新加坡。

③ 克仑坡,即科伦坡。

④ 孙士鼎,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原为广东候补知县,任期为1906年1月至1907年10月。

上海、厦门；一千吨以上者五艘，五百吨以上者五十余，往来附近各岛。惟无商会，无公司，无银行，一任外国人之铃勒操纵。有居此数世，子侄从无教育者，故日益愚弱。英人复特许设鸦片馆、番摊，而敛其税，月可收四十五万元，几尽人皆溺于烟赌。治华民之局员，即以生于彼埠，世世奴役于彼者为之。名以华人治华人，实则借其佣力，腴其膏液，以彼族二三千人，衡轍我数十万人，为开拓之策，且时以野蛮腐败号之。其生于彼土者，亦习焉若忘，或且称彼为“祖国”，英物曰“祖居物”，兵头曰“大王”，其愚亦可哀矣。孙领事云，闰月间，方劝立一商会，又与坡督商请删除华人赤身验疫之苛例与禁售戒烟药之例，或将有振衰起废之望乎！

申正，开轮行。

（载泽：《考察政治日记》，

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81—682页）

65. 李鸿章历聘欧美记

（光绪丙申^①七月初六日）俄接新加坡英督电致中堂^②云：“问中堂及诸随员安好，并贺胪欢大喜。”中堂即复之曰：“谢赐电慰问，并谢大君主属下款留不佞之第一贤主。今不佞在贵国，甚平安也。”又接新加坡电：暹罗王过此^③，华人宴之；

① 光绪丙申为光绪二十二年（1896）。

② 中堂，指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1896年作为钦差大臣被派往俄国，庆贺新沙皇加冕，顺道游历欧美各国。

③ 指暹王拉玛五世出访欧洲路经新加坡。

新加坡华领事升擢回华，华人又宴之。此盖礼罗脱侯^①欲以天涯海角瞬息相连之意隐示中堂，因先传电以囑传也。

（蔡尔康等：《李鸿章历聘欧美记》，
岳麓书社 1986 年版，第 120—121 页）

66. 出使九国日记^②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六日）昨日，得槟榔屿领事梁廷芳^③、新加坡领事孙士鼎来电，问到彼登岸情事，预备欢迎，当即答复。

（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卷一二，
岳麓书社 1986 年版，第 522 页）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九日，晴。舟行平稳。是午，行三百四十三海里。夜，二等客室复为跳舞大会，见邀往观，以明晨将到槟榔屿，后日即抵新加坡，客多登岸故也。

二十日，晴。早六时三十分到槟榔屿，槟埠领事梁廷芳璧如等来见，商人及中华学校生徒皆列队恭迎岸次。余与午帅^④绕行街市，遂至梁家，延见商人胡国廉子春、张僖光舜卿（弼士太仆之弟）、谢春生梦池、林花钻汝舟及黄学文、伍连德等，勉以两宫廑念海外侨民，虽寄迹异国，勿忘朝廷，如内地路矿等政，皆当效力兴办等语，咸维维。就此早宴，坐有报馆同

① 礼罗脱，英国人，英国海电公司督办。

② 《出使九国日记》的作者戴鸿慈（？—1910），广东南海人，1905 年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之一，1906 年回国途中路经槟榔屿和新加坡。

③ 梁廷芳，1903 年 1 月到 1906 年 12 月为驻槟榔屿代副领事。

④ 午帅，即考察大臣端方。

事，因告以本朝锐意维新，两宫一心，慈孝无间，勿为莠言所惑。饭罢，乘马车遍游全埠，乃下船。

檳埠一译庇能。华民寓此者十二万人，大约皆闽、广籍，而闽较产巨，广较人众，广帮又以潮属为多。富商皆各建第宅，有祠堂，衡宇相望，俨然成一村落。有中华学校一，学生凡百余人，皆男生也。有报馆一，曰檳报。领事皆由商家轮充，而驻英使臣委派之。办公费仅百金，不敷甚巨也。

十时登轮，遇刘士驥鸣博、黄敏孚颖才，以视学巡行各岛，适由此之新加坡。同邑区昭仁慕颐，为纪南大令乃弟，将返粤，均同行。刘、黄皆旧识，与谈粤中学事甚悉。十一时，启行。

二十一日，雨。舟行平。自昨午至是，行三百三十九海里。午后二时，到新加坡港口。是处山明水秀，夹岸树阴，商舶往来，货物盈积，风景远过吴淞。三时泊岸，总领事孙士鼎及随员，众商家来见，因偕同拜英驻坡总督。五时，往赴振裕园公宴，园主人李清渊接待甚殷。此园为本埠佳胜之处，前醇亲王^①、伦贝子、振贝子道经时，皆尝至此。席未毕，复往中华商务总会华商公宴。商会以前月开办，规模宏壮。正总理吴世奇寿珍、副总理陈景仁云秋，主席宣颂词。在座有广西道罗乃馨，游历至此，余皆商人也。席散登船，已九时矣。是日，大雨竟日不休，虽在埠游行一周，而不能浏览，殊可惜也。孙领事仍送至船。询知本埠华人凡二十八万人，广人居百分之五

^① 醇亲王，即奕譞（1840—1891），道光皇帝第七子，光绪皇帝的父亲，1885年总理海军衙门事务，挪用海军经费，供慈禧修建颐和园。

十,闽人居百分之四十五,其余则各省人也。华商销售之货,以各岛锡矿、树胶、胡椒、甘蜜、沙藤、薯粉为大宗。有广益银行,粤人所设,资本四十余万元。有报馆二,曰南洋总汇报,曰叻报,日出共八百余纸。有学堂二,曰华英学堂,其来已久,专教英文,规模未备;曰应新学堂,乃本年广东客籍所设,生徒五十人。商会近又倡办广肇养正学堂,尚未成立也。有轮船往来各岛,二千吨以上者四艘,千吨以上者五艘。

按:新加坡为南洋群岛之总汇,其地周围六十六英里,人口三十三万余人。开辟后于槟榔屿,而繁盛远过之。华商居此者,多富有资财,不忘祖国。近者创银行,设商会,立学堂,高掌远蹠,联络团体,可谓能见其大矣。比者,刘大令鸣博奉大府命视学来此,诱掖奖励,不遗余力。由兹以往,知其必有可观也。顾侨民居此,以国力所不及,而寄命外人,仰鼻息以为安,其无权利之可言久矣。当一千八百七十七年,英人设华民政务司。翌年(光绪四年),吾国乃设领事。光绪十九年,改为总领事,兼辖槟榔屿、麻六甲各岛。今孙领事至,首与坡督力争,得免华人裸体验疫之丑,复谋所以增进利益,挽回积弊之术,商人称道翕然,谓设官以来所未见也。虽然,又以知外人之未尝不可以理夺也。

近十年来,新埠商务日见减色。推原其故,大抵以商力绵薄,团体涣散。于是,各国银行不肯揭借,即物产不能转输;又无公司以总其成,故不能持久待价。补救之法,惟有设银行,立公司二者为不易之办法,外此无有更急者矣。自光绪二十九年广益银行开始(规模尚未推广,有存放揭项而无汇兑),迄今年商会成立,虽尚幼稚,然新埠商务之前途必受影响,则可

决也。

又,新加坡征收赋税,除地税、港门税、邮政铁路门牌税及各杂种税外,惟鸦片烟、酒税岁征四百四十余万。酒税约十之一,烟税约十之九。每年烟税一项,计四百万元。查鸦片专销于华侨,岁输至四百万元,皆尽华侨之脂膏也;而英人政策,且严禁售卖戒烟丸药。本年照会坡督,始许设立戒烟所,一月已有成效,今已由绅商集款举办振武社、戒烟所云。

二十二日,晴。早,领事孙士鼎及众商来送行。医生林文庆来见。十时三十分,启行。自槟榔屿至此,行麻六甲海峡间,船甚安适。此后,乃北行入七洲洋矣。

(同上书卷一二,第522—525页)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晴。舟行七洲洋。是早,经琼州海口。天气热甚,寒暑表至九十二度。阅爪哇华商来禀,志在于爪哇、苏门答腊、麻六甲等处设领事。

(同上书卷一二,第525页)

67. 英吉利记

世传英吉利辟天主教,今麻六呷、新加坡所刊书多尊信耶稣。殆属藩之地,本非英吉利部落,仍其旧俗,故有纷歧。抑濡染日久,其王亦从而和之耶。……麻六甲者,《明史》之满刺加也。不知何年建华英书院,凡英夷学汉字者居之。又于新加坡建坚夏书院,凡弥利坚夷^①学汉字者居之。经史子集,备聚其中。才秀者入院肄业,以闽粤人为导师,月刊书一种,

① 弥利坚夷,指美国人。

谓之每月统纪传。或录古语,或记邻藩,或述新闻,或论天度地球,词义不甚可晓。而每月皆有市价篇,取入口、出口各货,分别等差而详其价目焉。

(肖令裕:《英吉利记》,录自《小方壶斋
輿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一帙)

68. 海岛逸志

噶喇吧,边海泽国,极西南一大区处也。厦岛扬帆,过七洲^①,从安南港口,历巨港、麻六甲,经三笠^②,而入屿城^③,至其澳。计水程二百八十更,每更五十里,约一万四千里可到。

(王大海:《海岛逸志》卷一,

香港学津书店 1992 年版,第 1 页)

膺吃黎氏^④,华人呼为红毛,居于西北海之隅,与和兰相邻近。其人类和兰,衣服制度与和兰无异,音语字迹却又各别。制作精巧,其刀铳器皿为西北诸国之冠。在吧贸易者,皆处以土库(巨第也)^⑤。其交关亦皆遵吧国约束,而和兰待之甚厚,无敢有失。近有新垦之地,在麻六甲之西,吉礁^⑥之南,与大哞^⑦相邻,地名槟榔屿,但其立法苛刻寡恩,华人有

① 七洲,即七洲洋,指海南岛东北端之七洲列岛和西沙群岛附近的海面。

② 三笠,即今印度尼西亚的邦加海峡(Strait of Bangka)。

③ 屿城,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湾外诸岛的总称。

④ 膺吃黎氏,English 的音译。

⑤ 土库(巨第也),土库,马来语 Toko 的音译,指十六世纪以后西方殖民者在东方国家设立的商馆或商站,英译作 Factor,巨第,即巨宅,指大商行。

⑥ 吉礁,即吉打。

⑦ 大哞,即泰国的北大年。

在其地者，皆迁徙他处，不能堪焉。

(同上书卷三，第 53—54 页)

无来由，其种类甚多，散居四处。麻六甲、吉礁、巴东^①、望久里^②、马辰^③、里骂^④、知汶^⑤、把实^⑥之属，皆其类也。性狡狴反复，多有劫掠。于海洋中者，巢穴处于吉利门^⑦、龙牙等处，内地所谓艇匪者是也。出没无常，闽广患之。其言语和兰遵之，以通融华夷，如官音然。

(同上书卷三，第 62 页)

尿婆^⑧，形如妇人，有翼如鸟，栖于船桅之上，则水淫淫自桅而下，顷刻满舱。船中登桅安置帆索者名曰阿班，则速命其赤体发桅肆骂秽语，则飞去。不然，必有沉溺之忧矣。安南港口、六昆，柔佛之地恒有之，他处希少也。

(同上书卷四，第 119 页)

69. 暹罗考略

(暹罗)西南沿海属部众多，著者曰六坤、曰吉德、曰大哖、曰吉连丹、曰丁噶奴，此数部旋叛旋复，至今仍隶版图。南数

① 巴东，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岸的巴东(Padang)。

② 望久里，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岸的明古鲁(Bengkulu)。

③ 马辰，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的马辰(Bandjarmasin)。

④ 里骂，一说在安汶岛西岸的利马(Lima)，一说在松巴哇岛(Sumbawa)，北岸的比马(Bima)。

⑤ 知汶，即今帝汶。

⑥ 把实，疑为加里曼丹岛东岸的帕西(Pasir)。

⑦ 吉利门，今新加坡附近的卡里蒙岛(Karimun)。

⑧ 尿婆，指一种奇异的海鸟。

部曰彭亨、曰旧柔佛、曰麻六甲、曰沙刺俄等，则久怀叛志，自立酋长，不复纳贡。至旧柔佛部之新加坡岛，麻六甲部之内埠，吉德部之槟榔屿，延袤数百里，皆为英人割据。

（龚柴：《暹罗考略》，录自《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

70. 瀛海论

苏门答腊之东北有长岛为新加坡、麻刺甲，稍西别一小岛为槟榔屿。明以前，诸岛国屡通朝贡，与滇粤边徼安南、暹罗、南掌、缅甸诸国同列藩服。迨欧罗巴人航海远来，其始以重币购片土为埠头，泊舟立市，传播其教。盘踞既久，徒党日众，渐而攘其赋税，渐而劫其君长，渐而夺其土地，驯而致之，不劳而定。或遇有机会可乘，则以大兵蹙之，飙驰电击，等于拉朽摧枯。百余年间，岛夷剪灭略尽，惟苏禄以弹丸仅存。

（张自牧：《瀛海论》，录自《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第486—487页）

71. 出洋须知^①

由上海至香港二千一百三十九里，为中土内洋。由香港至西贡三千四百七十七里为外洋，乃出界第一码头（英公司不泊西贡，以新加坡为第一码头，槟榔屿为第二码头）。再向西北行，至新加坡二千四百二十一里，乃第二码头。再向北行五千七百里，入印度洋。

^① 《出洋须知》作者袁祖志（1827—？），浙江钱塘人，光绪初年曾出访欧美，著有《瀛海采问纪实》等书。

(袁祖志:《出洋须知》,录自《小方壶斋
輿地丛钞》第十一帙,第479页)

春夏秋冬,四时成序。寒来暑往,更迭有常。乃出大洋,历西贡、新加坡等处,则竟四时皆夏,草木不凋,其土人生平不知霜雪为何物,不但裘可不披,即絮亦可不拥,故人皆常年披单衣,赤双足,虽深冬犹盛暑然。循洋而南,暹罗、印度等界皆如之,缘距赤道最近故也。以上各处,气候既暖,日影亦较短。中土以三四月之日影为最长,而该处则交卯始启明,交酉即已落日。

(同上书,第480页)

72. 瀛海采问纪实

新加坡,英属。由西贡至此,计程二千四百二十一里。一名唛叻,初为巫乃由^①人所居,獠獠狃狃,不成人境,又为寇盗遁逃藪。加庆二十三年,英人踞而有之,辟草莱而立码头,日盛一日,渐成乐土。巫乃由主退居柔佛,英予以俸而不灭之,亦难得也。

英置总督一,设关榷税。置巡捕厅,设巡逻差,十户一人,稽查民间争斗、赌博及一切违禁等事。鸦片烟廊暨酒店甚多,两种生理,日纳税银二千元。妓寮极夥,税亦甚巨。置屋产者,利十税一,其他称是,一年所入,不知凡几。惟不容民耕种,平畴沃野,任其荒芜,不似西贡一带之成阡成陌也。其意谓地方多粟,则民易为乱,故禁令独严。近年,中国亦设有领

^① 巫乃由,又称巫来由,巫乃由人,今称马来人。

事官一员，现膺是秩者为左君秉隆，号子兴，广州驻防汉军人。府衙租于民间，颜其门曰“大清国领事府”。所以保护华人，诚善政也。

土民分为两种，一为巫乃由人，一为吉林人^①，皆黑如漆。吉林人尤陋，所居亦卑污特甚，大概从事工役及御车牧马等务者居多，亦间有贸易开肆者。此外，皆中土闽广人，约计有十余万。闽居其七，广居其三，半属富家巨室，类皆高其闲阔，颜曰中宪第、中议第、大夫第者甚多，以皆膺有职衔故也。开筵宴宾亦极丰腆，中西之俗参半。更有极富者，皆置花园，启广厦，车马精良，陈设珍异，莫不以为此间乐而无还乡之志焉。至于贫者，亦易于谋生，故趋之如鹜云。

滨海皆山，形势最胜。东西宽广计六十余里，南北计四十余里，大倍于香港者三，为欧洲各国人中国必由之境，盖中外之咽喉也。毗连暹罗、喀叻吧^②，土谚初有一暹二巴三喀叻之语。近则此地日盛一日，彼二处皆远不能及矣。

海口创置炮台有二，一在山南，一在山北，因山为垒，凡二重，制度、规模极称雄壮。兵分炮兵、步队为二，纪律亦极严明。

土亦赤壤，亦甚肥沃，与西贡相仿佛。因不种禾黍，故旷废甚多。所产胡椒、蔗糖、槟榔、椰子、白藤、红木、点锡、牛皮。

有电报局，有自来火，有自来水。其水于山下凿池为二，第一池犹浊，至二池则已清矣。二池之旁为井，井通机器房。

① 吉林人，又称吉宁人。

② 喀叻吧，又称噶罗巴，即今雅加达。

火引轮车旋转,则其水自由筒中逆行而上。上及山巅,亦凿二池,其水皆清。从此由管中散布下山,凡街衢要道处,皆立有铁筒,任人启机取水,挑运不竭。

(袁祖志:《瀛海采问纪实》,录自《小方壶斋
輿地丛钞》第十一帙,第453—454页)

73. 游历闻见录

泰西以华人之业农工者,勤操作,耐艰苦,而尤廉于取偿也,乐用之。新加坡多粤人,附公司轮船还香港者常四五百人,开往数亦如之。近来外洋拐骗工役,贩卖人口之风已戢,而新加坡固有承揽华工之行家,凡各国于险恶之地,劳苦之役,本籍人所不能任者,辄任之华人。需佣若干,向行家议价,立限召募华人,以工资稍胜,归期可待,不惮远去。既去之后,其督责驱策能任与否,不遑计矣。

(洪勋:《游历闻见录》卷一八新加坡人行,
光绪庚寅年上海仁记石印本)

74. 人境庐诗草

番客篇

……千帆复万箱,百货来交广。遂与西域贾,逐利争衰旺。而今论家货,问富过中上。凡我化外人,从来奉正朔。披衣襟在胸,剃发辫垂索。是皆满洲装,何曾变服著?……富贵归故乡,比骑扬州鹤。岂不念家山,无奈乡人薄。一闻番客归,探囊直启钥。西邻方责言,东市又相斫。亲戚恣欺凌,鬼神助咀嚼。曾有和兰客,携归百囊橐。眈眈虎视者,伸手不能

攫。诬以通番罪，公然论首恶。国初海禁严，立意比驱鳄。借端累无辜，此事实大错。事隔百余年，闻之尚骇愕。谁肯跨海归，走就烹人锅？言者袂掩面，泪点已雨落。……道咸通商来，虽有分明约。流转四方人，何曾一字著。堂堂天朝语，只以供戏谑。……近来出洋众，更如水赴壑。南洋数十岛，到处便插脚。他人殖民地，日见版图廓。华民三百万，反为丛驱雀。蛉螟不抚子，犬羊且无鞫。比闻欧澳美，日将黄种虐。向来寄生民，注籍今各各。周官说保富，番地应设学。谁能招岛民，回来就城廓？群携妻子归，共唱太平乐。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七，
商务印书馆 1931 年版，第 8—9 页）

75. 中外大事汇记

石叻一埠，自设立领事，至今不过二十年，而中国各省，每遇赈捐，无不竭力输将，集成巨款，盖虽身在异域，其惓惓故国之意，固未尝一日忘也。中国亦何忍置之度外，而不思竭力保护乎。夫爱之深者，其图报也必厚。（五月《星报》）

（倚剑生：《中外大事汇记》论说汇卷首之三《论出洋华民必须保护》，光绪二十四年广智报局本，第 30 页）

七月，博闻报登新加坡华民政务司报政公文，内有将西去年间由华来新加坡之人列出，兹特译登，以供众览。

由香港来者，男子三万八千三百二十七名，妇女六千零四十一口，小孩一千九百八十五口，共计四万六千三百五十三人。

由汕头来者，男子三万三千一百十四名，妇女五百七十三

口,小孩七百六十七口,共计三万四千四百五十四人。

由厦门来者,男子三万四千零八十六名,妇女一千六百四十六口,小孩三千零三十口,共计三万七千七百六十二人。

由海南来者,男子六千一百九十五名,妇女十一口,小孩二百零三口,共计六千四百零九人。

合共四处计男子十万零一千七百廿二名,其中自偿船税者共七万三千零六十名,除单来坡者八千八百五十九名;妇女共五千四百廿七口,童子三千四百八十二口。

华民立约为佣数列。兹将去年内赴坡华民政务司署立约往各埠为佣之数列举如左:

往麻六甲为佣者计九十二名;往英芙蓉及拿吉里士美兰,即日里务^①等处一百七十一名;实兰莪、吉隆二百二十二名;彭亨四百十五名;实撈越^②三百十八名;北慕娘之根那峇东颜^③及仙港那^④二百五十八名;柔佛一千五百三十三名;曼坡^⑤二百十五名;峇株巴葛^⑥八十一名;北慕娘之刺曷那卓^⑦一百六十九名;纳闽^⑧五十三名;新金山南省^⑨七十六名,白

① 日里务(Jelebu),又译作遮尔布;拿吉里士美兰,即森美兰。

② 实撈越,即沙撈越。

③ 根那峇东颜(Kinabatangan),今译为基纳巴唐岸,位于北加里曼丹。

④ 仙港那(Semporna),今译作仙本那,位于北加里曼丹。

⑤ 曼坡(Muar),今译作麻坡。

⑥ 峇株巴葛(Batu Pahat),今译作巴株巴辖,又称作旁加兰(Penggarang)港。

⑦ 刺曷那卓(Lahad Datu),又译作拿笃(拉哈达图)。

⑧ 纳闽(Labuan),又译作拉布安。

⑨ 新金山南省,即澳大利亚的南澳大利亚州(South Australia)。

蜡一百零七名；吉达^① 五百三十名。

又立约往荷属各地为佣之人开列：往巨港^② 为佣者六百十三名，吉隆汶^③ 六十二名，日里二千零八十六名，高低^④ 三百四十五名；三未^⑤ 六十名；峇劳士^⑥ 四名；龙葛^⑦ 二百七十三名；三宝垄^⑧ 七十一名；硕里顶^⑨ 三百六十三名，望加锡^⑩ 五十三名；内^⑪ 四十名；文岛^⑫ 二十名；泗水^⑬ 八十四名；井里汶^⑭ 十一名；新及^⑮ 六百五十八名；实刺傍^⑯ 三十名；码辰^⑰ 二十六名；南傍^⑱ 十名；宜猛^⑲ 七十七名；亚齐^⑳ 二百

-
- ① 吉达，即马来西亚的吉打州。
 - ② 巨港(Palembang)，又译作巴邻旁，位于苏门答腊。
 - ③ 吉隆汶，今地不详。
 - ④ 高低(Kutai)，位于加里曼丹岛。
 - ⑤ 三未(Sambas)，又译作三发，位于加里曼丹岛。
 - ⑥ 峇劳士，今地不详。
 - ⑦ 龙葛(Langkat)，位于苏门答腊。
 - ⑧ 三宝垄(Semarang)，位于爪哇。
 - ⑨ 硕里顶(Siak)，位于苏门答腊。
 - ⑩ 望加锡(Macassar)，位于苏拉威西岛。
 - ⑪ 内，可能指廖内群岛(Riau)。
 - ⑫ 文岛(Muntok)。
 - ⑬ 泗水(Surabaya)，位于爪哇。
 - ⑭ 井里汶(Ceribon)，位于爪哇。
 - ⑮ 新及(Singkep)，位于苏门答腊。
 - ⑯ 实刺傍(Serabang)。
 - ⑰ 码辰(Bandjarmasin)，在加里曼丹岛南部。
 - ⑱ 南傍(Lampung)，位于苏门答腊。
 - ⑲ 宜猛(Emma)，位于苏门答腊。
 - ⑳ 亚齐(Atjeh)，在苏门答腊。

四十六名;龙牙^① 一百七十六名;沙东^② 五十三名;安班兰^③ 六名;峇厘^④ 十四名;坤甸^⑤ 四十九名;峇厘陵^⑥ 五名,务郎雁^⑦ 十名;亚沙汉^⑧ 十一名;巴东^⑨ 五名;直那知^⑩ 二名,石码丁宜^⑪ 五百四十八名,勿里洞^⑫ 五十二名,瓜亚名地^⑬ 三十一名,智茂居邦^⑭ 二名,安汶^⑮ 四名,英得宜里^⑯ 一百六十三名,关丹之吉巴万^⑰ 七十四名。内计福建人五百十四名,潮州二千二百四十一名,广府三千七百三十名,加应州四百二十一名,海南四百七十四名,惠州二千四百二十四名,高州三百零六名,广西九名,湖南五名,四川一名,江苏一名,湖北一名。

(同上书论说汇卷首之三,第31页)

星洲考略

- ① 龙牙(Lingga),今译为林加群岛。
- ② 沙东,今地不详。
- ③ 安班兰(Ampenan),位于小巽他群岛。
- ④ 峇厘(Bali),今译巴厘。
- ⑤ 坤甸(Pontianak),位于加里曼丹岛西部。
- ⑥ 峇厘陵(Baleleng),位于小巽他群岛。
- ⑦ 务郎雁,今地不详。
- ⑧ 亚沙汉(Asahan),位于苏门答腊。
- ⑨ 巴东(Padong),位于苏门答腊。
- ⑩ 直那知(Tjimah),又称芝马圩,在爪哇岛。
- ⑪ 石码丁宜(Tebing Tinggi),位于苏门答腊。
- ⑫ 勿里洞(Belitung)。
- ⑬ 瓜亚名地,今地不详。
- ⑭ 智茂居邦,今地不详。
- ⑮ 安汶(Ambon),位于马鲁古群岛。
- ⑯ 英得宜里(Indragiri),在苏门答腊岛。
- ⑰ 关丹之吉巴万,今地不详。

星加坡，本巫来由部落，古称柔佛国。狃狃獠獠，莫可详已。归英保护，不满百年。欧亚二洲，轮船往来。华人流寓，商务繁兴。因民之力，遂成巨镇。在南洋各岛中，称极盛焉。内地仍听巫来由自主，故柔佛之名不改。沿海埠头政治，一禀英人。英人因称为星加坡，亦曰实叻。星加坡犹云泊船口岸，实叻犹云海门也。

然余尝登高而望，每当夕阳西匿，明月未升，隔岸帆樯，满山楼阁。忽而繁灯遍缀，芒射于波光树影间者，缭绕回环，蜿蜒绵亘，殆不可以数计。及与驰孔道，驾轻车，则又灯火万家。平原十里，与顷者相薄激，明月为之韬彩，牛斗为之敛芒。若是者街鼓犹如，东方发白，犹未阑也。乃顾而嘻曰：岛人尝称新加坡为星加坡，问以为译音之偶异耳。今而后知星之为美，其在斯乎。然是坡也，一岛濛洞，下临无地，混然中处，气象万千。既以星加是坡为表异，何不以洲名星坡为纪实耶。星洲都人士知星洲为表异也，亦群而和曰星洲。载述于此，为新加坡得号所自。

至星洲受廛之士，华人居其九。流寓者八，土著者一。间有六七传，而乡音冠履，尽弃华制者，问其先，固自麻六甲来也。英属近称三洲府，曰星加坡、麻六甲、槟榔屿。星、槟二岛，皆孤峙海滨，独麻埠与亚洲大地毗连，壤土尤广，故垦荒为久。我国初，沿海居民谋食南洋者，虽取海道，星、槟未开，咸以麻为归宿。其时海禁严，犯无赦。既饥驱而作孑身远出之计，故知故乡永弃，亦复无可如何。求偶于斯，滋族于斯，华巫通种，由来久矣。

亦越道、咸、同、光，先因欧美数大国之请，始通商船，继得

使臣薛福成之奏，始弛海禁，相距盖二百余年。此二百余年中，流寓而土著，而巫籍，而英籍。上无家学师承，下囿故乡曲说。朝不闻汉京明诏，野不见夫子宫墙。非中非西，惟俗是师。是故不通巫言，无以狭岛上戚里之欢。即言光裕，亦第安下泽款段之素，求能自拔于二百余年中。

如东亚、西欧所称闻人者盖寡，其尤失先着者，在于妇女之妆饰，语言习尚，尽从巫俗。而于我华犹有一斑之似，则仅佞神及称谓间耳。辄从故老闻华人初来，多吾闽漳泉乡人，其从麻埠求妇也，男俾从父，女俾从母。由麻埠以迄星、檳南洋各岛，一遵往昔，莫之或越云云。余既因流竟委意当日流寓诸君，必多拘于乡俗，重男轻女，有以致是。而不知日后改归西人保护，有男女平权之利益也。其子幼与母习，天性少成，与母亲，即与父疏。久而久之，女与母殊，子与母习。易华而巫，尽变种质。理有固然，势成难挽。试思自华人流寓，至今生养休息，不如几何。为问某也女，某也妇，某也母，能通中文或西文之意理者乎，无有也，安在而能善其后耶！目下沪上有创设女学堂之举，效西学教法。若在沪上延聘数人来岛，使之聚学一堂，其渐移默化，必自可睹。星洲诸君，如有意乎，奈敢左袒以示。

（同上书兵防汇第五之二，第 16—17 页）

南洋流用日本银元

据新加坡领事报告，明治二十二年至卅年^① 三月，日本输人海峡殖民地银货六千三百五十七万八千六百六十八弗，

^① 当公元 1890 年至 1898 年。

海峡殖民地输出至日本者五百五万四千七百五十弗，输入多于输出五千八百五十二万三千九百十八弗。然本邦所输入皆银元，输出至本邦者皆墨银，然则本邦银元流通于海峡殖民地者，乃有六千三百五十七万余元，加之由香港、上海至其地者尚不少。如此则本邦银元非常信用矣。尚有流布至附近诸国，如小亚细亚、阿刺伯及印度诸地。其区域之广大，如何变迁，可得而知矣。又金融社会据此地书记官长之信，海峡殖民地及英属马俾诸国，本邦银货流通者千六百万弗云。（七月《知新报》译东京日日新闻）

（同上书商业汇第七之三，第 10 页）

吉隆矿务

南洋吉隆锡矿，名目繁多，有曰公司工者，有曰份子家者，有曰散砂，有曰打隆，种种不一。而其采锡之法，大都不外如是。大抵散砂则三五人合伙可以为之，自采自卖，不须东家资本，亦不受人节制，其余皆雇工之流耳。

近锡价大昂，各工人多作散砂，不受人招雇，故各公司招伴甚难。每月工金出至九元六角，不可谓薄矣，而卒之受雇者少。可见锡价太高，获利固厚，而招伴亦难，天下事固无两利者矣。

锡米大小固不一，而形色厚薄多寡亦不一。大抵锡米多杂于砂中，故必连砂采起，用水淘净，乃为锡米。而又有所谓锡米仓者，纯是锡米，不杂泥砂，由矿采出，不须淘净，即可售卖，此之谓锡米仓。仓者言其纯是锡米，比之贮谷之仓，纯是米粟，不杂余物也。此等锡米仓，固不常见，亦不易得，得之者即为富家翁矣。有客籍人范昌者，侨寓吉隆多年，向均以采锡

为业,前日在巴列丁牙地方掘得锡米仓一所,仓不甚广,纵横圆径约可数丈,友人曾往观者,云此地可采锡万余排。夫三百斤乃为一排,为数已属不赀,况不只万余排乎。非有厚福者,乌能享此。(十月《国闻报》)

(同上书矿务汇第九,第44页)

星坡医院考医

昨日为同济医院招考医生之期,钟报十响,各值董齐集院中,颇形严肃。与试医士,皆自带笔砚,陆续而至。计建帮四名,广帮十名,潮帮三名,客帮四名,通共二十一名。时至亭午,诸董事乃当堂拈题面试。首题脉经论,次题营卫生会论,三题问元胡索药性,主治何病,行何经。限下午四点钟缴卷,不许继烛。迨一下钟暂停,吃鸭丝面以当午餐,取其便也。闻其最先完卷者为李君维桢,系泉州人。所缴各卷,该院董亲自弥封盖印,藏之篋中,十分慎重。闻将汇寄本坡总领事署,托其转送评阅。拔取二名,以补院中医席之缺。鄙意既经此番考取之后,尤当另立章程,分功过而定赏罚。其有医学渊博,医品端纯,为坡众所景仰者,每届年终,除例额修脯外,不妨酌给奖款,以资鼓励。其有荡检逾闲,败坏院规,如夏蔚南其人者,则当稟请地方官为之核办,毋稍宽恕。抑又闻之,院内医生每遇贫民就诊,辄不经意,三指按下,一言不发,旋即援笔开方给之而去,望闻问切之谓何?惟愿膺斯任者,以实心行实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将见谣诼不作,自能感召无麻。此固阖坡之幸也。(五月《天南新报》)

(同上书医理汇第十二,第8页)

76. 海国公余辑录

外国史略：槟榔屿，前本荒岛，乾隆五十年，英国公班牙^①买为船厂。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七月十七日为屿开埠之期，对面沿海地方又归英国辖。

吉德纪略：乾隆五十一年，吉德既以槟榔屿让英，后十四年，复以威省割归英国，前后两次皆未奏闻暹罗王。王怒，于道光元年兴师问罪，夺其疆土。吉酋惧，逃往槟屿。

（张煜南辑：《海国公余辑录》卷一，
富文斋本，第5页）

槟榔屿考：英人失米利坚^②而得东印度，遂注意而东。乾隆丙午，有船主赖特者，为吉德王女婿，言以六千元赁槟榔屿对岸海湾隙地为埠头。加庆戊午，有母拉查者知此岛可辟为利藪，遂夺而有之。^③

吉德纪略：槟榔屿旧属吉德，乾隆五十年，英国甲必丹赖特代东印度公司与王立约，以一万元赁其地，八年后改每年六千元，永归英国管辖。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又升作每年一万元，自后如数完纳无异。嗣因海面有贼船来往，扰乱地方，复于屿之对岸买其片地，自母大港^④起，至克里安港^⑤止，计长

① 公班牙，Company 的音译，此处指英国东印度公司。

② 米利坚，即美利坚，指美国。

③ 乾隆丙午为公元 1786 年，当年莱特占领了槟榔屿，到 1800 年，英国才占领槟榔屿对岸的威尔斯利省。加庆戊午为公元 1798 年。文中说母拉查“夺而有之”，不知指哪一件事。

④ 母大港(Muda)，又译墨达。

⑤ 克里安港(Krian)，又译作高烟。克里安河，又称高烟河。

二十五迈,即今威烈斯省地也。每年加二千元,而一屿一省之地均英有之矣。

满刺甲纪略:当葡人得麻刺加时,西人番船以甲为东道主,是以贸易之盛冠南洋焉。继而帆樯四布,愈推愈远,甲遂稍衰,然巫来由部暨苏门答腊各埠犹以甲为总汇也。迨乾隆五十一年槟榔屿兴,于是巫来由部暨苏门答腊各埠以屿为总汇,而甲愈衰。新加坡兴,于是南洋各埠以坡为总汇,而屿亦衰。三埠之递为兴衰,有如此者。

(同上书卷一,第5—6页)

槟榔屿纪略:槟榔屿共方六百迈,光绪十二年丙戌,始将岛及对岸地改属息力,而槟榔屿仅方四百迈。

(同上书卷一,第7页)

白腊纪略:夸拉康萨^①,一小村也。在白腊河上流,英正总管驻扎于此。盖取其地适中,且与檳城相近。英国副总管驻扎拉鲁,且其地与檳城近,仅隔六十里。由拉鲁而至克里安河右大路相连,而至槟榔屿有电线。

(同上书卷一,第10页)

赘谈云:檳城华民政务司遗缺,英廷调辛达士署,是君本任星架坡巡理府,犹我国之太守者焉,故华人竞以太守呼之。为人谨饬廉干,饶有政声正,不独见客,能操粤语,无事舌人(俗呼为通事)也。

(同上书卷一,第14页)

新报云:华民好行义举,踊跃输将,本年间印度告饥,急于

^① 夸拉康萨(Kuala Kangsar),又译作瓜拉江沙。

望活,经大会堂会议后,中国领事官谢荣光,华商谢增煌、颜五美、林宁绰、林华钻、梁乐卿、纪德贵等各认捐金若干以助赈,襄成美事,此其一端也。又捐建病房,业已筹有巨款,现闻买定蒲罗地骨罗马书院之地,以便兴建,议由工部局核准。似此勇于为善,次第递举,良足加也。

(同上书卷一,第 16 页)

槟榔屿考:英人据有此埠,每年入口之货值一百六十万元,而出口之货可值二百万元。一隅之地,为利者若是,可谓厚矣。

(同上书卷一,第 18 页)

星报:光绪十五年己丑槟榔屿入口货值银四十三兆一十八万一千三百九十七元,出口货值银四十一兆八十三万三千四百八十八元;光绪十六年庚寅,槟榔屿入口货值银四十三兆七十八万八千四百元,出口货值银四十一兆八十三万三千四百八十八元。

按:槟榔屿以庚寅较己丑人口货多六亿余,计出口货则同减,槟屿之商务出不逮入,亦大略可睹矣。

(同上书卷一,第 19 页)

槟榔屿税饷

工部局告白:引自来水入住屋,每墩饷银一角。计一墩作二百五十(十)宜令申算,如纳饷四角,则可得水一千宜令。或引到码头及各水船或船澳公司者,每一千宜令纳饷八角。或引入制造处者,每一千宜令收饷银五角。至于钳合喉管之物料,皆由局置备,要用者照还价费,惟曲形之水喉塞及水管之转弯处所需物料,概免贴费。

工部局告白：凡有房屋业地，在工部局辖内者，视其税价之多寡，酌征餉收。每年缴两次，首期由西正月日起至六月三十号止。次期由西七月起至十二月三十一号止。届期并不发字通知，各宜自行缴纳，或代理有人亦可，其接手收银人，给有收单为据。或有逾期不纳，工部局定必按律出字通知，其通知字费银五角。如于十五天以内仍不交纳，定必出票查封，票费银一元。即将其家器、生畜变卖抵还，数或未敷，再将屋业，除国家什物不计外，概行拍卖抵偿。倘有不愿受其查封备抵者，议将逐月税项兑交工部收抵亦可。至于有向之租赁者，则可至本局查明物主曾否照章完餉，以免拖累。或典借亦然。或屋或地，每年必由局员会议一次，估定价数，记明部内，期由局员择定，预登宪报，及各日报，俾有产业者知期赴报。而局员于聚议之日均在座听断，酌定何处地方可以起税。倘有不愿依从者，听其到臬署理论。其有局员不为估价之业，概照旧收纳。

工部局告白：凡属易于兆祸生理及货物有气味者，在局辖之内，须到局报明，给领牌照，照章纳餉，方准开设。兹将各项生理酌抽税餉列左：凡各牌照，无论何时到领，均在西每年十二月满限。土油大宗生理，准领牌十二个月。亚答乾草生理三元，峇劳煎十二元，煤厂十二元，染布房六元，火炮店二十四元，制盐鱼十二元，煤气火十二元，灰窑六元，自米火柴二十四元，洗涤牲畜肠腹及煮热血之店九元，熬油九元，大间土油栈二十四元，小间土油店二元，缸底窑二元、硕莪廊十八元，煮盐六元，屠户十八元，制雪文九元，制糖六元，煮蜡油九元，矾牛皮二十四元，柴炭店六元，豢养牛马猪羊之圈栏概免征餉，鸡

鴨只許養至三十只以內。

工部局告白：馬車餉，每年繳納兩次，西正月起至六月三十號為上期，七月至臘月三十一號為下期。凡四輪馬車之有彈弓頁者，每年收餉銀十二元，兩輪者九元，四輪貨車，無論人畜駕御，均收銀八元。駕牛馬之貨車六元，以人駕之貨車四元。至於大小馬匹及騾，每只每年收餉銀二元，或由物主，或看管人照章完納。餉期定到期之第一日，即要交納。凡有置車牛馬，須以西字據實報之。如過三十天不報，查出罰銀二十五元。每年西正月及七日頒有局印之格式紙，令其自行寫明車式及牛馬若干，于一禮拜內交回局內備查，違者罰銀二十五元或五十元。不照期納餉者，出通知字費銀一元，若有別費亦歸物主支給。越一禮拜仍不交完，定必出票將其家器可以移動之物變賣作抵。

工部局告白：犬餉每年每只一元五角，凡在工部局轄內者，須報明備查。其頸宜系一皮圈，由局釘列號數。每年報期由六月一號起至五月三十一號止。每犬一只，屆期納銀一元五角。工部局員，凡有經收犬餉，宜頒發局印收單及注明該狗形狀之牌照，并銅制號數各一，畜犬之主人須與以皮圈或銅圈親自帶到局中報明，或將形狀毛色書明英字到局者亦可。各狗若無圈號，均可擊斃。局中大小人員有權可以稽查，其犯例者，無論在山園道路捉擊自由。

叻報：嶼地烟酒公司擬請下屆烟餉由光緒十九年起至光緒二十一年止，每月順增餉銀三千元。查舊餉月納六萬七千元，今增三千元，則一月七萬元矣。

按：水餉用者所不免，地餉居者所不免。牌餉雖為弭禍起

见,而作贸易者亦所不免。马车所以代步,狗所以守夜,二者有饷,则为富人设也。惟鸦片一项,统贫富而皆受其害。统计檳城男女老幼二十二万余人,年输鸦片、酒饷至八十四万元,是每人应匀七元矣。然酒饷无多,吸鸦片者不过五之一,是有引(癮)之人每约输饷三十五元,十年约输饷三百五十元,饷不过鸦片价三之一,合而计之,约千元。富者耗此千元尚不足惜,然以之创善举、济贫人亦种福之道,况贫者流落他乡,归计不果,为鸦片累者比比也。

星报:光绪十五年,檳城收厘印银十二万八千元,十六年收十三万三千元。

按:光绪十五年,坡收厘印银二十一万四千四百七十元,十六年收十九万三千七百元,减少二万余元。麻六甲十五年收厘印银一万七千元,十六年收一万二千元,减少五千元,惟檳城增五千元。

叻报:光绪十六年庚寅,实得力三府所收税共四百二十六万九千一百二十五元,较十五年已减十四万零八百零二元,缘领取人纸费及檳城烟饷减也。自新例颁行,每年约减收税十万元。

按:实得力三埠惟檳城饷款有增,余则日形支绌。实得力因英京加饷会议时言光绪十五年己丑所存款尚十六万元,次年庚寅所入已少四万九千元,至辛卯年更少一十五万元。向来三埠入款年增,至己丑年入款四百四十一万,自后递逊。合而计之,三年内少入五十八万九千元。当戊子年,实得力寄存英京款一百万,寄存印度款三十万,今则尽数以应军费,已无可筹之款,况又少去税项五十八万余元,观此情形,则财源之

匱不独中国然也。

(同上书卷一,第20—23页)

77. 五大洲百一十国秘笈

海峡殖民地

位置:在缅甸、暹罗之南,以小舟^①而成。

面积:二四六方里。

人口:五〇六五七七人。

地势:小丘到岁起伏,三面皆濒海。

政体:英国之属,遣总督治之,设行政、立法两部。

宗教:白人奉基督教。

教育:任其自由。

人种:马来人、支那人、东印度人杂居,土人怠惰。

国防:新加坡港筑炮台防御,炮兵少,步兵一大队守之。

财政:岁入三九八九一一弗,岁出三九一六一三弗。

气候:炎热。

土人业农,从英人商业。物产贸易品:锡砂、糖、咖啡、胡椒、米;输入木棉、阿片、铁具、罗纱。

交通:铁道二一〇哩,马车铁道一六哩。

都邑:开港首府新加坡兼港一八二六五〇人。

度量衡、货币,香港造币局铸造,使用银弗。

(冰竹生编:《五大洲百一十国秘笈》卷一,

光绪二十七年刊本,第9页)

① 原文如此,舟字疑误。

78. 万国地理全图集

麻海峡之东口有新加坡埠，北极出地一度十五分，偏东一百零四度。屿地不大，独出胡椒、槟榔膏。加庆二十三年，英国官宪买其屿。以后广开商路，不论何国船只赴市，概免税饷，遂为南海各岛贸易之中市。中国船只每年几十，巨舰常驾闽粤客数千人到此买卖、耕作，所居汉人共一万有余丁。此外，列西国夹板每年几百只，运进布帛、器皿，以南洋物产易之。居民早夜奔驰，日无宁晷。芜吉、芜来由等人^①住其海滨，皆属英人管辖。每年运进载出之货，价共计银八千九百万元。

槟榔屿在西北，有高峰。其土种植玉果、胡椒，所出不少。山水甚美，居民五万四千丁，其中有一万系汉人。对面沿海地方，又归英国辖，故立总交官兼摄槟、马、新等处。

（阙名：《万国地理全图集》，录自《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二帙，第3—4页）

79. 五洲括地歌

暹罗西南各番部，小国罗列滨海居。五兆余里分疆域，其中半入英版图。

极南岛曰新加坡，西南道广市舶多。缅甸国土在西北，全地尽被英包罗。

（蒋升：《五洲括地歌》亚细亚洲条，

^① 芜吉，指武吉人；芜来由，指马来人。

光绪二十四年慈母堂印书局版,第4页)

80. 地球韵言

英属要埠(旧名息力,一作石叻),曰新加坡,设衙物纳,巡抚同科。下有按察、辅政两司,水陆兵额,三千有奇。柔佛国王,退居近岛。名虽自主,实归英保。机器设厂,大小五所。书院三区,学子居处。中国书院,建额萃英。闽商捐建,好义性生(闽商陈金钟,海澄人,富数百万。光绪十二年,往查该部产业,华人八成,洋人仅二成)。地气极旺,有暖无寒。中岁衣服,只用縠纨。土人棕色,短裤齐腰。负物顶戴,不以肩挑。曰石兰莪,又曰卑力;吉隆、罇律,锡商雾集。曰麻六甲(生意不多,皆商人园屋),田宅经营。附近小埠,芙蓉、彭亨。西北海中,曰槟榔屿,暹属繁区,今为英据。

麻六甲距新加坡一百十迈,芙蓉一百六十迈,彭亨二百迈,石兰莪二百二十迈,卑力三百三十迈,槟榔屿三百八十迈(每启罗迈当约合中国二里)。

各处华民之数:新加坡约十四万,槟榔屿及其附近属地,共约十万,麻六甲约三万,卑力(罇律附)约八万,石兰莪(吉隆附)约十一万,芙蓉、彭亨各约三万,柔佛约十万。通共约六十万,设有总、副领事。

(张士瀛:《地球韵言》卷二,
光绪二十三年石印本,第3—4页)

81. 古今图书集成

《无锡县志》:俞尚书溥,初官都府参军,奉使满刺加国,历

三年乃归，得卜龟术。选巨龟藏之密室，饮以清泉，餉以绿苔，岁可用一卜。将卜，先斋七日，以薄漆涂龟腹，俟其漆裂，如灼文，以验吉凶，胜于火灼。溥得二龟，一长尺有三寸，一长尺有半寸。又携得二种药，一名阿止儿，状如苦参，疗内伤；一名阿息，类地骨皮，治金疮。

（蒋廷锡：《古今图书集成》方輿类编边裔典卷九六，
光绪甲申上海同文书局本，满刺加部类考之六）

四、针 路

1. 东西洋考

西洋针路

镇海卫太武山^①（打水二十托^②，……出大担门^③，半更^④，船过此，用丁未针，四更，取大小柑^⑤。）

大小柑橘屿（……船从外过，内打水十五托，外二十五托，用坤未针，三更，取南澳坪^⑥。）

南澳坪山（……坪山者，远望只一山，近有三门。西南边一派沈礁，与澳相连。内打水十八托，外打水二十五托，船从外过，用坤申，十五更，取大星尖^⑦。）

大星尖（……大星尖赤石甚尖，故名。内打水三十五托，

① 太武山，今福建省龙海县东南镇海角。

② 托，是古代航海测量水深浅的单位。测量水深浅，名为打水。“长如两手分开者为一托”，约合旧尺五尺。一般在浅水区用点竿测量深浅；在深水区则用数十丈绳系一铅锤，锤底涂蜡油或牛油，使它能粘带泥沙，以探知水下究属泥底、沙底或石底。

③ 大担门，今福建省金门岛附近的大担岛。

④ 更，古代航海计算里程的单位，一昼夜分十更，一更约合六十里。

⑤ 大小柑，或称大小柑橘屿，今福建省东山岛外之兄弟岛。

⑥ 南澳坪，指今广东省饶平县柘林湾外的南澳岛。

⑦ 大星尖，今广东省惠东县南部海上的岛屿。

外四十五托。用坤申针，七更，过东姜山^①。)

东姜山(对开，打水四十五托，其前为弓鞋山^②。)

弓鞋山(山如弓鞋样，对开，打水四十九托，内外俱可过船。其前为南亭门^③。)

南亭门(对开，打水四十七托。用单坤，五更，取乌猪山^④。)

乌猪山(上有都公庙，舶过海中，具仪遥拜，谓其神祀之。回用彩船送神。洋中打水八十托。用单申针，十三更，取七洲山^⑤。)

七洲山，七洲洋^⑥（《琼州志》曰：在文昌东一百里，海中有山，连起七峰，内有泉，甘冽可食。元兵刘深追宋端宗，执其亲属俞廷珪之地也。俗传古是七洲，沉而成海，舶过，用牲粥祭海厉，不则为祟。舟过此极险，稍贪东便是万里石塘……舟犯石塘，希脱者。七洲洋打水一百三十托。)

又从七洲洋(用坤未针，三更，取铜鼓山^⑦。)

铜鼓山(……坤未针，四更，取独珠山^⑧。)

独珠山(俗名独猪山。《琼州志》曰：……在万州东南海中，峰势高峻，周围五六十里。南国诸番修贡，水道视此为准，

① 东姜山，位于广东珠江口外的万山群岛。

② 弓鞋山，指万山群岛的鞋洲。

③ 南亭门，这里的南亭门，位于万山群岛。

④ 乌猪山，又名乌猪门，今广东省台山市上川岛东南之乌猪洲。

⑤ 七洲山，今海南省东北部沿海之七洲列岛。

⑥ 七洲洋，今海南省东部一带洋面。

⑦ 铜鼓山，今海南省文昌县东部的铜鼓角。

⑧ 独珠山，今海南省万宁县东南的大洲岛。

其洋为独珠洋。舶人云,有灵伯庙,往来祭献。打水六十五托,用坤未针,十更,取交阯洋^①。)

交阯洋(……打水七十托,用坤未针,取占笔罗山^②,是广南^③港口。)

又从交阯洋(用坤未针,十一更,取外罗山^④。)

外罗山(远望成门,近看东高西低,北有椰子塘,西有古老石。船傍西行,打水四十五托。用丙午针,三更,取马陵桥^⑤,其内为提夷^⑥,是交阯属县。)

提夷马陵桥(打水二十五托,内外俱可过。船南边有礁出水,用丙午针,四更,至交杯屿^⑦,即新州港口。)

新州港^⑧(国朝为新安府。)

新州交杯屿(两屿相对如交杯状,故名。内打水十八托,用丙午,三更,取羊屿^⑨。)

羊屿(有小石塔,好抛船。内打水八九托,外二十托。南有羊角礁,不可近。用丙午针,三更,取烟筒^⑩。)

烟筒山(此交阯、占城分界处也。以状似烟筒,故名。虽

① 交阯洋,今越南北部沿海一带。

② 占笔罗山,今越南广南一峴港省会安县东部海上的占婆岛。

③ 广南,今越南广南一峴港省。

④ 外罗山,今越南中部海岸外,指广东群岛中的列岛(Re)。

⑤ 马陵桥,今越南义平省沿海岛屿。

⑥ 提夷,今越南义平省沿海岛屿。

⑦ 交杯屿,今越南义平省归仁港外之芳梅。

⑧ 新州港,今越南的归仁港。

⑨ 羊屿,今越南归仁港外的 Gambir 岛。

⑩ 烟筒山,位于今越南中部海岸华列拉角以北。

极澄霁，亦顶上有氤氲气。用丙午针，三更，取灵山^①。）

灵山（……开，打水六十托，用单午针，二更，取伽楠貌^②。）

伽楠貌山（港内有三屿，潮涨则不见山。远过，打水十五托，用坤未针，五更，由圭龙屿^③取罗湾头^④，即占城港口。）

占城国罗湾头（打水五十托，用坤申针，五更，取赤坎山^⑤。）

赤坎山（……近打水二十托，外十八托，用单申针，四更，取鹤顶山^⑥。）

又从赤坎山（单未，十五更，取昆仑山^⑦。）

又从昆仑山（用坤申及庚酉针，三十更，取吉兰丹。）

吉兰丹（即大泥港口，用坤申，七更，入港是大泥国^⑧。）

又从昆仑山（用坤未针，三十更，取斗屿^⑨。）

斗屿（用丁午针，五更，取彭亨国。）

彭亨国（一名彭坑，单午，五更，取地盘山^⑩。）

地盘山（在彭亨港外，外打水二十八托，内四十托，三更，

① 灵山，在今越南富庆省槟榔湾达约港。

② 伽楠貌山，在今越南富庆省槟榔湾内。

③ 圭龙屿，在越南富庆省沿海槟榔湾内的龙屿（Hon Lon）。

④ 罗湾头，指越南藩朗南面的巴达兰（Padaran）角。

⑤ 赤坎山，在今越南东南部海岸的格嘎（Ke Ga）角附近。

⑥ 鹤顶山，在今越南东南部海岸头顿角（Cap st. Jacques）一带。

⑦ 昆仑山，指越南南部海中的昆仑岛。

⑧ 本书把大泥（北大年）与淳泥（加里曼丹）相混，此处应指北大年。

⑨ 斗屿，今马来西亚瓜拉龙运（Kuala Dungun）港外的 Tenggol 岛。

⑩ 地盘山，即地满山，指今马来半岛东海岸潮满（Tioman）岛。

至东西竺^①。)

东西竺(此柔佛地界也。用丁未针,十更,取罗汉屿^②即柔佛港口。)

柔佛国(一名乌丁樵林。)

罗汉屿(有浅,宜防,往来寻白礁^③为准。往满刺加从北边过船,用庚酉,五更,入龙牙门^④。)

龙牙门(……中打水三十托,北二十托,南八九托。又过淡马锡门^⑤,用庚酉及辛戌针,三更,取吉里问山^⑥。)

吉里问山(打水二十七托,两边有浅。用乾亥针,三更,取昆宋屿^⑦。)

昆宋屿(打水二十五托。用单亥针,五更,取箭屿^⑧。)

箭屿(打水三十四托。用乾戌针,五更,取五屿。)

五屿(先时酋用镇于此,此中有真五屿,假五屿。沿山而入为麻六甲。)

麻六甲(即满刺加国也,舶人音讹耳。在古为哥罗富沙地。)

(张燮:《东西洋考》卷九,第171—176页)

① 东西竺,指今新加坡海峡东部的 Pulau Aur 岛。

② 罗汉屿,指今新加坡海峡廖内群岛的宾坦(Bintan)岛。

③ 白礁,在新加坡海峡东口的佩德拉—布兰卡岛。

④ 龙牙门,这里新加坡海峡。

⑤ 淡马锡门,指新加坡海峡中段水道。

⑥ 吉里问山,又作吉利门,指苏门答腊岛东海岸外的卡利门(Karimuzan)岛。

⑦ 昆宋屿,应为毗宋屿,指今马六甲海峡东部的皮散(Pisang)岛。

⑧ 箭屿,位于马六甲的东南部海上,又称射箭屿。

2. 四夷广记

广东至满刺加针路

自广东东莞县南亭门放洋,南至乌漭洋、独漭洋、七洲洋,星盘坤未针至外罗,坤申针四十五程至占城旧港,经大佛灵山,其上烽墩,则交趾属也。又未针至崑崙山洋,直子午收龙牙门港,西行二日程至其国。

又满刺加陆行,可达暹罗国。

福建安民镇往满刺加国针路

五虎门^①安民镇出门,过梅花浅^②,船从三礁外打水一丈八尺过浅,取官塘山^③。打水船行三礁东北正路过,用巽己针取东沙山^④,用坤申针三更船取牛屿^⑤,用坤申针四更船平乌丘山^⑥,用坤申针七更船打水七八托,西边过船,近山泥地好住船,平太武山,用坤申七更船平南澳山及外洋平山,用单申针十五更船平大星尖,用坤未针七更船平东姜山及南亭门,用坤未针五更船取乌漭山,用坤未针十三更船平七洲洋山,用坤未针七更船平独漭山,用单未针二十一更船取外罗山山外过,

① 五虎门,位于福建省闽江口以北的海上。

② 梅花浅,位于福建省长乐县沿海。

③ 官塘山,位于福建省闽江口外的马祖列岛。

④ 东沙山,位于福建省闽江口外白犬列岛东南。

⑤ 牛屿,位于福建省闽江口外马祖岛以南。

⑥ 乌丘山,即乌丘屿,在福建省湄州岛以东。

用丙午针七更船见校杯屿及羊屿外过船,用丙午五更船平大佛灵山,用单午针三更船平伽蓝藐山,用丁午针五更船平罗澳头^①,用坤未针五更船平赤坎山外洋过,有玳瑁鸭,船近坤申,看不见玳瑁州^②,用单未针十五更船取昆仑山外过,用单丁未针四十二更船取苕麻山^③及东西竹^④、将军帽^⑤,内有火烧山^⑥,用丁针七更船平马鞍山^⑦及达罗汉屿,并白礁北边进妙,用丁针五更船取龙牙门,夜间不许行船,切防南边牛屎礁^⑧,过长腰屿,又防南边沙塘浅及凉伞礁^⑨,用单午针二更船平吉里闷山,用单乾针三更船取昆宋屿,用单亥针三更船取射箭山,用乾针五更船取五屿,收满刺加为妙。

满刺加回福建五虎门针路

五屿开船,用辰己针五更船平射箭山,打水十九、二十托,用辰巽三更船平昆宋屿对开,南边有浅,北边坤申尾有老古浅,用单巽针三更船取吉里闷山,沿北边坤申,都是泥浅,用单辰针及乙辰针三更船平长腰屿,不可贪南,南边有凉伞礁及沙

① 罗澳头,即罗湾头。

② 玳瑁州,今越南港口头顿东部海中的岛屿。

③ 苕麻山,又称苕盘山,地盘山。

④ 东西竹,即东西竺。

⑤ 将军帽,即今马来半岛东南岸外的锡里布阿(Sribuat)群岛中的丁宜岛(Tungi)。

⑥ 火烧山,位于丁宜岛的南部。

⑦ 马鞍山,在今新加坡海峡。

⑧ 牛屎礁,一说是新加坡海峡的布法罗(Bufalo)礁;一说是林加群岛的塞班卡岛北面(Sebangka)。

⑨ 凉伞礁,指新加坡海峡的Labon岛。

塘浅。出龙牙门不许夜间行船，用单卯针取官屿^①，不可贪南，南边有牛屎礁。用申卯针五更船取白礁北边过船，打水十五托，正路船身又不可贪北边，切防达罗汉礁及有高低石礁。若离白礁远了，用癸丑针七更船取将军帽及东西竹并苧麻山内过船，用子癸针四十五更船取平昆仑山外过船，用癸丑针十五更船平赤坎山，若船身开，犯玳瑁州；若船身陇，恐玳瑁鸭，玳瑁礁。用丑艮针五更船取罗远头，用单亥针及癸丑针五更船取伽蓝藐，用单子针三更船取大佛灵山，用壬子五更船取校杯屿及平羊屿，并新州港口，用壬子针七更船取外罗山东边过船，用单丑及丑癸针二十更船平独潞山，用单艮针五更船平铜鼓山，用艮寅针二十更平大星外过船，用艮寅十五更船平南澳山及平山，用艮寅三更船大小耳山外过船，用单艮四更船平大武山，用单艮针七更船平乌丘山内过船，用艮寅针四更船平中屿，用丑艮针五更船讨东沙山外过船，用壬寅针取三礁及官塘，收五虎门妙也。

暹罗往满刺加针路

离浅用丁午针十更船平佛屿^②，用单丙针十更船大小苏梅山^③，山内有三门，都是可过船。用单午针十五更船平玳瑁屿^④，屿内是中朴浅，船不可近坤申行，用丙午针十更船平孙

① 官屿，一说是新加坡海峡的淡峇古(Tembakul)岛；一说是廖内群岛。

② 佛屿，在今泰国曼谷至萨木伊(Samui)岛的航道间。

③ 大小苏梅山，大苏梅山为泰国的萨木伊岛，小苏梅山为萨木伊岛北面的潘甘岛(Phangan)。

④ 玳瑁屿，今泰国洛坤港外克拉岛(Krah)。

姑那港口^①，有二屿，名叫角奴、角猫^②，外过船，用丁午针五更船取六坤下池^③，其坤申尾有浅生开是李太泥^④地方，用单丙针七更船平吉兰丹港口^⑤，用丙午针四更船平三角屿^⑥，内过船，见吉贝屿^⑦在船头，并有一圆光屿^⑧，可近外大屿行妙，内有小屿不可近也。用单午针五更船平斗屿内过船，用单丙针五更船取彭坊^⑨港口，用单丙针五更船平地盘山及东西竹，将军帽俱在外，火烧山及猪母山俱放在内门也。可行丙午针七更船取达罗汉屿，屿北边坤申有浅，船在达罗屿内过船妙。若不行内门，往外寻白礁，望白礁打水十五托正路，若白礁在，在马户边过船，又不可近罗汉屿。用庚酉针五更船入龙牙门，流水紧，夜间不可行船，用庚戌及辛戌针三更船取吉里闷山，用乾戌针三更取昆宋屿，用单乾针五更取射箭屿，用乾亥针五更船取五屿，四五托抛船，坤申是满刺加为妙也。

满刺加国回暹罗针路

五屿开船，用巽己针五更船平射箭屿，用单巽针五更船取昆宋屿，南边有浅，用单辰针三更取吉里闷山，沿北边坤申，使

-
- ① 孙姑那港，指今泰国的宋卡。
 - ② 角奴，宋卡港外的 Koh Gru 岛；角猫，宋卡港外的 Koh Mu 岛。
 - ③ 六坤下池，指今泰国的北大年角。
 - ④ 李太泥，指泰国的北大年。
 - ⑤ 吉兰丹港口为哥打峇鲁 (Kota Bharu)。
 - ⑥ 三角屿，指马来半岛东岸外的珀亨提安 (Perhentian) 群岛的岛屿。
 - ⑦ 吉贝屿，位于马来半岛东岸外的大雷丹岛 (Great Redang) 附近。
 - ⑧ 圆光屿，在马来西亚丁加奴州东北岸外的 Lang Tengah 岛。
 - ⑨ 彭坊，即彭坑、彭亨。

用乙辰针三更船讨长腰屿,防屿南边有凉伞礁及塘浅沙。入龙牙门,防北边牛屎礁,用乙卯针五更船取马鞍屿,屿内可过船,防北边坤申尾有浅。若是外出望白礁,打水十五托,正路船在白礁凡^①铺过,船离礁远,用单子针及子亥针五更船平火烧山及外东西竹,并将军帽,并前地盘山,用单壬针及壬癸针五更船平彭坊港口,用单子针十更船取斗屿,船在内过,用壬子针五更船取吉贝屿及一员顶屿,俱在外过,船在此屿内行妙,不可贪西边小屿,有沉礁。前头是三角屿,放在外上,内有小屿,放在内边,船往中行,用壬子针四更船吉兰丹港口,用单子针七更船取孛大泥及六坤下地,其坤申尾有浅生开,用壬子针五更船取孙姑那港口,口外有二屿,各唤角奴、角猫,用壬子针十更船取玳瑁屿内过,防坤申边中朴浅生开,打水四五托行为妙。用单子针十更船取大小苏梅山,山内有三门都可过船,用壬子针十更船取佛屿,用单壬针十更船取龟山^②,用单壬针十五更船平笔架山^③,用单子针十更船收暹罗港口为妙也。

(慎懋赏:《四夷广记·海国广记》,
玄览堂丛书续集,第101册)

3. 顺风相送

广东往磨六甲针

南亭门放洋,用坤未针五更船取乌猪山,用单坤十三更取

① 凡,应为帆。

② 龟山,位于暹罗湾北部,似为梭桃邑东南的萨梅散岛(Same Sam)。

③ 笔架山,指曼谷湾内的克兰岛(Khram)。

七洲洋,坤未针七更船平独猪山,单未针二十更取外罗山外过,丙午针七更船平校杯及羊屿,内外可过,船沿山使前是占城新州港口屿外过船。用丙午针五更是灵山大佛,放彩船。丙午针三更取伽楠貌,用丁午针五更船取罗湾头,用坤未针五更船取赤坎山。船身开,恐犯玳瑁州;笼,恐犯玳瑁礁。用坤未十五更船取昆仑山外过,用丁未二十更船用单未二十五更船取苾盘山及东西竹、将军帽。远看见将军帽内及火烧山,丁未针十五更船取白礁,北及南鞍^①并罗汉屿,白礁在帆铺边过船,用单酉针五更船取龙牙门,夜不可行船,防南边有牛屎礁,过门平长腰屿,防南边沙浅及凉伞礁,用辛戌针三更船取吉里闷山,乾亥针五更船平昆宋屿,单亥针五更船取前屿^②,乾针五更取五屿,沿山使取磨六甲妙。

满刺加回广东针路

浯屿门放洋,用辰巽五更船平射箭山,打水十九托,用辰巽五更船取昆宋屿,打水十二托,对门南有泥浅,北边坤申尾有老占石浅。单巽针三更取吉里闷山,沿山使北边坤申尾谨防。单辰针并乙辰,二更取长腰屿不可行,南,恐犯凉伞礁及沙塘浅^③。出龙牙门,夜间不可行船。单卯针取官屿,防北边牛屎礁。甲卯针五更船取白礁北边过行船,打水十五托正路,防北边罗汉屿,有礁,打水六七托正路,要防礁浅,方出门离白

① 南鞍,即马鞍山。

② 前屿,应为射箭山、箭屿。

③ 沙塘浅,位于新加坡海峡内,一说是 Aagup 岛北面的暗礁;一说指 Nipa 岛。

礁远。用丑癸十更船平苾盘山外,东西竹在东边内过。用子癸针及单癸四十五更取昆仑山,照前取浯屿为妙。

(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
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55—56 页)

4. 指南正法

浯屿往麻六甲针路

依前昆仑针路,用坤未、单未四十五更取茶盘^①及东西竹,远看将军帽在内及火烧山,用丁未十更取白礁及马鞍山并罗汉屿,沿白礁外边外。用单酉五更取龙牙门,夜间不可行船,切防。南边有半床礁是长腰屿,亦防南边有浅沙塘并凉伞礁。用辛戌三更吉里汶,又单乾三更取昆宋屿,打水十三托。用单亥五更取大小射箭屿,用乾亥五更取五屿,沿山驶是麻六甲,妙也。

麻六甲回浯屿针路

开驾用辰巽,五更取射箭屿,用辰巽三更取昆宋屿,打水十三托,对开有浅,北返有昆身^②尾,在善古石浅,用巽己三更取吉里汶,前北边昆身尾须防。用单辰及乙辰三更,取长腰屿,切莫过南边,宜行北边过船,打水十四五托,又防北边罗汉屿北有礁,打水十七八托,正路打水出门须防白礁屿,用亥并壬子五更取茶盘,一更开用子癸四十更,打水三十托,见昆仑

① 茶盘,即苾盘山。

② 昆身,应为坤申。

在船头上势角。用单癸平昆仑，三更开，依前针路而行，妙哉！

（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
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192 页）

附 录

1. 引用书目

- 汉书 班固 中华书局校点本
水经注 桑钦撰 酈道元注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版王国维校本
宋书 沈约 中华书局校点本
梁书 姚思廉 中华书局校点本
陈书 姚思廉 中华书局校点本
隋书 魏征等 中华书局校点本
旧唐书 刘昫等 中华书局校点本
新唐书 欧阳修 宋祁 中华书局校点本
唐会要 王溥 丛书集成初编本
通典 杜佑 万有文库本
艺文类聚 欧阳询 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南海寄归内法传 义净 中华书局 1988 年校注本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义净 中华书局 1988 年校注本
宋史 脱脱等 中华书局校点本
宋会要辑稿 徐松辑 中华书局影印本
岭外代答 周去非 丛书集成初编本
诸蕃志 赵汝适 中华书局 1956 年冯承钧校注本
云麓漫钞 赵彦卫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高僧传 赞宁 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本

- 太平御览 李昉等 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册府元龟 王钦若等 中华书局影印本
元史 宋濂等 中华书局校点本
异域志 周致中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大德南海志 陈大震 广州地方志研究所 1986 年刊本
岛夷志略 汪大渊 中华书局 1981 年苏继庠校注本
明史 张廷玉等 中华书局校点本
明实录 江苏国学图书馆抄本影印本
国榷 谈迁 古籍出版社 1958 年版
明会典 申时行等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万历刊本
明一统志 李贤等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续文献通考 王圻 万历三十一年刻本
瀛涯胜览 马欢 中华书局 1955 年冯承钧校注本
星槎胜览 费信 中华书局 1954 年冯承钧校注本
西洋番国志 巩珍 中华书局 1961 年向达校注本
菽园杂记 陆容 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前闻记 祝允明 丛书集成初编本
西洋朝贡典录 黄省曾 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海语 黄衷 岭南遗书本
四夷馆考 王宗载 东方学会 1924 年排印本
东西洋考 张燮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殊域周咨录 严从简 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咸宾录 罗日褰 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皇明象胥录 茅瑞征 北平图书馆影印崇祯刻本
名山藏 何乔远 台北影印崇祯刻本

- 鸿猷录 高岱 丛书集成初编本
 五杂俎 谢肇淛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越峤书 李文凤 中山大学 1958 年油印本
 四夷广记 慎懋赏 玄览堂丛书续集本
 天下郡国利病书 顾炎武 台北广文书局影印武英殿聚
 珍版
 清史稿 赵尔巽等 中华书局校点本
 清实录 沈阳崇谟阁本影印本
 明清史料(庚编) 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0 年刊本
 清季外交史料 王彦威辑
 大清一统志 和珅等 四库全书本
 嘉庆重修一统志 穆彰阿 四部丛刊本
 清朝通典 清官修 万有文库本
 海录 谢清高 中华书局 1955 年冯承钧校注本
 新加坡风土记 李钟珏 丛书集成初编本
 槟榔屿志略 力钧 福建刻本
 槟榔屿游记 (阙名)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柔佛略述 (阙名)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白蜡游记 (阙名)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义火可握国记 (阙名)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游历笔记 (阙名)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海国闻见录 陈伦炯 艺海珠尘本
 广东新语 屈大均 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八纮荒史 陆次云 丛书集成初编本
 圣武记 魏源 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 海国图志 魏源 道光古征堂本
- 瀛环志略 徐继畲 道光庚戌年刊本
- 华事夷言 林则徐译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 夷氛闻记 (阙名) 崦庐丛书本
- 南洋蠡测 颜斯综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 朝覲途记 马复初 云南史料丛刊本
- 西学东渐记 容闳 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 乘槎笔记 斌椿 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 海国胜游草 斌椿 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 天外归帆草 斌椿 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 航海述奇 张德彝 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 漫游随录 王韬 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 弢园文录外编 王韬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 欧美环游记 张德彝 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 初使泰西记 志刚 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 随使法国记 张德彝 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 海客日谭 王芝 台北广文书局影印红杏山房本
- 三洲游记 (阙名) 上海积山书局石印本
- 英轺私记 刘锡鸿 岳麓书社 1986 年版
- 伦敦与巴黎日记 郭嵩焘 岳麓书社 1984 年版
- 随使英俄记 张德彝 岳麓书社 1986 年版
- 西洋杂志 黎庶昌 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 环游地球新录 李圭 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 欧游随笔 钱德培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 出使英法俄国日记 曾纪泽 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 曾纪泽遗集 曾纪泽 岳麓书社 1983 年版
- 西轺日记 黄懋材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 游历刍言 黄懋材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 欧游杂录 徐建寅 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 南行记 马建忠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 南行日记 吴广霈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 出洋琐记 蔡钧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 郑观应集 郑观应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 西征纪程 邹代钧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 三洲日记 张荫桓 光绪丙午上海石印本
- 张文襄公全集 张之洞 1920 年刊本
- 中外述游 田嵩岳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 出使美日秘日记 崔国因 黄山书社 1988 年版
- 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 薛福成 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 国朝柔远记 王之春 光绪丙申湖北书局本
- 使俄草 王之春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 回颿日记 陈春瀛 光绪二十年排印本
- 新大陆游记及其他 梁启超 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 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 康有为 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 考察政治日记 载泽 岳麓书社 1986 年版
- 李鸿章历聘欧美记 蔡尔康等 岳麓书社 1986 年版
- 出使九国日记 戴鸿慈 岳麓书社 1986 年版
- 英吉利记 肖令裕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 海岛逸志 王大海 香港学津书店本
- 暹罗考略 龚柴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 瀛海论 张自牧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出洋须知 袁祖志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瀛海采问纪实 袁祖志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游历闻见录 洪勋 光绪庚寅年上海仁记石印本
人境庐诗草 黄遵宪 商务印书馆 1931 年版
中外大事汇记 倚剑生 光绪二十四年广智报局本
海国公余辑录 张煜南 富文斋本
五大洲百一十国秘笈 冰竹生 光绪二十七年刊本
万国地理全图集 (阙名)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五洲括地歌 蒋升 光绪二十四年慈母堂印书局本
地球韵言 张士瀛 光绪二十三年石印本
古今图书集成 蒋廷锡 光绪甲申上海同文书局本
两种海道针经 向达校注 中华书局 1961 年版

2. 重要地名索引

二 画

丁机奴 172 173 174
丁机宜 54 55 117 123 171
173 178 247
丁呵儿 37 39
丁加罗 221 359
丁咖啰 178 179 181
丁伽芦 40
丁噶奴 183 216 219 222
346 354 359 361 374
丁家卢 42
九稚 5
九离 19
九洲山 95 100 105

三 画

三佛屿 104
大山脚 206
干陔利 4 6 10
干陀利 35 36

口兰丹 40
山打根 324 325
个(箇)罗 16
义火可握国 212
卫拉奚里 272 274
卫丽斯厘 252 254
马来忽 38
马来斯 343 344
马来半岛 212
马案山 184
马拉甲 252 254 255 305
马拉加海峡 240
马六甲 232 272
马喇夏 225

四 画

五屿 104 110 112 120 122
124 401
太平 211 349
木刺由 37
无来由 374

冈甲 247 248
日亘 17
日里务 380
贝几 348
长腰屿 103 143 407 408
斤陀利 3
斤陔利 4 34 35
牛屎礁 403 407
乌鲁茅 346 353
乌丁礁林 54 116 124 171
359
丹丹 5 10 14 16 19 35
36 218
丹马令 41
丹定斯 340 345 352
斗屿 400
火烧山 403 408
计哒 182 223
巴都巴赫 269
双戈 177

五 画

打尚 352
石叻 183 311 313 379 395
石郎阿 198 328 336 337
石兰莪 349 355 356 396
古逻 26 27 28 31

东西竺 54 116 171 401 403
龙牙 247 248 382
龙牙门 38 41 44 95 104
107 124 126 401 408
龙牙山 41
龙牙山门 104
布路丹定 353
布路槟榔 181 351
布拉根马谛岛 267
北海 206
北般鸟 324
北慕娘 338 380
旧柔佛 180 182 247 248
皮宗 2
叭喇 312 313
句稚 33
白蜡 159 198 200 210 211
338—342 345—349 352
353—357
白礁 403 408
务边 210
仙港那 380
兰嘎 348
兰惹河 350
母大港 387
司马敦 210
尼格利桑比郎 345 348 350

352 353 354

边斗 19

加罗希 29 30

生加坡 222

生架坡 262

六 画

吉打 381

吉礁 373 374

吉德 182 183 223 322 323

324 345 350 351 352

354 356 357 374 387

吉垵 350

吉陵 322

吉陀 31 44

吉隆 198 203 269 328 336

341 347 355 380 385 395

吉隆坡 199

吉连丹 183 219 222 274

吉兰丹 29 40 42 181 221

345 346 353 354 359

夹板 210

地盘山 115 401

夸拉康萨 388

邦项 177 179 180 359

邦哥尔岛 349

色伦哥 269

米棚 210

那宁 352 353

红毛浅 181 223 248

七 画

赤土 10 11 14 16 18

芙蓉 159 337 338 339 345

346 347 348 353 395

苾盘山 408

巫来由 135 137 151 164

185 223 317 343 351—354

358 362 388

克老 345

克里安港 387

呀喇顶 177

佛罗安 28 29 30 31 39 40

41

佛郎机 52 55 56 79 80 81

83 84 108 109 113 121

125 126 129 171 173

没刺予 38

没刺由 38

沙沥 210

沙塘浅 407 408

沙刺我 181 183 185 223

321 322 375

补鲁宾南 225

宋依敷中 269
庇能 235 370
纳闽 338 380
阿郎波 353
阿伦波 350
阿斐尔山 353

八 画

昔里 43
表腊 269
拘利 2 9 19 27 33 34
拉鲁 249 388
拉鲁江 353
拉甫湾 324
松盖芙蓉 340 350 354
松盖白蜡 349
披宋屿 104
武吉淡门 206
英国 136 145 147 150 151
155 156 159—163 168 180
181 184—186 190 205 212
219 221 222 227 229 230
241 247 250 254 262 271
—277 280 287 291 293
294 296 300 302 304 314
318 320 322 323 327 332
337—341 343—352 354—356

360 373 383 388 394
昆宋屿 401 403 407 408
罗卫 42
罗刹 11
罗越 15 16 17 26
罗汉屿 184 401 403
卓耳治城 358
质赖 346 353
朋丰 31
朋亨 40
迫嘉 40
卑力 198 322 328 336 337
342 343 395
卑刺克 345
姑路庇冷 136
单咀 172 174 359 360
单单 17 36
单马令 29 30 39 40
单马锡 43 44
官屿 103
宗波尔 346 353
实力屿 219 222 383
实兰莪 380
实胜钺 380
实得力 351
实得力塞尔曼士 357
泗里忙打泥 345 353

郎迦戊 21 22

织鹅绒 211

屈都昆 5

屈都乾 2 34

九 画

胡芦江素 211

挂拉冈煞 349

挂拉郎邦 350

南鞍 407

刺曷那卓 380

勃兰斯特嘎勒岛 351

茶盘 408

威利斯雷 340 345 346 352

354 357

威勒斯勒 199 322 323

威诺斯里 259 260

峇株峇曷 380

星加坡 227 247 248 249

294 383

星架坡 136 150 245 246

247 248 360

星驾坡 325 326

星奇坡 249

星忌利坡 224 225

星隔伯儿 222

星格伯儿 249

星格坡耳 249

毗蹇 7 32 33 34

科科斯群岛 340 357

急兰丹 45 55 57 63 87

130 218

急兰亦带 37

急兰亦舸 39

笃亚兰 210

绕阿尔 345 353

将军帽 403 408

美囊底 346

柔佛 54 55 114 116 117

124 126 127 135 146 172

173 174 180 182—185 188

189 208 216 217 219 220

221 247 249 284 294 309

316—318 320 321 323 333

337—339 341 343—345 348

351 353 354 356 359 360

362 364 374—376 380 383

柔尔日敦 352 354

十 画

哥罗 16 18

哥谷罗 16 17

哥罗富沙罗 16 18

哥罗富沙 48 111 118 127

都昆 19 20
都元国 1
班斗 19
荷兰 148 173 184 185 219
222 229 254 275 314 340
344 347 352 373
格达 269
格大国 254 305
哲和尔 268
根都巴峇东颜 380
晏头 40
狼牙修 4 5 7 10 20
狼牙须 13
息力 183 222 223 227 234
249 333 351 359 362 395
息辣 136 222 357 359 362
射箭山 104
拿律 349
拿吉里士美兰 380
爱尔布兰尼岛 267
高淹 206
袜脱斯谛 305
海门属部 169 170 343 345
346 351 352 353 357
凌牙门 29
凌牙斯加 29 30 40
桑比郎 353

十一画

硕兰莪 357
萨拉瓦 338
萨赖当博罗海峡 351
曼坡 380
噶叻坡 294
盘盘 10 14 36
笨仔牙 206
麻姑 177 179
麻蕾 274
麻坡 309
麻六甲 52 111 159 162 173
174 180 181 185 197 222
227 241 242 275 277 278
294 300 309 314 327 328
331 332 334—340 342 345
—348 351—353 360 362
372—375 380 383 395
麻刺甲 216 217 219 220
222 223 259 260 265 267
269 341 344
麻拉甲 262 265 267
麻来亚 273
麻里予儿 38 39
婆皇 3 35

十二画

琴山径口 180
彭坑 41 91 96 100 172
彭亨 45 46 48 53 54 57
58 61 63 64 65 86 88
91 106 114 123 124 126
127 129 130 171 174 179
185 208 211 216 219 220
247 323 338 339 341 348
350 353 354 357 359 360
380 395
葡萄牙 321 343 352
朝治敦 322
鸣勒格 136
溢亨 40 58 61 172
登牙依 29 30

十三画

蓬丰 29 30 31
蒲罗中 33
槃皇 3 4
槃槃 18
新山 208 209 318 362
新埠 181 182 221
新加坡 134 137—141 143
145 147 149 150—160

162—164 166—169 183 184
198 200 210 212 213 218
220 221 222 227 228 230
233 235 236 238 240 242
244 249 250 252 254—256
259—265 267—275 278—293
295—302 305 307—311 314
—317 319—321 327 328
330—332 334—342 345—348
351 352 354 355—357 359
360—372 375—379 384 388
393—395

新奇坡 222 223 224
新架坡 323 324 325
新阶哺 136
新寄坡 136
新洲府 183 249
新歌敷尔 225 226
新邦安拔 207
满刺甲 198 203
满刺加 45—52 55—87 89—92
94 95 98 100—103 105
107 109 111—113 118 121
122 124 126 127 129—133
171 217 222 247 320 321
322 340 352 372

十四画

槟榔土 181
槟榔屿 134 139 142 145
154—156 159—162 168—170
185 197—201 203—205 210
219 220 235 236 252 254
255 259 260 272—274 278
280 291 293 297 298 305
307 308 310 312 313 320
322 323 327 328 334 336
—340 342—348 351—358
360 362 366 367 369 383
387 388 389 394
遮拉 353

遮利 353
遮尔布 350 353
赛嘎麻 353
赛郎邦 351

十五画以上

颠顶群岛 357
羯茶 23 24
穆胜优 207
穆刺由 210
罇埠 198 328 336
罇律 336 395
爵和勒 269
鳌鱼屿 104
霹雳 169 170 210 343

